

好色一代男
好色一代女
好色五人女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前言

【内容梗概】

《好色一代男》

主要描写了主人公世之介的好色而放荡的一生。小说的结构明显模仿《源氏物语》，采取编年体形式，共设8卷54章，逐年表现了世之介从7岁到60岁的经历。

世之介诞生于大阪某富商之家，受父母风流成性的遗传因子的影响，7岁时他就牵着家中女仆的衣袖求爱，并说出“恋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这样早熟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世之介的性欲越来越旺盛，大大超过常人。从而“饥不择食”地开始了与各种女性滥交的历程。19岁时，世之介被父亲派遣到江户，掌管分店的业务，仍艳闻不绝。由于诸如此类的放荡行为不断传到世之介父亲的耳里，最终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破裂。此后世之介浪迹天涯达15年之久，一面为谋生而吃苦，一面则继续寻花问柳，与他有性关系的女性包括各种类型：艺妓、私娼、按摩女、寡妇、人妻、拉客女等等。34岁之际，世之介因其父去世而继承了多达2.5万贯目的巨额家产，一夜之间，从流浪汉变成有钱有势的富商，渔色就更有资本了。自此，他日日出没于青楼红院，挥金如土；夜夜迷恋于温香软

玉，百“战”不殆。关西一带无人可及，由此被冠以“好色一代男”的称号。

至60岁生日之时，与世之介发生过性爱关系的女性，竟达到3742人的庞大数字，他突发奇想，打造了一艘名曰“好色丸”的大船。邀约了7个密友，从伊豆起身，扬帆向女护岛（一个虚构的地名）进发。据说那里是一个类似“女儿国”、视男性为珍宝的乐园。此后，这群“好色男”就不知去向了。全书也到此结束。

《好色五人女》

小说通过对五个充满激情、敢于献身爱情的女人的描述，肯定和颂扬了女性对人的基本欲望——爱欲的权利和追求，抨击和批判了当时扼杀人性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因此这部小说也被称为日本女性史上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全书分为五卷，分别是以当时轰动社会的五起事件为素材。

卷一、阿夏与清十郎的故事：酒商的儿子清十郎风流倜傥，14岁便混迹青楼。因沉湎于声色而与其父断绝了父子关系。清十郎心灰意冷，在商人九右卫门店中作了管家。因与其胞妹阿夏相爱而引触众怒，两人决意乘船私奔。捕手赶到，清十郎被扭送官府，阿夏被送回家。清十郎被捕后，九右卫门发觉七百两金子失踪，怀疑清十郎所为。身陷囹圄的清十郎有口难辩，当重新找到失物时，清十郎已被官府处决。阿夏知后，削发为尼。

卷二、木桶店阿泉的故事：阿泉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木桶店的店主早对阿泉有意，后经老太阿库的撮合，有情人终成

眷属。婚后家庭和睦，日子十分圆满。阿泉对丈夫更是百般体贴，敬如上宾。后因长右卫门的老婆怀疑其与自己丈夫不轨，四处喧嚷，闹得满城风雨。阿泉蒙受不白之冤，一赌气萌发了偏与长右卫门交往的念头。两人缠绵之际，被木桶店主发觉，长右卫门见状慌忙出走，阿泉当即自杀身亡。不久，长右卫门也被官府处死，两人被暴尸刑场，酿成悲剧。

卷三、阿珊与茂右卫门的故事：阿珊才貌出众，与一个裱糊匠喜结良缘，婚后夫妇恩爱。裱糊匠出门去江户办事，找了一个名叫茂右卫门的青年帮助料理店业。茂右卫门为人耿直，兢兢业业，深得女仆阿轮的亲睐，阿珊从中撮合，却阴差阳错地与茂右卫门发生关系。阿珊羞悔不迭，欲投琵琶湖自尽。茂右卫门以为不如佯装自杀，远走他乡，结为夫妻。裱糊匠碰巧从一个商人口中得到真实消息，带人将阿珊和茂右卫门双双押送官府。两人同以通奸罪被处极刑。

卷四、蔬菜店阿七的故事：江户本乡大火，人们纷纷去吉祥寺避难。少女阿七与同在寺中的青年吉三郎一见钟情。两人同枕共眠，海誓山盟。阿七母亲寻来，见状大惊，威逼阿七离去。日后，回到家中，始终不准阿七与吉三郎相互来往。过些日子，本乡又起大火。人们发觉此起火灾来得蹊跷。在现场发现了阿七，经追问，阿七供出实情：因思念吉三郎心切，难以重逢，遂纵火想趁在寺中避难之际与吉三郎见面。阿七终于被科以纵火罪，死于火刑。人们恨其肇事，却又哀其痴情。吉三郎获悉真情，削发为僧。

卷五、阿满和源五兵卫的故事：青年源五兵卫，眉目清秀，一表人材，却从未与女子有过交往，唯男色是恋。在经历了与自己倾心的两位少年相继死别的打击后，源五兵卫倍受刺

激，断了恋色之心，去深山中结庐修行。浜町有个叫阿满的女子，芳龄十六，亭亭玉立。因爱慕源五兵卫，女扮男装，爬山涉水，寻到深山。经过一番磨难，两人最终坠入情网。不久，源五兵卫蓄发返俗，与阿满结为伴侣，在山中隐居。

《好色一代女》

井原西鹤的“好色”小说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的创作参考了中国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对日本江户文学的影响。全书以自传体形式描述了一个妓女对自己坎坷的卖笑生涯的忏悔和回忆。

我原来出身高贵，后家境败落，走投无路，16岁便在岛原做了妓女。因长得如花似月，且又擅长琴棋歌舞，不久，就成了“大夫”（妓女中地位最高者）。后因得罪客人，被降格为“天神”，处境一落千丈。在暗无天日的声色世界里，我熬过了13个春秋，孑然一身，回到了故乡。世态炎凉，万念俱灰，一狠心我削发做了尼姑。想不到世间山门净土也是个声色污浊的世界。我看破了红尘，自暴自弃，愈发堕落。到走投无路，绝望之际，我又回到了烟花世界重操旧业。我人老珠黄，不得不趁黄昏出去拉客。昏暗的暮色遮盖了我衰老的容颜，谁也不会想到，我曾经是名噪一时的青楼名妓。我忏悔我堕落的人生，痛不欲生。经人劝告，来到山中，结庐念经，皈依佛门，祈祷来世的好运……

如果说西鹤的“好色”小说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好色一代男》是一部颂扬男性市民性爱自由与解放的热情奔放的喜剧，那么，《好色一代女》则是一出反映江户女子沦为性爱奴隶和商品的如泣如诉的悲剧。

【作者介绍】

井原西鹤（1642—1693），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俳谐诗人。原名平山藤五，别号四千翁、二万翁等。

他生于大阪的商人家庭。从15岁起，有志于俳谐（一种诙谐、滑稽的短诗）的创作。后拜名家西山宗因为师，兼以勤奋练习，声名日增。但到了40岁之际，井原一下子转向小说的领域，于1682年发表了著名的《好色一代男》，立即引起轰动。这既是井原小说的处女作，同时也被认为是日本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即反映商人生活的“浮世草子”）。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的日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人的势力日益增强。这时，仅靠俳谐之类短小的文学形式，已难以充分反映商人的生活了。井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动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遂成为“浮世草子”的鼻祖、一代文学大师。

接下来，井原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一口气创作了20多部小说。如《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费心机》等。很明显，这里举的前二种，为《好色一代男》的延续，主要以秦楼楚馆为背景，描写男女恋情、奇谈怪闻及武士的生活等；后二者则不同，为“町人（商人）小说”的代表作，主要反映商人是如何不择手段、激烈竞争的。在井原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先后有二个重点：前期、中期为“好色物”，后期为“町人物”。

总的来说，井原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大多对封建社会的体制、观念、伦理等持批判态度，反映了商人在上升时期中的进取精神。以最具代表性的《好色一代男》的主人公世之介为例，他不看重金钱、不屈服于权力、富有人情味和男子汉的魅

力，因而使无数女性为之心醉。在世之介的身上，明显有井原的影子，寄托了他的理想。当然，井原作品中的耽于色欲、一味追求官能享乐及颓废的倾向，是应当予以否定的。

井原一度结婚，但34岁丧妻后，便未再续弦。而是遍访各地的花街柳巷，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晚年更将店铺交付给手下，自己周游全国，最后死于大阪。

这位文学大师所开创的写实主义风格，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江户时代的文坛（模仿他的作品层出不穷），而且一直波及到明治、昭和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尾崎红叶、幸田露伴、菊池宽、丹羽文雄等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井原西鹤的熏陶。

【遭禁经过】

日本的江户时代，始于德川幕府开设的1603年。在这个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为巩固自身统治，当局对出版物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政治性的内容（以“不敬”、“名誉损害”等罪名加以控制）。相比之下，对爱情、色情性的内容倒颇为宽松。因而，一时出现了色情文艺（包括文字、图画即所谓“浮世绘”）空前繁荣、多达几千种的局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好色物”，得以堂皇登台，并未遇到麻烦。

但中期以后，随着一部分“好色物”带上了政治批判的性质，幕府开始以“风俗败坏”的罪名，进行制约。最早的动向，为享保7年（1722）发布的“读卖禁令”及稍后的“出版令”。幕府不但据此处罚了一大批不合时宜的“好色物”，同时还授意出版界成立了自律组织，实施自我约束。作为自律的准则之一，是不得使用“好色”、“秘藏”等字眼。这样一来，井原的“好色物”系列就成了问题。

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等作品，描写了个人对性爱的追求，肯定和颂扬了人性的基本权利，对于扼制人性、等级森严的封建体制及其体制的统治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批判性。这三部作品以及其他好色系列的通俗小说，虽然在当时被人们广泛阅读，畅销一时，但在明治、大正时代都被统治当局视为“淫书”，以有伤风化为理由，遭到禁止。不过，这些作品的内容，毕竟没有构成对时局的威胁，且大众对它们青睐有加，当局也不好过分压制。最后，经过一番曲折，采取了改头换面的折中办法，如《好色一代男》改题为《诸艳大鉴》，《好色五人女》改题为《浮世女容气》，《好色盛衰记》改题为《西鹤荣华话》等。但到明治二十七年（1895），统治当局仍以有伤风化为由查禁了博文馆出版的《西鹤全集》。

目 录

好色一代男

卷一	(3)
一 灯熄恋情生	(3)
二 不好意思只好用书信	(6)
三 不让人看到的部位	(8)
四 幸而阵雨湿衣袖	(10)
五 了解身世才相知	(12)
六 粗俗的澡堂妓女	(15)
七 原是皇族府邸女佣人	(17)
卷二	(21)
一 陋室的被褥	(21)
二 断发未断情	(24)
三 意想不到的女人	(26)
四 誓文上的朱印	(29)
五 旅行中的一时冲动	(31)
六 必须出家	(34)
七 破屋陋巷为住处	(37)

卷三..... (40)

一 恋情的订金..... (40)

二 小仓海岸的卖鱼女郎..... (43)

三 衣服必是讨来的..... (45)

四 一夜忘形之欢..... (48)

五 各种开销超过五百..... (50)

六 妓女的布棉袄也是租来的..... (53)

七 做尽荒唐事..... (56)

卷四..... (59)

一 因果报应过关难..... (59)

二 成为死别纪念的黄杨木梳..... (62)

三 睡梦中的刀光剑影..... (64)

四 与众不同的男妓..... (67)

五 各种各样的幽会机关..... (69)

六 空饱眼福..... (71)

七 渔家女的欲望..... (73)

卷五..... (77)

一 太夫吉野..... (77)

二 想吃的干年糕片..... (80)

三 多情妓女的品质..... (83)

四 舍命的水晶球..... (85)

五 妓院的假兴隆..... (88)

六 不认当代风流士的蠢妓女..... (90)

七 虚恭此时出..... (93)

卷六..... (96)

一 以袖中蜜桔传情..... (96)

二 会情人不怕火烧身..... (99)

三 忠诚盒中妓女情..... (102)

四 选择菜肴驱除睡意..... (105)

五 远眺盛装的妓女..... (108)

六 美妓的送别礼品..... (111)

七 写有和歌的漂亮纸外衣..... (114)

卷七..... (117)

一 容颜如昔..... (117)

二 纵情游乐的帮闲们..... (120)

三 贪婪的妓女..... (123)

四 一百二十里外的敬情酒..... (126)

五 多情的日记..... (129)

六 多情女子痴情汉..... (132)

七 新町的夜色，岛原之晨曦..... (135)

卷八..... (139)

一 舒舒坦坦睡觉的车..... (139)

二 情的赌注..... (141)

三 酒未足而前往恋乡..... (144)

四 漂亮的京都女偶人..... (147)

五 闺房催欲具..... (149)

好色一代女

卷一.....	(155)
一 老妇的栖身之家.....	(155)
二 歌舞与陪酒侍宴.....	(159)
三 诸侯的艳妾.....	(162)
四 荡妇的丰姿.....	(166)
卷二.....	(174)
一 中等妓女.....	(174)
二 花柳街的下等妓女.....	(178)
三 和尚的姘头.....	(182)
四 教礼节与习字的女先生.....	(186)
卷三.....	(189)
一 町人之家的侍女.....	(189)
二 美女是祸水之源.....	(193)
三 歌船上卖笑.....	(198)
四 富贵之家的梳头工.....	(201)
卷四.....	(205)
一 奢侈的嫁娶.....	(205)
二 画在衣袖上的香艳水墨画.....	(207)
三 好色的老杂工.....	(211)
四 愿来世托生男人的老姬.....	(214)

卷五..... (218)

一 石垣町茶馆里身价大跌..... (218)

二 搓澡女..... (222)

三 一段扇子铺的姻缘..... (225)

四 藏污纳垢的批发店..... (228)

卷六..... (232)

一 白昼的怪物——暗娼..... (232)

二 敲旅客的竹杠..... (236)

三 路旁拉客的暗娼..... (238)

四 五百罗汉的启示..... (245)

好色五人女

卷一 姬路的美男子清十郎的故事..... (251)

一 爱恋变暗夜为白昼..... (251)

二 暗缝带子里的情书..... (254)

三 大鼓声中的舞狮..... (257)

四 把信匣忘在驿站的信差..... (259)

五 人头落地后才知银未失..... (262)

卷二 有情有义的桶匠..... (264)

一 桶匠为情所困..... (264)

二 老妇人的谎言——遇到怪物..... (267)

三 京都拜神是借口，私订终身结情缘..... (270)

四 桶匠终圆美梦..... (275)

五 醋海狂澜致使两人负罪身亡..... (278)

卷三	历书铺子的故事.....	(281)
一	评点美人.....	(281)
二	代笔写情书酿成大错.....	(285)
三	假装投海自尽.....	(289)
四	途中遇险，梦中神示仍不悟.....	(291)
五	身分已露罪有应得.....	(295)
卷四	青菜店老板家的佚事.....	(298)
一	事发除夕之夜.....	(298)
二	情深义重不怕春雷.....	(301)
三	情侣雪夜相会.....	(304)
四	樱花的夭折.....	(307)
五	风流少年顿成和尚.....	(309)
卷五	源五兵卫的故事.....	(312)
一	悲切的合奏竹笛.....	(312)
二	短命的捕鸟少年.....	(314)
三	爱男色者顿失两位美少年.....	(317)
四	感情彼此截然不同.....	(320)
五	钱多了反倒为难.....	(322)

好色一代男

[日] 井原西鹤 著

卷

—

— 灯熄恋情生

樱花的凋落，很快便会变为人们感伤的题目；月亮普照大地之后，很快又没于山际，只有男女之间的恋情绵绵无尽。且说此地，一提起月落就会想到入佐山所在的但马国，那里的一个有银矿村落里有一位男子，他置赖以生存的家业于不顾而前往京城，昼夜沉迷于女色与男色之道，他被妓院的人起了一个“梦介”的绰号。

去京都游乐的梦介，与当时知名的风流男士名古屋的三左和加贺的阿八等人结为兄弟，原因是他们同是和服上有七处菱形家徽的，身分相等。他们终日沉湎于酒色。夜深人静时，他们在回来经过一条通人工河大桥的路上是这样一副样子的：有时改头换面，变成身着墨染僧衣的出家人；有时又打扮成留有前发的青年男子模样；或者梳起颇具侠士风格的发髻，俨然成了豪侠义士。据说，自古以来此地便有鬼怪出没，然而，实际上，只有深夜途径此地的他们才是所谓的妖魔鬼怪。尽管如此，他们声称被妓女们折磨致死才是衷心所愿，他们像身背美女妖的大森彦七一样泰然自若。所以，就在每天必到岛原妓院的过程中，恋恋不舍之情越来越强烈，梦介便为当时最红的妓

女葛城、薰和三夕三位太夫赎身。此后，他与三位美人或者悄悄地住在东山之阴处，或者深居于嵯峨别墅，或者住在京都的藤之森，细细体味美人的风姿。久而久之，其中一美人腹中有孕，生下一子，取名世之介。大概不必在此一一详述，知道的人自然也清楚底细了。

父母对世之介的宠爱就不用说了，或者让他摇摇头，或者让世之介拍拍小手。他的头渐渐挺直起来，父母在他四岁那年的十一月为他举行了留发祝贺仪式，五岁那年春天为他举行了庆祝着裙仪式。多亏曾向天花神祈祷过，他身上的天花出了很少一点，而且没留任何斑痕。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六岁的生日。第二年，即七岁那年夏天的夜里发生了一件事。世之介突然醒来，推开了枕头，边打了个哈欠，打开拉门的扣环。隔壁房间侍寝的女佣人发现世之介醒来，便点亮了手持烛台，带着他踏着阵阵的脚步声，沿长长的走廊向前面走去。在宅院东北的房后面南天竹枝叶繁茂的地方有一厕所，世之介往铺有松树叶的便器里解了小便。许多开裂的竹子被随便地丢在他洗手的木板窗外的窄走廊里，所以女佣人觉得若露出个竹钉子什么的是十分危险的，便手持照明灯靠近了他身边。世之介说道：“熄掉灯，靠得更近一些！”。“我举着灯靠近您身边是因为担心您脚下危险，您偏偏要使四周一片漆黑的话……”女佣人答道。世之介很清楚地说：“难道你不知道恋爱是暗中进行的事情吗？”

世之介一说，手持护身短刀的女佣人按照他的吩咐，一口气吹灭了灯。于是，世之介拉住那女佣人的长袖和服的左袖说：“奶妈不在那边吗？”女佣人听了，十分诧异。

就像伊诺尊和伊冉尊在天上的浮桥下的所做所为一样，世

之介在一般孩子尚不谙男女之事是怎样一回事的时候，就已产生了上述的心情，所以女佣人原原本本地向世之介的母亲讲了此事，他母亲大概也为此而开始感到高兴。

从此之后，世之介对于性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即使偶尔游戏时，也收集美人画之类可笑的东西。世之介的美人画过多也显得凌乱，如《徒然草》中所云“多而不整齐的书车上的书”。他说：“我不叫的人不要到我这菊花之室来。”人们很讨厌他这件严格禁止人们出入的做法。有时候，世之介做好折纸手工，说：“这就是比翼双飞的鸟儿。”说着就给了侍女。或者把做的一朵花系在枝条上，说：“这是连理枝，给你吧！”

无论做什么事情世之介都不忘记男女色情之道。和服带子自己在前面打结后把结再转到后面去，兜裆布也不求助于他人而自己系，身上带有兵部卿香袋，焚同样的香熏衣袖，成年人在他的那种情窦初开的足以打动女人的风情面前也自愧弗如。即便与年龄相仿的朋友一起玩耍，也不看放上天空的风筝等，却道：“虽然将可望而不可及的恋情称为‘云梯’，但自古以来天上就有偷情的吧。如果偏偏赶上阴雨天一年只能相会一次的牛郎织女星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呢？”

甚至在仰望遥远的天空时，对于世之介也怀有一种恋情失落感。他从由衷受到恋情的吸引，直到五十四岁为止，共玩弄男妓七百五十二人，女性三千七百四十二人。这数字来自他亲手写的日记。从儿童时代起，他就在用什么东西围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做些模仿男女色情之事，他一直永无休止地消耗肾水，用一句绝非情歌小调的词来说，世之介“竟然活到今天的六十岁”，他的命真算够大的了。

二 不好意思只好用书信

落满整整一年灰尘的铜座灯、注油壶、小桌和石砚等物品在七月七日七夕的早晨都要洗净，所以平素清澈见底的芥川河的处处浅滩，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满是尘埃的所在。此刻芥川河北侧的金龙寺晚钟响彻四方。世之介的父母每当听到钟声，便回忆起后醍醐天皇的皇子恒良亲王八岁时作的和歌：“朝思暮恋无已时，每听晚钟倍思君。”世之介已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已经八岁了。

世之介当时正被寄养在山崎的伯母处。古代有名的俳句大师山崎宗鉴居住过的一夜庵遗址的庵内，继续住有一位精于泐本派书法的僧人，所以，伯母便让世之介前往那里当他的弟子，幸蒙收下。可是，那天世之介把请僧人写字帖用的纸递给老师说：“不好意思，麻烦您一下，请您按照我说的写成书信！”僧人大吃一惊，反问道：“尽管你这么说，可是，我应该如何写呢？”于是，世之介叙述内容道：“虽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不拘礼节，但是，我如今仍禁不住要实话实说。大概你从我的眼神中也可以理解到的吧！两三天前，我在伯母睡午觉时，并不知道那里有你的缠线板而踩坏了它，本应发脾气的事情你却一点儿也没生气，说了声没关系，原因大概是有什么想悄悄对我说的话吧！如果有，我想听一听。”

世之介喋喋不休唠叨的内容，老师早已厌烦极了，无可奈何地写到这里说道：“纸已经没有了。”于是，世之介拜托说：“那么，以后再请您给我写吧。”，“反正以后还要写嘛，今天就写到这里吧。”老师这么说。老师虽然感到此事非常奇怪，但

也并没在意，便给世之介写了“伊吕波”字帖，让他去练习书法了。

已近黄昏，夕阳落山，接他的人一到，世之介便随来接的人回村。入秋的第一场风吹得很大，榨油绞杠吱嘎吱嘎的响声此起彼伏，还夹杂着捶打捣衣石砧的声音，听起来乱嘈嘈的。女佣人们正在伯母家中拆卸绷紧浆洗丝绸及展宽布幅的工具，其中的一个人问道：“这件染得非常美丽的和服是小姐平时穿用的服装，可是，橙黄色在腰部带有红瞿麦家徽的和服是谁的呢？”另一个女佣人答道：“世之介少爷的睡衣。”于是，订有一年合同的女佣人赶快边叠边大声说：“如果是他的，就该用京都的水洗，可是……”听到女佣人挖苦之后世之介说道：“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给我洗了这净是污垢的衣衫，不过，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被世之介这么一说，女佣人顿觉羞愧，不知所措，只是说：“请您原谅。”说完，正想立刻离开这里，世之介拉住她的衣袖拜托她说：“请将此信送给送给阿阪表姐。”

女佣人没有过多地去想就遵照世之介的话将信交给了阿阪，可阿阪却一点儿也不记得能有谁会给她写信，羞得面红耳赤，她指着女佣人厉声说：“是什么人让你送给我的？”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好女儿，拿过那封信一看，便肯定地说这是那个出家人的笔迹。信的文字虽不太流畅且带有孩子气，但母亲仍认为那可能是僧人写的信。僧人无过却受到了怀疑，对此事那位僧人解释得越是仔细，越是令人感到不可理解。本属鸡毛蒜皮的事也被弄得沸沸扬扬，所以世间便传出了毫无根据的谣言，世道本来就是这样。

世之介主动向伯母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伯母心想：“我迄

今为止一直以为他仍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如今可真让我大吃一惊。我明天就将此事向妹妹说一下，让她在京都也大笑一场。”虽然伯母心中这样想，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她又想：“本来，只要年龄般配，即使许配给世之介也是可以的，但我女儿因为相貌出众，已经和外地的人家说定婚事。”伯母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从此以后，留心观察，但越看越觉得世之介纯粹是在耍弄小聪明。

“如此离谱的事情无论他如何求你，你也不该写呀！”被世之介给添了麻烦的那位僧人遭到了人们的议论。

三 不让人看到的部位

鼓也是极有趣味的乐器，但是，世之介从早到晚不停地敲打谣曲《松风》中的“之后恋情折杀人”一段极难的鼓法，连他父母最后也嫌吵闹了，只好勒令他停止练鼓，而希望他去学习男人度世谋生的本领，便打发他到钱庄街一家母亲的亲戚家开的铺号为春日屋的钱庄去学习金币银币的鉴定处理方法等等。但是，去后不久，人家便把早已写好的“如果父亲死后，世之介继承了遗产就要加倍偿还”的借据写成三百目银子。以这样的孩童为放债对象，即使是在金钱万能的人世，也太缺少人情味了。

当时，正好是世之介九岁那年的五月四日。多层菖蒲铺顶的屋檐前面的杨柳枝繁叶茂，树荫下暮色茫茫，显得十分昏暗。以筱竹围成的遮人眼目的围篱内，屋檐下的檐滴石旁，一位像是主人身边的女佣人，刚刚脱去带有竹叶图案的夏衣和贴身裙，正准备洗菖蒲热水澡。她以为：“此处能听到的也不过

是隔壁的一点儿响动，除去自己之外只有吹动松枝的风声，绝对不会有人看到。”于是，儿时留在臀部的伤疤露出也不以为然。她冲洗了肚脐周围的污垢，进而又用米糠袋尽情地搓洗肚脐以下最富于魅力的部位。洗澡水被搅动而泛起的泡沫显得油油乎乎的。

世之介这时爬上了亭子，手持亭顶上的望远镜，把女人洗澡时的柔姿媚态看得清清楚楚。盯着女人那专心致志地洗澡的样子真是趣味无穷。女人不一会儿突然发现了世之介，非常害羞，只是双手合十一拜再拜，却没有说什么。但是，世之介依然皱着双眉，指指点点地发出笑声。女人羞愧难当，赶紧洗完澡，慌忙穿上油漆木屐，出了澡盆。于是，世之介从两侧篱笆的稀疏处招呼那个女人说：“今天，在初更钟声响过之后夜深人静时，请打开小门，我要向你诉说我的心里话。”女人说道：“太不像话了！”于是，世之介说道：“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把今天的事告诉给其他女人。”那女人心中感到奇怪，以为自己做某种事情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她觉得进退两难，便说道：“那么，就暂且照你说的办吧。”

女人说完就返身回去了，她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当天夜里，她那头黑发蓬乱着，以为反正不会有人看到，便随随便便地扎上。那套平时穿的衣服她刚刚穿好，世之介的脚步声便出现了：他偷偷地来了。女人无可奈何，只好心平气和地招待他，尔后又找出一只小箱子，将小玩偶、云雀笛子和不倒翁等等全部取了出来，说道：“这些都是我珍藏的东西，但是，我全不吝惜，给您玩儿。你拿去玩吧！”女人想用玩具像哄小孩子似的哄他。但是，世之介毫不为之所动：“不久，等你有了孩子，还是用它们来逗你的孩子吧！喂！你看那个不倒翁，它

总是向你那边歪，好像迷恋上你了。”世之介说着话就一歪身子，以女人的膝为枕躺下来，那副神态俨然是一个成熟男人。

女人的脸通红。这种情形如果有人看到，可能不是一件小事。女人慢慢地静下心来，轻轻地抚着世之介的侧腹部，说道：“去年的二月二日给你灸天柱穴的时候，为了使伤口止痛而涂了盐，你现在和那时相比更加可爱了。喂，到这里来吧！”

说着，她系上和服带就把世之介紧紧地抱在了怀里，跑了出去，尔后用力敲着格子拉门，喊道：“世之介少爷的妈妈！”她叫出奶妈，开玩笑说：“这孩子天真地想要点儿奶吃。”说着，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说道：“我原来还一直认为他只是个孩子，谁知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说着捧腹大笑。

四 幸而阵雨湿衣袖

世之介聪明过人的举动，用一句谚语来形容就是“十岁之翁”。他本来就生得俊俏，而且还是喜欢男色的少年。当时，把两鬓剪得很短，将发髻竖着扎起的，下坂小八发式是最流行的。梳着下坂小八发式的世之介颇富男性魅力。只要有人注意到他并给予赞扬，他便主动相约。每时每刻都在盘算着同少男周旋。但是，人们仍然说他没有分辨色恋的能力，大家以期待着雪中梅花盛开的心情静观世之介的成长。

有一天，世之介要去捕捉小鸟，顺便带着奴仆去拜访家住鞍马山脚下的一位熟人。他或者张开细网，或者用涂有粘鸟胶的竹竿惊扰枝头小鸟，或者在草铺屋顶的檐头僻静处置以蒙了红头巾的猫头鹰作为鸟笼子等等，或者在筱竹上涂以冬青皮胶使它几乎弯过来等等。自己隐身于草丛之中，或者隐身于松树

或桂树的树荫下。他玩了整整一天，但仍兴犹未尽。回来的途中，走到一处山脚下，天空乌云密布，雨下了起来。然而，雨并不大，雨点如碎了露珠洒落下来，这种景致趣味无穷。

四周连棵避雨的树都没有。他想：“反正已经淋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以袖遮雨吧”继续赶路。然而，陪伴的仆人那以墨染成的假胡须被雨水一淋实在令他感到难堪。正值此时，有一位隐居在此山中的男人，寻着世之介的足迹而来，为他悄悄地撑上了一把雨伞。世之介感到天空突然放晴了，回首观看，说道：“我十分感谢您这深情厚意。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所以请您告诉我尊姓大名。”但是，那男人根本不理睬他，而是递给他一双替换的草屐，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精巧无比的梳子交给了他的仆人：“把你那蓬乱的拢不上的头发梳理一下。”

这时候的世之介不知有多么高兴：“阵雨过后，天空晴朗，晚虹也消失了。我听了你许多足以使我快乐无比的热情的话语。因为我的形象无可爱之处的缘故，从前，没有什么思念我的人，我因而虚度了年华，我真有些恨自己。像今天这样的相见，真是一种奇缘。今后，请多加关照。”世之介说了一遍，可是，那男人不为所动，只是平静地说道：“关于男色之类的事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过是解除了你途中遇到的困难而已。”

那男人根本不想和他继续说下去，所以世之介感到非常扫兴。世之介不知所措，心中怨恨着：“上了年纪也不懂得恋情的木头男人，让他一个人变成老朽的废物就好了！”他在一棵枯老的松下坐了下来。

“你是一个多么薄情的恋人啊！与方才流出的兴奋的泪水

不同的是这打湿衣袖的泪水是未能满足恋爱欲望的悲伤的眼泪。著名歌人鸭长明即使隐居于山中，也会不时地挑逗门前的美貌少年。熄掉方丈房内的灯火，他便会为恋情感到心烦意乱。使月亮都黯然失色的美貌的侍童万作在濑田桥头与情人幽会，使兰麝的芳香染于情人衣袖，难道这些不都是迷恋男色的情感所致吗？”世之介唠叨了一番。那男人仍不露声色。少年世之介絮絮叨叨地反复叙说秋夜长话，他感到那位名叫白系的少年说服长者的口才是无法同自己相比的。

那男人稍过片刻，说道：“那么，改日我们在中泽村神社正殿前见面后再说吧。”男人草草约定后就想返身而归，世之介紧跟在他的后面，抓住分开矮竹叶前行的男人的衣袖说道：“中国古代有美男子李节推先去风水洞恭候盟兄苏东坡的故事，我也要像节推那样，再次恭候您。”此时，天色已晚，世之介只好停下脚步，目送那位男人渐渐消失于夜色中。

那男人后来将此事讲给长年与他相爱的男人听，并说：“永远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了。但我不能忘记他与我之间的恋爱经过。如果不去管他吧，对他而言有点太惨忍了！嗨，怎能就这样抛开他呢？”后来，他与世之介合好。另一个男人只好放弃自己的感情，退避三舍了。

五 了解身世才相知

九月十日重阳节那天的傍晚，世之介凭着畅饮的“隔日醉”的酒意邀了专卖进口商品的老板濑平，一同前往伏见妓院区去嫖妓，体验男女初欢的乐趣。

刚一听到东山街南端东福寺的晚钟，很快便到了伏见妓院

区的撞木町。他们在孙右卫门的枪屋茶馆一带下了轿，急急赶路，不由地气喘吁吁。他们甚至来不及品尝日莲宗派墨染寺内的著名泉水，就迫不急待地向花街柳巷南口而去。“为什么堵上妓院街东侧入口了？”、“这才叫寻美不嫌路远呢。”他们一边窥视着妓院街内的情景，一边说着闲话。有一位男人，好像是京城内的官员，他大概是偷偷来寻花问柳的，肤色有些发白，留着可戴冠冕的发式。还有一个男人是宇治茶馆的二掌柜。此外，还有等候去大坂的航船的旅行者和六地藏的赶脚人，他们的大包袱里面包着爱宕土特产粽子和佛前草。他们把包袱背在肩头，同时数着成串的钱，巡视着每一家妓院，又转向廉价妓女所在的泥町方向去了。那神态十分有趣。

世之介与濑平漫步于街头，等待着只看不嫖的客人渐渐离去。妓院街西侧中间向外突出的带横木格窗标志的一家妓院，室内笼罩着香烟的烟雾，糊在隔扇上的印着龙田川红叶图案的纸已七零八落。有一位温柔女子，就是在这家寒酸的妓院里。她看上去少言寡语，也不去做些惹眼的媚态。她此时正在伏案写字。她写下了“今日菊花，为袖添香”之后，不再写了，只是望着写好的字显出捉摸不定的神态。那神态格外令人神往。于是，世之介问道：“在这下等妓院里为何会有这样出众的女子呢？”濑平说道：“在这个妓院区内这家妓院的老板是最贫穷的，所以这位妓女才如此可怜。如果衣着和饰物高贵，即便是不太漂亮的女人，也会使人感到高雅漂亮。岛原的高级妓女们穿旧的菖蒲色八丈岛绢丝织品或仿中国绸缎的旧和服等，若拿来给这所妓院的妓女们穿上，她们也会显得分外引人注目。”不错，看来这是一个比较破陋、消费极低的游乐场所。

世之介大大咧咧地坐到那家妓院门前，他将短刀和手纸夹

随意放在地上，便上下细细打量这位妓女。越端详越觉得她是一位颇具姿色的尤物，便说道：“你为什么呆在这家妓院呢？尤其是还得接客，肯定很辛苦吧？”女人说道：“被别人看透了心思依然干这行当，理所当然是因为下流的缘故吧。总之，是因为穷才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欲望，向嫖客索取金钱、日用品之类的事就不用说了，甚至连室内墙的下半部糊的纸也要求别人来给换，以便挡住从墙缝隙吹进来的贼风。像吉野出产的纸啦，小野木炭啦，用悲田院村出产的蔺草编成的草履啦等等，购置的话自己都要花钱。不仅如此，赶上下雨天、刮风的夜晚客人不会来。即使御香宫举行传统祭祀活动，或者五月端午节的五日、六日等等各种节日，也没有一个能指名叫我于那一天务必和他一同游乐的、靠得住的客人，不仅如此，老板还经常严厉斥责我，我总是抱着勉强凑合的想法过日子。我已经一直这样过了两年多了。一想到将来如何，心中就非常害怕。住在偏远农村的父母现在生活的怎样子呢？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就始终杳无音信。当然，他们也不会到这里来看我，所以……”女人一边流泪，一边述说。世之介问道：“你的父母住在哪里？”她答道：“住在山科的一个叫源八的乡下。”世之介说道：“以前，我们素昧平生，自不必说，如今我们既然已经熟悉了，近期我就去你家拜访一次，将你正在平平安安做营生的事情转告你的父母。”女人听了世之介的话，并没有任何高兴的意思，而是说：“我实在不敢当，您千万不要去我家！原先，他们靠挖茜草根勉强度日，如今已经衰老了，靠乞讨为生，而且，更不幸的是，他们都已染上了疾病。”

世之介与女人分手之后便去了那女人的家乡。来到山科的源八她的老家，只见喇叭花正温柔地缠抱在小柴门上。一支长

轭挂在由两根立柱支架的横梁上，马鞍光洁明亮，无一星儿尘埃。看起来，主人并没有把装在过时的朱漆刀鞘内的大刀、短刀视为无用之物，武士的气概和生活态度都仍然保持着。世之介与主人一番郑重的寒暄之后，讲述了他们女儿的境况。父亲说道：“身为女子，干了那种卑贱的行当，还厚着脸皮扯出我们来，实在让我感到汗颜。”说着凄然泪下。世之介给予安慰之后便起身告辞。回来的路上，他对那位女子决心隐瞒自己身世的苦心感到钦佩。父母不久便为女儿赎了身，她重新回到山科的家乡。此后，世之介一直保持着与那女子的联系，常常去山科看她。这件事情发生于世之介十一岁的那年冬天。

六 粗俗的澡堂妓女

八月十三日夜晚的月亮称夜月，十四的称待宵月，十五的称中秋明月，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关于月亮的名胜，但是，须磨之月大概更引人入胜。世之介等人乘上一条包租来的小船，朝着须磨出发了。绕过和田海角，便是西宫松林。不久，便抵达了西须磨的盐屋。这里是熊谷直实制服平敦盛，而平敦盛用熊谷沾过嘴的酒杯喝酒的地方。

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子，通过这间小房子能眺望到海上的风光，打开从京都带来的舞鹤酒和花桔酒的酒坛盖，开怀畅饮。夜晚，大家一起愉快地笑闹着。但是，随着夜色渐浓，连月光也显得格外凄凉，偶有飞过的大海鸟的鸣叫声也显得孤单凄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额外寂寞。

“如果没有女人，即便是一天晚上也很难度过。难道没有年轻的海女吗？”有人嚷道。他们决定让某人去找一位海女来。

不一会儿，果真来了一位海女。她脸上也没涂脂抹粉，头上没插梳子，衣服的下摆很短，袖口很窄，而且浑身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海腥味，简直使人感到恶心。世之介感到甚为诧异，说道：“昔日，在原行平究竟让什么样的海女给他搓脚，并消除了他那郁闷的心情呢？而且，他还在分别之际，将香包、香道用的香炉及小勺和研钵，甚至连过去三年间用过的所有家庭用具全部送了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第二天来到兵库的妓院，这才发现，此地的妓女接客有昼夜之分，但所谓“夜”只是半夜，而且要与客人限定时间。而且多数在这个港口上停留的客人，要根据风向的变化不知何时就要起程。他们即使正在听着情歌小调，只要一听到船老大的呼喊声也要起身离去。一般来说，妓女给斟了一杯酒，客人要回敬一杯，可是，当妓女尚未接过回敬的酒杯时，客人就要起身，那番恋恋不舍之情自别有一番滋味。至今依然存在着这种情况。以这样的妓女为对手，怀着这样一种不踏实的心情而寻欢取乐是不明智的，所以他们决定立刻去洗澡。于是，有位澡堂妓女说：“若传出艳闻，就泼冷水。”说话的是位高鼻梁、下唇长得突出、潇洒漂亮的女子。世之介抓住她，以谣曲《史度》的词调问道：“请问姑娘芳名？”她立刻答道：“忠度。”世之介和她临别时约定：“当然，这不会白干的。”从送浴后净身用温水的方式来看，此女子的确有出众之处。总体来看，送浴衣，让客人喝香米粉，送供客人抽烟用的小火罐、送镜子、送头油等等，这里的 service 与各地的澡堂都大致相同。

这里的澡堂妓女只穿一件和服外衣，而且下摆提得很高，一条白腰带紧紧地系在腰间。有人嚷道：“腰带如果破了，老板就亏了。久三，快点上灯笼！”边说边取出草屐。她们刚从

小门出来就开始高声说同伴的坏话，而且还说酱汤过稀之类的事。“肯定要给剪刀，但不知快不快。”全部是无聊的内容。她们一进住房就立刻摘下棉布帽子挂在墙上，站在那里调整着方形纸罩灯的方向。之后，便坐到略显昏暗的房间里，不停地吸着烟，直到烟袋锅中成了一团灰为止，不停地打着哈欠，毫不客气地起身去小便，十分粗野地去开拉门。即使躺下身去之后，仍和屏风隔壁的伙伴搭讪，或者算计本来无关紧要的时间说：“现在是午夜呢？还是凌晨二时呢？”或者扭动着身子找跳蚤，根本不去回答自己不如意的事，随随便便地应付着客人，连擤鼻涕用纸也拿客人的。男女交欢完了之后就打起鼾来。在不知不觉在睡梦中把冰凉的小腿搭在客人身上，口里还咕哝着“打水呀！”、“烧火呀！”之类的梦话。虽说是临时敷衍，但不知是什么时候，这些妓女竟然变得如此下流了。

关于“丹前风”的装束，还存在着一个小故事。从前，江户的村上老爷的公馆前面有一澡堂，澡堂里面有一位很懂风情的名胜的妓女，她首创了名为“胜山髻”的发型。她举止温柔妩媚，所穿和服的袖口宽松大方，并高高提起下摆两端。她为人处事与众不同，非常惹人注目，所以她创立的这种装束便从此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据说，此女子日后成为吉原妓院区的太夫，并接待过身分显贵的嫖客。这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高级妓女。

七 原是皇族府邸女佣人

世之介让女裁缝用竖条纹薄丝织品的碎头为他缝制了一个挂在前腰的钱包。世之介在钱包内积攒了一些碎银子。一天傍

晚，他邀出学徒出身的二掌柜。两个人寻欢作乐的心思都很盛，便来到了所谓“水是源头清”的清水和八坂有妓女的茶馆集中的地方。

“不就是这一带吗？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你曾经说过，这里有会饮酒，善于唱歌，而且长得很可爱的女人。是参河屋，是菊屋，还是常春藤屋呢？”他们四处寻找着，沿着胡枝子篱笆之间的小路朝里面走。寻着一间房子，进去一看，里面立着一个带有梅花黄莺图案的屏风，地板上放着一把用青冈栎木制作的一根琴弦已断的三弦琴。这把琴大概是某人在弹断琴弦之后，随便丢在那里的。涂了黑红漆的烟盆内的木炭依然是红的，草席好像湿乎乎的，使人感到有些别扭。再向里走，便有人端出了常见的放酒杯的托盘，出自祇园工艺的带腿儿的圆盘里放着咸梅、烤熟的鱼、红姜等，而且备有涂了漆的竹筷子。这个女人，身穿适于晚春时节的淡紫色中国花纹绸料制作的和服，腰间系一条美丽的未打扣，带子两端掖在腰间的宽幅茶色缎带，隐约可见用朝鲜带卍字的花纹的下等丝绸做的贴身裙。从薄软的小杉原手纸缝间可看到廉价的牙签儿，头发打了四折之后，扎得很松散。左手还提一只带有朱红漆盖的烫酒锅。她刚一进来便说：“慢待了诸位，请喝点儿酒吧！我给各位斟一杯酒。”说话的口气显得有些粗俗。世之介开始还挑着籽粒饱满的榧子吃，但是，也不能总是这样伪装着，所以一饮而尽女人递过来的酒，又用筷子笨拙地挟了一块烘烤好的鲜鲷鱼段放到嘴里。女人说：“再来一杯！”

世之介开始的时候，还真有些难以忍受，想换个地方重新开怀畅饮一番，就在女人匆忙起身去换酒壶的当儿，他突然发现在此女子的腰姿魅力无穷，总觉得此女子好像非常懂得妓女

兼陪酒女的待客方式，听到她把木枕放到对折的彩席上去的声音也很特别。女人脱去了带有中国式花纹的那件淡紫色和服，换上稍有污迹的浅葱绿色睡衣，先钻进被窝，哼着小调儿，等候客人。

从去年十二岁时起世之介就已经变声了，他早已成熟到连成年人都自愧弗如的地步。他毫无羞涩之感，说道：“我们之间的这种短暂的缘份可不是一般人之间的缘份，这必定是观音菩萨撮合的。今后，我们将会更加亲密起来。如果你腹中真的有了我的骨肉，附近幸而有可以保佑顺产的地藏菩萨……当然要花钱了，但是，上供用的百块年糕自然要由我这个父亲来操办了。请不必担心，把腰带解开吧。”

女人一言不发，就宽衣解带。两个人尽情地欢乐一番。

世之介与那女人发生关系之后的某一天，女人垂头不语，暗自流泪。世之介注意之后便问，最初那女人默不作声，她过了一会儿才平静地说：“如今，我虽然干起了这种营生，但是，直到上次宫中更换佣人为止，我一直是某位皇族府邸的佣人。可是，我没想到那位公子喜欢上了我，最后竟然偷偷地跑到了我住的房间，向我表示了他的爱慕之情。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夜里的事。十一月三日那天下了冬天第一场薄雪，使我感到惶恐的是，他居然亲自揉了一个雪团儿说：‘你的肌肤如同这白雪！’说着便把雪团扔到我的怀里。我把那时的他与您联系在一起，所以回忆起那时的事情。”于是，世之介风趣地说：“那么，你说我究竟什么地方像那位皇族公子呢？”女人立刻说道：“您说什么地方像？您和那位皇族公子一模一样。简直没有一个地方不像。在一个寒风劲吹的早晨他特意跑来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然后，送给我一件白绫子衣服。而且说，我母亲一个

人在西阵过日子太可怜了，派人给我家送去了米、酱、木柴和房租。仅仅十一岁的年纪，难得对别人照顾得如此周到。因为我看到您也非常像他事事留心，所以，就觉得您非常可爱。”

根据世之介的年龄，女人说出如上一段合乎对方口味的甜言蜜语。大概这就是京城人的特有的特点吧！

卷二

一 陋室的被褥

十四岁刚一过的那年春天，从更换夏季服装的四月一日起，世之介便开始穿上了把根缝紧的成人衣服。因为他那身着长袖服的背影的确是非常俊美的，人们总希望他能再穿一段时间的长袖服。

因有求佛保佑的心事，世之介便去位于大和初瀬的长谷寺参拜。他带着两名男佣人，沿着云井坊一带的坡路向上走。纪贯之诗句“他人之心不可知，故乡之花香如故”所赞美的梅花，梅树已是绿叶满枝了，梅花早已凋谢。世之介边向这绿色浓郁的山之深处走着，边自言自语道：“我虔诚地祈求：在我万分感激的佛祖的保佑下，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收到女人垂青的回信呢？”

听了他的祈祷，两个男佣人暗想：“原来，这次也是为了达到爱情欲望才来祈祷的呀！”

世之介在回来的路上，途经正值樱花盛开时节的樱井镇。这里是他一直怀念的地方。他向北眺望了一会儿十市町和布留神社，傍晚时来到了掠桥山山脚下。此时恰好正值麦收时节，此起彼伏的打麦的连枷声从贫穷农家传来。村子里的孩童们用

麦杆编织着养雨蛙的方锥形小笼子。

篱笆墙爬满从堆着垃圾的地方长出的刀豆。透过篱笆墙向里面窥视，只见里面有一些身着和服的风华正茂的男妓们正让男仆为其梳妆打扮。从头发打髻的方法来看，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内行，还有那带纸绳的草笠的样式等都使人感到“他们的装束在农村中是少见的”。世之介向附近的一个人打听情况，对方拿出一种无所不知的态度说道：“这里是仁王堂，是京都、大阪的流动卖身的男妓们的隐居处。”世之介心想：“尽管只有今天一个晚上，然而如果在一个没有恋情的地方投宿，一样没意思。这里才是我假寐之处。”于是，世之介暗中悄悄地做了布置。

他一走进寒酸的客厅，老板便把男妓们的姓名进行一一介绍。花泽浪之丞先生啦、思日川染之助先生啦、袖岛三太郎先生啦，样子都很滑稽、可爱。当然少不了一起饮酒，因而叫来了伺候男妓们的角内和九兵卫，赏了银两，酒宴的气氛马上热闹起来，推杯换盏之中免不了你争我吵。大家畅所欲言，随心所欲，从月亮圆缺到拈花惹草之类的话无所不谈。看看夜已深了，便开始做睡觉的准备。

一只用截下的楝木段做成的枕头被放在横条纹的棉褥子上。并点着研钵里的稻谷壳熏蚊子，说是因为有去年夏天活下来的少许蚊虫。一想到反正同样是烟，就觉得这也像燃起沉香一样，不知不觉地世之介便将身体靠近了男妓。于是，男妓那疥癣刚愈不久的手便抚摸过来，世之介又喜又悲的心情，感觉实在奇妙极了。一想到只因是职业关系他才这样做的，世之介心中便产生了怜爱之情，于是问道：“你以前，都到过哪些村镇和地区呢？”男妓答道：“我们既然关系到了这种地步，我也

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我最初，属于京都纺线的权三郎，后来，又转到吹笛子的喜八方那里，成了宫岛的戏剧爱好者们的玩物，还去过赞岐的金毗罗以及备中的叫宫内的地方。就这样，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有时去河内的柏原，有时在吉安立町的藏身之处住下，这不，现在又来到这个村子里。这是为了诓骗今井和多武蜂的和尚们。这些人倒无所谓，最悲惨的莫过于落入八幡的学仁坊和豆山的四郎右卫门等贪婪男色者的手中。这两个人对于流动卖淫的男妓来说，就像必须越过的恶浪滔天的大海一样难以对付。在这个行当里只要经受过这两个人的蹂躏，就没有什么不能应付的了。有时候，还要设法剥去渔夫满是盐的衣服，自己也脱光衣服，或者哄骗孤山上的砍柴樵夫赚点儿钱……这全是为了多挣一点儿钱的手段。可怜的是，这个行当里，人们的头脑里已经没有自尊之类概念了。”

他说的这些即使全是谎话，世之介也不以为他纯粹是为了骗钱才说的。

“那么，你夜间接待令你讨厌的客人，你会有什么心情呢？”听世之介这么一问，男妓说道：“即便是对满脚皴裂的人或者有生以来从没用过牙签的人，也绝对不能说‘讨厌’二字。不仅如此，在秋天的长夜里，从傍晚到天明，任何事都要任人摆布。也许曾多次感到气愤懊悔，曾经背着人流泪，但是，这样的岁月总会不知不觉地过去的。我的合同期到明年四月为止，现只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现在只能用期待来安慰自己的心。而且，从后天起金命的人就开始走运了。如果这样，我就可以过上七年的幸福日子。”

“如果是金命的话，今年他就是二十四岁，比自己大十岁。”世之介默想着。他知道，在这种游乐场合，询问对方的

年龄是大忌。

二 断发未断情

有人说：“人世间的风流韵事无休无止，寡妇最容易受到引诱。”一起生活多年的丈夫刚死去，新寡女人由于想不开，自杀或落发为尼者大有人在。但是，时间一长，紧张的情绪渐渐松弛下来，她们之中也不乏改嫁者。不过如果有遗产则受到物质欲的诱惑，如果有丈夫留下的孩子则受到爱子之心的驱使，因而有的人虽然觉得痛苦却依然守寡，这是有情可原。

寡妇在店铺与内宅之间的穿堂门经常上着栓，认真收藏着仓库的钥匙，在火灾多发季节轮到自己值防火班的时候也求别人帮忙，对于寡妇来说这些都可以勉强对付过去，但是，令她们最伤脑筋的是，忘记该重新铺屋顶，因而房屋漏雨了，院内不知不觉地落满了树叶……而且，每当天降大雨、雷鸣电闪的夜晚，她们就会回忆起被丈夫拥着入睡、于恶梦中被丈夫“喂喂”唤醒的情景，因而更为寡居之凄苦伤心不已。此时，便计划步入佛门，连带花纹的服饰都收了起来。常说生意是谋生之本，所以她们特别珍视以前的老主顾，但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拨动算盘计算亏盈或鉴别金银成色等等，能力上有缺陷，因而一切事都托付给二掌柜。于是，不知不觉间二掌柜得意忘形起来，也不再尊敬的称呼女主人了。尽管如此，寡妇仍设法使他高兴，加以笼络。这样一来，担心的事少了，但这时又听到了伙计和女佣人之间的那使人为之动心的艳闻，于是，自己心有所动，结果与二掌柜的风流韵事便传出了。

“我以前，曾俘虏了好几位寡妇。我的做法是：首先，向

参加葬礼的人们把这一家的情况打探清楚，即使与死者并无关系，你也可以身着上下分身的礼服前去拜访她的遗孀，对她说：‘我与您死去的丈夫亲如兄弟，可他……’对她的子女的情况以后要常去询问。在她家发生火灾时一定要赶去帮忙，必须使她觉得你事事都靠得住。等到关系熟悉之后，便不断地用上等纸写情书。好几个寡妇都上了我的圈套。”十五岁那年，世之介曾饶有兴趣地偷听了一个男人的上述谈话。

世之介的前额发际的鬓角去年三月初六，便剃得整整齐齐了，这象征着他已进入了情欲旺盛的年纪。正在这时候，借举行观赏萤火虫活动的当儿，他去参拜石山寺。那天正好是四月十七日，气候凉爽宜人，琵琶湖的湖水也清澈美丽。有一位身着淡蓝色丝绸做的薄夏衣的女人来到这里，为了不过于显眼，她用相同颜色的线在衣服上缝了四个菱形图案；一条用中国丝绸制作的中等宽度的和服饰带系在腰上，在前面打结，时髦的斗笠上搭一条手巾，斗笠下面的那张脸甚为妩媚。就连陪她前来的女佣，其举止也不像是干推磨或打水之类杂活的女人。那位女人不慌不忙地登上石阶，对侍女们大致讲了紫式部在这座寺庙中写成《源氏物语》的过程后又走到佛龕前短栅处，向观音求了签，她说道：“可恨的是我连续三次都抽中下等凶签！”

从旁观察她的侧影，可惜的是她乌黑的头发已经剪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位俊俏的寡妇，真使人感到仿佛紫式部再现于人世一般。世之介对其顿生好感，那美妇也投来友善的目光，两人擦袖而过。

那女人无需旁人而是自己把世之介给叫住了。说道：“就是方才的事。您腰间饰物的柄把我的丝绸衣服给挂破了，真是太可恨了！请您马上给我把它修补如初。”世之介深表歉意，

她仍然不答应：“无论如何我也要和原来相同的绸料。”世之介对女人死乞百赖地这样要求，感到进退两难，便说：“那么，我打发人去京都给您买。买来之后，请先到这边来”他边安慰那女人，边带她来到松本村内，临时租了一间较隐蔽的房间。那女人进来之后说：“我只是因为想接近您，才自己把袖子撕破了，实在不好意思。”

于是，她与世之介尽情欢爱。那女人说：“如果你还思恋我的话，就……”她立刻把自己的住址告诉给世之介。两人此后便分手了。后来，世之介不断到她家去，女人的肚子渐渐地有了变化，不久便生下一子。他们无可奈何地想起了小野小町作的和歌所描述的可怜的人世：“弃儿夜半无哭声，只缘梦中生母在身边。”尽管世之介非常喜欢这孩子，但是仍然把孩子扔在六角堂旁边转身而去。

三 意想不到的女人

小盐山那远近闻名的樱花现已落英缤纷，这引起人们为那转瞬即逝的美景感到格外惋惜。从前，这儿有一位名叫吉冈宪法的擅长捕缚术和盘坐快速抽刀武艺的侠义男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男子装束是：把鬓角剃成细细的线鬓，再用两条扎发髻的细绳扎起来，留着唇髭，身着袖长不足一尺九寸的衣服，系一条用不同颜色的线编织而成的腰带，腰带上挂一口用背上有梅花纹的鲨鱼皮作鞘的长腰刀。人们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就应该是这种装束。若去参拜北野天神庙，应使梅花散落；若去大谷，则应折取远近闻名的紫藤花。他们觉得，鸟部山上的火葬场升起的清烟就像特大烟袋锅冒出的烟一样，因此让随行小

僮提着葫芦，腰间掖上一只毛皮制做的烟包。那时男子的打扮确有一种独特的乡野气派。

有一座由法名妙寿的比丘尼建造的草庵，位于与东山相连接的冈崎地方。此庵背阳，室内阴暗，隔扇门用旧信纸裱糊，写着收件人姓名的部分全被撕掉了，个中似乎必有原因，而且把一间房子弄得格外昏暗也使人感到奇怪。

“这里住的是什么人？”世之介问朋友。“类似于京都的卖娼旅馆，室町和服绸料店的女经纪人和小川街线铺的卖线女，还有专门染白花纹的染坊女工，都在此处受到过关照。”

话音未落，走过来一位年纪在二十岁上下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两眼水灵灵的，脸上却有很多雀斑，从神态上看，似一个淫妇。她把插有海棠花的魔芋豆腐送给妙寿，看到这么多人，尽管有些害羞，但她还是说道：“今天，主人说让我去买一趟熊野一带正在出售的眼药，我马上去办这件事。”说着，慌慌张张地走了。有人问妙寿：“她是谁？”“她是乌丸大街某隐居人士家的佣人，那位隐士的名字无人不晓，那女人已和管理这家正房主要事务的二管家定亲了。这是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

“那么，这女人就是不结果子的柿子树了，没有任何用处了。有吃的么？”正在开玩笑的时候，壶里的水开了，妙寿擦净了茶碗说：“是啊，是想弄点儿美味佳肴啊。”

中午时分，外衣穿着很热，就是穿夹衣也觉得闷热，世之介却依然显出彬彬有礼的样子，蒙着头巾。看着实在有些呆板，所以大家动员他说：“摘掉！摘掉吧！”但他无论大家怎样说，也不肯摘掉头巾。

“你已经十六岁了，已举行了元服仪式，大家都把你叫做刚出世的现代业平，我想见识一下你那剃成半月形额头的面

孔。”那人说着，恶意地扯下了世之介的头巾，于是左鬓角上一条红红的、四寸来长的血道子露出了。很显然，这是为人所伤。众人大吃一惊，齐声问道：“这苦头是谁给你造成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伙伴受了欺侮，我们决不能饶恕肇事者。即使他是敏捷的清八或烟花店的万吉、目空一切的金兵卫，我们也陪着你去，一定要报了此仇！”尽管众人这样撺掇，世之介却仍不为所动，“不，不，你们都想错了。我这是进行不道德恋爱导致的后果。”众人追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世之介说：“说起来，此事与大家想象的完全不同。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另一住宅所在的川原町有个妇人用品杂货店，老板叫源介，他常去丹后的宫津做生意。他一旦外出，便托我为他看家。因受人之托我就常去转转看看，指示他家伙计小心火灾。他的老婆原是榎木町某公馆里的佣人，是一位举止文雅的女子。一见到她我便对其有了爱慕之情，写了许多不讲道德的情书勾引她，却未收到她一次回信。因此，有一次我就面对面地直接向她表白爱恋，她说：‘我即便是未嫁之人，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事，何况您明明知道我与丈夫已有了两个孩子。哎呀！你太下流了。’我虽然受到羞辱，但仍然耐心地对她说：‘这并非是我们不能相恋的理由。如果你不答应我，我马上让你见识一下地狱的刀山！’女人思索了一下，说道：‘我的确不知你是如此暗恋我。那么，今天晚上是二十七日，没有月亮，大概不会被人发现吧，您偷偷到我这里来吧！’她说完就走了。待到夜深人静，我小心翼翼来到她家大门前面，这时便门儿从里面打开，就听她说道：‘请您进来吧。’我抬脚刚要进门，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一劈柴。懵懂中，只听她说：‘我为人贞洁不侍二夫。你的确太下流了。’说完，砰地一声关上了便

门。”

这样谨守贞操的女子人世间的确有。

四 誓文上的朱印

是在奈良坂，这次是在奈良买齐了当地产的漂白布。把布卖到越中和越前的多雪地带，那里的人们便知道夏天来了。为此，世之介的父母考虑，非得让儿子懂得经商之道不可。好在春日之里，他们正有几位交易客户，便决定派儿子去习商。但是，世之介来到奈良三条街的批发店之后，白天去赏新绿的若草山，天黑之后又在萤火虫飞舞的田野上玩耍。想到再过几天就必须回京城了，就愈发恋恋不舍这种游乐了。

那天，恰好是初夏的四月十二日。相传古时在这一日，有一位十三岁的孩子杀死了春日神苑的神鹿而被处以极刑，这就是兴福寺的钟敲十三响的由来。现在听那钟声依然觉得很凄楚。不过，即便今天有人杀死神鹿，他的罪责也难以逃避，要围着兴福寺的围墙拖着他转一圈后再处死。鹿也许知道人们不敢招惹它们，便为所欲为在田里、山上奔来跑去，甚至在城内的街道上到处乱窜。到了雌鹿发情期，雌鹿、雄鹿随处交配，不择场所，这种情景的确可笑。那个时候，这里的胡枝子和狗尾草花想必正是盛开的时候，世之介从花园街道向西走去，便看到一群人在自娱自乐。他们头梳高雅的厚鬓发髻，腰插一口腰刀，并且都会用笛子或大鼓演奏一曲。这些人大概是“谢任而居住在此地”的八百零八个中级神官的孩子们和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流浪武士们。他们在玩闹的同时却举起遮阳扇以掩住自己的面孔，这可能是在有意回避什么吧。对当地风俗了如指

掌的男人夸耀乡土说：“这里是有名的木让町妓院区，北侧是鸣川，那里的妓女的情趣恐怕不逊于京都。人们只要听到了她们弹奏起的优美动听的三弦琴声，必定要看看她们的姿色，否则是不会回去的。”

世之介正是经他们这样一说，便来到了七左卫门的妓院。挑选妓女是随便的，他便把正好闲坐无事的志贺、千岁和牧等三个妓女招来了，但她们仅仅给世之介斟了杯酒就离开了。之后，他又招来了妓女近江。近江如果在大阪，论姿色，可算是玉井等级的妓女。世之介尽管接触过很多妓女，但也感到今天住于此处的确很有风致。那天夜里，近江没有别的客人，世之介便和妓院女老板说定，让近江陪他直到深夜，所以，他和近江一开始就很谈得来。当地的妓院内没有女佣人，妓女要亲自照管温酒等。对近江的忙忙碌碌世之介感到不太习惯，总觉得她很别扭。

“请你安歇！”一位男仆说着，便头前带路，领世之介和从仆来到一个由六张草席大的房间隔成的小间的小房间。在糊着淡黄色的日本纸隔扇的下部有一些随便书些的文字，如“我虽想念”、“君命”等等，字体并不那么难看。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哪些睡在这里的人呢？世之介边想边坐了下来。他还不想睡。方才那男仆又来敲门，他打开门说：“如果您喝茶的话……”说着，把装有开水的茶桶和天目茶碗放下就走了。

这轻松愉快劲儿简直像乘上沿淀川顺流而下的客船一般。事先他与仆事约好：“因为是一夜，即使脚碰到了也要相互原谅。”然而，他们并未痛痛快快地睡觉。

一听隔壁传来嫖客的声音是伊贺上野的米店老板。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米店老板和妓女大崎已经亲密过四五回了。米

店老板明天要回家乡，大崎恋恋不舍，所以送给他西大寺制的春药丰心丹和二月堂的牛王护身符作为赠别礼物。米店老板也是个很有趣的男人，说道：“我见了家乡的他发怒而我浑身发抖的山神的面，凭着这个就可以驱邪了吧！”说着，就大笑起来。那位嫖客就要走的时候，叫出来妓院的老板，说道：“总的来说，我近来钱没花几个就能玩得这么爽。我觉得，恐怕现在我也成了花柳界的老手了。”但是，妓院的老板也是个滑稽的男人，他说道：“不过也不是十全十美，真正的花柳界的老行家，根本不会到此处来，而是在自己家里数金币。”

在场的人对他的这种说法都表示同意说：“此话言之有理。”

从旁听了上述谈话，世之介感慨在如此偏远的地方，竟然有这样老于世故的人，因而感到十分有趣。天亮了，他与从仆起来道别。世之介的心不知为什么被那女人吸引住了，他把近江招到住处，让她在漂白布上缝上自己的家徽，让她留作纪念，用它来表示两人的恋情。他又在海誓山盟的誓文上盖了朱印，两人双双祈祷要像那永不变色的朱印一样永不变心。

五 旅行中的一时冲动

世之介家经营丝棉的一处分号，位于江户的大传马町三号街。那年年底，世之介遵照父命前去查对年终结算帐目。十八岁那年的十二月九日，他从京都出发，前往江户。翻越被和歌誉为“云雾升腾之山”的栗田山，在经过被和歌咏为“杉树一片银白的逢坂关”的关口时，他刚刚穿上的草屐被水珠弄湿了。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不避艰险越过了一座险峻的岩峰。

今天是外宿的第二天，他在铃鹿坡下的名叫大竹屋的这家旅店
内住了下来。大竹屋旅店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客栈。世之介先洗
了一个澡消除疲劳，他刚从澡桶中爬出来，便问道：“那么，
在这家旅店里面有没有非常出色的美人呢？”

世之介对女人的兴趣又产生了。阿鹿、山吹和阿蜜三位美
人名声很大，据说在附近山上打柴的樵夫们，竟哼着小调赞颂
她们，所以，她们立刻被世之介召来。像潺潺不断的山泉流水
一样他们不停地饮酒取乐。他直到雄鸡报晓之时，才与女人们
分手，重新踏上旅途。

之后几天，他又同御油、赤坂的娼妓同床共枕。每次投
宿，世之介都与相伴的女人度过一个个销魂的夜晚，恣意玩
乐。好不容易来到了骏河的江尻地区。总之，世之介每天都要制
造一些风流韵事。明天就要通过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说不定
自己会葬身鱼腹。世之介边想边向南远看，三保入海口的景色
尽收眼底。旅店的老板名叫舟木屋甚介，对世之介待若上宾。
他将当地海边出产的羊栖菜和西施舌等做成菜肴，与世之介一
起开怀畅饮，其间，他还把当地的几桩官司和风俗习惯讲给世
之介听。

“一步金能兑换多少钱？”世之介问明之后，吩咐准备明天
用的零钱，然后让人支好木板套窗，换好衣服准备睡觉。这时，
有人唱起了那听起来悲悲切切的说经曲。

世之介在那歌声中，以手为枕昏昏入睡。也许那歌声太刺
耳，世之介又醒了过来。他问正在为明天早晨动身的客人做早
饭的女人，“那唱歌的人是谁？”“啊！您是说那唱歌的人吗？
是我们旅馆的若狭、若松两姐妹。要是白天，我真愿意把她们的
美貌给你看看。”“那么，能不能设法让我现在就见到她们？”

世之介急不可耐地问。女人说道：“现在就想见她们？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客人为了能见到她们，连续在这里住五六天，有人甚至佯装生病……”

世之介一听，顿时感到去江户毫无意思，便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这一带幸而没有像霞之关那样的关口，不必担心任何东西。一旦住下来，天天想看那对姐妹。终于相会的夜晚来了，三人同床共枕，左有若狭，右有若松。三人同宿的样子就像古时候召来松风、村雨两姐妹的今中纳言行平一样。此事传扬开去，于是人们便称世之介乃当代今中纳言行平。

世之介对姐妹二人的老板说：“无论如何我回京都时，要带她们走。”他为两个女人赎了身。因为托了人情，过今切关口时，两位女人顺利通过了过关检查。这一天，天又黑了下來，他们在三川这个地方住了下来。姐妹二人谈起了让来往于东海道的客人驻足听来非常有趣的故事：“六月份蚊虫猖獗的时候，无法消遣的夜晚，我们一边在客人隔壁的房间内吊起一个两张席大的蚊帐，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既然没有人看我的肌肤，干脆裸体而睡吧。’这时，必定会有客人接上话茬说：‘那么，我来陪您吧。’这样，交易马上谈成。深更半夜往公鸡栖息的竹架上的竹筒里灌满热水，让公鸡打鸣，借机把客人唤醒，半夜里就把他们赶出去；或者在严冬季节的夜晚，说好要借被子给客人，却就是不给他，让客人急得抓耳搔腮……如此想方设法地整治客人，我们以为将来会遭到什么恶报呢，可是，如今您竟让我们逃出了苦海，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两个女人高兴得说。

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去京都的旅费已经用完了。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清水寺后面的音羽山，从而到达京

都。出于无奈，两位女人只好卖掉自己的外衣。千辛万苦走到了三河的芋川村，他们才松了口气。若松的一位熟客住在这个村子里。多亏了他的帮忙，世之介收拾了一下一间破烂不堪的木板顶房屋，他们住下来了。两位女人学会了当地著名食品扁平面条的手工制作方法，开了一个小客店。古歌唱道：“歇马掸衣袖。”他们的小店专门接待过往的车马行人。二姐妹给掸去衣袖尘埃的客人唱起“若见到吉野山如同白雪”等小曲，边烧火边弹三弦琴，如此勉强度日。但是，不久这个小店也渐渐支撑不下去了。世之介便抛弃了两位女人，独自离去。两位女人因为生计没有着落，不能保障，便在花园山脚下的村子中落发为尼，从此脱离了尘世，而成了真正的出家人。

六 必须出家

世之介几乎是不分昼夜地贪恋女色，阳光透过窗子射入室内，方知天明；见到烛光，方知日暮。最后，他落得个瘦弱之躯，可怜巴巴得历尽艰难来到江户。分店的人见到他，非常高兴，又告诉他说：“您的母亲因为不知您的下落，伤心得不得了啊！”

大家非常体谅世之介的旅途之苦，对他百般关怀，但是，世之介却毫无收敛对女色的迷恋。他到品川的连飞、白山或三崎一带去嫖那些下等妓女，去深川的八幡、筑地，本所的三目桥旁和目黑区的茶馆等处猎艳。他在浅草桥一带，学会了用眼神与女人传情送意，最后竟约缝衣女在外幽会。他把板桥一带的驿站妓院遍访完，进而终于寻到了通往桥场这色情发源地的道路。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感到可怕。

世之介在江户的放荡行为原原本本地被京都的父母知道了。父亲毫不留情地通知分店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虽然你很可怜，但是，如果你留在这里而放纵不管的话，连你的性命都很危险呀！”管理江户分店的老板凭他那精明干练的智谋，在世之介十九岁那年的四月七日，拜托某寺院的主持，让他出家当了和尚。虽然他住在了谷中东部延命院内的七面明神旁边，但是，他没有任何朋友，只有能使人心感明澈的武藏野的月亮。世之介在南竹竹林中，踏平忍冬花和日本天剑草，开出一条小径，在竹林深处盖起一间草顶的临时住房，把此处当作自己的住所。此地吃水极为不便，要架起引水竹筒把水从远远的山岗引过来。孤独幽闭，他的心自然收敛了一些。他在最初的一两天，还真的念诵阿弥陀经，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是，他仔细思索，感到信佛毫无乐趣，谁也没看见过来世如何，最终还是觉得以往那种既不近鬼神、也不见佛院的人间俗世更好些。于是，他断然放弃信仰，卖掉了珊瑚念珠，打算出去重新过美好的人生。正在这当儿，在他的世界里又出现了一位十五六岁的美少年。他身着一件表里均为黑褐色纤细花纹绸料的衣服，腰系有小鹿图案的缎子饰带，在后面打结，腋下插一把中等长度的腰刀，带在腰间的小药盒和荷包均玲珑可爱，足踏一双廉价竹皮屐，脚上穿着高崎产的短腰布袜，顶髻高而大，头上梳着略微突出的燕尾。紧随其后是个精明男子，身背上有小小的帐本和算盘的梧桐木衣箱。少年的装束打扮虽然并不惹眼，但是，越看越有一种俊逸的风度。有人说：“这是卖香具的。”

早已被吸引住的世之介叫回来这位漂亮少年，说想要买沉香。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那少年总是磨磨蹭蹭的。买卖做成

之后，那少年说道：“您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请来找我！”世之介问道：“你是哪里人？”“我是芝神明前面花露店的五郎吉。老板叫十左卫门。”少年说完就走了。世之介只觉得奇怪，也不明内情。

之后，世之介向某位知情人打听那位美少年的情况，此人对他说道：“例如，你买一支贝壳薰香或是一只京都产的便宜酒杯，而给他一步金币。然后你拿出酒劝他喝，陪伴他的男人便心领神会，退在一旁假装入睡。如果你对这位少年有情，最好一开始就不要出高价。这种卖香具的，和少年男色一样，品位也有相当的差异。香店老板从那些给人家当从仆的年轻人之中选拔出相貌俊美的少年加以调教，让他们去哄骗东国西国的诸侯宅邸内的、每年轮换一次的单身近侍。有时，出入宅邸，会受到严格盘查，那些少年便买通门卫，并献媚于负责监视的官员。一遇麻烦，他们就彬彬有礼地行事，只谈一些冠冕堂皇以掩人耳目的话。”世之介又问道：“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带随从呢？”那个人说道：“这种人各有各的盟兄弟跟着，对他的日常生活加以照顾。随从都是非常靠得住的人。这些男妓出卖肉体只面向熟悉的客人，除此之外绝不胡来。他们也每月大概有四五次常出入于其服务的宅邸，供近侍玩弄。近年来，自由出入宅邸被加以禁止，他们又由寺院方面包下来了。”

世之介难忘这番话。他把一个年轻的随从葛西收在寺院内，和他厮混。他在卖香具的少年中，又看上了池之端的万吉和黑门的清藏。世之介不分昼夜迷恋着这三位少年。他的头发，不知不觉间也披散开来，向后拢着，法衣也变成了抹布。厨房里可以见到吃剩下的河豚汤和整只的雁骨架之类的东西。所谓“烧焦的木头一点就着”的俗语，指的就是象他这样的

人。他昔日的放荡面目又恢复了。

七 破屋陋巷为住处

“父亲已经把我逐出家门，否则，与心上人一同赏月，即使是这远离城镇的发配之地的月亮也是很美的！”这是某美女留传于后世的诗句。世之介落到如此田地感到这诗句所描述的，正符合他此时的心境。在傍晚的大风中，只听到檐角处的荻草沙沙作响；而早晨，卖豆腐的人也极少光顾此地。由于每天吃素食，肚子里面总觉得空空如也。

世之介在别人看来根本不懂得儿女情长。他把佛前香炉里的香火烧得很旺，并非出于本心。世之介觉得人生短暂，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呜呼哀哉。他认为这才是考虑人生的主要依据，于是他趁天还没有黑，抛弃草庵，朝着太阳将要落入的山岗出发了。正巧最上家领有的羽黑山上的山野修行僧要进大和的大峰山修行，他们一本正经地列队经过此地。队伍以羽黑山修验道的修行僧大乐院为先导。世之介抱住大乐院的衣袖，哀求把他带到吉野去。大乐院看他这副模样，说道：“这不正像古歌所唱‘忧戚与共且相怜，除却山樱无人知’吗？在这金秋时节，怎么能没有朋友呢？”马上与世之介结拜为师兄弟。

世之介顿时心情舒畅。一越过冈崎大桥，他就回忆起从前与若松、若狭一起生活的情景，感到很难过。他歪下那顶用柏木片编的斗笠走了过去。队伍经过几天的晓行夜宿，来到了有前鬼山和后鬼山之称的十分险峻的大峰山中。因为必须忏悔以往所造罪孽，所以他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到耻辱，一时间竟相信唯有来世才是最真实的。他为一心一意步入佛道，便

踏着怪石前进。但是，在归途中，一来到娘子茶馆，值得称赞的、那难得的向佛之心又烟消云散，以为像这里的地名泥川一样反正自己的心境已难以恢复原来的纯净了，所以他改变路线，离开队伍，前往大坂而去。他在位于大坂东南的藤之棚租了一间房子，用鲸鱼须子制作耳挖勺谋生，开始了悲惨的生活。他尽管穷困潦倒，仍然不肯脱离嫖道，去有告示牌或者去小谷的十字路口找私娼，包月小妾，甚至玩弄人家的女佣人，真真是纵欲无度，色欲无边。他沉湎于嫖道，他毫不在乎自己的艳闻。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当了卖淫女人的名义上的丈夫。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卖淫女害怕官府调查她们的身分，所以就随便找个男人，做自己的挂名丈夫，以保住体面，暗地里却照样去出卖肉体。这种女人在中寺町或小桥一带勾引和尚们，她们甚至不放过那些年事已高、不能再逛花街柳巷的隐居老者，去搜刮他们珍藏的珍贵的生活费用。

无论如何污垢是难以摆脱的令人烦恼的东西。有一类女人，她们为人妾，其住处的屋檐下的竹帘上模模糊糊地写着“洗衣店”的字样，总是把透光的拉门关着，室内铺着崭新的草席，个中必有原因。即便同样是小妾，有的是为妻室长期患病者解除烦闷，有的是为了有钱有势但无后者生儿育女，店中的女人则不然，你对她们的下流越知道内情就越觉得讨厌。以一个女人的肉体，今天和北滨批发商的二掌柜同床，明天又和某个收买棉线的商人共枕，每夜都要在某处出卖肉体，她们出卖肉体给各式各样的男人。因为不晓得她们的底细，男人们则是“眼不见心为烦”，所以一心一意地迷恋着这种女人。

世之介和这种给人做妾的女人保持着关系。他有一天，专

程去拜访这种女人。他来到一家挂着杉树叶招牌的零售酒店。酒店旁的小胡同里建有一排排狭长的房屋，入口一个挨一个，采光的窗户都开在房间的北侧。透过窗子向室内窥视，里面有凿磨糟的石匠，换箩底的篾匠，还有变戏法的，也有托钵化缘的和尚……总之，干各种行当的生意人都住在这里，但是，处处都显出生活拮据的样子。也许此情此景足以使那拈花惹草的心有所收敛吧！

此处有一条大沟，有的人家便在阳光充足的沟坡上架起晒衣杆，晾晒洗澡用的糠包或贴身丝绸裙。这些都是下流之举。

《徒然草》曰：“寿命长则耻辱多。”但是，有一位老媪，《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如果见到她，可能称之为“苟且偷生者”。她有一个老实本份好像会写些字的女儿，家里摆着砚盒之类的东西。在佛像挂轴下面放着一只两头扎紧、中间填满麦皮一类东西的枕头，格外引人注目。屋内还有一块长久闲置不用的大切菜板，另有一只锡制酒壶。尽管这位老媪现在已到了穷途末路，世之介看到这些奇异的物件，判定她们从前一定是很有身分的人。于是他一心期望能到这家来入赘为婿。古时的小栗法官，因迷恋相模国横山郡郡司的女儿照手郡主而强求入赘，最后竟落得个被毒死的下场。世之介在此等人家中为婿，会不会走上小栗法官那条路呢？

一 恋情的订金

在人世间只要像常人一样生活，就少不了有身着无袖上衣或者和服裙进行社交的麻烦。人们注重自身仪表，所以，每天早晨要让人梳头，繁琐异常。所以，有人便身着袖袂缝死的短身和服，剃掉头发，成了和尚或隐士，以前有一个人，他原来是一个大家庭的主人，但是，后来他却隐居于男山脚下八幡町的柴之座这个地方，做了无任何烦恼的逍遥隐士过起专心于诗书文字的生活。

还有一人，他让人在宅邸的东侧建造了一处仓库，把价值三十万金币的贵重物品存于里面。西侧则建起一幢住房，以银箔装饰，将许多画有春画的隔扇装在室内。从京都召来很多美女，过着欲仙欲死的生活，他有时候让女人们仅穿一件薄纱贴身裙，那白嫩的肌肤和那黑乎乎的部位都可一览无余，或者让女人们都脱光衣服互相摔跤。这种情景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无所顾忌不拘礼节尽情放纵的聚会。此人原本是若狭小滨人士，他无一遗漏地鉴赏了日本北方各港口的妓女和敦贺的妓女之后，现在京畿居住。

世之介已经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什么依靠也没有，就像那

没着没落的波浪也会发出声音一样，他沿着淀川河岸流浪于交野、枚方、葛叶等地，边走边唱，来到桥本后暂住下来。此地是西宫的木偶戏艺人、大和的耍猴艺人和挨门演唱的乞讨艺人的栖身之处。因此，这些人真可谓是一丘之貉，然而他对于自己名字总是隐瞒并进行种种伪装。这里也是那些卖淫比丘尼们和出卖肉体的男妓的聚集之处，所以，世之介白天挣来的财物，晚上则全部花掉，所剩下的只有旧扇子和草笠等谋生的工具而已。他戴着那顶草笠渡过放生川，来到了柴之座附近的草盘町，向一簇竹林深处侧目而视，发现了和尚侍童模样的人。世之介问当地人说：“这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当地人告诉他说：“是高官显贵们的游乐场所。”

若在此地唱谣曲，世之介觉得似乎显得古板，于是，他便提高调门唱了一曲弄斋调“抛弃我”。世之介模仿着歌唱名人忠兵卫的唱腔，用足了力气面对柴扉唱着，于是，某位有鉴赏能力的人听到歌声后吩咐手下人说：“这悦耳的歌声非同一般。把唱歌的人叫进来！”那人一看世之介的模样，生得文雅端庄，认定他可能是官宦人家的私生子，便说道：“可能是钱财挥霍没了才被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落到这种地步的，可能是由于生活所迫。”世之介心想，到底是住在京都附近的人有眼力，觉得很惭愧。

元杨弓射箭的游戏正好在这时候开始了。但是，无论何人，射二百支箭充其量只射中五十至一百支，其射技也就是朱书的水平。世之介借了某位先生的弓箭，四支箭一次射了出去。他四支箭全部中的，箭无虚发，而且，有一支正好命中靶心，所以，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大惊失色。接着要求他再演练几次。有一位先生把琴摆在面前调好琴弦欲弹拨一曲，但

是，遗憾的是忘记带拨子了。世之介便从褴褛的衣衫里面掏出了一只淡紫色绸料方巾包，打开来，把一个带有红瞿麦家徽的拨子取出，说道：“或许您戴着合适吧！”便递给了对方，这一举动简直就是污泥中发出了美玉的光芒，所以，一时间人们和他讲时的口气都不一样了，挽留他说：“在这里住一些时候吧。”、“明天，我们将去京都纳妾，和我们同去吧。”众人热情相邀，世之介便讲述了很多内幕：“京都的情况或许我懂一点。终究是京都的水清净啊！因为水清，所以从少女时代京都女人的皮肤就很美丽，而且她们又用热气蒸脸，同时，她们为了不使手脚粗大，脚穿皮革短袜睡觉，手上都套着戒指。她们常用洗身粉冲洗身子，用易于使头发伸直的南王味子汁梳头，每天只吃两顿饭，她们还掌握了全套的女人礼节，不穿棉织品……总之，她们生来是做小妾的料。她们都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女人。几乎是没有生来就具备做妾条件的美女。适合当今人们兴趣的美人的圆脸庞、皮肤系樱花色的……但是，只要自己全看起来满意就行了。”

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御幸町甚七开的事务所，这是专门为人介绍做妾女人的。他们声称是为九州的某位诸侯办事，吩咐说：“请你们找些年龄为二十岁到二十四五岁的漂亮女人，我们想依照画像挑选一下。”于是，甚七的老婆立刻传出话去，七十三名女人天就前来应征，其中也有坐着轿子带着下女或仆人来的。她们都精心梳妆打扮。这些人简直像中国古代的唐玄宗把宫女们召集起来进行竞赛的花军。从七十多人里选出了柳马场的漂亮刺绣女阿札给了一百五十两银作妆奁费。世之介则挑了七条斗笠店的阿吉。事务所的甚七除按规定收取十分之一的手续费之外，获得了一份令自己很知足的酬金。今天是吉

日，大家从京都高兴而归。行动如此之自由，只因是在京都。

二 小仓海岸的卖鱼女郎

小仓的人们为了参观石清水八幡神宫的日之头祭神仪式都来到这里，然而，世之介则因柴之座的樱花失去了魅力，而因有人相约一同去九州。他们沿淀川而下，来到鵜殿堤，鵜殿堤的芦苇已经发芽，形同遍地朝天之笔。姑且以此当笔，继续写日记，把旅游者之情记录下来。在这里已经眺望到左方天野川的流水和矶岛的乡村。据说，此地也有专门为船老大提供妓女的私娼。右方是被西行法师作歌咏为“惜暂宿之君堂”的江口君堂妓院遗址。在朴树和柳树的树荫下，一间凄凉的草庵至今依然保留。据说，过去在同一岸边的三岛江村也是妓女们居住的地方。由此地继续向下游而去便是神崎中町，据说妓女白户和白目就在这里。这些都是差堪怀念的往昔。

海浪越来越大。在河水与海水的分界处换乘了小型快船，正赶上顺风，很快就到达备后国的辆港。在这里，世之介由三名走红的妓女花鸟、八岛和花川陪伴。他赶快与妓女同床共枕。他们本来也想倾诉一些情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还未表达海誓山盟，就听到观察天气的船老大的催促，于是，他们在卷帆声、卖酒声等一片嘈杂之中，匆匆忙忙的完成了男欢女爱之事。当晚相逢，第二天一早便恋恋不舍地匆忙而别，甚至连对方的面孔都没有记清楚，就随着“我们如果有缘，再相会”的告别声踏上了登船跳板。小船向左调整了航向，行出两三里路之后已到海上，世之介突然想起忘记拿手纸袋，因此感到甚为遗憾。人们问其原因，他说道：“我昨天夜里让花川写了誓文，

而且让她挤出小姆指的血，在姓名下按了指印，偏偏……”众人说道；你在那样的匆匆的情况下还让妓女写了誓文。你可真是让人佩服的老手。”大家边敲船帮边狂笑起来。

催船前行，不久便到达小仓，观望港口清晨景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女人。只见她们身着染有凸起的白色圆圈花纹的棉布和服，和服下摆的边被染成暗红色的里子包住，腰系京都产丝绸饰带，并在前面打结，头扎竖长粗大的平发髻，而发梢向后垂着……她们头顶浅浅的木桶，木桶中装有混杂着青箭鱼、海藻的樱贝、石蝶、竹蛭、纺车鲷等等。她们走过大桥，各自匆匆忙忙地赶自己的路。一打听才知，她们是此地来自大里或小岛的卖鱼人——当地方言称之为“嗒嗒女”。“嗒嗒女”的意思是卖鲜鱼的女人。这种女人在伊摯方言中称为“呀呀”。地域不同称呼也有所差异，有意思极了。据说，无论在哪里，她们只要一买鱼就脱去草屐进到你房间里来，那带有海腥味儿的贴身裙，有时倒也别有趣味。

有一天，世之介和他的同伴儿把一只没有篷的小船沿海滨划得飞快。前往下关的稻荷町，想去看看那时的妓院。稻荷町的妓女们具有典型的上方妓女风格，秀发垂散着，举止文雅大方。大抵都身着 裆长罩衫。她们操一口别有情趣的口音。目前，此地最走红的妓女是茶馆的越中、长崎屋的蜷川、香烟馆的藤浪。如果招妓取乐，这三名妓女是最好的，即使在上方的太夫之中也没有这样端庄可人儿。听说她们的身价是三十八目银子。与世之介同来的嫖客一到妓院好像都付了钱，所以被直接让进了大客厅。老板和老板娘一个劲儿地向他们曲意奉承，寒暄着：“我们不会招待上方的贵客，只好让诸位看看我们这里的土劲儿，回家后作一点茶余饭后的话题。”

陪客的妓女们不大一会儿都到齐了，长颈酒壶便开始周转起来。每喝一杯酒都要按住被斟酒的酒杯而让对方再接着喝一杯，这种古老的习惯在此还保留着，这种互相敬酒的方式确实有些拘谨。菜是川流不息地往上端，令人感到厌恶。但是，这都是菜单以内的。喝醉了酒，大家就显得随便了，弹三弦琴啦，唱歌啦，一味地喧闹。这样的宴会气氛自然是吵吵嚷嚷难以安静。

为了讨嫖客的欢心妓女上床之后而百般侍奉。无奈嫖客却已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他们寻问妓女是否经常与情人相会，妓女便百般解释或者大耍手腕。所有这些床上游戏，大概都是一样的。由于和其他人搭不上话，拘拘束束地使人感到死板、别扭。世之介在此逗留的五六天内成了这里的所有妓女的情人。不过，无论如何他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所以，不久事情败露，世之介遭到众人的唾弃。他自己感到没意思，便自己溜走了，独自偷偷回上方去了。

三 衣服必是讨来的

世之介穿着一身旅行装，边走边向人打听前面的路。过了丰前的中津，因为还不知道投宿何处，所以，世之介那天晚上只好在路旁的小佛堂内过夜。明天是吉日，他希望能交好运。这时，高台的鼓声从村落里传来。他出来一看，只见戏园子验票的正在大声喊叫着：“这是藤村一角巡回演出的戏。”看了看节目板，演员中有伴奏庄七的名字，世之介在京城时曾关照过庄七，并送给他一件短外罩。他立刻去投奔此人，把自己目前的困境一一说明。世之介刚说完，庄七就诚恳地对他说：“人

生就是这样变幻不定。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您不必叹息。”接着劝世之介说：“您也懂得一些歌唱的门道，就算临时糊口，干干演戏这行当吧。”

世之介从那天起就穿上了旧长褶裙。尽管脚有些站不稳，摇摇晃晃，却一本正经地摇头摆脑唱起主角品之丞出场时的台词。虽然有些可爱、幼稚，但总算胡弄过去了。

世之介过于贪色，本性难移，他居然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竟唆使男扮女装的年轻演员，不要和其他好男色的客人来往，所以又被从这里赶走了。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有被饿死，辗转数日之后，今天来到了大坂浮世小路。他想起了一位女人，便动身去找她。一条小巷内，在卖花的、卖碎烟叶的和轿夫等人住处的西邻，有一位独身女人住在此处，她的门上挂着一块柿子色布帘，她何以为生人们根本不晓得。此人是世之介奶妈的妹妹。奶妈两三年前已离开了人世，但是，独身女人说，世之介家待她姐姐有恩情，因此热情地款待了他。

那天傍晚，来了一位身着漂亮的女人。她身穿一件黄里透红的丝绸贴身衬衣，外罩一件深蓝色棉布和服，腰系一条半幅的条纹缎子饰带，在左胁下打结，扎一条红色围裙，脚踏一双泡桐木屐，手里提着一些小柚子和一束牛蒡。进门后便小声问道：“我前些日子托您当的那件竖条纺和服的当票在您手中吧？”世之介感到奇怪，便问奶妈的妹妹说：“此人是谁？”女人回答说：“她是人家在厨房里干活的佣人。”世之介说道：“若是个佣人，她的装束可是够阔气的。手工织造女工的收入额我也大体上知道，在这个地方，能与主人签半年合同的女佣人可能不多吧？”

世之介这样一问，奶妈的妹妹就告诉了他一切事情：“如

今您和以前不一样了，连细微的地方也注意到了，真是让人惊奇。那个女人是批发店的莲叶女，这些有姿色的女人是批发店雇佣来陪从东国、西国来的客商过夜的。她们随心所欲地去找男人，去各处的旅馆与男人幽会，不分昼夜地到处去陪男人，甚至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也泰然自若，真是肆无忌惮，如果身怀有孕就随随便便打掉。她们的零用钱是有多少花多少，衣服都是让人家给做的。今年正月上身的漂亮和服，等不到夏秋就被她卖掉，换成了荞麦面条或者美酒。只要有三人结伴就只顾高声说笑，甚至忘记已过了高丽桥。连参拜神社或佛寺时也不脱棉帽子。使带有蔷薇色带子的竹皮屐发出很大的声音，路上说话，竟把嘴造作的凑向对方的耳朵，谈的都是‘昨晚夜深之后被唤醒也不知道，信写了个开头就睡着了’或‘插在头上的玳瑁插梳上装饰着泥金画，有三目五分银子就够啦’之类极其没有趣的内容。大概一听就会让人从迷恋中醒悟过来。回来的时候，也不直径回家，而是投宿旅馆，叫来花钱大方的男人，以不惹人讨厌为度向人家索要钱财。她们就如此一天天极为轻浮地过着日子。最后，便与搬运工或船上的装卸工结为夫妻。她们一旦正式为人妇，一下子就变得粗俗了，手上领着大孩子，前面抱着或身后背着婴儿，如果去米店就吵吵闹闹地与人计较斤两，实在无聊。我的家也是这类女人与男人幽会的旅馆，即使瞒着不说，您总有一天也会明白的。”

世之介又对这种女人产生了兴趣，做尽了蠢事。他的命运又将怎样呢？反正二十三岁这一年就这样混过去了。

四 一夜忘形之欢

世之介的生活可以说是贫困到了极点，他甚至感到大年三十的天空都是可怕的。世之介被人们称为从不还帐的流氓。他为了躲债，常常隐蔽在二楼。就是如此，他每当听到敲门的声音，都抑制不住剧烈的心跳，堵起耳朵。他想，现在的处境的确悲惨，可是，假如寿限长一点的话，这些也许是怀旧的内容呢。他听到了街上“卖扇子啦！卖扇子啦！”、“今年的财神爷来啦！请财神爷啦！”的叫卖声，不管如何总有了一点过年的气氛。

他走出去观看，毕竟是大年初一，外面沉静而又舒畅。有钱有势的人家在门前装饰着碧绿的看上去鲜艳异常的松树，“过年好！过年好！”拜年人的寒暄声不绝于耳。其中有打球的，也有打羽毛毽子的，毽球板上画有夫妇、子女的图画着实在令人羡慕。一般来说，买来情书阅读的女人大概是想男人了，历书的开卷部分就写着“正月男女首次房事”等内容，非常有意思。世之介早已将昨天除夕之日的烦恼忘光了，心情快活起来。今天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都说正月初二是辞旧岁迎新年的日子，世之介应人之邀前往鞍马山游赏玩耍。一走过爱宕郡的市原，就看见有走街串巷唱喜歌驱邪的乞讨者，还听到叫卖画有猊图案、驱除恶梦邪气的护身符和宝船的声音。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插上了驱邪的沙丁鱼头和刺叶桂花，撒上了驱除鬼邪的红豆。所有人家为了防魔鬼进宅，一入夜就紧闭门户，挂好了窗钩、门栓。越过悬金坡，正想抓住鞍马寺的鳄鱼口的绳子弄出声响时，被世之介触

到的却是一只柔嫩的女人玉手。这是钩引女人的好机会。世之介回忆起历史上中将贞平的故事：中将贞平与宽平法皇一同鉴赏扇子。却迷上了一把扇子上画的美女。于是在寺院祈祷，以求与美人想会。还有和泉式部的故事：和泉式部因为被丈夫道贞抛弃，到神社祈祷，并写下了“如有所思，请从我始”的诗句。不知不觉世之介兴奋起来，这时有参拜者模仿鸡叫，于是，人们便恢复了常态，都回自己家了。这是此地神社的规矩。这时候，世之介悄悄地告诉同来的男人说：“真的，根据这里的风俗，今天夜里在大原的乡村有“杂鱼寝”的活动，无论是村长的太太、女儿、女佣人，还是男仆人，也不分老少，大家都在大殿上睡觉。只有今夜干什么都可以。怎么样，咱们去看看吧！”从位于寂光院的朦朦胧胧的清水河边，拨开小松树，沿着山后的小路，他们来到大原村。夜色如墨，但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天真无邪的少女四处逃跑的身影。有的女人即使被抓住了还在表示拒绝，也有的女人在主动挑逗男人，还可以见到两人正在一起卿卿我我地交谈着，更有意思的是两个男人正在争夺一个女人。有的男人抓住了年过七旬的老妪而大吃一惊，还有的男人居然把伯母给制服了，也有的男人故意找主人老婆的麻烦，最后，人们放荡无羁地闹做一团，有哭的，有笑的……这百闻不如一见的场面充满了乐趣。

将近天明的时候，返回村庄的人们，各种各样的模样都有。其中，有一位躬腰驼背、手拄拐杖的老太婆。她头戴一顶把脸盖得严严实实的棉帽子，绕道而行，有意避开人群。离去稍远一些之后，那弯曲的腰也伸直了，她的脚步便加快了。石灯笼的光映出了她那回首观望的样子。世之介感到奇怪，就尾随在后面想看一下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此

人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女人。她一头秀发十分美丽，肤色洁白，举止温柔文雅。即使作为一名京都美女，也当之无愧。世之介向她求爱，她说道：“您既然是京城的人，那就不要错怪我了。村里迷恋我的人很多，可是，我讨厌他们，所以才化妆成这副样子逃了出来。”世之介听这样一说更加激动，发誓要终生相伴，说道：“您可不要抛弃我。”“我决不会抛弃你。”说着，两人海誓山盟。之后他们躲在一棵千年老松下，想做男欢女爱之事。这时，有五六个男人，紧接着又来了三四个，都是健壮汉子，四处寻人，边找边嚷：“村里最漂亮的女人不见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女人。他俩把身子缩成一团，不敢大声呼吸。世之介这时的心情，简直与昔日偷了别人的女人而逃到武藏野的在原业平当时的心情没有什么分别。骚乱过去之后，世之介带着这个女人来到下贺茂一带，投入某人家居住下来。早晨起床，生起炉灶，炊烟缕缕……两人过起了小日子。但是，如果被头顶木炭前来叫卖的大原村女子发现，那就完蛋了。这种背着人偷恋的滋味的确令人回味，而且又是在靠近花都的地方更是乐趣无穷。

五 各种开销超过五百

世之介与在辞旧迎新参拜神社的夜里从大原村偷来的女人过着美满的生活，但是，米柜里的米只吃到他二十五岁那年六月的最后一天便告罄了。纸制的蚊帐也已破损，看来，不管怎样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丢下那女人，怀着一线希望到佐渡的矿山去了。来到距佐渡还有十八里的山云崎，在此等待天气变晴，以便渡海登佐渡岛。世之介也不肯从早到晚闲呆

着，于是把港口旅馆的老板叫过来问道：“此处是否有女人可以解愁？”老板说道：“此地虽是遥远的边鄙，但请您别小看我们。距此地三里的寺泊地区就有妓院，好，我带您去看看吧。”傍晚，他们便去了那边。此地的妓女并不像京都妓女那样有格子妓女与局妓女之别。妓女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成排建起的稀疏的木板铺顶的房子里，她们那副样子的确有趣。

此时正值八月十一，中秋时节的晚风吹来阵阵寒意。当地人已经穿上了夹衣。妓女们也穿上了条纹和服。她们一律穿着镶有带金线的衣领的捻线绸条纹和服。和服饰带时下流行的较短的金线织花锦缎，勉强地在身后打结，贴身裙料为染成暗红色的越后漂布，即使不施脂粉，也很漂亮诱人，但是偏偏要涂抹大量的白粉，前额剪得圆圆的，秀发一圈一圈地卷起后再高高束起，用墨将发际涂得浓黑，前面的头发稍稍分开，用花纸绳扎好。脚上穿着带有红色屐带的竹皮屐。她们迈着小碎步走路，从怀中伸进手去高提和服下摆，尽管那样子有点叫人讨厌，但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了，所以，从她们之中选出有姿色的也是很合算的。所有妓女的嫖资一律为五目，可见这里的人十分诚实。

世之介在这里定好要召此地被称为“迷倒男人”的美妓小金。他们就在小金的老板七郎太夫家中相会。因为除此处之外不再有别的嫖妓场所。铺着崭新带边草席的内室里，郑重其事地围着屏风，贴在屏风上的画多种多样：有木版印刷的弘法大师画像，有扛着鲜花去参加吉野藏王堂法事的偶人，有仓团右卫门和多门庄左卫门扮演随从的戏剧场景，有老鼠娶亲的声面等等。这些画全部是大津的追分绘制的作品，看到这些画，使人不禁怀念起京城来。老板端上饭盘，并将之摆好。世之介奇

怪：天刚黑就要吃晚餐吗？他先打开碗盖一看，里面装有红豆饭，还有一盘把青花鱼切成片配上蓼花穗的菜肴，叫人感到赏心悦目。用完餐，又喝酱汤，却不见端上咸菜来。妓女们或许为表现她们那彬彬有礼的风度，都不动筷子。大概是有人给她们讲述过一些上方妓院中的规矩礼节吧。他们就餐的样子温柔可爱，可是，却不时用手指挑座灯的灯芯，并且立刻用沾有油污的手指整理鬓角，世之介对她们的这种荒唐的举动忍俊不禁，却只能捂住肚子，抑制住笑意。老板这时又露面了，说道：“过一会可能肚子会饿的，请尽量多吃一些吧！”还没等世之介回答，他已经唤醒了那些正在打盹儿的男人。一旦决定让他们饮酒，世之介也就把刚才那可笑的事儿忘记了。

人们在隔壁的房子里开始喝酒了。六七个人一同唱起陈旧的小曲《三国中数第一》。他们也不管合得上合不上拍子，反复唱同一句歌词。世之介向老板打听其原委。老板说：“最近，上方流行起《娑娑》小调，所以，这里的年轻人也在学唱，可是，总也唱不好。”说起来，似乎现在才想到世界之大，于是世之介又问道：“你们知道篱笆舞吗？”老板道：“从来没听说过。”世之介感到没趣，只好说道：“如果这样的话，只好去睡觉了。”在一张包了边儿的草席上放有染着松竹鹤龟图案的破棉被褥，尽管如此，枕头倒拿是出了两个，老板说了声“晚安”便出去了，世之介头南脚北地躺下了，扯过棉被盖在身上。正在焦急等待的时候，外面响起了女人的脚步声，小金站在铺前宽衣解带，此后边钻被子，边说：“这个也不需要。”说着，又解下了贴身裙。世之介把小金的玉体紧紧搂住，寻找着她那具魅力的部位。小金剧烈地扭动着身子。世之介感到这滋味的确其乐无穷。

自己在江户，名妓第一代高尾曾拒绝过他三十五次，那以后也一直没有与她相会过，现在想起来，世之介依旧感到遗憾。当然，现在这个女人不是名妓第一代高尾，但她就这么自觉自愿地献上肉体，却令世之介感到没趣。他一回想起那段往事，就怒火中烧，所以，猛地坐起来说道：“我要回去了。”说着，就托陪伴的男人发一些小费，陪伴者心领神会，给了老板三百文、老板娘一百文、佣人们二百文，总共散发了六百文钱，令大家感到很惊奇，说道：“您是非常大方的客人。”妓女们以袖遮光送他到船边。船儿渐行渐远，她们仍然挥着手恋恋不舍。妓女小金在世之介上船时，曾俯在他耳边小声说：“您是日本这块土地上不曾有过的人。”世之介虽然注意这句话，但是，至今也不明其含义。

六 妓女的布棉袄也是租来的

据说，因为干鲑鱼是寒冬养生之佳品，要在霜降以后吃。人们说，那年冬天佐渡岛上没有谋生的门路，而且，也没有合适的船能把人渡上岛。所以，世之介就托云崎港船夫旅店的老板，替自己找到了一份卖干鲑鱼的活。世之介越过北国的群山，挨村做生意。他转过年就二十六岁了。他在二十六岁的这年春天，初次来到出羽的酒田港。这里的海滨，樱花与波涛辉映，景色的确很美。从前，西行法师曾作歌云“荡于花上的是渔夫的钓舟”，就是赞美的此地。从寺院门前远眺，化缘的比丘尼齐声唱着歌走来。世之介感到新奇，近前一看，只见她们身着褐色棉袄，腰系半幅宽的黑绫子饰带，在前面打结，用黑巾包着头。本来，化缘比丘尼并不是干出卖肉体生意的人，但

是，不知道从何时起，领头人败坏了风气，如今她们和妓女一样不择对象地以两个女人一百文钱的价码接客，的确滑稽

世之介迎上前去，与一位比丘尼搭话：“那个人我好像认识他。她原在江户的灭多町，是由清林比丘尼头目带领的小尼姑。她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好像曾经戴着菅草斗笠走路，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对方询问说：“那么，你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样子的呢？”世之介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因为过于贪恋游乐，以致胸中不畅。做点生意是为了散心。”他说完，立刻就去找那家熟悉的批发商了，酒田港的繁荣是不同一般的，与日本各地的交易多得很。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总是拨着算盘珠子过日子。老板的热情款待老板娘的阿谀奉承……总而言之，都是为了金银。

被称为“莲叶女”的女人在上方有十四五位，她们并排坐在起居间内。她们的装束也十分奇特：口红涂得几乎让人讨厌，头发一圈一圈地卷着，身着染出白色凸起圆圈花纹的小袖和服，腰间系一条素花缎饰带。无论哪一位女人，她只要一被注意马上就显出一种妖姿媚态。她们一人服侍一位客人。在客人逗留期间——或许十天，或许二十天，甚至三十天——她们天天为客人叠床铺被，一日三餐都由他们伺候。客人可以随时唤她们给揉腰、刮胡须等。她们在客人临走的时候会得到一步金币的赏赐。她们感到金币极为珍贵，因而非常高兴。这些女人并不是批发商的女佣人，据说她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只是为招揽客人才聚集到一起，仔细想一想，这种不检点的行当与摄津国有马温泉澡堂的妓女没什么区别。当地人为她们起的绰号是“勺”。世之介问当地人：“‘勺’的意思是要舀取人的心吗？”可是谁都不知道它的由来。

因为世之介没有受到热情接待，只好约了批发商家的男仆，在黄昏的时候去海滨观看景致。有些有夫之妇，故意让船老大抓住，两个便在船上共枕同裘。船老大如果给东西，女人接着；如果不给，她便空手而归。她们被当地人称为“干葫芦”。这是一个幽默的绰号，意思是葫芦风干后随风飘摆，这种女人和大坂与京都街头的娼妓没有差别。

世之介试着问人道：“这类女人的行为举止怎样？”回答说：“有的是年已四十仍未再婚的寡妇，有的是总找不到婆家的姑娘。她们白天睡觉，到了晚上便梳妆打扮起来，脱去平时穿的衣服，换上灰色开裾和服，腰系黑色饰带，扮成年轻姑娘，在一片黑暗之中哄骗男人。她们在距自己的家四五条巷子的范围内，身披一件薄布罩衣，头上蒙一条手巾，以掩人耳目，等男保镖到来后，便伫立在那边十字路口或者这边的沿岸大路上。她们待到夜深入静时便唱着《为君睡衣愿添香》的歌，或者唤醒睡梦中的那些赶路的及船老大之类的人，或者去迷住马夫，或者去挑逗那些更夫，或者去找那些来自乡间的运货船员搭讪，一夜之间多次接客，头发蓬乱不堪，腰身不稳，步履蹒跚，不住地打哈欠。男保镖为了驱赶追着他们狂吠的狗，手持一根木棒，跟在女人身后。

天届黎明，店铺就要营业，于是他们为了不被人发现加快了脚步，钻进小胡同。她们的心毕竟有温和善良的一面，干这种营生纯粹是为生活所迫。有夫之妇是为了丈夫、孩子，小姑娘是为了赡养父母。有的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托给母亲而出外做妓女，还有姐妹合伙出去一起干的，也有让伯父做保镖，做侄女的和伯母一起出来拉生意的。人们为着活着又不如意、死又死不了的生活才干起这种事。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在仿

佛是老天因同情她们而流泪的雨夜里，从木屐到雨伞她们都必须付租金去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事冷淡，即使租一间陋巷内的破房子，因为被人逼讨房租或为躲避人的耳目，绝对不能住上一个月，多是今日藏在这里，明天又搬到那里。她们还要讨租房保证人的高兴，用酒笼络邻居。虽然临时买来一捆木柴，燃起屡屡炊烟，但是不久炊烟就会不再。此类夜间街头娼妓的生活，是从不晓得雪景的美丽，月光的皎洁的，盂兰盆会和新年的快乐，他们是没有权力享受的。

七 做尽荒唐事

摇着敬神令的驱邪女巫，边走边唱：“哎哟，有趣的灶神呀，在您的灶前植松树……”女巫的白衣里面夹有一条红褐色的衣领，穿在外面的薄纱衣上印有日月图案，外罩一件奏神乐时穿的无袖罩衣，一条红色悬挂饰带打了结下垂着。她还淡淡地化了妆，秀发自然地向下垂着，但是双眉画得浓黑。仅靠人们供奉神佛的那点儿钱是无论如何也置办不起如此华丽的装饰的。世之介感到不可思议，便向人询问。对方说：“您已经注意到了她们的出色之处，她们的确与众不同。如果谁愿意，她们就会像妓女一样任其摆布。”世之介立刻把女巫招到住处，让她脱去女巫装束，那婀娜的女人身姿立刻显出来。世之介从厨房拿来敬神酒给她喝，她渐有醉意，便开始讲述神谕。难道还要等待神谕吗？索性抱着女人睡觉等待神谕吧。从寻欢取乐的梦境中醒来之后，作为赏礼，世之介偷偷地从袖子下面塞给她一些神乐钱。这时，世之介越看越觉得这位姑娘十分漂亮，简直让人觉得她就是淡岛明神的妹妹，于是问道：“您的芳

龄？”女人诚实地回答说她二十一岁。世之介越听越激动。这时正好是他二十七岁那年的十月，他千方百计劝说女巫道：“本月是无神月，各处的神仙都不在家，所以，没有神会听到。”后来，他们便一起到了常陆国的陆岛，世之介自己也干起了神职，到各地去巡回传教。

有一天，世之介来到水户的本町，胡说八道了一番。他说：“初到宝地，请多多关照。天神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五日那天的枕边争吵中遭到了失败，因而非常生气，也就是说要刮起一股恋爱风。他发布神谕说，那些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不懂得感情的姑娘和妒嫉心很强的妻子们都要被折磨死。这实在太可怕了。你们如果害怕的话，就赶快写一封情书给男人，或者让迷迹着你的男人高兴高兴。”他向当地人打听：“这个地方是否有妓女？”此地官方法律严明，公开的妓女是没有的，不过却有受雇在粮仓干活的碾米女郎。这种女人是在别人家做工的女佣人，闲暇时又出来干碾米的活。如果她们共同从公馆街上走的话的，足有几百人之多。她们当中当然有美貌者，可你即使拉住他们的衣袖，她们也不答应你，只有很一般的女人才会答应你。那些温柔可爱的女子，大多数都有情人。可见，人人都有自己寻欢取乐的对象。天至傍晚，碾米女郎就要回去了，她们系着围裙，掸去和服下摆的米糠。女人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确不容易。她们怨恨自己缺乏姿色。否则，就可以和长相漂亮的女人一样舒服地睡午觉，就不用干这些粗活了。漂亮女子头上插着玳瑁梳子，身上洒一点儿名为花露的化妆水。老板才不管她们呢，只要一天拿回来三十六文钱，其他的一概不管了。

世之介和这种碾米女郎混熟了，但是，据说因为“对方肚

子大了”，他只好独自前往奥州去了，奥州八号街和大宫一带的风尘女子都被他玩遍了，不久又到了仙台，此外的妓院街早已绝迹了，面对遗址世之介抒发感慨，怀念不已。他想暂且去体味一下松岛和雄岛一带的女人们的姿色吧。四处寻花问柳的世之介，身上那块兜裆布就如同海边的石头从来没干过，他横下心来，在自己的腰像末松山上的老松树一样弯下来之前，是不会停止猎艳的。今天，他又来到了盐釜的守护神社，他在女巫用小竹叶和热水为他净身时，发现了一位小女巫，立刻就迷上了她，于是他便谎称：“我从鹿岛远道而来参拜贵神社。我为了圆那次神梦，将在此祈祷七天之后再回去。”神社的人一同说道：“您实在可敬可佩。”世之介明知那位自己看中的小女巫已为人妇，却仍然百般引诱她，利用各种手腕进行恐吓。那女人生性软弱，世之介强行拉她入室，她也不敢喊出声音来。她的内心不知有多么悲痛。“这是下流！”女人一边说，一边紧紧地并着双膝，流出眼泪。尽管世之介已压在她的身上，她努力不让世之介如愿，她仍然在尽力扭动身体，拼命反抗。女人正在外面值夜班的丈夫突然精神恍惚，心中忐忑不安，还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有强盗闯入了自己家中。于是，他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世之介向自己女人施暴的场面正好被他看到。他抓住世之介，不由分说，便给他剃掉了一边鬓角。家丑不可外扬，当天夜里那男人只把世之介赶走了事。

卷 四

一 因果报应过关难

占卜时运的预言当年已全部应验了。去年十二月底，有一位据说能预测世界变化的算卦名叫安部外记的先生对世之介说：“你在二十八岁这一年，会因一时冲动而迷上别人的妻子。这次灾难可能使你致残。最好从现在起就多加小心。”世之介当时并不以为然：“你说什么？简直是个胡说八道的骗子！”他对算卦先生的话置之不理，恣意妄为，可算卦先生的话却分毫不差地应验了。如今的世之介的确狼狈不堪。世之介把那被剃掉的鬓角遮挡起来，但每遇过往行人总觉得无地自容。他又踏上了通往信浓的路。一日，越过礁井岗，来到了追分地区。这一地区的妓女都是土生土长的山村姑娘。她们把浅黑色的皮肤认真地洗净，磨掉手脚上的胼胝，把素日穿的带补丁的衣服脱下来，穿上木曾麻布和服，世之介早已忘了京都的女人，此时此地，世之介对这样的妓女都感到有味。难道是偶尔与她们同宿的见识多广的男人曾开导过她们吗？她们对酒席上的推杯换盏的礼节都很在行。对于旅途中的世之介来说，仅此一点也是一种慰藉。他想，这比总是和粗鲁的男人打交道强多了。

世之介在此过了夜，第二天清晨很早便动身赶路了。驿站

附近的山后面新设了关卡，对带伤人员进行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必须把头上的斗笠或包头巾都摘下来接受检查。世之介因被剃掉了鬓角，也被拦下来。他感到难堪，便问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盘查？”关口上的官员对他严肃地说：“说起来……有个强盗闯入我区西部的柏原村，偷了东西后把人给杀了。在他将要逃跑时，那家的主人正好醒来，使强盗身上多处负伤。但是，但因为夜黑，强盗的面孔没有认清楚。为此，各重要路口都设了关卡，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你的一边的鬓角被剃，是很可疑的。你趁早把你要申辩的说明白。如果不能说明白，您在我们抓到强盗之前是不能过去的。”于是，世之介无可奈何地坦白了在盐釜与那个女人的事情。他刚说完，守卫便说：“越看越觉得你是一个可疑的家伙，要重新查问你。”世之介被关进了监狱。遭到如此的意外灾难，对世之介来说也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一想到早晨晚上都要吃监狱中的饭菜，世之介就感到无限悲痛。他悲痛欲绝，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几乎要晕过去了。过了不久，从牢房深处传来十多个男人的喊叫声：“刚进来的小个子听着我们按照监狱里的规矩要把你横着抛到空中！”他们一边吵嚷着一边围了过来。那些人头发乱蓬蓬的，肤色黝黑，双目闪着凶光，看他们的相貌，简直就像画在世界地图上的牛鬼岛上的居民。这伙人抓住世之介，把他使劲地抛起来。世之介知道反抗也没有用，只好任凭他们摆布。身体腾空时他止住呼吸，掉下来时才喘一口气。世之介被如此整治一番之后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那伙人又抓住他，用强迫的口气说：“为了向我们表示你的友好，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无论什么都行。”世之介无可奈何，勉强站起来，唱起时

下京都正在流行的嘲讽妓院的小调：“长腰刀砍在长刀上，压呀！太爽了！”但是，众人却显出困惑的样子。他觉得唱这个不行，变了个方式，跳起《越过松原》舞蹈给他们看，经他这么一跳，大家才高兴地拍起手来。

此后，世之介与这伙男人们也成了朋友，真是“知己遍天涯”。他与他们枕头挨着枕头睡觉。他们对世之介说：“我们与本案无关。我们以伏屋森林为根据地，干着拦路抢劫、图财害命的营生，我们被称为当今的长范。没想到我们竟被捉住了。”天亮了，又因天亮而寂寞；天黑了，因天黑而沉闷。那些人用手纸做成了双六棋棋盘。玩棋时，一个说：“切断这里！”他们很在意这个“切”字，真是令人费解。在棋盘的边缘摆上棋子以便防守，若说“封闭门户，不让出来”之类的话，他们便更加厌烦了。“听说在中国古代，杨贵妃与虞美人还玩双六棋，以便争得唐玄宗之宠呢！”当他们说话时，世之介透过采光的小窗户朝隔壁牢房观望，发现了一位美人，便问道：“你是为何进来的？”她老老实实地对世之介说：“因为我讨厌丈夫，于是就从家中逃了出来，但是，过关手续不完备，所以……”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此后，世之介用牙签蘸着天花板上的灰尘，多次写情书勾引隔壁女人。最后，两个人竟相互交换了誓文，内容是：“只要有幸活下去，从牢房中出去，我们就……”他们一到夜深就彼此抓着牢房的铁栏杆，背着人的耳目暗中传情，任凭跳骚、虱子叮咬。尽管愿望难以实现，他们却仍旧相互热恋着。

二 成为死别纪念的黄杨木梳

各地牢房中的轻罪犯人由于大将军家做法事都得以被赦免。世之介很幸运地于危险之中得救了。他背着隔壁牢房中的女人，渡过了筑摩川。当天晚上，天上下起了雪渣儿。女人饿极了，开始说胡话：“顺着草屋顶的屋檐，那不是落下来的酱团子么？”世之介把女人撂在一辆丢在山脚下没人要的柴车上，独自一人到村子里找吃的东西去了。世之介回来时，手上托着小米饭和两个腌茄子。他匆匆往回赶，心急如焚，他在距柴车还有两町远的地方突然听到了女人的哭喊声：“世之介先生！”他赶紧跑过去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四五个粗野的男人正挥舞着尖尖的竹枪、吓鹿弓和扁担，在抽打女人。他们边打边说：“好大胆的女人，性命得救了，就应该直接回家。你却说不记得回父母家的道路了。你这是被一个什么样的小子带着，到什么地方去？还给兄弟们带来了麻烦。你也太可恨，打死你算了！”世之介拦住那些人，向他们赔礼道歉，可是，他们对他置之不理。“原来就是你小子啊！”说着，他们又围过来殴打世之介。世之介被打倒在荆棘和山梔子丛中，气息渐渐微弱，浑身颤抖，差点死掉。

荆棘上的水珠滴进世之介的嘴里，他这才恢复了知觉，喊道：“你们不能带走那女人！”他支撑起上身寻找，但是，女人已不知下落。只剩下那辆柴车，使人回忆起女人躺在那里的姿态。世之介悲痛欲绝：“今天本来是我们初夜共枕的日子。如果在地上，则以土地为床，盖上我的衣服；如果在天上，我们就以明月为床，然后就……可是，我们仅是两心相通，我连你

的肌肤是粗是细都不得而知，令人遗憾！”他越想越悲伤。巡视四周，见有一只黄杨木梳子掉在那里。世之介抬起梳子，仔细把玩：“还带股油味儿，说明这是那女人用惯了的物什。这样的纪念品比一切都好。至少，我可以凭它站在十字路口，在祈祷了指路神之后，根据第一个走来的人的话占卜凶吉。”他边唠叨，边顺着山后的小路行走。一个男人从前面走来，那男人扛着的火枪尖上挂着一只雌野鸡。“真是薄命啊！那只雄鸡该有多么遗憾啊！”男人边说边走了过去。男人的话勾起了世之介的无限伤感。此后，世之介风餐露宿了六七天，四处寻觅那位女人。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夜晚，世之介怀着沉浸于心的渺茫恋情，在漆黑的路上徘徊着，他来到一片长着狗尾草的原野上，借着微弱的篝火光举目四望，看到不远处竖着几块墓标。这里埋的是什么呢？如果是心有遗憾而死去的人，那么，那用竹子围起来的小石塔就更加可怜了。可能坟中被埋的是中了天花或抽风，先于父母而夭折的子女吧，这大概是最令父母伤心的了。世之介边想边躲在檀树影下仔细观看，原来那里有两个似乎是当地农民模样的人，正想挖出棺木来。一想到他们那残酷的心地，世之介不寒而栗，不禁毛骨悚然。

世之介走过去。那两个人听到人的脚步声便想躲起来，这就更可疑了。世之介呵斥道：“你们在干什么？”说着，走上前去。对方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若你们不如实交代，我就当场结果了你们！”他一声怒喝，就要拔刀。那两人大惊失色，说道：“请您饶了我们吧！因为生计难以维持，才会有恶念。我们想把刚葬在这里的美女挖出来，取下她的头发和指甲。”世之介问道：“要这些干什么？”对方答道：“我们每年都要把这些东西去卖给京都的妓院街里的妓女。”世之介问道：

“她们要这些做什么用？”对方答道：“妓女为了向嫖客表示忠心，要剪下头发或指甲赠予嫖客。她们一般是将自己的头发或指甲赠予情人，买来的指甲是送给其他嫖客的。用情书包起来，并说：‘这是为您特意剪下来的。’嫖客本来就是背着人来妓院的。他们把它装进贴身的护身符袋子里将其视为最珍贵的礼物，感激不已。说来这也是十分荒唐的。所以，到这时候，不管怎么说，您可要让她们当面剪。”“我从前真不知道这种情况，不错，这件事大概真的有。”世之介看了看脚下被挖出来的尸体，突然目瞪口呆，这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女人。他只说了一声“是她”，便俯下身紧紧地把女尸搂在怀里：“你到了这么悲惨的境地，这是什么因果报应啊？我如果不带你逃跑，你也许不会死于非命。这都是我的错。”世之介悲痛欲绝地抖动着身体。令人惊奇的是，那女人竟睁开了双眼，露出了笑容，然而马上又恢复原样。“我已经在人世间活了二十九年，如今，我已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说着，世之介抽刀就要自杀。这时，站在一旁的两个男人拼命拦阻。待世之介清醒以后，两位男子就回去了。

三 睡梦中的刀光剑影

地、水、火、风、空组成了世上的一切，人也是由这五种物质生成。人的生命最终都要归还给阎王爷。世之介想想过去，到目前为止自己已经走过来的这三十年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梦。以后的路又该怎样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世之介没有固定的住处，又陷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因此他想起少年时代自己倾心相恋的一位男友。他的家就住在最上地区的寒河

江。世之介长途跋涉来投奔他。十九年前他们分手时的面孔仍没忘记，两人相见，热泪盈眶，畅叙友情。这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恋情比起男女之间的恋情更值得怀念。想当初，在大和的中泽正殿内两人初次发生肉体关系时，世之介曾经把一个慈觉大师做的一寸八分大小的十一面观音护身符送给他，作为永不变心的信物。没想到他至今仍随身携带着，真是令人兴奋。

此人没能混上一官半职，而且连一个佣人也没有。一个小炉子和一只锅的日子倒是满舒适的，不过明天烧的柴，还要等把风卷的落叶收集起来。炉边仅仅扔着一些芋头，此外连滤酱的筛子都没有。若提到墙上挂的东西，只有一把用纸捻儿做扇轴的旧扇子，做大米糊糊的辣椒、竹片、拴马鼻子的小木棒和法绳。他的生活状况看起来挺辛苦。“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做什么事情呢？这些年你过的如何？”世之介问道。“如今，江户流行捕蝇蜘蛛，我逗一些那玩意儿。有时也削一些能卖一文钱的、哄孩子的长刀。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能活到今天。你远道而来，咱们多年不见，总得喝点酒。”他说着摘下腰刀的护手，好像有意不让世之介看到似的提着酒壶就要出门。世之介极力劝阻了他，然后说：“我旅途劳顿，我想休息一会儿，今天晚上咱们就这样睡吧！天明之后再说剩下的事情！”说着，以放在手边的一块细磨刀石为枕躺了下来。夜深之后，主人打开了藤编衣箱，把套住野兽时立刻鸣响的器具以及用竹子做的弓形套子取出来，说道：“附近的山后有狐狸，我去捉一只来，弄点儿好吃的。”说完，就走了。

世之介在被窝里躺着。在身体尚未暖和过来，眼皮尚未合拢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头为女人，脚像大鸟而身体完全像条鱼的怪物沿着二楼的楼梯走下。这怪物如涌向海岸的波涛声一般

发出一种瓮声瓮气的声音：“世之介先生，您忘记我了吧？石垣町鲁鱼屋的小万现在要让您知道一下复仇的厉害。”世之介马上抽出枕边的腰刀砍了过去。他的确感到砍中了，然而怪物却消失了。接着，从身后又来了一个长着鸟嘴的女人，她咬牙切齿地说：“我是拉大锯的吉介的女儿阿初的灵魂。您曾经说，我们会比翼双飞的，可是你却欺骗了我，使我患相思病而死。为了报仇雪恨……”说着又向前扑过来。世之介又挥刀当场杀死了她。这时，从门厅的角落里，又出现了一个身長两丈左右、手足如枫叶的女人，她细声细语地说：“我被您邀去看了高尾红叶之后，便毒死了本来是终生相伴的丈夫而爱上了您，可是你却马上离开了我。我是次郎吉的老婆，您还记得吗？”说着，她扑过来就要咬啮世之介。世之介把她也杀死了。世之介经过这番折腾，早已精疲力竭，两眼昏花，他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就在这时，一条十四五间长的绳索从空中垂下，绳索的端部有一个女人头，头朝下飞舞而来，说道：“我曾在上醍醐一带身着法衣，为了来世的幸福而潜心修道，您偏偏使我再次留起长发。不久，您却抛弃了我，使我怨恨难消，终生烦恼，我现在要报仇雪恨。”说着，那绳索缠住世之介，世之介的咽喉被女人头上的嘴咬住。世之介用力挣脱，一闪身，用刀刺死了她。世之介认定自己的一生到此为止了，于是，抛下腰刀，口诵佛经，伏拜西方净土。出去打猎的那位流浪武士在世之介生命垂危之际回到家来，他大惊失色：世之介倒在一片血泊之中神志昏迷。他马上把口贴近世之介的耳朵，反复呼喊。世之介慢慢恢复了知觉，武士便询问这模样是怎么回事，世之介讲述了全部经过。主人莫名其妙，便上到二楼。一看，世之介让这四个女人写的表示爱情的誓文均被撕得粉碎，但是，其

中请神降临的句子却完好无损。看到这些，便感到誓文可不是个随便给别人写的。

四 与众不同的男妓

说起来，那些受某诸侯太太使唤、连太阳都见不到的上房女佣人或干杂活的婢女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当她们尚不懂得恋慕男人时，便在夫人身边服侍。她们甚至见不到几个男人，更不用说和男人睡觉之类的事了。真可惜，二十四五岁以前的光阴是虚度了。看了令人心旌摇荡的春画，她们便说：“这些人可真是不可救药了，简直是疯了。”但却两眼发直，脸色绯红，呼吸也急促起来。之后，便扭动着那纤细的腰身咬着牙，嘟嚷道：“哎哟哟，还真有那样可恶的女人啊！男人睡在那里并未理睬她，她却将那只不太漂亮的腿压在男人的肚子上，那双眼似乎眯成了细缝儿。别人都看得见，她却偏偏脱光了衣服。从侧腹到屁股，身体那么胖大，下面的人会觉得沉吧。即便是春画，可这种老婆呀！……”她们的确是打心里厌恶，于是撕破春画了。

上房女佣人的头目也是其中一个，她把一只锦袋交给内府值班的侍女，吩咐她说：“粗细倒无关紧要，长短比这个长一些，今天之内一定要赶上用。”侍女让男仆拿了一个包袱皮儿，把写有“请让此女与男仆二人通过”的通行证给门卫看，从后门一出来就跨过常盘人桥。他们是去找在堺町一带住着的一位手艺高超的制做女性自慰工具的工匠，一进到小房间内，工匠便让一个七岁的女孩子拿出那种工具给她们看，却找不到称心如意的。于是，女侍说：“没有关系。”便把不好意思露面的工

匠叫了出来，当面向他订好大小尺寸便走了。

正好是戏剧开场的时候，戏院入口的看门人大声喊着：“杉山丹后掾的净琉璃，开场白已完，戏正式开始了啦！”那时候，世之介再次来到江户，本地面上的侠客唐犬权兵卫对其进行了关照。他的发型与众不同，颇有男子气派，一副活脱脱讨女人喜欢的风采。当他正要走进戏院的小木门时，方才那位侍女让带来的男仆走过来对世之介说：“有人找你，她有话要对您讲。”世之介虽然摸不着头脑，但是，仍然走过去问道：“您有什么事吗？”女人低声说道：“非常冒昧，打扰您了，可是我发现你人品不错，所以，无论如何想请您帮帮忙。我在某大公馆当佣人，为夫人当随身侍女。说来话长，我今天发现了父亲的仇敌，但是，我一个弱女子没有能力为夫报仇，我想请您做我的后盾，以了结这桩心头之恨。”她泪流不止的恳求世之介。世之介虽然不明事情的真相，但是，他此刻想脱身又无法脱身，就说：“此处人太多，先到那边去，请您悄悄地把事情讲明白一些。”说着，他们走进附近的茶馆。世之介告诉她：“请在这儿等一会儿！”于是，立刻返回旅馆，穿好连环甲，又缠上带有防护链的包头巾，检查了一下固定刀身与刀柄的竹钉，然后才返回那家茶馆，问道：“那么，谁是您的仇敌？”

女人不慌不忙地取出了那只锦带，说道：“您凭这个就能领会我的意思，请您过目。”话没说完，她就已经羞得把脸藏到衣领中去了。世之介解开红绳一看，原来是一个根部较细、七寸二三分长的阴茎模型，尖端因长期使用已经磨秃了。世之介显示出扫兴的神态，问道：“这是……”“因为每当我用它时，那种心情简直就像要死了一样，这难道不是我生命的敌人吗？请您设法整治一下我这个仇敌！”说着，她把世之介紧紧

地搂住。世之介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她按在了身下，有什么东西甚至将三张草席洇透了。女人离去时，从装小镜子的袋子中取出一包金币，从袖子下面偷偷递给了世之介，并说道：“我七月十六请假回家，我们到时一定再见面！”说完就走了。

五 各种各样的幽会机关

一面唱着歌舞伎短舞十六番的舞曲《加贺大圣寺的报时鼓》，一面期待天明以瞻仰日出。这项游乐活动中，有位名叫梦山的客人，他既无父母亦无子女，是连续七代的大财主。难道他的祖先为他敲过无间钟吗？他每日挥金如土，却财产如初。他无休止地沉迷于嫖妓取乐、游山玩水，但是，舞女和舞妓却从未见过。所以，听说世之介要去京城，他也想跟去看看。于是，路上所有的事情他都交给世之介去办理，两人一起从江户出发了。到达京城之后，在知恩院的古门前町租下房子，纳了一名订好十天合同的小妾以供房间寻欢，白天则招来十名舞妓取乐。说定，赐给舞妓每人一步。这些舞妓小时候就端庄文雅、姿色出众，后来她们成为舞妓，动作举止颇具男子风采。她们在十四五岁以前也应女客之召，去参加酒宴，陪人饮酒。她们这个年龄一过，便将前额至头顶的头发剃光，平时发出的嗓音像男人一样，低低地戴一顶能遮住脸的斗笠，散漫地佩着插在樱花斑点鲨鱼皮套内的大小刀，威风凛凛地脚踏一双粗带子的竹皮屐，身后跟着一名拿草履的仆人，这时她们被称作每天去寺院的侍童。再过了当侍童的年龄，既不能做茶馆娼妓，也不算真正的歌妓。便成为不伦不类的女人。从那以后，便成为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尽管如此，也要亲自接客。年

龄再大，就变成了老婆子，结局如何就无人知道了。

“不管干何事，都是年轻时最好。”一位怀念舞妓生活的女子，向世之介他们讲述了她一生中行风流韵事的一些妙道：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地位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许多随从相伴，因而不可能随随便便地行动。贵夫人一进入这种内设叉道的厕所，便可匆匆进行男女欢会。所谓‘隐蔽柜橱’，是里面设有一条暗道的设施，让男人事先偷偷钻入，再让女人去与他幽会。所谓‘活动草席’，是在木条地板下面建有一条暗道的房间。若事情败露，就让男人从席下暗道逃跑。所谓‘装睡的恋爱外衣’，即放在隔壁的小房间柜子里的大棉帽子、带穗的念珠和白地上绘有水墨画图案的适合寡妇穿的和服等物。事先放好这些东西，然后，男人先进入房间，首先让他换上放在柜内的服装睡在那里，谎称是某位隐士的夫人，使佣人麻痹大意，两人就屋内偷着男欢女爱。所谓‘来世的引诱’，即让男人事先身着黑色僧衣装扮成美丽的尼姑，跟在好像颇有身分的太太后面，说：‘请您光临寒舍。’以邀请夫人进来幽会。所谓‘见记号而站着晕眩’，即在幽会茶馆的布帘上系一块红手巾，女人从此经过时，肯定要马上装病，说：‘我租下这间房子。’尔后进去与男人幽会。您只要稍一留心就可以明白这些做法。还有称做‘男女情交隔板’的玩艺儿。事先在小房间的角落里铺好一块擦得干净平滑的隔板，女人若要寻欢乐，则在板上留有一个小孔可使男人的阴茎通过，只要在薄板一面留出能让男人仰面躺着的一尺左右的空隙就可以了。还有所谓‘洗澡间折叠梯’的设备，事先把这种设备进行严密伪装，从外面看，连一只带提梁的水桶也无法通过，但是，待女人脱光了衣服进去之后，从里面把门锁上，女

人从天花板上便垂下一个细绳软梯爬上去，享受完毕之后，再顺软梯下来回到洗澡间。大概所有的方法加其起来总共有四十八种。这难道不是令人可怕的故事吗？这可绝对不能讲给人家的女儿或太太听，要绝对保密！”

六 空饱眼福

难怪称京都为花都，可能是因为四条、五条的桥上行人川流不息。以往见到的东山，如今风貌不再；原来位于城中心的顶妙寺，如今也已迁至东川原。在鸭川两岸建起了石墙，甚至连慈镇法师在和歌中咏为“我之恋”的真葛原一带，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地而了许多民宅。梦山说：“无论如何，我所迷恋的就是朝臣官邸的女佣人。”梦山边对世之介说，边走进位于石垣町的名为浪屋的茶馆内。他举目望着走在街上的女人说：“的确不同于乡下。哎呀！那个，向那边走着的……”世之介仔细一看，那女人里边穿一件表里全白染有淡蓝色凸起圆圈花纹的小棉袄，外面罩一件带有海浪花纹的用紫色布料做的和服，用银箔剪的帆形家徽缝在和服的五个部位，闪闪发光，同和服一样和服饰带，也是紫色的，带有向左旋的斜线条纹，在后面打结，饰带下垂部分的缘边角落内饰有铅坠。一把蘸水梳头的梳子卡在秀发上，以黑缎子的奇特头巾蒙头遮面，使颈部显得格外白嫩。头戴一顶木头骨架的藤斗笠，白色帽带并没有在上面打结，穿着衬有红色里子的白缎袜衬，并带有别扣。足有二十四五个女人结伴而行。她们均脚踏一双带有细线捻的粗带的草屐。她们年龄相仿，装束相同。远远地跟在她们后面的是陪同的男人和女人。梦山问道：“她们是什么人？”世之介答

道：“这是某朝臣家的女佣人。据说，女主人也在其中，但不知”到底是哪一位？她们每日都出去游山，好奇心的确与众不同。

“的确很有意思。从前，松本名左卫门曾说过关于与贵夫人同床共枕的事。与其抱有这种突想，不如凭借您世之介大可引为自豪的智慧，立刻去叫一个可随便取乐的女人来。”世之介听梦山这样一说，便让一位扇子铺的女店员给送来一张扇面，又把她叫到旅店。世之介问梦山：“这位女人如何？”看了一眼后梦山不屑一顾地说：“若是为了雨天解闷，或者在禁止女人的高野山之类的地方见到这种女人，或许会有些难以抑制的冲动。可现在是到了京都，因为是见过漂亮女人的眼光了，所以，我不能满足于这种姿色一般的女人。”那女人因为受到梦山的贬斥也就立刻回去了。“咱们依梦山先生的愿望，无论如何要去岛原吧？”世之介这样一说，精通于此道的善吉说：“世之介也是初次见到的善于嫖妓的高手，所以，我善吉的嫖妓手今天也让你们见识见识。”于是，这个打扮得英俊漂亮的大个子男人善吉带着挑衣箱的仆人和随从，提起和服裙两侧的下摆，模仿着旗本豪侠义士的义也集团的装束，低低地戴着半斗笠，腰插长、短刀，来到岛原。这天正好是正月十六，像往年一样偶人店林立这里的妓院街上，每一家妓院的门前都挤满了人，几乎无法从门前通过。今天的嫖客无论哪一位太夫，都会给她们买一个价值十两或十五两银子的偶人以示慰问，所以，嫖客们在这一天可就要不吝钱财了。甚至本来没有灵魂的偶人藤六、见斋、粉德、麦松等，在如此丰富而又热闹的气氛中，看起来也显出兴奋的样子，的确很有趣。

正值壮年，在江户曾被吉原的小太夫迷住，他任凭传出风

流艳闻，也要干出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给人看看。有一天，雪稀稀落落地下着，善吉要回家，太夫便卷着衣袖为其撑伞，而且赤着脚送他到大门口，此事被世间视为前所未有的奇闻。太夫的老板从中阻挠他们的关系，但是太夫完全不理。在这位被女人舍生忘死地深爱着的男人身上，一定有某种人们不了解的优点。江户的妓院街上，大家都知道善吉这个名字。但是，他在京都的岛原却没有熟悉的人，所以，他让人将衣箱等放在丸太屋妓院的门前，坐下来，向妓院内眺望，只见到妓女聚集在一起饮酒。太夫石州接过一杯喝干了，指着呆坐在妓院门前的善吉，吩咐侍女说：“去，送酒去给我们门前那位不认识的男子喝。”善吉说：“这实在难得！”说着，他喝了两杯，将酒杯还了回去。善吉在石州接过酒杯时，说：“请以此为下酒菜。”说着，他打开衣箱，从中取出折叠黑檀木三弦琴弹了起来。他对同来的男人说：“唱啊，伙计们！”于是，世之介一本正经地唱了一曲《弄斋》。当然是琴声悦耳，歌声动听。不愧是石州看中的人，众人对他们都很敬佩，便把善吉请了进去。

石州在当天，无论如何要与善吉相会，便修书一封，回绝了一位常客，亲热地和善吉聊了起来。善吉不愧是嫖妓的行家。世之介却遭到伴唱妓女的拒绝，于是下定决心：“这并非为出钱就能享乐的场所，的确让人懊悔。我也要这样风流地嫖一次给你们看看无论如何不能善罢干休！”

七 渔家女的欲望

在幽深豪华的房间内，称量金银的天平指针发出了对准刻度的声音。世之介一听到这种声音就感到无聊，他想：“现在

不管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想为了赢利而用它，我要漂漂亮亮地花钱，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妓院大吃一惊。我只要喊一声‘来呀’，立刻就有十几个人答应我。要让他们看看。但是，我父亲对我的态度我一点不会怨恨，他说他活着的时候不许我登门，毅然决然地与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懂得自己干了坏事应该受到惩罚。我也曾想，无论隐居于什么样的深山之中都可以，不让随缘真如的喧嚣涛声再起，过起不食鱼肉的斋戒生活，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该去纪州拜访无音川山谷后面那位令人尊敬的净心修道的和尚。此人原来也是沉迷于女色之辈，以后却悔过自新，削发为僧。我要访问这位名僧以求佛道。”世之介想到这里，便出发了。

沿着海岸，他来到了泉州的佐野、嘉祥寺和加太，这一带均为渔民居住的海滨。这里的女人卖淫很有名，不仅是姑娘，甚至有夫之妇都公然出卖肉体，因此，这些在乡村长大的女人也把自己打扮成城市女人的样子，人人都头戴一顶紫色棉帽子。男人忙于出外打渔，所以，当他们出海的时候，也没有人管教女人们的为所欲为。男人们在家的时候，她们在家门前竖起船桨作为标记。所以，任何人都理解其意，绝不会贸然闯入。

到了傍晚，世之介想起淡岛明神这个女神。从这里极目远眺，由良的海峡可以见到，于是他便想起“前途莫测的恋爱之路啊”这一诗句。这是因为有人先于自己体味到恋情的悲伤而咏出的诗句。

在这海滨渔村，世之介与当地女人多次发生关系，便觉得此地也是适于居住。日久天长，许多女人上门来向他倾诉痛苦。他无论对哪位女人，都无法一本正经地仰起脸予以答复，

而仅仅是不经心的骗骗了之，因此，反到使女人感到更加苦闷。面对这么多女人，仅凭他一个人的身体，无论如何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解除女人们的苦闷，哪怕是自己的努力微不足道，或者讲一些对昔日的回忆，或者劝她们喝酒，只要使她们忘记如今岁月之苦，使她们得到宽慰，他就乐意干。于是他让人将这里的好几只小船并排着划向了遥远的海面。时间正好是六月末，被称之为丹波太郎的积雨云布满在群山之上，刚一想到会不会突然下起傍晚的雷阵雨来呢，雷便朝着人们的丹田打来。闪电横空，大风不断，女人们乘坐的那几只小船可能被刮到某地的海滨去了，已经不知去向。

世之介在海浪中飘荡了两个时辰之后，被冲上了一个名叫吹饭的海滩。他一时陷入昏迷。由于来拣漂流原木的人的大声呼喊，他才清醒过来，鹤鸣之声模模糊糊地传入耳朵。他好不容易越过了生死关，总算勉强保住了一条命。他挣扎着走到堺地区。从前他家雇佣过的伙计的父亲在大道街的柳町住着，他一路找来，夫妇大喜，说道：“我们刚才还在惦记着您呢。您的母亲为了找你已经派出了很多人。其实您的父亲初六那天晚上已经去世了。”

正说着，从京都又来了人。来人说道：“真没想到您到这儿来了，简直是奇迹。您母亲悲痛已极，请您无论如何马上回家去！”说着，让他坐上了一顶快轿，不久便回到了他出生的老家。母子多年不能相见，满脸泪水，他们的心情有如枯木逢春。母亲说道：“如今还有什么吝惜的呢？”说着，便把所有的库房钥匙都交给了世之介。世之介长期以来一直过着不成体统的生活，如今一下子就变得与以往截然不同了。母亲灵机一动，说道：“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些金两。”于是，将两万五千贯

的遗产一分不留地交给了世之介。母亲的话就像转让文书上写的词句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之介向弓矢八幡之神发誓说：“我无论何时，都愿把这些献给太夫们，实现我平生愿望之时就在今日。我想要嫖完所有的名妓。”于是，世之介召集了一百二十名帮闲，开始了挥霍无度的冶游。帮闲们把他“老爷”、“老爷”地捧到了天上。

卷 五

一 太夫吉野

某人咏诗云：“名花吉野移黄泉，都城沦为无花乡。”留得传世芳名的太夫吉野是一位绝世无双的妓女。她不但有沉鱼落雁之貌，而且还有情有义。

有一位名叫骏河守金纲的打制小刀的铁匠住在此地七条街上，他的徒弟一见吉野便喜欢上她，害了单相思。有一首古诗云：“我那秘密的恋爱小路上每晚守关的守关人，有时也酣睡吧！”然而，这位徒弟每天晚上熬夜劳作打制一把小刀，竟在五十三天之内打制了五十三把小刀。他在积攒了太夫的嫖资五十三目银子后，一直等待合适的机会去会她。但是，就像鲁班的云梯无法攀登一样。不过，可以对天发誓，他由于苦恋的宿愿难偿，那阵雨般落下的泪水的确是情真意切的。在五谷神社办风箱节的那天黄昏，他偷偷来到妓院区岛原，心想：“本来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事情，为何未能满足？……”他为自己身分的低下而叹息。此事传到了吉野的耳朵里。吉野为他的深情愿意表示深深地同情，便偷偷地把他叫了来，听他诉说衷肠。这个男人浑身颤抖，那略显肮脏的脸上沾满了泪水，说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深情厚意，我终于宿愿已偿了。”

他说完，起身离开座位就想逃走。这时，吉野拉住他的衣袖挽留了他，熄了灯，连和服饰带都未解开便抱住了他。她说：“愿以身相许，满足您的愿望。”在下面的吉野扭动着身体，可是，男人一边心急如焚地解着胜间产的优质棉布兜裆布，一边说：“来人了！”说着，就要站起身来。吉野紧紧地抱住他说：“我们的美事不成，就是天亮也不能让你走。说真的，您不也是男人吗？你趴在我吉野的身体上，虽然纯属偶然，绝对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吉野边说，边抚摸男人的大腿，揉捏男人的腋下，扭扯他的脖颈，同时又胳膊他的腰窝……从傍晚躺到枕头上，直到报时钟响了四下，勉强了却这桩美事。之后，两人又一起推杯换盏，尽兴的玩耍，吉野才让他回去。

对吉野的做法妓院甚为不满，责怪说：“这事做得太过分了！”吉野说道：“今天的客人是对花柳界情况了如指掌的世之介先生，所以，不要隐瞒任何事。我决不把错误归咎于你们。”

正在聊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有人通知世之介说：“请世之介先生入内。”于是，吉野太夫将方才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世之介。世之介立刻称赞道：“这才是妓女最为可贵的品质，我决不会抛弃你！”当天晚上就谈妥，世之介要为吉野赎身，并娶她为妻。

吉野聪明伶俐，天生丽质，而且深谙为人处世之道，没有人都比上她这样聪明。她在祈求来世幸福的佛教方面，也随从丈夫世之介信奉法华宗。因为丈夫讨厌别人吸烟，她就将烟戒掉。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让丈夫称心如意。

但是，所有世之介家族的人都以“娶妓女为妻是伤风败俗的事”为原因，要与世之介断交。这对吉野本人来说也是极为痛心的事情。因此，吉野屡次向世之介表明，不想再在世之介

家住下去了，她说：“哪怕让我住到别处的宅子里做您的外室小妾也行！”然而世之介却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她又说：“那么，让我来调解您与家族之间的矛盾吧。”世之介说：“就是出家人或神官出面调停，也劝不动他们的。你有什么办法？”吉野劝世之介说：“首先，请您发出一份邀请函，以谦恭的语言表示寒暄之意：‘希望能恢复我们之间的交往，我明天，打发吉野回家。’”然后说：“因此，趁院内樱花盛开之际，诚请各位女客光临寒舍。”刚刚发出邀请函，大家就说：“原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怨恨。”于是，当天大家就乘车坐轿全部来到世之介家。大家并排坐在许久未来过的筑有假山和水池并在池上建起的巨大书院的厅堂内。宴会举行了一会儿，估计大家的酒兴已浓，吉野趁此机会露面了。她身着浅黄色布棉袄，头蒙一块手巾，腰系红色围裙：一身女佣人的装束。她用一木制方盘托出最后一道菜。盘内放有切碎的干鲍鱼片。她来到在座的最年长者面前，以手抵席低下头说：“我本是住在三筋町、名叫吉野的妓女。我的身份不能登此大雅之堂。但是，今天我已告退，就要回娘家去了，作为临别留念……”她为了使人们现在能回忆起昔日的生活，而唱了一首歌，从而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尔后，吉野弹琴、咏诗、点茶、插花、给姑娘梳理头发、调整时钟的钟摆、与人们谈论宗教信仰和家庭生活的安排、与她们一起下棋吹笙，自始至终，言语举止文雅得体，众人感到非常愉快。结果，吉野哪怕因事回到厨房去，也会马上被唤出来。因为吉野的热情招待，大家把回去的时间都忘记了。天亮以后，有一位女客人在大家告辞回家时，提出：“为什么要把这样贤慧的妻子打发走呢？世之介先生的吉野不应遭到抛弃，我们同样是女人，再说，连我们女人都对她有好感，何况男人

呢？她既温顺又贤慧，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做妻子都毫不逊色。即使在我们世之介家族的三十五六个女人中，能与她相媲美的也没有一个。我们大家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我们要重新使您成为世之介的夫人。您认为如何？”

不久，人们为他们举行了婚礼，装在薄杉木板盒内的礼品和表示祝贺的酒桶堆积如山。婚礼上摆放了蓬莱山形的盆景。人们为他们献上贺歌一首：“连理松，松涛声飒飒，乐融融！”并祝他们白头偕老。

二 想吃的干年糕片

世之介说：“我并非生搬硬套谣言歌词‘虽有三井古寺钟，依旧难闻逝去声’，可我却是‘虽有随意挥霍钱，依旧难得半日闲’。我到如今还未曾见过大津的柴屋町风貌，令人遗憾的是：据说，从前长柄山的山芋变成地鳎鱼。不过，如果那里真有什么新奇事儿的话，必定十分有趣味吧！好，我要去看看！”他的话一出口，帮闲甚六便说：“记住了！”世之介坐上了从白川桥到大津的轿子，问了声：“甚六，坐好了吗？”于是便上路了。他们翻过逢坂关口，不久到达堪称大津门户的八町。“您不住店吗？”旅店的迎店女郎迎上世之介。世之介订下一家宽敞而又漂亮的旅店，问道：“此地哪一位女人最走红呀？”“石山上的观音菩萨最受欢迎。”女人答道。世之介心想：“由此看来，这是一个看不起人的女人。”尔后，他见到老板说：“请带我到妓院街逛逛。”老板说道：“那地方请您不要去了吧！没有六七目银子是去不了的。”甚六气得咬牙切齿，说道：“我们出来嫖妓是背着人的，所以才没带仆人，故意打扮得土里土气

的，可你偏偏……”世之介觉得很滑稽，便笑着说：“你拿出放在那里的金币给他们看看。”于是，厨房里高声喊道：“今晚有贵客来投宿了！”再看甚六，他正用手很新奇地指着外里。

世之介忍耐不住，出去一看，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人们吵嚷着：“从京都来了参拜伊势神宫的了不起的人物啦！”人们简直像在举行祭祀活动一样拥拥挤挤。大坂的名马黑舟、伏见的名马涟波和淀的名马樊吟，共有名马三匹，用白色绉绸的马带将七层坐垫绑在马背上，马蹄子上的套子是用中国丝线编织的，马上各坐着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们身着前身和后背各分左右、共四种颜色的长袖和服，头戴一顶有红白交织的带子的红绸子做里儿的菅笠。这时，马夫口中正起劲儿地唱着请客人下马住宿的小室调，每匹马左右两侧的马缰绳都由两个勇武马夫抓着。

一见到世之介，姑娘们便喊：“喂！喂！”边喊边让马夫抱下地。三个姑娘都过来依偎在世之介身旁，说：“我们是来参拜伊势神宫的。怎么你也来了？”世之介说道：“我是来为甚六嫖妓做帮闲的。我现在头有些痛，来给我捶一捶！”于是，三个姑娘一人揉腿，一人揉头，一人揉腰。她们一时间连自己的旅店也不想去了。

“让我去看看此地的柴屋町吧！回去以后也好给太夫们讲些新鲜事儿。我的确很想去看！”一位姑娘说道。世之介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吧。”说完，他让三个女孩子在前面走，从柴屋町南口的大门走了进去。即便是距京都很近的地方，妓女们的习惯也截然不同，下等妓女在她们的房间里无所顾忌高声说话，她们走路也是急急忙忙的大步流星，饰带系得松松垮垮，和服穿得邋邋遢遢，却浓妆艳抹，样子格外扎眼。妓女们不分

等级的高低，所有人都手持一把三弦琴，摇头晃脑地唱着歌。凑在妓院门前的人是独木船的船老大、马夫、相扑力士、海边的渔民、菜饭卷饭馆儿的少掌柜和小批发店的二掌柜等，他们与熟悉的妓女彼此信口开河地用污言秽语吵闹，或因点滴小事相互指责，肆无忌惮，在这条街上，到处都有血气方刚的男子在吵架。用拳头打的，用脚踹的，抢头巾的，还有找不到外衣的，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有人披散着头发，脱下一只袖子，把一根拴马鼻子的木棒插在怀中，手持明晃晃的刀子，简直可以将这个妓院街理解为吵架的场所。这的确是亡命之徒聚集的地方，而不是有家有室者的夜间去处。

那天夜里，世之介他们在一家熟悉的妓院里，召来了兵作、小太夫和虎之介等妓女，玩得很高兴。第二天，特备了酒宴为三位妓女的侍女送行，幸而此处距逢坂关口较近，这就算送她们出关的仪式了，所以将这个妓院区的高级妓女全部包了一天。世之介喝酒过量而略有醉意，他对三位妓女的侍女说：“你们就要回去了，我会满足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的。希望你们不要客气！”于是，她们说：“因为太夫把一切都关照好了，所以，别的要求就没有了。但是，我们骑的马总是有先有后地分开行走，不能随心所欲地交谈毫无兴趣。如果我们三个人能坐在一起，白天就可以一边烤千年糕片儿一边闲聊。如果能让我们这样开心地回去就好了。”

世之介说：“这个愿望很容易满足。”说着，他立刻让人将两顶轿子并在一起，拆掉中间的隔板，用钉子和铜子将其组合在一起，在轿内放一只火盆，吊一个架子，又放一个手巾杆儿和一架枕边小屏风，挑选了十二名轿夫。当他们抬起轿子时，简直像有一间小房在移动。世之介想做的任何事情是都能办到的。

三 多情妓女的品质

日本国最早的妓女始于江州的朝妻和播州的室津，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了。不知从何时朝妻的妓女已绝迹了，在这贫穷的人家聚集的地方，男人拉大网打渔，女人织条纹布，以此度日。而即使今天，室津仍是西国第一大海港，妓女也比从前更美，风俗习惯与大阪一样。

有一天，世之介把放弃生意歇业的金左门卫请来。这两个都喜欢诙谐的伙伴，飞快地划着那条临时雇来的小船。当天，当空中布满晚霞时，他们到达了“恋情之港”室津，就暂在此处停泊。那天正好是七月十四日的夜晚。当地有一种习惯，一切棘手的帐目都要在七月十三日以前结清，所以，到了十四日晚人们早已沉浸在盂兰盆节的气氛之中了。男人头戴小小的草编斗笠，有的女人则一派男人装束，把头巾两端折向后面蒙在头上，并腰挎大刀小刀。妓女也混杂在人群中跳盂兰盆舞。世之介他们一近人群，女人们衣袖上的香气立刻把他们吸引住了。

他们前往妓院区。在这里，名为“丁香浴池”、“桔香浴池”之类的地方就是妓院。他们来到名为广岛浴池的妓院，老板八兵卫领他们把丸屋、姬路屋和明石屋三处的八十多名妓女看了个遍，从中选出了天神级和围女级妓女七人，先一起饮酒，但嫖哪一个并未决定。世之介对老板低声说道：“如果我看中了这七个人当中哪一个，就请让她陪我过夜。”

妓女们听到世之介与老板的低声私语，便各自梳妆打扮起来。这的确很有趣。为了醒酒，在名为千年川的香炉中燃起厚

厚的沉香木让妓女们闻。妓女们并不谙香道，她们匆匆拿起香炉，极不高雅地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下去。

末座的一位身着开裾和服的妓女，她从表面上看长得并不是非常机灵，和服没有系好，裸着肩膀，贴身麻布夏衣上的家徽是带有地藏菩萨的图样，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当香炉传到她面前时，她沉静地仔细闻了闻，稍稍歪着头，看了两三次香炉之后说：“现在想来……”说着，她把香炉稳稳地放在地上。世之介接着她的话问道：“你以为这是什么香木？”她回答说：“这是真正的葵。”世之介说：“鉴赏力的确很出色。”说着，他又将手伸到怀里，想掏出别的什么东西，这时女人加以阻止，并说道：“不要再掏了，我们这样的人是辨不出来的。您这块香木是不是与江户吉原的若山小姐有什么关系？”世之介说：“的确，的确。这是她给我的相逢纪念物。”那女人说：“果不出我的预料，方才我之所以能说出香木的名称，是因为我与备后福山的某位先生共枕的那天夜里，他拿出一个香包，他对我说是江户的若山小姐给他的，而那天他又使用这种香薰了衣袖。我那天夜里，比往常感到喜悦，所以，对这种香记忆犹新。”世之介表示赞同地鼓起掌来。他说：“缘份是无法令人琢磨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厚爱，哪怕是你给那位备后的嫖客的十分之一也好。”世之介已经完全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于是，老板立刻把被褥铺好，吊起蚊帐，说道：“来吧！请到这边来。”

世之介说：“那么，今晚共享美梦吗？”接着，他钻进了蚊帐。他正在为出汗而烦恼时，女人让一位侍女把许多一直活到秋天的萤火虫包在纸里拿了过来，让它们在蚊帐中飞舞，并且把插着水桔梗、荷花、睡莲的桶也放进蚊帐里，世之介顿觉

凉爽。她说：“这里大概可看做都城人的乡野吧！”说着，她也进了蚊帐。她那要上床的身段很是漂亮，世之介感到“见到她的柔姿，怎么也忍受不住了”。她那凤戏龙游的技巧实在高明，她的口中从未出过污言秽语，她对男人的贪爱绝非故作姿态。世之介觉得她非常可爱，便说：“您就是我所想要的那一种。”说着，他拿出钱袋中所有的金币，包在纸包内，一共四十个，给她放到了和服袖中，但是她无心去触摸那些钱。不久，天色大亮，当他们正要分手时，一位游僧前来化缘，对女人说道：“想请您布施一些。”女人便原封不动地将袖中的一包钱币给了僧人。云游僧毫不客气地收下来，但是他走出四五町远之后，又返身回来，对世之介说道：“我完全没料到她会把钱全部给我，贫僧只要一两文，这些请还给方才那位女人。”他丢下钱币便扬长而去了。她过去的身分肯定是很高级的。世之介为此女的气度而惊叹不已。询问其身世，据说是某知名人士的女儿。他立刻为此女赎了身，把她送回丹波的家乡。从那以后，就不知其音信了。

四 舍命的水晶球

花柳界的同伴们劝说世之介道：“其实男色也是挺有趣的。”便邀请他来到东山的灵山。能乐排演结束，人们离去之后，只听到傍晚的松涛声和寺院炸素食面筋的声音，在庙里吃斋饭当然不能喝酒。不知是谁说道：“喂，现在是该动动脑筋的时候了，下面的时间怎么打发呢？”“今天，稍微变变玩法，叫伊藤小太夫、玉川千之丞等四五个人来吧！”

于是，派人用快轿前往宫川町把他们接来，去的人眨眼的

工夫便来禀报说：“已经来了。”只要见到他们那俊美的身姿，众人大呼喜欢。有人打比方说：“嫖男妓有如在凋零的樱花下面睡一只狼；而嫖妓女的心境好象皓月刚落，夜色愈深没有灯笼一样。”看来，这是经验之谈。

这些人彻夜不眠地使用木枕做游戏，偌大年纪却玩用手指互相拉扇子的游戏，贝壳陀螺，还玩相互猜手中物品数目的游戏等等，大家由童心的重生而热闹起来，玩得汗流浹背，浑身湿漉漉的，所以，他们想透透风凉爽一下，便有人走出房子来到南侧走廊内。眼下正巧是五月初，夜空异常黑暗，院内有一棵茂盛朴树，许多发光的球体在繁茂的枝叶间闪现出来。众人大吃一惊，立刻跑进了厨房或方丈的房间。有的吓得伏倒在地，有的吓得大惊失色。有一名觉得自己略有臂力的男子，便将一支带有鸟舌箭头的箭搭在短弓上，从走廊跳到院子里。但是，一个名叫泷井三郎的男妓跟在其后，阻止他说：“无论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必这样对待他！请你稍微等一下。我要设法用手捉住它。”说着，他走到远离房间的树荫下，向上一看，有一个东西如星星般闪光，另外，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蠕动。

山三郎平心静气地说：“你是什么人？奇怪的家伙！”树上的人说：“哎呀呀！我有怨恨。如果我中箭而死，大概就不会受折磨了。您阻止了他，我的心情愈发感到激动，烦恼折磨得我肝肠寸断。现在我虽苟生于世，却苦如身在地狱之中。”说着，他那如滴滴温水一般热乎乎的横流的热泪滴落在山三郎的衣袖上。

于是，山三郎问他说：“那么，究竟你在恋慕何人呢？”他回答说：“我被您这样一问，就更感到无限痛苦了。我每天看戏的时候都去看您的样子。您从戏院后台回家时，我偷偷尾随

于后。从前不知曾有多少次于您家门前伫立。我听到您的声音时，激动得几乎要晕死过去。今天，我去东山的庙会，几位提草履的随从的私下谈话让我听到了，想再次拜谒您一面，最后再自缢而死，所以，才上了这棵树。而且，现在你我又能如此交谈，所以，我已毫无遗憾了。您若觉得我可怜，就请您在我死后为我祈求冥福。”说着，他将水晶念珠丢了下來。

山三郎说道：“实际上，你的一切举动我早就注意到了。只因我放心不下，所以才阻止了那位觉得您可疑的人，而亲自来到树下弄个明白。我们相互理解了彼此的诚意，再没有比这更使人高兴的事了，我不会让你的诚意白白浪费的，我要满足您的愿望。现在请您等到天明，明天一定到我家里”

山三郎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把火把点起，一起围拢过来，一心要粗暴地将树上的人拉下来。山三郎虽然极力劝阻，众人却置之不理。仔细观看树上人的面孔，他原来是贫寺中的修行僧。世之介认为：“男色的情意是值得敬佩的。”于是，他把人们的冲动之举都加以阻止了，并为修行僧和山三郎牵线搭桥，使他们得以自由相会。据说，日后这位和尚因为能够进入山三郎的内室与之相会而得意起来，甚至对互换的表示情意的誓文表示怀疑，让人在山三郎的左臂上刺了“最珍重庆”四个字，因为这个和尚的名字叫庆顺。后来，作为朋友的世之介与歌舞伎演员们在江户一起谈关于男妓的往事时说：“我不能再隐瞒了。”便叙述了关于山三郎的种种经历，也谈到了上述的事情。世之介谈起这件往事时，对庆顺和山三郎深表同情，故事是真实的。

五 妓院的假兴隆

用拖网从堺的海面上打捞出的活蹦乱跳的樱鲷的样子，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于是，世之介带领着一天到晚只在京都眺望山景的帮闲们出发了。一行人走过历代都是津守一家任神官的住吉神社，进入堺地区的北端乡的高州妓院区。经过中之町，抵达袋町，他们是按一行人的数目招妓，没有把妓女叫到一起一一挑选。即便如此，妓女也没有几个，而且偏偏要按天神、小天神等不同的等级支付嫖资。

在二楼的房间里，确定了某位妓女陪哪位客人，酒杯还没等传到末座，便有女人来叫：“葛城小姐，暂借你一下！”。叫葛城的妓女便马上离座。方才的女人再次出来喊道：“高崎小姐！”

妓女刚回来便有人来喊，这样轮流不断地在一个时辰之内，每个妓女都外出七八次。世之介想：“哎呀，她们的生意真兴隆，常客是不是很多呢？”

世之介边想边向楼下观看，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一个男人，女人们头枕手臂躺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喝着茶水。若打哈欠便上二楼，一到楼下就看净琉璃剧本。她们实际上并没有另外的客人，却把在座客人的兴趣给搅得一踏糊涂。这种做法是本妓院的规矩，她们好像以为多次被其他客人请去就表示生意兴隆。这里的任何事情都让人感到不舒服。难得的一次游乐，可是整个晚上的心情却像很多人挤在淀川上的三十石新渡船上一样。

被褥太短，只要一伸腿，脚就露出来。有位帮闲说：“哎

呀！世之介先生，出外旅行的苦楚这次我可体验了。还是设法讨东京女人的欢心吧！”世之介说道：“不错。不过，我觉得在这海滨尝到的苦头，可作为年老之后谈论的茶资。我担心睡了会感冒，所以没有和女人尽云雨之欢，而是系着带子睡的。”他向四周一看，同宿一处的伙伴中，有个人把砚台拉过来正在绘制一张什么图，另一个人从自己的小药盒里取出艾卷，正在灸足三里穴，面部呈现痛苦的神情，还有一个看起来无所事事，实际上他是躺着捻斗笠上的纸捻儿绳。妓女们呆在一起，直到深夜，她们还在玩挑绷子游戏或者掰手腕子，偶尔打个盹。人们都企盼着无聊的黑夜马上过去，这状况简直像幽居在神社或佛堂中一样。

如此在这个地方傻等很没意思，有个人便开了话匣子：“当地有钱有势的年轻人也到大阪的新町去交一位称心的妓女，或者攒足了钱，在岛原全部花光，这是很平常的事。世上最讨厌的莫过于嫖客的吝啬和蹩脚理发师给剃头那样的事情了。小里小气地蓄妾和让分昼夜论价的低级妓女穿上漂亮衣装给人看。看起来节俭，实际上是浪费。那是不知珍惜四十六目银子，却只知吝惜一文钱的做法。即便是仅仅一次，也是见一见太夫那身着睡衣的柔媚身姿为好。她们不可能身着红里子有明显污渍、带有褪了色的贴身裙，也不可能使用脏枕头。一句话，肯定不一样。所以，如果乡下人偶尔逛一次妓院也就罢了，然而，若是那些有固定常去的妓院的阔绰嫖客毫不在意地把所有人的被子都盖在自己身上，那就未免令人遗憾了。在京都，有的人在七左卫门的丸屋妓院放一只漆着梨皮斑点花纹的带有家徽的大躺柜，里面放着备齐的四季用的被褥，甚至枕边的盆、盒子、其他容器和水杯也新置办一套存放在那里。‘奢

侈’这两个字肯定不能这样说。仔细一琢磨，由于身份高贵，所以，这类事情，世之介先生也该……”世之介表示理解地说：“如此说来，某位患有令人讨厌的病症的嫖客与某太夫相会之后，第二天，即使手持柏骨扇的大官又到这里，肯定不会过问此事。只要回到京都，我自己也会有主意的。”据说，世之介果真置备了几只大箱子，把与妓女们相会时要用的东西装在里面，让人给他抬到要去的各处去了。

六 不认当代风流士的蠢妓女

世之介像菅公厚爱的梅花一样从京都奔至九州，前去观赏筑前博多的妓院区——柳町。从前，此地曾有一位名为博多小女郎的妓女，颇具特殊情致。当时，在袖之港发生大暴乱之后，妓院街夜间禁止出入，甚至白天妓院也紧闭大门，而让人们一个一个地从小门出入，对武士检查地更为严格，这使任何人都感到不快。

时间正好是六月初，乘船旅行，心情舒畅，世之介等人来到了安艺的宫岛。这里正巧正在举行有名的夏季市场买卖，人们从五六里路之外的地方聚集到这里来。有的迷上了青年歌舞伎演员，有的正在引诱在严岛神社大经堂的神像前暂宿一夜的小姑娘，还有两个客人因想嫖同一妓女而争执起来……总之，这里不分昼夜，热闹非凡，这种繁荣景象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即使是妓院，房子的进深也很浅，室内的情况在外面就能看到。妓女们身着染有浴衣花纹的十分美丽的丝绸夏衣，把暗红色的贴身裙故意显露出，那种土里土气的样子实在难以形容。她们好像最近才学会了《冈崎的妓女们》这支曲子的弹奏

方法，但技术很差，发出的全是拨子拨的声音，实在吵人。听她们唱着当地的流行歌曲“矮竹尽管不如意，却能做成好竹帘”，那腔调的确有些怪。世之介各处巡视一遍后，选定一家妓院走了进去，吩咐说：“无论是哪一位都没有关系，把此妓院内个性最强，甚至拒不接客的妓女给我叫几个出来！”不久，来了两位太鼓女郎和一位天神级妓女，她们并排坐下来。世之介与金左卫门、甚六都外罩一件浅蓝色粗纺绸外罩，身穿一件浅柿色夏衣，在直径四寸五分左右的家徽上有个由镰刀和车轮以及“奴”字组成的图案：打扮土里土气的。他们说：“连我们自己都觉得难看。”妓女们对他们的装束也觉得奇怪，甚至不给他们斟酒。她们之间使用暗语相互交谈，刻薄地挖苦着世之介等人。山里人这时候把正应时的苹果装在提篮里来出售，世之介说道：“给我买苹果来！”说着，他扔出带在腰间的钱包里的零钱来，妓女高声说道：“昨天晚上，就这样嫖野妓来着吧！”说着，又借其他的话题大笑起来。

世之介向其中一个故作姿态的妓女问：“那么，你看我们像什么人？”对方答道：“像人。”世之介又问道：“你以为我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吧？你这是陈旧的俏皮话。”

于是，对方认真考虑之后答道：“以我带有偏见的眼光判断，你们都是在草席上谋生的人。大概这位是专卖纸盒的，这位是做毛笔生意的，另一个人是卖色线编织的和服饰带的。”

“真难以想象，你在我们当中，只猜错了一个人。你可没说对，卖色线编织饰带的，其余两个人你都猜中了。”世之介说着，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给她们看，女人们得意得更是手舞足蹈。

于是，世之介又说：“本来，不论人们的穿着如何，凭随身佩带的腰刀和小药盒的做工以及手脚的样子，大体上是可以

判断出来其身分。尤其是，本人带来的这位堀川的胜之丞，是谁看了都觉得出众的仆人，即使在偌大的京都，也是无可比拟的年轻随从。对于带着如此出众的仆人的主人，对其身份却估计得太低，这是因为你们太愚蠢了。即使在床上你们这种女人也是毫无趣味的。与其那样，还不如耍木偶玩儿呢。”说着，世之介让人从衣箱中取出折叠舞台组装起来。上部遮面幕布、幕布下部幕布都齐全。在不足五尺见方的舞台上，镶金嵌银，世之介把舞台布置妥当之后，他们按正规的六幕古净琉璃的剧情舞动起偶人。

“可是，请您看，《信太妻》中的这位夫人打扮的象江户的样子。”一个人说了开场白；另一个帮闲说：“世之介先生，您这个偶人和吉原的那位太夫是一样的。”世之介说：“这是我让人仿照她的样子制作的，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据说，关于这位太夫曾有一段故事：某位挥霍无度的诸侯与两个随从身着同样的服装，偷偷来到市左卫门妓院，与这位太夫在客厅相会。诸侯说：‘请按你的判断给三人之中你的主要客人斟酒。’太夫不慌不忙地说：‘请多多原谅，我并非神人！’说着，她来到厨房，低声与仆人耳语几句，把亲手饲养的黄莺亲手放跑了，然后，又让仆人到假山处慌里慌张地呼喊：‘喂！喂！……’三位客人齐声说道：‘什么事？’太夫当他们打开拉门向外走的时候仔细辨明了他们的情况，给真正的嫖客斟满了一杯酒。她这种聪明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扬。有人悄悄问太夫：真正的嫖客您是怎样判断出来的？’她说：‘虽然三个人都穿着淡黄色布袜，但是，其中仅有一个人的袜子上没有被木屐带磨过的痕迹。这就表明他是从来不踩泥土地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错的，于是她便一杯情意绵绵的酒给他斟上了。

七 虚恭此时出

虽然花街柳巷尚未亲眼目睹过，但是偏远乡村妓女的乏味决不想再去尝试了。幸而世之介赶上好天气，决定乘船回大坂。他无限欣喜地见到难波海面，航道上的木桩式航标渐渐接近，船不久就到达了三轩屋。以前，这里的妓女曾唱着“常去淡路的雄鹿毛做毛笔”等小调。但是，这些都是遥远的事情了。

眼下正当秋风吹拂芦苇上部叶子的季节，那些自由的町人们毫无顾虑地敲着鼓，吹着笛子，泛舟取乐于河面之上，这好像会成为日后的美好回忆。在屋形舱的船里，有小岛妻之丞、外山千之助和小岛梅之介等青年歌舞伎演员。坂田小传次、松岛半弥、岛川香之介等人坐在那边的船上，手中拿着如残阳一样鲜红的红漆酒杯。水面上的喧闹气氛使人心情愉快，松本常左卫门、山本勘太郎、鹤川染之丞、冈田吉十郎等人正在对面河岸上伸长钓鱼竿钓虾虎鱼，那情景真是值得观赏。在随行的船中，设有竹叶铺屋顶的临时澡堂，一只养着活鲷鱼及鲈鱼的笼子拖在游船后面。这些人夜晚放起烟花，映红天空，仿佛天空也为此情此景而醺醺然一般；白天则将写有随意文字的扇子放入江中令其自然飘流，以此取乐。

世之介说：“哎呀，乘船在河上游乐的确比京都好，真想让宫中的贵人们观赏一下这里的景致。这里的火，虽然不是宫中卫士燃起的篝火，但在火上加起薄锅，煮味道清淡的菜粥，个中性趣，不会喝酒的人是体味不到的吧！我总算能喝上一两杯。在大坂短期逗留期间，和男妓们玩了一两天，也挺好的！

尽管如此，对今天的嫖男妓的情景，为什么又生羡慕之情呢？”
有个男人听到世之介的话，便问道：“这不是世之介先生吗？”
世之介一看，说道：“阁下是谁？”对方答道：“是被小仓喜爱的男人。”

“但以后如何了呢？那以后，再也没去京都吗？”“啊，请到我船上来吧！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那个人邀请世之介说。

世之介虽然不情愿，还是应邀转到对方的船上。一看，船上人都是熟悉的伙伴。他们正在以种种戏闹的方式饮酒取乐，用的是带有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家徽的小酒杯。在山南海北的交谈之中，不知不觉游船已到四桥一带。

“好，咱们上岸吧！”

“还是去花街柳巷吗？”

“哎。大致看看就回去。在新町观看夜市就像在吉野夜间赏樱花一样。”

一行人边说边从东口进入新町，来到了九轩町的吉田屋妓院。发现有个年龄很大的男人在厨房内，身穿红里子的漂亮绉纱敞袖和服，正在傲慢地招呼着女人们。因此，曾邀请世之介的男人问女老板阿成说：“那个人是谁？”“是我丈夫。”她答道。男人说：“两三年来常来您这里，却不认识您丈夫，这太稀罕了。这是因为凭您阿成的才智，所有的事情都能办成的原因吧。总之，今天晚上，只要有鼻子有眼的妓女无论谁都将就了。”他这么一说，那些无人问津、一直挂不住客的妓女就全来了。世之介点名叫了某位天神，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上到二楼的大房间，见月光如昔，从南方的天空洒进室内。这里以前曾是加贺的一位人称三郎的挥霍无度的大财主和此妓院的太夫市桥双宿双飞的专用房间，但是，那时墙下半部

贴着金箔，如今则贴上廉价的蛋黄色的糊墙纸了。“当时这里有过放在四尺长桌上的大砚、笔架和香盒等进口用具。虽然放在这儿，但并没有人摸过它。现在，连木枕都不够用，甚至烟袋也不见了，烟盒里也没有烟草，莫非女佣人拿去了吗？”他们正说些无聊的话时，拿着一个写着捐款人姓名和所捐钱数的小册子的盲艺人城春走进来，他是在为购买三弦琴而募捐。大家讽刺他说：“好啦，我们都知道了。顺便捐你一些钱，此外别的要求就没有了。”大家又接着说：“妓女们还没来吗？如果来了，仅仅看看脸蛋儿，不用让她陪坐就叫他们回去，那……”正说着，世之介熟悉的妓女来了。

似乎不知在什么地方喝了点酒，妓女醉醺醺的。很快就铺好了被子。世之介说道：“难得睡个新鲜。”说着，就打着鼾睡了一觉，连带子都没解。醒来后正在与女人无精打采地绸缪时，同来的男人站在门厅叫喊道：“该走啦！”

世之介应声起了床，“好，走吧！”

那妓女依然睡着，好像还没醒酒，不与世之介道别。为了驱散睡意，世之介手不离烟袋，就着坐灯上的火一连吸了七八袋烟。这时，从被子中露出来妓女的臀部。世之介感到滑稽，刚转眼一看，她便放出两个惊天动地的臭屁，世之介马上用热烟锅捅她的屁股。她明明知道客人还没走就这么干，真是粗俗不堪。如果是情不自禁，释迦牟尼也有放屁的时候呢！

卷 六

一 以袖中蜜桔传情

岛原的妓女三笠生来多情，但傲慢，服装很讲究，也具有出色的太夫风采。从下处应召去妓院途中的姿态也与普通妓女截然不同，好像似乎对嫖客不屑一顾，所以，没有气魄的男人会不敢接近她，极少有人想与她欢会。但是，如果与她熟悉之后，再一观察，就会发现她的优点颇多：对酒席上的应酬十分热情，谈吐开朗，能莫名其妙地给客人留下思念之情，与人同宿时有一种深沉的气质，使任何客人都会在刚刚与之分手时便急不可待地盼望着下次相会。她甚至会很周到的去关照嫖客的随从或轿夫，每逢寒风凛冽的夜晚，她会决无造作地出于至诚让他们喝上一杯酒。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它使太夫的关怀直接通达最低层。她也会很宽厚地对酒席上的演奏女郎加以关照，对她们的风流韵事从不追究。但是，当她们与妓院内的男子发生肉体关系时，所以常暗中予以提醒，原因是怕日后会坏了她们的名声。她从来不沾钱的边儿，也从来不听人们出于私心给妓女下的结论。即使女佣人打盹儿了，她也不加指责，而是对人说：“直到深夜很晚还有事找她，所以，打盹儿也是很自然的。”她会恰如其分地处理好一切事情，替对方想得很周

到，给人以一种美好的感觉，常使人有“只要是为了太夫，就……”的想法，她在背地里曾圆满地与情人世之介幽会。

从那年起世之介已不能再包固定的妓女了。他在三文字屋权左卫门的妓院与三笠太夫初次相会之后，就发誓：只要活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就永远相依相随。

世之介开始与三笠交往时，两人之间乐趣无穷。他们的幽会过了一段时间有些不正常，最后竟屡屡出现障碍。世之介很早以前拖欠的账单被妓院方面摆在他面前，三笠的老板也从中阻止他们的关系。世之介常想一死了之，但是，他每每想起对其极为缠绵的三笠太夫，就放弃了死的念头。因为他再不能自由地与太夫幽会，所以，只有暗地里在认为是太夫前头不久刚经过的地方走来走去。他边走边琢磨：“凭加贺阁下的一句话也能万事如意，或在这昏暗的地方如果能有哪家的鬼神丢下的金币就好了。”他忍受着无法实现的欲望的折磨，在梦幻中不知有多少次见到三笠太夫的面容。

每到世之介往常该来相会的时候，三笠太夫便偷偷地出来。她对世之介说：“今晚在经纪行竹屋的七先生举办的宴会上，与纪州名为吉如的人初次相会，但是，我十分讨厌他追问我与您的关系，而且让我无论如何要断绝咱们的关系，这实在太残酷了，我决不会抛弃我们之间的恋情。”说着，她把手伸进世之介的左袖口，拧他的侧腹，痛哭流涕。如今已是梅雨季节，她忘记了蜜桔已很少见，却以为现在蜜桔正应时，便掏出一只蜜桔说：“这只蜜桔我还没吃完……”说着，将它交给了世之介。“您还记得吗？您去年秋天揪下我的一根头发，把蜜桔皮捆成小猴子的形状。在那个夜晚，十分闹热，谁都无所顾及，负责按摩的休斋还从二楼上滚了下去。”她正在快言快语

地叙述往事的时候，传来了寻找她的喊声：“太夫小姐在哪儿啊？”三笠太夫无限悲痛地说：“明天晚上，天快亮的时候，你再来吧！”于是，两人以泪洗面，依依惜别。此时，又传来“把大门关上”的喊声。

世之介只好混在随从或者不方便住在此处的人们当中，走到妓院街的出口处。他感到这里的方形纸吊灯很讨厌。因为他害怕被人看清面孔，便侧着脸走了过去。如果是从前，当然会有人送他到这里。忆往事，后悔莫及，他回到了先斗町的小旅店。

不久，风声传开了，人人都知道他与太夫三笠的关系了。所以，老板斥责太夫三笠，但是，她不肯中断与世之介的关系。老板对待她越残酷，她的态度越坚决。无可奈何的老板，把她贬为打扫门厅的女佣人，让她身穿翻拆过的旧棉布衣服，干那些买豆腐渣、拿着滤酱筛子滤酱之类的粗活儿。但是，她并不以此为耻，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对她来说一切都无所谓。那年阴历十一月，第一场雪就大得出奇。对三笠恨之入骨的老板，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绑在院内的柳树上，喝问道：“从现在起，能不能与那家伙见面。”

但是，三笠太夫绝不说“不想见”三个字。她抱定一死的决心，一连绝食五六天。有一天，一位比她年轻的妓女看到她在流泪，便说：“看你一眼都觉得痛心。”太夫便说：“我悲伤流泪的不是我的下场，我在考虑，他是否有知道我的心意。”

正说着，卖梳头油的太右卫门正好来到跟前，见到此情此景非常伤心。她想起，此人平时经常在世之介家进进出出，便对人说：“请将绳子给我稍微解开一下，我自己的错误已经完全明白了。”她被松绑后，从自己的白绫子贴身裙上撕下一块

布，咬破了小手指，把自己的思慕之情用鲜血写在那块绸料上，尔后将它交给太右卫门，说：“求您把这个交给他吧。”

办完事情后，她又让人像原来一样把自己绑在树上。正当她感到活不过今天而不如咬舌自尽之时，世之介收到了她的血书后，身着剖腹自杀时穿的白衣赶来了。许多人全都围过来，说明道理，圆满解决了这件事。此后，世之介终于有了财力把她迎进家门。这种真挚情意是空前绝后的。大坂屋的妓女三笠的名字因而流传后世。

二 会情人不怕火烧身

按照惯例每年七月十一日都要割掉生玉神社水池中的荷叶。人们划着小船在塘里荡来荡去，挥镰割荷叶声惊得鲤鱼、鲫鱼和甲鱼乱窜，鸂鶒乱飞，他们早已把杀生之罪和在神佛面前所祈祷的内容都忘记了：这情景实在有趣。

在初秋的早晨，那一天，新町越后町扇屋妓院的老板很早就让人提了装有美酒和黍米年糕的多层提盒邀请朋友一同游山。这些朋友是住吉屋的某某、名为野平的名角代理人吉田屋的相好和佐渡岛的传八等，世之介也在其中。人们并排坐在那个伸进水池内小岛的东南方，打着拍子一同唱起了当时的流行小调：“阵雨打湿了松荫，打湿了，打湿了。”节奏整齐，歌声嘹亮，这些人都是现今的风流男子。他们要把以往会过的妓女们那些骗人的甜言蜜语和欺骗手段抖搂出来，所以大家把带在身上的情书都拿出来让人传览，任何一篇都不是妓女们寄来的复信，全是她们主动倾吐恋情的长篇情书。作为干悲凉行为的人，仍以迷恋一个男人而感到高兴，所以才寄来了此类书信。

这些色道中的行家里手们在聚会之机，对当今的太夫们品头论足，各抒己见。他们以此作为直到傍晚以前的今天的消遣内容。

——人们对已至垂暮之年的背山太夫恋恋不舍。她的职业年限已届满，虽然身材矮小也不算缺点，但是，她气质高雅，生得貌美，心地善良。大桥太夫长得漂亮，身材修长苗条，有一双水灵灵的秀目，但是，言谈却有点粗俗，身着盛装在妓院区行走的样子也不尽如人意。小野小町，不会咏歌而且性格懦弱，事事都要借助于侍女阿纯的智慧。太夫阿琴那张面孔并不漂亮，虽有叫人厌恶的地方，但反倒有人专门喜爱她这一特征。她过于聪明，贪心很重，并且脖子上还长着一个疙瘩，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她在酒宴上却善于应酬，处处具有太夫风度，从不出任何差错。太夫朝妻身材苗条，那姿色尤其讨男人喜欢。侧面脸庞更美，高高的鼻梁，但可惜的是鼻孔很黑，使人疑是她可能刚帮人扫过地。不过，她有时显得有些狡诈，有时会摆出一副文雅的样子，人很温和。以上的无论哪一位妓女，作为太夫都不能说是令人讨厌的吧！

有位太夫从一日到三十日不停地陪客，堪称妓院“繁荣的福神”。她是自神代以来的妓女们的典范。她美丽无比：并未化妆的面容，头发不必梳扎也很漂亮，手指柔软而纤细，赤裸的双脚是十分美丽的，容姿端庄，胖瘦适度，她那目光一看就觉得她聪明伶俐。她肌肤如白雪一般，举止文雅。顺便提一下，她色欲旺盛，而且精于床上技巧，因此，她具有使男人陶醉的本领；她歌声悦耳动听，酒量很好，作为有名的琴师，她最善于操三弦琴，文章写得流畅别致，善于写长篇书信，在酒席上的应酬决无疏漏；她对入从不吝啬，不向嫖客乞求钱财，

柔情脉脉，以能甜言蜜语地与人交流恋情而闻名。若问“此人是谁”，五个人便齐声说道：“虽说日本国土辽阔，她就是扇屋的夕雾，别无他人。日本的妓女就属此女最出色！”……

他们把从这位太夫那里得到恋情时的感受各自谈了。当客人为恋情想不开，甚至要死要活时，她会晓之以理，而疏远他；当得知出现了与她有关的艳闻时，常常使客人充分理解，而劝他不要再来妓院；对于有妻室的男人，则要使他懂得妻子是怎样痛恨这种事；对于那些被恋情冲昏头脑的客人，则向其说明世间的常理，之后，便不再理睬他；对蔬菜店的五郎八也说上几句温情话，而使他们非常高兴，就连鱼店的常兵卫，她也允许他攥攥自己的手。说真的，回忆起这位妓女对任何人都不歧视地施以温情、真诚的心灵时，他们开始还在高谈阔论，但是，不知不觉地无不热泪盈眶，都悄然沉静下来，就连平常被人嘲笑的传八也迷恋上了这位太夫。

听了他们的谈话之后，世之介早已无法在此安然坐下去了。他谎称有病，比众人先行一步回家去了。他修书一封，倾诉自己的思慕之情，求人送到夕雾身边。随后，他便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踏破了遍布积雪的道路，为了自己的恋情，一刻也不停止地赶往她所在的地方。因此，夕雾为世之介的真情所感动。正当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人们最繁忙的时候，她给世之介送来密信说：“今晚您就偷偷地来吧。”

夕雾来到妓院比往常更早，特意等待世之介。她心中很高兴。她与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商量好，让世之介进入小房间，要把郁积在心中的恋情与之畅谈。夕雾不知想起了什么，熄灭了炉中的火。正值严冬时节，偏偏熄了炉火，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世之介终于来了，正当两人情真意切地欢愉时，事先约好

的客人却来了，便有人不断地喊着：“权七先生到！”

夕雾很镇静地把世之介藏到被炉下面，这就使人理解了夕雾方才熄掉被炉的用意，其聪明的用心实在难得。世之介想就便被烧死在此也心满意足了。不久，嫖客权七胡猜乱想，夕雾便拿着没什么内容的私信逃到厨房去了。权七追了过去，“让我看看！”“不准看！”世之介在他们争执的时候得空，便逃到后面去了。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恋爱之术呢！

三 忠诚盒中妓女情

炎热的傍晚，世之介远眺着四条河河滩上的纳凉床，见帮闲柳马场的长七正手持带提梁的烟盆和大团扇在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东西。世之介便询问道：“喂！蠢货！你在找谁呢？那么远怎么能看到呢？”

长七一言不发地独自发笑，并用手指给世之介看，世之介向那方向一看，只见长七的老婆打扮得非常漂亮。她与平时截然不同，甚至还把临时顾来的侍女和佣人都带来了。长七是一副男仆装束，而她的老婆反倒成了主人。世之介说：“这种做法可真是别出心裁。”然后，世之介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长七说道：“只因她对我这个丈夫非常珍视，所以，平时从烧菜煮饭到用栓绳子的吊桶提水她都一人承担下来。我每天回来得很晚，门从来不用敲一下，她立刻就把门给我打开，还说：‘今天晚上，把门关上并不是等得不耐烦了。当家的，您没有不高兴吧？今天的事情都很顺利吗？’无论外面的事情还是家里的事情，她都仔细地提醒我，这一点更令我感到可爱。因此，今天我让她身披蒙头外衣打扮成夫人模样出来

了。我打算天黑以后，就让她这样睡觉，把世上的快乐让她享受享受，更可贵的是她从不为独守空床而发泄怨恨情绪。她似乎未把自己当作帮闲的老婆之类的人。”长七的话颇有道理。

此女原来是岛原的妓院里陪伴太夫藤浪的阿春。“你们双方情投意合，并且结为夫妇，阿春积攒下的那笔小款项仍一文不少地保留着吧？”被世之介如此一问，长七便面露难色地说：“没生孩子还算幸运呢，那些钱早就没了！”说着，他一边颤抖着身子，一边诉说了日子的艰难。

“怎么样，我们马上去我家如何？哪怕是彻夜不眠，我也想打听一些往事，而且，我想给你们讲一些往事。”说着，世之介带着七长夫妇夫人回到家中，把他们让到僻静的内室客厅。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闻到一股清香味儿，长七说道：“挺大的油味儿，实在莫名其妙。老婆，你以为这是什么味？”正当两个人细闻的时候，世之介走出来说道：“今天，我要趁立秋前十八天把我秘藏的东西晾一晾。”

他们一看，有一只盒子被放在客厅的小书斋里，盒上写着“忠诚 自承应二年始”的字样，其中装有妓女或男妓们表示忠诚的誓文（大部分是血书）。从壁龛柱子上拉着一根琴弦，一些女人剪下的黑发挂在上面。读过前八十三绺头发上的小牌，再向下读就不容易了。右侧的多宝格上，放有不计其数的带着肉的指甲。除此之外，一个小方绸巾包中还有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都有来头的。看房间内的情况，简直如同女人向寺院敬献头发和镜子以表示虔诚的铸钟现场。尤其是那根悬挂信物的琴弦，如同是打开佛龛供人参拜之日拉起的、把人们引向光明的大缆。

还有，在隔壁的小房间里还可以见到写有血书的表里全白

的和服、随意地写了一些文字的表里都是绯红色布料的和服，那血书仿佛是用血染的花纹一样。还有用墨认真写下生离死别一样的情书的和服。那件染上了十六子跳棋棋盘格纹的紫地和服必定是岛原的太夫花崎小姐的纪念品。以贴身裙的布片做天地、以和服饰带绸料镶两边而装裱成的美人画轴，还有带家徽的三弦琴：东西多的不胜枚举。

“既然您使这么多的女人苦苦思恋，可能您也难以摆脱这种迷恋之情吧！”长七的话音未落，置于地板上的女人头发突然向四面八方蓬散开，然后又收缩回去。如此反复两三次，似乎要说什么话，简直是有生命的东西。长七被吓得毛骨悚然，便问世之介说：“这是怎么回事？”

世之介说道：“这个……大概阿春还记得吧。这是出于种种原因，让藤浪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在许多物品之中，我难以忘怀的只有它，所以，就连摆放它的地方也格外慎重考虑过。对此我一刻也没有忽视过。有时藤浪小姐在我的梦中出现，有时在我的幻觉之中，或者在现实中出现，甚至和我谈起她与为她赎了身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从来没有以为我们已经断了关系。某些事，我不能告诉他们，尤其是昨晚临别之际，藤浪说：‘如果把这块新织出来的条纹绉绸做成短外罩让您穿上，会合适得让人着迷的吧！’说完，放下绸料就回去了。本来这是一场梦，可现在那块绉绸就在我手边，实在令人奇怪。我叫你们来就是想说一说这件事。”阿春和长七都大吃一惊：“真的，这位藤浪小姐究竟是为为什么呢？她舍生忘死地仅仅迷上了您，在京都这件事人人都知道。”说完，便出门走了。

阿春并没有回家，而是去看望藤浪小姐。藤浪在纳闷：

“为什么那绉绸会平空少一卷呢？可是……”正当她到处寻找的时候，阿春来了。阿春悄悄地把方才世之介的话给藤浪讲了，于是太夫藤浪凄然泪下，说：“我想设法把它送给世之介先生的诚意大概感动了神吧。我每天都在思念他，所以，今后还要继续活下去，而这样的夫妻关系今后继续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说着，她剪掉了顶髻，以出家为由辞别了丈夫。她看破红尘，跑到尼姑庵，步入祈求来世幸福的佛门。作为一代名妓，藤浪所受到的赞扬是难以历数的。

四 选择菜肴驱除睡意

在新町京屋妓院的院子里，有一棵松树常使老板仁左卫门引以自豪，这天的大雪甚至将它的枝条也压断了，当然使他有些惋惜。在这样寒风刺骨的大雪之夜，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饮起酒来。世之介说道：“喂！我想睡一会儿。马上给我们拿个枕头来！”身体躺到被褥上，世之介和御舟两个人拿出睡觉的架式，甚至几乎同时打起鼾来。新屋的金太夫和槌屋的万作天神睡在用屏风隔开的邻床上。御舟并不知道自己响亮的鼾声被他们听到嘲笑了一番，却美滋滋地做了一两个梦。不久，御舟紧锁眉头，眼睛睁开，语调粗暴地说：“八幡菩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你不能逃走，七左先生！”说着，把世之介的肩头咬住，泪如雨下。世之介大吃一惊，睁开了眼睛，他慌忙提醒说：“我不是七左先生，我是世之介呀！”于是使劲摇晃御舟。御舟好不容易从睡梦中醒来，说道：“关于我的艳闻也不必隐瞒，您是知道的。请您多多原谅。我的情人丸屋七左卫门先生在我的梦中出现，他说由于舆论方面的原因，所以，要中止

与我的关系。只因过于悲痛，我才……真对不起。”

说着，她流露出可能要自杀的神情。世之介极力安慰，她的精神才振作起来。世之介听了她与丸屋七左卫门亲近之后的辛苦，感到这个女人是一位难得令人敬佩的女子。

起床分别时，御舟显得高雅，酒喝得也很适度。其他妓院派人来请说：“有请您……”她置若罔闻，决计一直要陪着客人坐到对方满足为止。即使和妓院的老板娘、负责监督的人和女佣道别时，也很客气，这使人很舒畅。穿涂漆木屐走路的声音非常轻。身体露在男仆为其撑的伞外面，她毫不在意雪落在和服袖子上。她那着盛装行走在妓院区内的姿态落落大方，的确让人爱慕。

“她为什么在京都没成为太夫呢？”世之介这样一问，陪伴他的人答道：“可能是姿色不是很出众吧！”

“蠢货！太夫不是仅凭姿色的好坏就能够决定的。”世之介边说，边久久地凝望着御舟那姣美的背影。

不久，他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走上二楼。妓女屋来接的人迟迟未到，妓女们在楼下烧水锅周围聚集等待，因而给正在将木碗收拾到盒子中去的女佣人造成麻烦。她们把盘子里的鲫鱼冻吃得乱七八糟，什么水啦、汤啦不住地往嘴里送。打碎了圆盘却故作不知状悄悄地再把碎片拼在一起，或者踩断了盲人乐师城浪的三弦，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换了个放的地方……在暗处看到这些情况，令人忍俊不禁。因为如此可笑，连厨房里的干鱿鱼也动起来，甚至干海参也不由得跳起舞来。接的人终于来了，她们或者将内衣改穿在外面，或者脱去外衣只穿一件内衣。她们刚一出门就被房檐上滴下的水滴吓了一跳，便高声叫骂道：“这个愚蠢的仁左卫门！哪怕是只在门口架上竹子导水

管儿也好！”这些女人真是太粗俗了。

某位太夫在吉田屋妓院，从毛马村的乡下嫖客那里硬拿来了许多绯红色绉绸兜裆布，听说第二天就用它做了贴身裙。还有一位太夫把斜纹绸料荷包老是带在身上。世之介偶然发现装在荷包里淡黄色的椭圆形金币，因此，曾挖苦她说：“在夜间发生火灾的紧急关头，要逃跑的话，这可太让人担心了。”这种秉性真叫人厌恶。

“我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所看到的极不顺眼的事不计其数。指名道姓的全都说出来有些不近人理了，所以，就不讲了。但是，希望妓女们在背着人的时候应比当着外人的面时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了使自己的苦心让妓女理解，世之介又出发了。

从位于越后町北侧中部妓院的格子窗内传出了如呓语般的声音：“我想吃生鲔鱼片。”此话的前言后语虽然不清楚，但是，世之介说：“大家都别说话，这是值得一听的。”

世之介侧耳细听，是自己熟识的太夫们在说话。“我真想把那有核桃的年糕吃个够！”话音刚落，另一个妓女又说：“真想吃脱骨鸡！”还有人说想吃：“炖山鸡”、“红烧山芋”、“糖瓜儿”、“炒芹菜”、“清炖鲍鱼、海参和章鱼”等。她们各自十分滑稽地提出想吃的菜。世之介问道：“这些都听到了吧？”以新町西口初音茶馆老板太卫卫为首的四个人一起说道：“今天，世之介先生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他们大笑一通，便回去了。

今年夏天，世之介请妻木小姐吃洋粉时，她说出了“忒香”这句方言；请吉冈太夫吃西瓜，从而发现了她那一直藏而不漏的大包牙。这都是世之介故意干的。那一年，他在九轩町

住吉屋妓院的储藏室里，曾见到妓女初江和初雪在被炉上烤热从供桌上拿来的饭团子，边喝茶边聊天，十分有意思。在和女人的交往中，这是完全可能有的事，不过，就连伏见堀那位好吹毛求疵的老兄也说：“无所谓。”

五 远眺盛装的妓女

轿夫抬着去妓院区的轿子飞快的跑着，年初一的一大早就赶到了岛原的入口——丹波口。茶馆的小六子跑过来，首先在世之介面前拜年。因为这里靠近朱雀的郊野，所以黄莺新的第一声鸣叫大概已经能够听到。今天世之介无论如何想看一看身着盛装拜年的初音太夫，于是，他在岛原妓院区出口处的茶馆里坐下了。茶馆老板娘佐吾三次献上加黑豆、梅干、花椒的取意一年无病无灾的大福茶表示欢迎之意。曾有人在世之介品茶时三次到茶馆恭请。世之介问道：“听说有人来请我，是谁打发来的？”回答说：“是鹤屋传左卫门派来的。”世之介说：“好吧，我们就到那边看看吧！”

于是，世之介让佣人带路前往妓院街。此时，娇艳得令男人不顾性命的妓女满路皆是。佣人一一指给世之介说：“那位是小太夫小姐，这位是野风小姐，那位是初音小姐。”

初音小姐身着富于青春气息的天蓝色贴身衬衣，在衬衣与外衣中间，穿一件带有梅花缤纷图案的赤黄色缎子服，外衣为带有五色补花图案的粉红色缎料，佩饰的毬子板、羽毛、驱邪弓和玉片等物闪闪发光。外衣上印有新年驱邪的交趾木叶、稻草绳、相思叶等吉祥图案。她身披紫色罩衣，罩衣上染有黄莺栖白梅的图案，系一条鲜红色缘边儿带子。她那轻手轻脚袅袅

娜娜走路的娇态，越看越会引起人们的冲动。妓女屋的又市郎曾经说过：“上等妓女都是风流妖媚而心地贤慧者。”此话言之有理。

初音小姐的客人都已排到正月二十五。因此就拒绝了世之介与之相会的请求。他好容易约定好，于二十六日或者二十七日来与初音相会。

见面那天，在初次见面的寒暄中初音小姐说：“有时我也想和您相会。我不知道都有谁和您相会过，可是我要说，只要和您相会过的人都是幸福的。您真是一位招人喜欢的美男子。”

刚开始就说了这样一番动情的话，所以，世之介兴奋得不得了。他也想说些什么，但是，已处于被动地位，自然而然地注意起自身的仪表来。他觉得自己的话不能说出，不觉浑身冒出冷汗，房间内的空气也变得僵硬了。这样一来，世之介在饮酒时也故作姿态，竟毫不吝惜地燃起沉香。他注意到二层楼的陈旧，便把老板唤出来说：“这个样子可不行！”他主动提出要把修缮工程的费用给承包下来，又给了老板娘很多新年贺仪，还特意给了正在演唱岛原流行小曲的妓女一把紫檀活杆三弦琴。在初音太夫面前，他摆出一副挥霍无度的嫖客派头，那嘴脸活像一位来自乡野的嫖妓狂。陪伴他的金左卫门不知所措，有好几次当世之介想更大手大脚地摆阔气的时候，借口给推脱。

素日，尽管世之介是令人崇拜的嫖妓里手，但这次在初音面前却一败涂地。初音的应酬手段落落大方，是其他太夫根本无法比拟的：她能巧妙地笼络住通晓花柳界情况的男人，也能使初涉秦楼楚馆的男人喜悦得热泪横流；酒席的气氛沉闷下来，她会使人发笑；她能够根据嫖客的情况，每次都改变接客

手法，只要稍一大意，即便是神仙也可能被哄骗过去。床上的技巧也不落俗套，她说：“今晚很困。”这是委婉地叫人快把被褥准备好，自己则开始梳妆打扮。金左卫门留心观察她梳妆打扮的情景，发现她多次含水嗽口，清洁口腔，用两只香炉熏衣服袖口，用写着“宝津八岛”字样的盒子中冒出的烟将和服下摆包围起来，仔细地梳理秀发，就是侧脸也要用镜子反复的照照。

她一走进旁边的小房间就让人打开隔扇拉门，让伺候她的妓女退出去。她只带一个女佣人进来。她在摇曳灯光下走到世之介枕边，说道：“哎呀！哎呀！有一只蜘蛛！很少见的蜘蛛。”于是，世之介醒来，口中说道：“真讨厌！”当世之介起身的时候，却被初音抱住说道：“是一只雌蜘蛛缠住了你！”

她帮世之介宽衣解带，自己也解开了和服饰带。她又说：“您这样不高兴么？”她把世之介拉到自己怀里，双手沿着他的背向下抚摸，并说：“以前，曾有女人触摸过您这里吗？”世之介的兜裆布被她的手触到时，世之介早已六神无主了。

世之介现在再也忍耐不住了，一言不发，便趴在了她的身上，用双臂搂住她的胸。她说道：“您这样太冒失了。”世之介说：“请原谅！我已经忍受不住了。”

“更美妙的时刻还没到呢。啊！今晚您太……”初音故作反抗。世之介说道：“我在吉原也曾在这种情况下被抛开过，那种懊悔至今难以忘怀。我要让你抱我下去，我自己下不去了。”

正当世之介自言自语时，他那关键的东西却变柔软了，用不了了。当世之介不得已正要下来的时候，初音太夫从下面抓住了他的耳朵说：“如果一直趴在人家的肚子上……不能成全

好事，你就别下来！”说着，她任由世之介玩弄，内心无比喜悦，这的确是极少见的床上技巧。之后，两人又因争风吃醋吵闹一番。最后，不知世之介说了句什么话，因而使她大发雷霆，初音太夫把世之介踢到一边去了。

六 美妓的送别礼品

世界上最美妙的享受莫过于使京都美妓具有江户妓女的气度，并与之在大坂的妓院中相会。有一位名叫吉田闻名于江户吉原妓院区的妓女，此人最善于词令。论姿色，她比京都岛原一文字屋的金太夫更胜一筹，书法像大坂屋的野风一样出色，而且和歌方面的造诣也颇深。有一次，一位名叫飞入的俳谐名师咏出和歌的第一句：“昨夜吉田陪我坐，凉爽呀！”吉田小姐则即兴配句：“飞进我的被子里，萤火虫呀！”

不仅如此，多方面都赞扬过她的聪颖贤慧。她既能操三弦琴演奏，又能开口歌唱一曲，可谓天生一位适于做妓的女人。她那事事聪明伶俐的气质是出类拔萃的。

她受到了山之手的某位挥霍无度的有钱嫖客的尤其偏爱，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他。曾为了他而回绝其他的熟客，并弄破手指写出誓文。吉田从内心深处渐渐爱上了这位客人。但是，就在这时候，那位嫖客又与某位太夫一见钟情，想断绝和吉田的关系，他想方设法却无论如何也挑不出吉田的任何毛病，因而没有借口。

有一天下午，那位挥霍无度的大财主只带了一名专卖短刀鞘外的小刀的小兵卫，邀上世之介，三人便上路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天是最后一次。我向她提出无理要求，

然后与她体面地断绝关系，我要换一个伴儿。好吧，咱们快走！”

到了尾张屋清十郎那里，他们与吉田太夫约会。从一开始大财主就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吉田立刻就觉察了他的别有用心，却来了个“逆来顺受”。大财主在酒席上不由地连饮数杯，还硬迫吉田喝酒，他还在菜肴上找碴儿。

这位挥霍无度的嫖客故作大醉状，在室内粗暴地胡踩乱踏，酒从踢翻的烫酒锅里流出来淌到草席上，把场面弄得一片狼籍。小兵卫想用手纸挡住流溢的酒，但无济于事。当酒流到吉田的和服大襟摆处时，佣人小林用自己事先脱下来的黑色薄丝和服将其吸干，把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心想，不愧是吉田太夫手下的佣人，心地善良。虽然大家未说话，但都很佩服。吉田对小林的这番举动肯定很满意。这才称得上是：“春宵一衣价千金。”

到了“花蕾欲绽”的傍晚时分，太夫起身去厨房。当她刚刚走到走廊中间时，因不小心放出一个屁。千真万确是放屁的声音。世之介和小兵卫高兴得拍起手来，对大财主说：“太棒了！这真是有趣的春天屁！吵架的借口终于找到了。如果她再次回来，你就对她说：“屋子里臭得没法呆了！”“不，不，与其那样，我们还不如都捂住鼻子。如果她问及原因时，就说今天是来闻香味的！”他们商量好对策，只等太夫回来，但是，吉田太夫却一直没从厨房里出来。

“现在她不敢出来了！”正当两个人大笑的时候，吉田换了一套衣服，手持一束樱花走来。两个人相互瞅着，见她来到方才放屁的地方，走起路来加倍谨慎了。她打开拉窗后又回到草席上。可以认为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小兵卫觉得若说

出蠢话不太妥当，就暂时保持着沉默。世之介也谨慎地犹豫起来，他为了慎重起见，仔细踩了踩那段铺地板的地方，的确未发出任何声音，然而他却什么话也没说。室内的气氛很凝重，吉田太夫打破了僵局，她怒视大财主说：“您的所作所为最近以来完全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有件事我必须向您说明，从初次相会到您厌烦我为止，我的心始终未变。说实话，我从今天起，倒厌烦您了。所以，我今后再也不想见到您了！”

她说完，便到外面房间去，逗着小狗若无其事地玩，让它站起来拜一拜。他们觉得她那神态有点可恨。三个人闻了屁味儿，要吵架却又让人家钻了空子，只好灰溜溜地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走了。

整个妓院区都说，世之介和小兵卫的做法不对，而那位挥霍无度的嫖客也终于未能与他想得到的那位太夫相会。

吉田太夫并没有隐瞒，她将妓院的老板娘、最下等的妓女、名为重都的盲人乐师和负责陪伴监督妓女的阿漫等人召集起来，如实地向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时候对方如果故意出难题的话，我就说：‘那种事是格调低下的寻衅借口，如果想吵架不是想找多少借口就有多少借口吗？’因此，我故意避开了那块铺了木板的地方，改变了通过的道路，对方也十分小心，竟然什么也没有说，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放屁的确确实正是本太夫。”

世人反倒对太夫的聪明才智表示钦佩，没有一个说她不好的。太夫空闲时，许多人争着和她相会。就连来自八王子的卖柴人、全杉的马夫、伫立神田桥上的化缘僧也因思恋此君跣足徒步而至，伫立于街头的十字路口。甚至那些被人称作“轿夫”、“流浪汉”之类四处漂泊的人，一见吉田太夫走路的美

姿，也会像失了魂一样。

七 写有和歌的漂亮纸外衣

男人的时髦服装是带浅蓝色、红色条纹的棉布服，妓女的流行装讲究潇洒，让人在衣服上画上《源氏物语》故事的水墨画，家徽也成双成对地绣在衣服上，下摆染成山道形状，连袖子也是黑色的。以前，她们头戴小网眼斗笠，脚穿带有红色缘边袜带、绗成方格的短袜，但是，那种装束早已过时，这与今天秀气的光脚穿草履的样子相比，显得土气多了。看来，所谓好的东西也只有在它时兴的时候才是最受欢迎的。

嫖客们现在变得愈来愈奢华，攀比着焚名香，最后越烧越多，以至于让女佣人用焚香火温酒。

那一年，第一场雪后的一天清晨，世之介身穿一件纸外衣，这件外衣是用写有经了佐鉴定确属真迹的古墨迹断片帖中的原赖政亲书的三首和歌、藤原定家和歌手稿、三十六歌仙之一的素性法师的长歌以及其他历代歌人墨迹的纸缝合而成的。把这件纸外衣穿在身上，是荒唐绝伦的浪费，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尾张的传士也不想输给世之介，他将二十三位妓女写的誓文缝合在一起，制成一件外衣穿在身上，两个人互相攀比风采。他们都是今年初次来会野秋，如此攀比只是为了野秋太夫。这两个人均为嫖道老手，所以，之后又攀比花钱那就不用说了，以至于都不要命了。

野秋仔细琢磨此事。从前曾有两个男人同时迷恋上一个名叫菟名日的处女，结果最后两人都投入生田川身亡。如今的世之介与传七就像那两个人一样。她对于两人并无好恶之分，所

以，只好分别与他们相会，也就是每隔一天会一个人。野秋生来聪明伶俐，是一个昨天的事今天保证不谈、今天的事明天也绝对不说的人，她给他们两人写信，同样表达忠贞的情意，誓文也事先说明要写给他们两个人。这种做法也的确令人佩服。

尖酸刻薄乃世之常情。有人对野秋恶语中伤：“野秋对待客人纯粹是耍手腕，一只手拿着红叶，一只手拿着花，脚踩两只船呢。”只有涉世不深的人才会生出如此肤浅的推断，有此推断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妓院中恋情之渊的深度。只有多少懂得一些嫖妓的感受，或者至少嫖过一次高级妓女佣人的人才可能有体会。无论野秋选定两个人中的哪一个为自己的常客，他们会连续五万天，天天与太夫相会。时至今日，如此说也不是对太夫偏袒。

不知何时，有个下雨天，没有客人光顾，也没有什么可供消愁解闷的，而且正好是二月十五日的涅槃会的日子，老板娘为了款待野秋小姐，温好了煎茶，不等樱花盛开，便揪下了吊在柳枝上的年糕片儿，用沙锅儿炒得香香的，说道：“今天不用那么斯文，只要牙齿不累就尽量吃吧！”，

监督妓女的阿久、女佣人和陪伴也夹杂在中间，她们忘记了害臊，一点也不避讳地谈起了姐妹们之间的隐私。野秋强忍眼泪呜咽着说：“世之介和传七这二位，大概是前世因缘，是一辆车的两只轮子，所以，我才如此恋慕、怜悯他们。若说自己有什么可以企望的，那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两个身体。”

“这种亲密的恋情，决不是出于卑贱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专在酒席上说笑话、演余兴的艺人清介听了野秋的话，在众多妓女面前一本正经地这么说。大概实情的确如此吧。

三月二日是野秋与世之介相会的日子，由于世之介大醉不

醒，未能离身，第二天，以曲水之宴为由约好的传七如约前来。于是，两个男子不期而遇。他们相互交谈之后，便与野秋一起三人同床共枕而眠。当然，他们完全是一种高雅潇洒的风度，决没有狎戏之举。两个男人都是风度翩翩之士，无父母，有金钱，空闲时间用之不竭，他们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些爱讲排场的人在他們面前只能退后。他們的嫖妓手法也就愈加高明。

至于野秋本人，在评价妓女的书籍《胜草》和《怀中小镜》中都如实予以记载。然而，除却书中记载之外，她还有两个如不亲身与之相会就体味不到的迷人之处。其一是她的肉体条件生来就很优越，她的肌肤美丽且温柔。在男女交欢时呼吸急促，就是弄乱了发髻也不在乎。不知什么时候已撤去了枕头，那目光中微微带有丝丝青光，睡衣被汗浸湿，左右两侧腋下湿润，脚趾尖向下弯曲，腰部成弓形离开草席，每个部位的姿态都很自然。此亦为其得人缘条件之一。更有魅力的是第二点，她在与男人交欢时，时而哭泣的声音犹如画眉鸟的叫声，就是蚊帐钩落下九次，她都能应付自如。无论多么强悍的男人都都会让她弄得精疲力竭。

春宵夜短，惜别之时，若点亮灯而观其花容月貌，就是画中的虞姬也相形见绌。当她与人说“再会”时，那声音之温柔文静，真是钩魂摄魄。如问此女是何方人士，据说她是京都辰巳、宇治的朝日山附近村落中的人，那是茶叶的著名产地。因此，野秋的那个最富魅力的部位被称之为“御茶”并且极其出色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不是最高级的名茶“初音”，但是也足以令人如痴如醉了。

卷 七

一 容颜如昔

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思恋岛原昔日的高桥小姐。与高桥小姐共枕过的某男人说：“她的容姿天生适于作太夫，有令人疼爱之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腰姿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诱人风韵。此外她优点还有很多。即便不说人们也知道，她言谈举止温柔文雅，那发髻扎结得非常漂亮，为人聪明伶俐。即使今天，这位太夫的风度在各个方面，仍可作为当今妓女们的榜样。”

一个下着雪的清晨，高桥突然为装满新茶的茶罐启封举办茶会。上林的太夫们都在场，以世之介为主客，用屏风将八文字屋喜右卫门家的妓院二楼围出了做茶室的地方。有一张白纸挂在墙上的挂轴之中，让人想到这其中似有某种深刻用意。在一个女儿节时使用的提盒之中放着喝茶时吃的小点心，天目茶碗或装洗茶碗水的用具上都带有高桥家的家徽，那些只使用一次就扔掉的新茶具也因使用场所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别有一番情趣。

一会儿，有人在厨房那边说：“久次郎刚刚从宇治回来。”人们立刻开始把打回来的水进行过滤，大概是特意派人打来了

宇治桥第三桥墩的上游之水，的确叫人兴奋。客人们一到齐，高桥便开始研墨，并说道：“我们大概不能仅仅欣赏这场雪的美景吧？”说着，请客人们当场写出俳句。在那张仅是一张白纸的挂轴上众人各自命笔抒怀，从第一句到第五句全部写上去了，而且句句都是美妙佳作。

用过点心之后，客人们暂时离开了座位。当响起催促人们重新入席的梆子声时，三弦琴奏出“狮子舞”舞曲，所以，客人们又饶有兴趣地步入茶会会场。这次仅挂了一只竹筒，却缺了最重要的插花，的确令人猜不透。揣测其用心，因为今天是美丽的太夫们的聚会，大概她觉得太夫们的容颜比任何鲜花都美吧！

高桥那天穿的是染着红梅的内衣，外套是葱芽绿色的薄纱短外罩，袖子上绣着两只花串儿，并有长尾鸡飘散着尾羽的图案，罩一件绣有能乐中戴着黑色假面具老人图案的白缎外衣。秀发用带金箔的丈长纸扎结成蝴蝶髻，妩媚的风姿几乎使人认为是仙女的化身。上茶的方式之高雅，简直会让人误以为千利休转世。茶会结束之后，大家不顾及敬酒的顺序，无拘无束，一起畅饮，感到了与往日截然不同的快慰。世之介借着酒劲儿，把所有的金币银币都从纸袋中倒出，用手捧着说道：“喂，太夫，我喝了茶，这个给你吧！”

按规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太夫是不能接受钱物的。虽然那些不太成熟的妓女与此事毫无关系，但是，她们也觉得脸有些发烧。高桥沉静地笑了，说道：“那么，我就真的要了！”，说着，用身旁的圆盘接过来。“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正大光明地接受和偷偷用书信索要是完全相同的。”边说边把女佣人叫过来，说：“先收好吧，这是非有不可的东西。”能像高桥这

样巧妙处理事情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少见。

在茶会上她的所作所为无不使人乐趣横生，妓女和客人们都为这颇有感触的一天将如一枕黄粱般转瞬即逝而依依不舍。这时，丸屋妓院多次来人催促高桥说：“尾张的客人早就到了！”因为那位客人是一位初来嫖客，不好通融。她眼泪汪汪地说：“身为妓女，身不由己，真是悲伤。我暂且去一下，拒绝之后立刻就回来。暂时冷落世之介先生，那就拜托诸位帮忙了。”说着，走出门去，然而又两三次的回过身，吩咐说：“我不在的时候，请用小酒杯给他斟酒。”她把女佣人留在这里，一个人回了丸屋妓院了。

即便到了丸屋妓院，她也没有立刻到房间里去，而是坐在厨房里给世之介写起了长而又长的信。丸屋的老板和老板娘都好言相劝说：“只要出去露露面就可以，请您到客厅去一下吧。”她根本不听这些话。不久，帮闲们过来，多管闲事地说：“请上二楼吧，菜都摆好了。”“你们如果是真正的帮闲，岛原妓女的气度你们是应该懂得的。和如此性急的客人相会也没有什么趣味。”说完，她就返回到喜右卫门那边去了。无论七左卫门的丸屋妓院怎么来请，她坚决不去。

对方渴望相会的感情世之介很理解，便劝说道：“无论如何请您去一趟！”“我唯独今天向全日本的神佛发誓：决不去！”高桥说道。世之介说：“对方未必就此善罢干休。你可不要太固执了。他如果诉诸武力来抢你，把你截为两段，把带头的一半放在这儿怎么办？”高桥说：“我下定了决心！”说着让世之介弹起了三弦琴，她则枕着世之介的膝头，唱起了妓院中流行的情歌：“慨慨叹叹度时光，哎哟哟，虽然活着……”尾张那个挥霍无度的嫖客赶来，他说：“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默默地忍

受下去的！”说着抽出刀就要劈过来。但是，高桥太夫对此不屑一顾，依旧，而且歌声一点儿也没变调。

人们拦住那怒气冲冲的嫖客，都向他致歉，但无论如何对方不肯答应。两方的妓院和地方上身着礼服的官吏正式出面调解。正当双方抗议声、申辩声乱作一团时，高桥太夫的老板赶来说道：“我们今天既不陪尾张的客人，也不陪世之介先生。”说着，揪住高桥的发髻就把她拉走了。尽管如此，高桥仍向世之介告辞说：“世之介先生，再会！”这位女子的确刚强，而再次被这样的女子迷上的世之介的确令人羡慕。

二 纵情游乐的帮闲们

现在的第五代薰和昔日的薰太夫相比更胜一筹，她使她的老板上林家兴旺起来，尤其是她对服装的兴趣是格外高雅的。

《胜草》一书的作者素仙法师曾说：“好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会说好。”秋天的花草最鲜艳，她请狩野守信在白缎子夹衣上画了秋天的原野，并请八位高官为此画各赋和歌一首，并书于衣服上。这样的作品即使在当今的传世挂轴中也是稀有之物。如果毫不在意地把它穿在身上，即便是色压群芳的妓女，也有些不适宜。但是，有许多人都来看她的这身打扮，而且得意地说，只有在京都，只有薰才敢穿这样的服装。

嫖客们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渐渐地奢侈起来。几乎众所周知、挥霍无度的嫖客竟然穿深红色的隐条绸衬衣，外衣则在淡黄色绉绸面料上遍饰关系亲密的妓女的家徽，外罩则以黑色粗毛纺织品作面料，以条纹天鹅绒衬里，腰系浅灰色仿中国织法的带子。町人喜欢的七处有装饰物的大型腰刀，稍向后翘的挂

在腰间，靛蓝的鲨鱼皮刀鞘，刀上带有小型铁制古老护手，刀柄两侧各打着两只镀金穿钉，刀柄显得很长，以京都鼠屋的淡紫色合股丝线缠刀把，扁平形的小药盒和彩色革制腰包上均有玛瑙佩物和硬木工艺品坠子。用十二根骨做扇子的扇面上画的是友禅画师的风俗画。身上带着最上等的小张卫生纸，穿着里面均为袋状无跟的运斋式袜子，脚踏一双稻穗杆编的细带草屐。二十多岁的仆从拿着手杖和斗笠。即便在黑暗中相遇，若有著名帮闲陪伴，也知道这是去嫖妓的。

“那不是日常仅穿一件洗过的日野绉绸衣服，连一条替洗的日野绉绸的兜裆布也没有的男人们去的地方。”如果你相信藤屋市兵所说的话，那最好是尽量节约以积攒金钱。但是，世之介认为市兵卫早已不在人世，总有一天人是要死，所以，有钱就该花。有一天世之介包下了澡堂，不准其他人入内，召集起许多帮闲来，说是要痛痛快快地玩一天。他让所有人都穿上有他家家徽红瞿麦的浴衣，不系兜裆布，披头散发，九个人排成一行，涌上妓院街八文字屋妓院二楼，大吵大闹。于是妓院街内的人们都觉得奇怪，马上安静下来。人们以为，这准是京都的怪人们凑到了一起，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顾西的弥七在棕榈笄帚上挂上祭神驱邪幡，从小格窗伸了出去，于是，丸屋妓院二楼就挂出了财神像。一见到这个，从柏屋妓院二楼马上挑出了正月悬挂的小鲷鱼，神乐庄左卫门把翘梢胡子的人头像画在沙锅上。接着，从隔壁的妓院打出八幡菩萨、天照大神、春日明神三个神社的神谕让人叩拜。因此就把对面号作天神伸出的矮锤。与此相呼应，绰号叫鸚鵡吉兵卫的便点着了吊灯盘里的灯给人看。紧接着从柏屋又伸出了捞吊桶的钩子，从丸屋妓院又打出了戴头巾的佛像。因此，

丸屋妓院伸出一束牛蒡子，八文字屋便伸出切菜板。一方让猫佩带大刀和小刀出去给人看，另一方便出示衔了牙签的干鲑鱼。一方刚一拿出带有避邪草绳的灭火罐，对面的房子里就伸出了挂在灯火竹筒上的买酱油的帐本。弥七戴上一顶黑漆帽子探出头去，一个包有十二文钱的小包就从对面房子里被扔了出来。从北面伸出一根缠上棉帽子的研磨杵，于是上写“有最上等的坠胎药，并且有可供临时雇用的接生婆”字样的纸幅从南侧的拉窗上便伸出了。从妓院街西侧中部的八文字屋妓院二楼一伸出幡、宝盖等葬礼用具，人们就哭泣或大笑……这一天，正赶上在妓院街的妓女和嫖客们一个不剩地全跑了出来，这三家妓院二楼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这简直是古今罕见的游乐。兴犹未尽的看客们直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最后，帮闲们都跑到大路上，彼此即兴地大说俏皮话，都前仰后合的笑着。其他的游乐都变得乏味，没人对它感兴趣，只有这种喧闹却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就没有办法停止这种喧闹吗？”不知是哪个人说了这么一句。于是，东侧中部的妓院面向道路的栅栏房子里有人说道：“我立刻去让他们停下来给你们看看！”这是一位挥霍无度的嫖客。他打开钱袋，堆起了足有半金子的金币，说道：“太夫们，为找点乐子，我让他们拾金币供你们观赏！”说着，让小伙计们把金币撒出去。金币像雨点一样落到地上，但是，任何人都没有心思去捡，大家仍然专心地看帮闲们的表演，真不愧是傲慢的京都人的气派。那位挥霍无度的嫖客见抛出的大量金币无人理睬，感到没有一点兴趣。他遭到了人们的嘲笑而溜之大吉。之后，那些钱都被化缘僧和拣废纸的人收拾起来，拿到东三条天部村去了。

三 贪婪的妓女

“喂！喂！请回来一下！”高鸟屋妓院的女佣人叫住世之介。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回过头来。女佣人说道：“给您的。”世之介把女佣人递过来的一封没有写收信人姓名的信塞进怀里，一言不发匆匆而去。有件事情世之介总是惦记着：很久以前有个男人迷上了高岛屋妓院的太夫泷川，自己就在中间撮和，并一直在等她的回音。他心想，大概这就是泷川的回信吧。世之介等不急到家，便来到庆顺街十字路口的路灯下悄悄看信上的内容，但有些地方没有读懂，只好从头细读，他读完以后才明白，这并非泷川对那件事情的回信，而是另一位太夫以甜言蜜语反复表达发自内心的对世之介本人的恋慕之情。世之介有点洋洋得意对陪伴他的男人说：“瞧这信……尽管有件事我出面劝说也照旧无效，却偏偏有人主动对我表示恋情。这是一位太夫给我写的信。世上有很多年轻男子他看不上，他却偏偏看上了我，这大概是我留着厚鬓的缘故。你最好是仿效我世之介吧！”说着，他扬扬那封信，有些洋洋得意。于是，陪伴他的男人笑着说道：“这，我可不能理解。”

世之介十分着急，说道：“你认为我在说谎？你看看这个！”说着将信摆在他面前。

“啊，用不着看，信不就是那位太夫给你的吗？”“你给我说，你怎么知道？”世之介催促说。

“不！不！如果是那女人的信，就不用如此。原因是，不仅对于您，她就在前不久，还像给您写信一样给半太夫的客人和萨摩太夫的客人写了情书。同别人抢客人是她最近采用的新

手段。她的秉性别提多么令人讨厌了。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恋情。她专对那些每逢节日必逛妓院的挥霍无度的嫖客耍这种手段。有证据表明，她并不在意男人的气度如何。河州有一个没鼻子的村长，她甚至给这样的人也写了情书，让他偿还了这三年之间因她不接客而欠下的妓院的帐款和赊购商品的欠款。她与那位村长睡觉的时候总是闭着眼睛，后来却以‘我不喜欢你这张脸’为借口与他吵架。那男人气愤地说道：‘你现在才看到我这张脸吗？你事先这个那个地要了我许多东西，如今又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太狠毒了。我没有变心，证据就是你要我给老鸨的小麦。我今天就把刚打下来的小麦运两草袋来。你以前说你父母家需要棉花，我曾让人在四五天之前送去了一百多斤除掉尘埃的棉花。除此之外，还把瓜、芜菁干和茄子不断地送到遥远的大坂天满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心满意足。今天夏天，仁和寺的淀川大堤决口，我的农田遭水淹没，你以为我的农田减产了，就瞧不起我了，的确让人寒心！’那男人流着泪回家去了。当时有很多人在场，并听到了男人说的话。这样的女人，我看哪，你别搭理她吧！”

世之介听了他的话，说道：“这真是个可恶的女人。不能白白地饶了她。”说完，立刻给她写了一封迎合其心愿的回信，约定要作她的情人偷偷与她相会。有一天，世之介在那位太夫与丰后的某客人初次相会时，也来到那家妓院。那位太夫一见到世之介，马上就写了个“请您绕到后面去”的小纸条交给了他。世之介想，暂且不去管以后的事，今晚先会会她。于是，他躲进放柴的房子里，从隐蔽处偷偷窥视，只见那女人颤微微地拿着酒杯，并且突然说肚子疼，装出很痛苦之状。这时，丰后那位有钱的嫖客打开小药盒，给了她几样药，太夫假装吃

药，却把药扔进了烟灰筒里，离开去了院内的厕所。但是，她让女佣拿着纸捻儿灯在厕所门口等候，自己却偷偷来到后面，紧紧靠住世之介身边说道：“这样来相会真让人高兴。”那位有钱的嫖客还以为女人真是去了厕所，便打开朝向院子的拉门问道：“太夫小姐去了很长时间，肚子好了没有？”女佣人说：“很快就会回去的。”虽然这是女人惯用的手段，但是谁都有可能上次当。

女人和世之介从木炭包中间站了起来。将要分手时，她早就因为灰尘沾在衣服上而懊恼不已，嘟囔道：“这可太不合算了。”世之介在旁边看着，她毫不在乎，让女佣人用笤帚给她扫背上的尘土。她并未直接回到房间内，而是坐在佛龕前，就着咸鳕鱼吃起了茶泡豇豆饭。她吃完之后，又抽开的钱串，默记着数目，一文一文地数起来。一般来说，数钱之类的事情是妓女的大忌。那位有钱的嫖客经受不了这样的冷遇，实在呆不下去了。他起身要走的时候，发现女人正在数钱，便说了一句：“看到你能够数钱，我可就放心了。”他向妓院道了一声“谢”，便回家去了。女人毫不介意，把在远处的像是小伙计的人叫过来问道：“如今借金币的利息是多少？”世之介真想把水泼到她脸上去。真让人难以置信，这样的女人也当太夫，而且居然走红了，这的确是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后来，世之介又与她暗暗相会了四五次，之后，果然不出所料，一封索要金钱的信件来了。世之介给她写了如下的回信：“拜读了您所需正月花销的信，值此年末繁忙之际，我不胜恐惶。如果是出钱嫖妓的话，如您所知，我就不会与深深迷恋着我的太夫们长年保持着亲密关系了。您以前来信要让我到您那里免费玩耍，所以，我虽然忙于与女人的爱情周旋而不得

空闲，但出于同情之心还是偶尔与您相会。请您找其他男人去挣钱吧！如果您想借当日偿还的高利贷的话，我愿意关照。因为我非常忙，所以先谈您提出的事情，也不想提其他的事情了，敬复如上。”

四 一百二十里外的敬情酒

为会会色道中的第一人、正驰誉吉原的太夫高尾的绝妙风采，世之介便不顾露水和阵雨打湿衣装两袖的行旅劳顿，身着红叶图案的旅行衬袍，乘上八人大轿，带着五名帮闲，从京都出发了。这样惹人注目的重大举动，简直使人感到仿佛是号称爱欲之神的在原业平乘轿出行一样。这位当今一流的花柳界高手披星戴月不分白黑的赶路，不久便抵达骏河的宇津谷山冈。世之介琢磨着，要是有一个能给京都岛原捎个信儿的人就好了。正好碰到三条通龟屋的清六来到此处，清六急匆匆的，等不及跳下马就赶忙说：“唐土仍旧在接客。我在江户见到了从前在三浦屋呆过的小柴，她因为恋情的交往，敬了京都一位相好一杯酒，我现在就是替她取来那杯回敬的酒的。”世之介一听，就觉得爱情似乎弥满了江户的空中，而京都的儿女恋情更使人难以忘怀，便对清六说：“请稍等！”他用黑色粘土笔在手纸上写道：“今天，在此遍布爬山虎的小径上巧遇清六，见到他由于长途跋涉的瘦弱的形象。我对您的恋情无法言表，人生如朝露，只要有一口气，我还想再次与你相见。这就是我们再会之前的爱情标志。”世之介把岩石上爬山虎的叶子掐下，与信一起封好，委托清六转给岛原上林的金太夫。五位帮闲也都各自挥泪委托清六转述问候，他们吵着说：“喂！喂！我是忘

了一件事，虽然有些不便开口，但还是请您转告上林妓院的阿曼，让她把脖子好好洗洗……”大家哄笑着各自上路了。

沿着长满青苔的小路向山下走去，看到那在小草房里卖十个一串的年糕团子的女人，也感到很漂亮，世之介向她边打招呼边走过去。不久手越村到了，把树叶揉成团当招牌的酒店就在眼前。世之介说：“这才是千手前父亲住所的遗址。”渡过安倍川，听到东方有人合着编木拍子板的拍子唱道：“先生等不来真可恨……”“哎！好像那里是此地的妓院区。我想我们不能不进去吧？”说着，他们放下掖起的衣服下摆，手持绘有旅程地图的扇子走了过去。然而，大概是因为这时太没趣了吧，他们觉得“总而言之还是不看为妙”，并未逗留便又起程上路了。此处的妓女比岛原北端的廉价妓女还粗俗。他们在三岛投宿，到处寻找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的妓院遗址，之后又越过了严格盘查过往女子的、真正应该称之为恋爱之关的箱根关口，来到了江户。他们在与武藏恋爱之草——紫草有关的专染紫色布料的染坊老板平吉家驻足。

“我们首先想知道一些吉原的状况。”他们这么一说，老板便将新版《妓女家徽大全》提供给他们看。这几个人一看到“红叶家徽及三浦屋太夫高尾家家徽”一行字，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齐声说道：“清晨风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刮起，要趁红叶未落时抓住此君！”于是这六个人立刻动身进入“恋爱之山”。以金龙山为目标，他们乘两个橹的快船直下浅草川，越过驹形堂，抵达日本堤。这一带被称为三野或三谷因为有小原、浅茅原和吉原三处著名郊野。

在大门口的茶馆里他们重整衣装，来到尾张屋清十郎的妓院，一说是“从京都方面来的客人”，对方立刻说道：“久仰！

久仰！我想您是来住宿的吧？您看，我们已经恭候着了！”说着，打开隔扇门，只见一个八张草席大的小客厅装饰一新，室内摆有一个上写“京都世之介先生之榻”的纸标牌。老板的良苦用心实在令人钦佩。不仅如此，甚至在酒杯、温酒锅和汤碗上都贴上了世之介家徽红瞿麦的图案，这的确是一位精明的老板。

“太夫小姐呢？”这么一问，老板说道：“九、十两个月，在市左卫门那边的某位客人包下了她。十一月也排得满满的，已约好到利右卫门那边去。我们这边也订了合，是十二月年终的三十天，正月的生意也确定下来了。因此，她今年是一天空闲都没有。您几位就在我们这儿过年，等明年春天好好玩玩！”众人听后，瞪目结舌，问道：“那些客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据说，那些人竟认为金币是海里产的或者树上结的。这次世之介本打算在此挥霍黄金千两，这个数目从现在的形势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从十二月初二起，好说歹说再加上清十郎与平吉多方奔走、苦苦哀求，腊月二十九日这天世之介才得以与高尾偷偷幽会一次。

为了避开他人耳目的幽会，世之介只带了平吉一位帮闲，傍晚才出门。高尾从妓院回来的样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她那稳重大方的步履与京都人截然不同，见到熟悉的人她也不打招呼；穿一件带凸起白点花纹仿中国丝织面料的和服，饰带高高扎到胸前；两个女佣人都身着同样衣服陪伴在她身旁，甚至负责陪伴及监督的女人和男仆也都穿着带有高尾的红叶家徽的服装。这装束华丽宛如一幅美丽的秋光山景的一行人在路上缓缓移动。

世之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夜半的钟声也无精打采地响

起。就在他百无聊赖地数着那钟声时，更深夜静的夜色中一顶女人乘坐的轿子被抬了进来。有人为了不使高尾的身影被别人看见，特意熄掉了厨房内的灯。妓院老板娘摆下引见酒席，饮宴一结束，老板娘就说因为不久就要天亮，春宵一刻值千金，请世之介先躺下。帮闲平吉也和一位名叫鹿背山的妓女情意绵绵地一起睡下了。稍过片刻，高尾马上进来说：“我可不能让您比我先睡！”说着，把世之介拉了起来，也把平吉与鹿背山的好事给搅了。他把人们喊过来，让大家坐在被褥上，做猜谜之类的游戏。她这一手，使人愈发等不及。高尾又说：“这也没劲。”便让鹿背山和平吉去睡了，然后对世之介说：“请解开带子吧！”但是，世之介已完全控制不住了，连带子也未解就抱住了高尾。高尾说道：“喂，那样，我计划就不能实现了？原先被褥冰冷，所以尽管没事，我还是把侍女叫过来给暖一暖。这样不是白暖了？”说着脱衣解带成女水之欢，尔后又说：“近期我们大概不能再相见了，请您尽情享乐吧！”初次相会，就予以热情“款待”，这样性急的太夫恐怕世上是很少的。

五 多情的日记

妓女们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当天客人早一点走开，自己在中门处与情人暗暗偷情，然后依依惜别，或者负责监督、陪伴的女人因病卧床不起，而自己又收到客人寄来长而又长的情书。然而世之介也收到了一封长而又长的情书，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寄情书的人是新町木村屋的太夫和州，她为自己那比吉野的鲜花还要鲜艳的青春而自豪。她在阳春三月三十天的活动记录给世之介寄来了，这才称得上是“恋爱之山”的长信。世之

介越读情火越旺。世之介这时候正在与“恋爱之山”一词有关的出羽国名叫庄内的地方做大米生意。那开往大坂的船，由于来迟了，令他急不可耐，妓院的事就更令他怀念了。世之介贪婪地阅读着。信的内容是：

“天色微明，就有人来了。已经光临的客人是中之岛盐店宇右卫门的二掌柜。因为我今天的安排排得满满的，所以一大早就开始在高岛屋妓院接客了。昨夜接客时的劳累现在还残留着，虽然拿起了纸和笔，但是，却感到精神困乏。我在曲肱为枕的梦境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您。正当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时候，有人敲响了我的格子窗。您是可以理解到，我有多么厌烦吧。若不马上予以回答，敲门窗的声音就会再次响个不停，甚至还会吵醒贪睡的八千代太夫。‘喂！喂！’外面不停地呼唤，所以，我不得已只好吩咐女佣人说：‘给我准备冲澡！’可是，来接我的男人没等到我洗完澡，一个人气鼓鼓地出去了。车铺的大黑狗又狂吠起来。那男人转到西侧的横街去了，这实在太滑稽了。心爱的男人与厌恶的男人之间的差别就这么大，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心的确太可怕了。妓院的男仆来了，我去了那里，然而，初一这天净是吵嘴的事。

“我初二那天在川口屋初次与肥后的八代那地方的米商们相会。在座的有伏见屋的吉川、八木屋的雾山、还有‘净琉璃’太夫清水理兵卫。大家谈起‘净琉璃’中男女私奔的场面，我听了‘东方之空在那边’一节，感到很震惊。一想到如果自己是一个去找世之介的人……其实那场面并没有多少悲惨，我却流了眼泪，旁人也许以为这是由于恋爱的剧情感动了。那天不必陪客人上床，天黑回家的路上，有人从暗处嘲讽我说：‘灯笼上的家徽是红瞿麦，难道你还迷恋着那男人？’我

辨不清是何人的声音，回头一看，是天满的又先生。他曾经询问我：‘什么时候世之介先生回来？’因为某种原因，他与越前太夫有二十多天不来这里的妓院相会了，他在道顿堀又爱上了峰野小曝，因而每天去那里，这也是一种富有情趣的快慰。您的弟子吉弥先生越长越美丽了。

“我三日和四日都去住吉屋的长四郎那里了。客人是去年盂兰盆节那天曾关照过我的唐津的庄介先生。他白天去住吉海岸赶海，亲自拣来了亮樱贝和空贝壳，他说我‘尚未相会便泪染衣袖’。他是一个很柔和的人。

“五日，在茨木屋妓院，见到了那位您早就知道的让人讨厌的男人。我由于身为妓女，也给他写了一份言不由衷的誓文。现在我把他给我的誓文，附带寄给您，请代我收存。六日，从从容容地艾灸，所幸这天没有客人。七日，原在茨木屋妓院，后又被叫到井筒屋去接待了一位地位很高的客人。八日，昨天那群客人又接待了一下。九日，正好是母亲去世十三年的忌日，在千日寺建起石塔，做了佛事。十日，在八郎右卫门的调停下，与鼬堀的客人重修旧好。十一日，与播磨的网干的客人在木片盒铺子初次相会。这位客人曾与八木屋妓院的雾山相好，我认真地证实了他们的分别完全合乎情理之后与之相会。十三日，我在自己家中，我悄悄托漆器泥金画店的治介给做的砚台盒已做好，而且给送来了。画在砚台盒上的是和歌浦的风光，情趣的确别具一格，特别是用各种笔法画的毛见铺的松林，让人看了觉得栩栩如生。这封信是我第一次用它给你写的。

“您以前留给我的那件带有春画的贴身衬衣，十四日突然想起您，便把它穿在里面出了门。刚刚出门，庄介死乞百赖地

要，我不好意思拒绝，就假装高兴地送给他了。这并没有其他什么原因。他写信说，过一两天送给我一卷带木纹图案的、手头现有的印度绸，在那封信中还装着重一步的金币五十个，可他并没有提及关于衬衣的事。我把那些金币原封未动地给了讨厌的丝绸店催帐的佐兵卫。只是您不在这边，我这个人，一有什么事就觉得满肚子委屈……”

和州太夫详详细细不断写妓院的事来。世之介流着泪读那些信时，和州太夫的幻影在他身后出现，只听她说：“我很快就可以谈妥，搬到岛原去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后天从大坂动身。”她接下去哭着说：“即便近期客人稍微少一点，也觉得去京都是非常凄惨的事，如果我去京都马上就会死去。”

“那么……”世之介伤心地抬起头来，突然听到了离去的脚步声。他刚刚悲忿满腹地转回头，幻影便消失了。即使是幻影，世之介也难以放心，所以他再次回到了难波的花街柳巷。

六 多情女子痴情汉

这里所说的恋爱，正像《大杂书》所载：先吉后凶。有一位金命男人，但是，他的金命也就是三百两黄金的福分，他用这笔钱把新町妓院区的妓女吾妻赎出了。如事先所期望的那样，把她接到了待兼山脚下的村庄里，两人过上了随心所欲的幸福生活。但是，吾妻却没有任何快乐。为自己不能遂心如意的前途而叹息，沉浸于忧郁苦闷之中。据说，她不能忘记与世之介昔日的情怀，甚至还曾写下遗书，欲用剃刀自杀。但是，她毕竟是被从为娼的痛苦职业中解救出来的，虽然眼前的男子并不能称心如意，她也不能使他的大恩化为乌有。然而，她

最后仍然决定采取名声最坏的死的方式——自杀来了此一生。她那年春天，为了使自己年轻轻的生命悲惨地结束，便断绝汤水，没有多久她的身体就衰弱不堪了，如鲜花枯萎一般。她离开了人世，于延宝五年五月八日清晨。

真是太可惜了。想当初，这位太夫温顺伶俐，为人热情，且举止端庄；入席之后不同女佣人悄悄耳语，也从不起身去厨房；从不背人给客人写书信；为了不引起当天所接待的客人的不满，他以流畅的笔调写出程式化的词句；她接待初次到来的客人时，特别注重使在座的人振作精神，即使偶而离座去厕所，也是悄悄走到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平静地眺望连结大门的胡枝子篱笆墙，把被露水打湿的和服前面下摆的两端提起来。当打开野根山产薄板制成的厕所门时，悄悄地不发任何声响，不从厕所壁上留出的竹格窗向外看。方便完毕后，毫不吝惜用纸，而从厕所出来之后也不立刻回到酒宴上去，却好象有什么事似的向远方的筑山看一会儿。不知何时已洗过手脸，尔后点上一炷香，把和服下摆处薰一薰，然后才重新入席。太夫就应该这样注重举止。

吾妻太夫素日除接客之外，连手也不许他人握一握。而且，她在等待客人的日子里，总是呆在人多的厨房里，决不躲藏。她品行如此端正，所以，人们都认为，她决不会有情夫，但是，她偏偏在这两年之中与世之介有了极为密切的交往。这种关系是越后町某妓院的老板娘从中撮合而成的。即席舞蹈结束后的某天傍晚，妓女们衣饰不整，吾妻拿过要换的浴衣，正想冲个澡，发现贴身裙也由于汗水被弄湿了，便匆匆解开脱了下来。她那将要入浴的、赤裸的肉体之美呀，简直无法形容，久米的仙人失去神通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吾妻的裸体。在屋檐

下走廊边上装罗汉松板窗的格子处的世之介，此时正在那里偷偷地站着，但是老板娘却故意熄掉了方形纸罩灯，说道：“喂！在那边儿！”他被老板娘推着，提心吊胆地进了浴室。因为心情急躁，在与女人匆匆成全美事之后就出来了。这时，他被陪伴监督吾妻的阿吉发现了。他为封住阿吉的嘴，只得讲好给她买一块山梨县郡内产的条纹丝绸衣料，这实在让人糟心。经过这次幽会，每天都有令人庆幸的美事发生。如今从世之介的眼光看来，那些花费金钱热中于嫖妓的男人，通通是傻瓜。

那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吾妻在九轩町的纸屋妓院，与平野村棉花店的吉左相会，但是，吾妻暗地里来通知世之介说：“吉左晚上一定回家，请你偷偷来约会。”所以，世之介便来到妓院，藏于花草丛中，静观室内。吉左把盲乐师久都留下吩咐说：“你陪着太夫聊聊天！”

吉左本人回家去了，盲乐师久都却忠于职守，寸步不离太夫身边，这的确令人厌恶。在夜色中世之介一直等待着机会。可是，下半夜开始飘起的雪花难以用衣袖拂去。因此，他便枕着石板上的低齿木屐而躺下，虽寒冷难忍却不知不觉睡着了。扇屋的长津太夫在楼下房间的被窝里陪熟悉的客人睡了一觉醒来，打门拉门，问女佣人道：“我的木屐呢？”世之介听到这话，便缩着身子躲到走廊地板下面去了。世之介的身影早已被长津太夫发现了，便阻止女佣人说：“不必找了，可以了。”长津太夫的确是十分理解恋情的人。这时的世之介暗自欣喜，暗暗祈祷：“但愿神佛保佑您七代、八代都能成为太夫。”

久都在二楼上甚至连上下楼梯的声音都非常留神，令人厌恶之极。吾妻心情郁闷已极，将一些书信撕成纸条，捻成长长的纸绳做成一个不大的吊篮，把一只天目碗放在篮内，碗内斟

满烫热的美酒，自己抿一口之后，用吊篮送给世之介。这女人细致入微的体贴之情世之介亲自体味到了，三次用手高高捧起酒碗以示感谢之后，才把酒喝了下去。那美酒通过喉咙时的快慰真是永远都不能忘记。一下子喝了一半，正欲休息一会儿，长津太夫拿来一串腌花椒，低声说道：“菜肴在此。”使世之介再次深受感动。然后，长津太夫拉着世之介的手上了二楼，身体紧靠文都说：“多么可爱的光头先生啊！我的胸堵得慌，给我摩挲摩挲吧！”说着，为使久都高兴而把他的手放在怀里，说道：“是这儿。是下面。还要往下！”说着，一直让久都的手触到了自己那最可贵的部位。久都心无旁骛，心情激动，便使吾妻和世之介如愿了。这种安排真是非常巧妙。瞎眼的人才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菩萨呢！久都还在专心致致抚摸着太夫那黄金般宝贵的肉体，催嫖客们离去的声音传来了：“诸位客人，请回吧！”

七 新町的夜色，岛原之晨曦

茶馆的老板身着上下分身的浅黄色麻布礼服，加上茶色小花纹外褂，腰挎一口小刀，这种打扮和往日完全不同。看他那富有几分智慧的面孔，你根本想不到他竟是俗世上的人，就象是见了熟人装不认识的弥三郎先生于九九重阳拜节拜到这儿来了。他首先说了一番祝贺节日的话，又说今天在九九重阳佳节的美好的日子里，花街柳巷要举行九九重装纪念活动，参观这种活动就是最好的休息。据说，在很久以前，因为菊慈童被菊花的露水打湿了衣衫，吸收了山水之香，因而得千年之寿。新町妓院区非常重视重阳节的这一传说，所以节日的夜景自然格

外充满香气。

为了观赏这里的夜景，世之介来到新町妓院区。只见茶馆莺之太兵卫家让人挂上了竹帘垂在檐头上。妓女们的身姿透过竹帘隐约可见。大概因为今天是佳节的缘故吧，今天就连那不知名的围女郎都十分漂亮而令人动心。高间太夫就更漂亮得出奇，她那带着刚刚出来接客的妓女们行路的恣态，使人感到为了她行千里路也不嫌远。的确，妓院区是一片极乐净土。金吾太夫的衣箱摆在院子里，在井筒屋妓院所有进进出出的人，甚至负责陪伴、监督妓女的女人也得到重一步的闪闪发光的金币，以作为节日的庭院钱，所以，大家都表现得很兴奋。

世之介又前往九轩町住吉屋妓院。他让口吃的老板四郎右卫门说了一番玩笑话，又让梳着抓髻、尚未成年的侍女琉伊喝酒，之后又让她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抓住由此通过的妓女，说上一番让她们感到恶心的话，并变着法子让她们勉强坐下来，用小酒杯喝上几杯酒。这时，兼好太夫说：“我喜欢有男子气、能喝酒的人。”

那天，在扇屋妓院里世之介正与某太夫愉快相会，但是，他突然怀念起京都的岛原来。他那心猿意马的风流荡子之心又在作怪了。他丢下这位太夫，立刻从那里动身前往道顿堀。到达叠屋町时，在某位熟悉的演员家停了一会儿后，又踏上路程。虽然是光明正大之人，为了掩人耳目他却雇了一顶轿子。坐上这顶四人抬的轿子后，他突然想起自己和哥们儿吉弥有约。他马上托人转告吉弥取消约会，自己继续赶路。当初更的钟声敲响时，轿夫说：“到佐太的天神了。”“在这儿喝两杯，尽管没有太夫陪着也蛮好嘛！”说着，他们折断木柴，燃起篝火，温上美酒。烤酱也成了口感很美的菜肴。他们趁着酒劲儿

上路，经过了交野、禁野等地，淀河上的小桥已在晨雾之中了。一会儿，轿夫说已到达鸟羽的“恋爱之塚”。世之介睁开眼睛应声道：“知道啦！”很快又到了四塚茶馆。用力敲开竹门，进了茶馆，轿夫说：“等不得喝开水了！快断气了，给点儿凉水喝吧！”

轿夫们七嘴八舌地吵嚷着。说起来，前几年有位名叫森的有钱的嫖客为急于赶路致使轿夫惨死，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一带。他们一想到这个，便更加怀念岛原的天空。他们在晨星的余辉尚未消失的时候，来到丹波口小兵卫的茶馆。小兵卫马上腾出茶馆的半边，收拾完之后，他对世之介说道：“您难得来京都一趟。昨天高桥太夫还说急切地盼望您来呢。我立刻通知她，使她高兴一下。”说着，敲开大门，来到街口的茶馆，立刻派人到三文字屋去了。

“此处的晨景非常美丽，难怪僧人西行在赞美松岛的曙光和象溜的晚霞会那样深情。昨天看罢新町的夜景，今天您又会马上亲眼看到岛原的晨曦，这是一种很美妙的乐趣吧？世之介先生，你认为如何？”“诚然如此。”世之介与伙伴们谈着这类的话，来到街口的彦右卫门的藤屋茶馆。茶馆里的方形灯整夜亮着，此刻已经熄灭了。在角落里，有一只用久了的锅，里面的水沸腾着。他们以炒岩仓松蘑为下酒菜，用中等大小的碗喝了两碗酒，连说：“爽死了！”

正说着，幸运地被人赎出来的哥仙打扮成有夫之妇的样子来到此处。世之介问：“我们分手后，你到何处了？”她说：“我的小庵。”说完，就出去了。“啊，怎么能去宇治呢？我明白了，她是被赎到六角堂后边那一带去的人。”

话刚一说完，太夫派来的引舟女郎对马、三芳和土佐等到

了。妓院方面还派来了次兵卫及其他男佣人。男佣人说：“请到那边去吧！”

妓院方面简直像举行祭神仪式一样，不断地派来佣人，这表明高桥正在走红运。眼下受到待遇，使人感到可以和诸侯相比。

世之介他们白天睡了一觉，昨夜的旅途劳累，化为乌有。傍晚，外面支上了折椅，这是要举行九月十日赏月活动。这种风情是系城妓女所特有的。在座的有高桥、野风、远州、志贺和野世。女佣藏之介极为乖巧，对马则聪明伶俐。伴着三芳和土佐的美妙动听的合奏，世之介不知不觉多饮了几杯已略有醉意。因为他们本来就关系亲密，回忆起数不尽的往事和未了情怀——从被唐土太夫笑过的旧事、向太夫薰传达秋波，到让太夫奥州点头应允等等，真是感慨万千。岛原的妓女以温柔著称，而且服饰应有尽有，所以，如果此处的光景如果领略了，就会觉得其他地方都过于简陋。夜深人静之后，开始铺被褥。妓院为她备有三床被褥。太夫的枕头与别人是不一样的，更别提睡衣了。从解带子开始，一切都由陪伴的引舟女郎服侍，被子也由别人给盖，连烟也用不着自己动手装，世之介耳听着太夫的甜言蜜语进入梦乡，那可是无法形容的美梦。

卷 八

一 舒舒坦坦睡觉的车

年过六旬还健在的老太很多人家里都有。虽说最好不要拘泥于形式，但是，家里如果没有女人，就像只长着松树的山一样，生活就失去了兴趣。无论任何事都可以自由地去做。不知妓院是什么人首创的，只有这里才是能使人返老还童的场所。与其向往那遥远的龙宫净土，去和那脾气古怪的年轻公主相会，不如找了解性情的丸屋的老娘更如意，于是帮闲们聚集起来。帮闲神乐庄左卫门说道：“很少有今天这样轻闲的日子吧？咱们马上去参拜一下岩清水八幡神宫如何？说不定神佛也知道我们每天说谎话，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可以去消灾吧！”另一个人说：“明天是十九日，会人多拥挤，如落得满身灰尘也太扫兴了。节日前一天晚上会举行小型活动，我们不如去参加这项活动。”又有一个人说：“尽管如此，我们在路上还要一起聊天，一起饮酒，那样，是不是就可以参拜不成呢？还是听听世之介先生对这件事的高见吧！”

“这比修行者洒水净身还容易。”世之介说着，招呼随从的管事道：“那个！”于是，随从心领神会，从隐蔽处伸开双手让帮闲们看。帮闲神乐清楚这姿式表示一贯钱的意思，于是摇摇

头显出无能为力的神色。接着，管事又从怀里掏出十两黄金说：“这是香资！”便扔给了他。

“这次心满意足了。我们每次都让您破费……”帮闲说着，欢闹起来，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决定先租几辆车。有人找来了三辆准备回鸟羽的，车内均铺上花毛毡的返程牛车。他们也将此事告诉给太夫们。大家都穿上相同的淡蓝色带凸起白色圆点花纹的和服，头戴四方形袋状“投头巾”。每四人坐一车，共用两辆车载人。余下的一辆车装载盒装食品、酒桶、多层饭盒装的菜肴、装钱的日用品的长方形盒子等等。一支大蜡烛被插到了烛台上。车从岛原的大门口一出来，他们便弹起三弦琴，并不断地喝酒，还唱歌：“叫人思念的朱雀小径啊……”不知不觉地走过了那条朱雀小路，又让牛车沿着大宫街一直向南走去。即使他们见了诸侯的车马行列也不必伏跪在地。“只有在天皇所在的京城才能发生这种事，其他地方怎么能行呢？”他们心中觉得难得而又感激。不久，明月东升，一阵晚风掠过眼前的竹林，在不知不觉之中衣袖已被露水打湿，因而，虽未感慨却疑是泪水浸染。三弦琴声不知何时已停止，刚才可以是过分高兴之故，这时反倒使人产生败兴之感。

突然抬眼向南方远望，在小枝桥桥头上发现了灯笼光，而且，灯笼上均有岛原太夫们的家徽。世之介等人问道：“这是干什么的？”九位妓院管事的叫住牛车说：“太夫们吩咐，要在此特备美酒，为给诸位饯行。”

她们特意让人从京城拿来几床被褥，作为风掠竹林的寒夜中的款待，在附近草铺屋顶的房子里放上被炉，甚至准备了两头扎起来的枕头，劝世之介等人说：“在这儿睡一会儿吧！”

说着，她们用本色的木碗盛上了茶水泡饭，银器温酒锅烫

上各种名酒，同时摆好了雁肉鸡素烧和咸沙丁鱼：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饭后，众人各自用彩色方绸巾垫着茶碗喝茶，有人还无忧无虑地抽起烟，烟盆也是太夫们特意带来的。

世之介表示感谢说：“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却准备的如此之周到，可以说是特殊的关怀。而且你们还准备了被炉，改日再致谢意。”说完催车欲行。

可是，世之介又像想起了什么，说道：“今晚的美味佳肴太让人高兴了。找一个些能送给她们的礼物吧！你们大家现在就给我拿个主意！”愿西弥七说：“有日本首屈一指的豆沙包。”世之介问道：“它怎称首屈一指呢？”愿西说：“据说因为上面装饰着金银箔，订做一个得五目银子。”

于是，在室町今出川的二口屋点心铺世之介订做了九百个豆沙包，让他们在一夜之间做好，分送给九位太夫。帮闲们买的是上面挂着祛病消灾的护身符的小小驱邪弓。说道：“祝你们永远无病灾；希望您的从业年限能比合同书中写的十年更长；但愿不必因休假而自己垫付应交的嫖资；祝愿你们在接客时不会因争风吃醋而发生口角。”

他们将礼品赠给了太夫们，并祝他们能“永为名妓”。

二 情的赌注

十藏让将要骑的马事先在三条街大桥等候，匆匆忙忙地吩咐随从说：“钱袋挎在马鞍上了吗？我马上就回来！”

“世之介先生，我特来向您辞行。”或衣铺的十藏因平时受到过世之介的关照因马上要去江户，特来向世之介告辞。他神慌张地站在门口说：“具体的一些事情，我回来之后再跟你

说！”

世之介让人给了他旅资。世之介当十藏将要出门时，又把他叫住，问道：“这次你为什么要去江户？”十藏说道：“老实说，我要见江户吉原的小组太夫。我想，她也不会因初相会而拒绝我。正在我信心十足地想去时，有个人愿与我赌个输赢。他让二十日鼠宇兵卫做见证人，与我共同前往江户。”

“你可真够逍遥自在的。你们怎么个赌法？”世之介问道。

“如果我得到允许，就可以得到他座木屋町的别墅；万一遭到拒绝……”说到这里，十藏脸色变得铁青，声音也有些发颤。

“实话实说嘛！”世之介说道。

“订的合同是，如果我遭到拒绝……也没有生命危险，就割掉那玩意。”十藏说道。

那打赌的人显然是把十藏当成了傻瓜，认为很容易戏弄，把他看成可以拿钱来寻开心的人。所以，世之介又问他：“是什么人跟你打赌的？”

“已约好不准对别人说。”十藏答道。

“你可想好了，那可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您那玩意儿已是一个无用的东西的话，那就莫如在龟头上挂一条念珠。因为割下来送谁还不知道呢。这样你就没有可惜的了。我前几天送给你的那绯红绫子的兜裆布，你这次就用一用它吧。”世之介这么一说，这个生性憨直的男人，方才那十足的劲头突然消失了，此刻木由地落下泪来。犹犹豫豫地转过身去，他道了一声“再见”，一副意志消沉的模样。

见此情景世之介感到可笑，说：“这倒是很有趣。我和你一起去江户！”说着，连衣服他也没换，就让人备好车马，与

十藏一起前往江户了。

一来到本町四号街的江户分店，世之介马上把十藏和宇兵卫打扮成大财主模样的嫖客，让他们去了吉原。虽然这样，他还是放心不下，便让人带上一封自己的亲笔信去找妓院的利左卫门。那信上说，我是一名很有名气的大财主嫖客，还说：“小紫的事就拜托你了。”妓院的老板娘保证，一定让小紫在四五天之内与十藏相会。约好相会日期后，十藏把一包礼品送给老娘，他说：“这是在江户见不到的稀罕物。”

宇兵卫这时斥责说：“你给钱还太早！”

“啊，不！那不是钱。那都是人们最珍重的礼品，京都的新玩艺儿。”

纸包上写有“古释”二字。老板娘把纸包打开，只见里面包着扇轴、将刀身楔在刀柄上的竹钉、针、丝线、年糕浆糊、耳挖勺和一端劈成数瓣的牙签等物品，也就是三文钱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东西总是很讨人喜欢的！”十藏这么一说，宇兵卫便气得够呛，连理都没理他就带他回来了。

约好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见到小紫太夫之后，他们与她一起高兴地推杯换盏。十藏伸手说道：“我敬您一杯，小紫小姐。”说着，便起身给太夫斟酒，由于动作不是很利落而把酒洒在了太夫的衣襟和膝盖上。他一脸难堪的神情，那模样实在滑稽可笑。小紫太夫却说：“没关系。”说完，她离开座位吩咐说：“给我准备洗澡水！”

她走进洗澡间，走出来时打扮和刚才是完全一样的，仍然着一件白绫子贴身衬衣，外面是一件红地带白色凸起圆圈花纹的表里一色的衣服，外面罩着一件浅黄色上等八大岛绸和服，具有京都妓女所不能比拟的派头。很显然，虽是一种的衣服，

这却不是原先那套衣服。令人高兴的是，为这次相会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吉原的妓院有个习惯，不管是什么，初次来相会时都不为之提供被褥。小紫太夫随便躺下去，同时叫过来十藏，与他亲密攀谈，随后把自己的和服饰带解开，也让十藏解了带子，欣然以身相许。二人成全美事之后，作为始终不忘的证据，小紫拿过笔砚，在十藏的兜裆布的一端写道：“吾身相许十藏，此事千真万确。”又在此文字下面签上“紫书”二字，尔后交予十藏。此事以前根本就没有过，宇兵卫也觉得非常奇怪。世之介与小紫相会时问起这件事，小紫答道：“一看他那副模样我就知道，有人看他憨直就同他打赌。我才来此处的，我非常痛恨那个同他打赌的人，所以，尽管没有一点意思，但还是和他相会了。”

世之介佩服得拍手称赞，坦率地说道：“事已至此没什么可瞒你的了。那男人从京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因为与别人打了赌。”此后小紫再也不想同十藏约会了。她的确是一位爱记仇的女人。

三 酒未足而前往恋乡

一位大坂的商人为购买绸缎来到京都，住在室町。他前来拜访世之介说：“很久没有前来问候您了。”于是，世之介邀他说：“今天是弘法大师的祭日，东寺有法会，我们一同看看吧！”

东寺法会的主办人是他纸店的吉介常到世之介这里来。他备好了五个人的饭菜，在畜生门一带支起了幔帐。的确如俗话

所说的那样那天，是“佛法盛行之日”，所以前来参拜的真是人山人海。他们边谈着人生无常的话题，如“人就像马上要沉下去的落日一样，没有长生不老的人”，边就着凉拌菠菜或红烧香菇等素菜喝酒。大家在谈起令人肃然起敬的佛教信仰时，都有些醉了。法会将散，世之介给主办人斟了一杯酒，说：“来，喝掉这最后一杯！”吉介说道：“那我就领受了。”要倒酒，却一滴也没有了。“的确没意思，给我拿酒来！”吉川又差人去买酒。酒买回来后，他们重新以烤盐花为下酒菜畅饮起来，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

“怎能就这样回去呢？咱们一起去岛原！”“说得对！”大家说道。因此，众人来到八文字屋妓院，说道：“把有空的妓女全都给我喊来！”但是，今天恰逢节日，所以有名的太夫没有一个人闲着，来的只是不能称心如意的天神级妓女。世之介说：“这太不成体统了，我倒无所谓，若冷落了大坂的客人，那可不行！”

虽然到各处去请太夫，但没有任何收获，于是八文字屋喜右卫门的太太亲自出来说：“有位从大坂来的名叫吉崎的太夫，今天开苞，人在丸屋妓院七左卫门处，刚刚去问过她是否方便，说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好像可以请来。”“不就是因为初次接客要高价吗？这我是知道的，把她请来！”世之介刚一说完，便派人三番五次到七左卫门那里去请。吉崎终于来了。与嫖普通的妓女不同，接规矩，初次接客的太夫要有引舟女郎和天神级的妓女陪伴，并且在九天之内得天天接客。此外，还要给佣人们小费，要给妓院送礼。总之，无论如何，只因此事有最舍得花钱的世之介关照，一切都痛痛快地吩咐下去。所有的花费列成一份清单，人们都很高兴。

八文字屋的老板身穿无袖上衣和和服裙；老板娘也更换了衣着，头戴棉帽子，在厨房内大蜡烛闪闪发光，卖菜的和卖鱼的人在灯光中兴致勃勃地跑前跑后；厨师也按规矩制做菜肴。这种热烈的气氛给人留下了永远无法忘怀的印象，期间，四位下等妓女来了，特意为太夫准备房间，她们将十二件丝绸衬裙挂在衣架上，小棉被像小山一样放了一摞，小褥子也堆成了一座锦缎山。地板上放上画轴、香盒、书厨、文卷匣、烟盆及其它日用工具等，都是古香古色的泥金漆画工艺品，让人都看不过来。

过了一会儿，从门口传来了喊声：“太夫小姐喜气洋洋地光临啦！”话音刚落，太夫以两支手持的烛台为先导，文文雅雅地登上楼梯，坐在了上座的正中间。同一家的妓女十一人坐在左侧，她们是特意送太夫来的；右侧从太夫身后直到末座共有围女郎十七人，大家均排坐身着一套深红色的衣裳并在那里。引舟女郎和佣人在太夫面前双手拄席听候吩咐。这时，妓院的老板娘向客人介太夫，她说：“真是有缘。”这位原来是世之介绍他们在大坂曾经见过的太夫。相互寒暄时，蓬莱山形的盆景和金色大素陶酒杯已被人们摆了出来。简直像举行婚礼一样。他们用长把酒壶和漆酒具倒酒，互相交杯为盟。太夫中途退席换了便装之后，更具备一种美姿。

从太夫到妓院，都应赠予应时服装，还要送一笔可观的小费给佣人们。甚至女佣、管事的和陪伴来的男人也都来到大客厅，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各方面送来的贺礼摆在走廊内，有人将礼品一一登记注册。小气的人看到这些礼品定会感万分惊讶，“连理枝的松风飒飒”的小调优美动听。

四 漂亮的京都女偶人

有人要去长崎采购进口货，由于有事耽误了一下，世之介便托那个先带走银钱箱。那人问世之介：“您想买什么进口货？”“这是嫖专门伺候日本人的妓女的钱。”世之介答道，“那么说，丸山妓院区是您唯一的目标了？我将在那里恭候您。”

那天是六月十四日。这一天，京都祇园要举行月矛游行，但是，那个人却对此毫无兴趣，他说：“我自己去举行‘月矛’旅行，因为必须赶快去做生意。”因此，他自己先出行了。

世之介说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办，所以在京都大肆挥霍：出资修建神社、寺院或佛塔，奉献长明灯，给歌舞伎的青年演员买房子，为熟悉的妓女赎身，……金钱他每天都在大肆挥霍，尽管如此，内库仍有余钱。怎么花这些钱呢？于是，他想直下长崎，想在那里寻找某种别有情趣的快慰。决心动身的那天是八月十三日。据说古时候，在唐代的中国留学的阿倍仲麻吕深切怀念故乡之月，曾咏歌一首，而世之介却恰好与之相反，他向往唐土之月，便乘淀川的船抵达大坂南侧的道顿堀，在一位熟悉的演员家中玩乐了两三天。感于对方的热情款待，起身时，世之介慷慨赐黄金五百两。歌舞伎演员的生活，大都是今日是光华耀眼，而明天就仿佛柳枝上的积雪转瞬之间就融化一样，烟消雾散。落魄的演员，呆头呆脑，毫无风情。他们有时候又专心于盆栽有时候喜欢斗鸡，但不久就得变卖家产。今天在京都安了家，明天又马上搬到江户、大阪，一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演员兵四郎来送世之介上船，他打趣地说：“我是既无罪又无钱的人。”风轻浪缓，船抵达了目的地长崎港。

纵目远眺入口处的樱町，世之介感到心情无比快活，入住旅馆一刻没闲着，便马上前往丸山妓院区。到那里一看，妓院的样子比耳闻的更为出色，在每间朝向街道的门厅内都有八九位妓女并排坐着。据说，这里有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妓女。中国人对人亲切热情，甚至不愿别人看到自己所嫖的妓女，他们不分昼夜地服用春药，不厌其烦地与日本女人在床上戏闹。这是日本人望尘莫及的。中国人可以把妓女叫到市内的旅馆去，荷兰人要把妓女叫到他们的居住地去取乐。

曾在京都的四条河原和岛原游乐过的人们，都高兴世之介的到来。他们特意让丸山的妓女们演出能乐以供世之介观赏。妓院的院子里有常设舞台，能乐中的伴奏和伴唱更不用提了，就连能乐中的主角和配角都由妓女们来扮演。她们仔细地安排节目，确定《定家》、《松风》、《三井寺》三个节目，其曲调格外低沉，但听来却十分典雅。这种游乐在其他地方的确难以遇到。

此时红叶是刚刚泛红，在树上挂起能自由伸缩的吊钩，吊起金色烫酒锅。可以说，此境界真象中国诗人白居易赞美美酒功德的诗。三十五位妓女各自随心所欲地梳妆打扮，大家披一条金线织成的窄绶带，系一条鲜红色网状围裙，头插一片绫杉的相思叶，唱起“岩间流出的水呀，源远流长”。的确是一个纵情游乐的大型晚宴。世之介说：“在京都我曾把价值三十五两金币的烤鹌鹑肉串送给太夫作菜肴，但是，今日酒宴的气氛却仍让我震惊。而且，妓女们的装束打扮各异，人人都温柔可爱。”妓女们说：“我们想知道京都姐妹们长什么样子。”“这要请教世之介先生啊！”世之介说道：“这次幸而我带来了这类物品。”说完，让人搬来了十二只长方形大箱子。把身着太夫服

装的偶人取出来，其中有京都岛原太夫妓女偶人十七个，大坂新町的十九个，江户吉原八个。——写上太夫们的姓名，把它们摆在演能乐的舞台上。偶人的着装、脸形、身段等均各有特色，所有的偶人都很讨人喜欢，整个长崎的人都聚拢来，终日观赏。

五 闺房催欲具

世之介三十五岁那年，他母亲把总计两万五千贯的遗产转给他，并允许他随意使用。他每天纵情挥霍，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他无一遗漏地把日本的所有妓院逛遍了，但身体却不知不觉中逐渐羸弱。如今，他对于这个世俗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他没有父母，没有儿女，也没有固定的妻室。仔细思量，他并不想永远沉迷于色道，但已无力自拔，在无穷无尽的烦恼中依然纵情嫖娼。明年，世之介将逾花甲之年，年老体弱，眼花耳沉，腿脚不灵，如无桑木拐杖便觉身体摇晃，他渐渐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不但他本人这样，就连他以前认识的女人们也已头发花白、霜染两鬓、额头上出现了许多细碎的皱纹。为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她们天天上火。当年骑在大人肩头、手持小伞的女孩，现在竟变成了这种模样，这可真是人世沧桑啊！

以往，不曾为了祈求来世的安乐而信仰过什么，故尔在死后的地狱之中，只能成为恶鬼的口中物。想到这里，即便现在有心改弦易辙，也不能再进入圣洁佛门了。可悲的前途啊！以后会成为什么样了？随它去吧！世之介把自己剩余的六千两黄金埋于东山深处，上面压一块宇治石，石上刻和歌一首：“牵

牛花开于夕阳余晖中，六千两的光辉永留地下。”虽然人人都这么传说，但谁也说不清楚藏宝的地点。

此后，世之介把有同样心境的六朋友请来，令人在难波的江之小岛上造了一只船，取名“好色丸”。用过去的吉野太夫遗下的纪念之物——贴身裙的鲜红的绉绸做成风帆，船上还挂着用昔日关系亲密的妓女们作为纪念品赠予的和服缝在一起的帐幕。船仓内铺着草席，四壁的下半部是用评定太夫时用的格纸糊着。船的缆绳是用女人们的头发和麻搓制成的。

且说厨房里，地板上放着牛蒡、养鱼槽内养着泥鳅、山芋和鸡蛋。船的舱板上装有女喜丹二十箱、地黄丸五十罐、男用性工具“荷兰绒”七千根、男用性工具“海鼠圈”六百个、女用性工具“轮玉”三百五十个、用水牛角做的男性性器二千五百个、皮革制男性性器八百个、锡制男性性器三千五百个、《伊势物语》二百部、春画二百张、杉原手纸四千五百斤、兜裆布一百条……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够，于是又添了花椒药四百袋、香油二百桶、牛膝根千余支，外加水银、棉籽、辣椒粉百余斤，还有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刺激女性欲情的工具，又做了大量男人穿的漂亮衣服和小孩襁褓装在船上。世之介说道：“这次离去，还不知能不能回到京都。来，我们喝杯登程酒吧！”

六位朋友闻此大惊，说道：“您说不再回此地，那么我们陪您去何方呢？”“是啊！我无一遗漏地见识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这里的男人以我为首，已经都没有任何牵挂的人了，所以我们立刻起程前往只有女的，男人去了就不能活着回来的女护岛。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极度贪婪男性的女人。”世之介说道。

大家对此感到极为兴奋。“即便是阴虚肾亏而死在那里，说不定也能再生出一代既无妻室又无儿女的男儿来。这就是我的用意。”世之介洋洋自得地说。他们看准了一个晴好天气，便从伊豆岛出发了。到天和二年十月末，人们已完全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

好色一代女

[日] 井原西鶴 著

卷

—

— 老妇的栖身之家

古人也曾说过，美女是要男人命的斧子。正如凋谢辞枝的樱花，到了晚上就成了委地之樵一样，有色有香的年轻人也很快会步入晚年，于是付诸茶毗，化为一缕清烟。没有人能够摆脱这种命运。但是，仿佛一个早晨突然袭来的狂风把无罪无衍的花吹得一片凋零一般，年轻人沉溺于色情之路而夭折的人也是有的，这种人最愚蠢了。可是，人世间如此愚昧无知的人却从来也没有断过。

一元复始，向来被视为可以预卜一个人一年之间时运如何的正月初七，我因事去了京都以西的嵯峨。

梅花的花蕾初绽，似乎预报春天将到一般。当我渡过因此梅而名扬天下的梅津川时，遇见了两位穿着入时的男人。其中一个脸色苍白，因酒色过度而憔悴已极，一副慵懶相，简直使人难以预料此后他还能活多久，好象很快就要夭折，把户主的权力上交给老一辈人。这人的最大愿望是：“不遂心的事我从来没有过，如果说还有更高要求的话，唯一的就是希望我的肾水像这河水一样永不枯竭。”他这么一说，和他同路的另一个男人吃惊地说：“我却和你相反，总是想，难道真的没有女人

的国家？到那没有女人的国去，充分享受安安静静的生活，使珍贵生命长生不老，眺望这变幻莫测花样繁多的世相。”

这二人对于生死的问题上的观点尽管截然相反。人的寿命有长短之别固然是对的，但这两个人追求的是现在仍未做完的梦，似在梦中呓语。这时，两人随便谈笑着摇摇晃晃地走上靠河沿的一条土道。防风和小蓟已经萌芽出土，但他们却肆意践踏毫不怜惜，朝远离人烟的北边山背阴处去了。我看他们这番举动，不由得萌发了好奇心，就尾随而去，在红松群生的树林里，尚未抽芽的胡枝子结成的篱笆稀稀落落。筱竹编的门扉上，有一个洞，是任狗随意进出的，那洞口已被钻得零乱不堪。院子深处是借自然岩洞搭起一面坡屋檐的屋子，环境很清幽。檐下长着萱草，长春藤恋枝未落的叶子依旧挂着，把去年的秋色还恋恋不舍地保存着。

院子的东边有竹筒引导泉水，水声哗哗，那淙淙流水使人感到的确清爽。我以为住在这里的主人一定是一位年高德硕的法师，然而出乎意料的，却是一位老妇人。她仍有往昔的美貌和气质高雅的遗韵。头发白苍苍但梳得整整齐齐，腰有些弯了。身穿一件花纹的中幅饰带束腰，在前面打结，眼睛像将落的月亮一样黯淡无光，视力欠佳。已经年老的人依然这样打扮，并没有给人以老来少的感觉。可能是睡觉的屋子吧，一块特意显出木纹的匾额被挂在两柱之间的楣板上。上面三个大字是“好色庵”。早已点过香了，香气犹存，听说这种香名叫“初音”。

我兴趣骤起，心好象要飞进窗户一般。往里窥视了一阵，只见方才遇见的那两个男人，老熟人似的没有止步仅仅扬声打个招呼待人出来应对，便进去了。老妇人莞尔一笑道：“今天

又来看我？世上有多不胜数的令人忘我的游乐，我已是风烛残年，香消色衰，来看望我是没有用的。我耳朵已经重听，说话也嫌麻烦，和世间来往也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才隐居于此，到如今已经七年了。白雪覆盖山头，我才知道冬季来临；梅花开时，我知道岁尾已过，春天将到。我与世隔绝很少和人见面，你们二位为什么光临寒舍？”一个男人道：“他为恋情折磨得好苦。我被烦恼困扰，还不明白色情之道的奥妙。有人跟我们说，请教色情之道应该找你，所以我们特意拜访。请您用时下的语言跟我们说说您的身世。”说完，他往精致的金杯里浅浅地斟上美酒，也不管老妇人想喝与否，便殷勤相劝。结果，老妇人没过多大时辰便醉了，她弹起平素赏玩的琴，唱了一曲情歌，然后就像谈梦说幻似地讲起她一生中不计其数的艳史和坎坷沉浮的身世。

本来我不是一个卑贱之辈。母亲固然出身于门第不高的一般百姓家，然而父亲却是后花园天皇时代殿上人随身侍从官员的子孙。荣枯盛衰乃世间常理，后代穷愁潦倒，终于落魄，日子已经无法过下去了。幸亏我天生丽质，当上了宫中官位最高的女官。我非常熟悉宫中的风流习气，只要依旧按老规矩行事，再过几年，管保以后衣食无忧。然而我从十一岁那年夏初开始，莫名其妙地轻浮起来。拿梳头为例，让别人梳总觉得不中意。连后边不留燕尾的仰头翘髻和装饰繁多的顶髻这类发型，也都是由我独出心裁精心设计，故而我一直受到赏识。宫迁花样与染法之所以大兴其道，那也是因为我日以继夜精心设计出草图的结果。

不过，若问宫中生活到底怎样，我可以这样说，不论吟咏

和歌，也不论踢球，都带着妖艳色彩。男女无休无止地共视这类艳事。每有所见，不免心情浮躁；即使每有所闻也心跳不止。耳濡目染自然使我萌发求爱之心，我爱看的比什么都重要。恰巧这个时候从各地给我寄来许多情书，但内容只有一个，就是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的寂寞难耐，难以消愁。情书多到没地方存放，只好托口风紧的卫士给烧掉了事。但奇怪的是，一封情书上对神起誓并写上神名的那部分没有被烧掉，而是随风飘到供神的吉田神社里去了。

再没有比恋爱更神奇的了。钟情于我的人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但这些人人都不能打动我。按理说，一个任职于卿府邸身着青袍的武士，不仅官卑职微，也没有男子汉的气质，不够我选择的标准，但他从第一封情书起，就一直写得百倍热情，足以钩魂摄魄，文笔极佳。以后不停地写来，倾诉思念之情。这样一来，我也渐渐地难以自持，对他的爱慕之情潜滋暗长。本来是很难见面的，但我费尽心思，终于委身于他。尽管艳闻传出，然而已经是欲罢不能了。上边终于知道了此事，有一天早晨，我遭到的惩处是流放回宇治桥畔我的老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此事那位下级武士因为这个而被砍掉脑袋。

我此后的四五天，既不是醒着也不是睡着，那武士默不作声的身影曾几次出现于我的枕旁。我非常害怕，更想一死了之，但时间一长，也就把他渐渐淡忘了。想起这些，觉得再也没有比女人的心变得惊人之快了。因为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其他人对于我的无知自然也很宽容，以致人们总觉得“未必果有其事”。这实在是令人发笑的事。

从前，姑娘出嫁时告别娘家总是泪湿衫袖，悲不自胜。现在的姑娘聪明了，急不可耐的等待媒人的带领，于是急急忙忙

穿戴起来，焦急地等待轿子临门，屁股一抬就钻进轿子，一副兴高采烈，兴奋无比的样子。大约四十年前，男子到了二十五才举行成人仪式，姑娘到了十八九还骑竹马在门口玩耍的，看来世道变得太急太快。从含苞待放的妙龄，我饱经色情地浸染之后，多有体验，就像棠棣之花簇生盛开时那颜色会染遍群花一样，心一旦被色情所染，便会恣意妄为地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即使现在后悔，但是那早已污浊不堪的心再也不会清澄明澈了。我是迫于无奈才住在这样的地方。

二 歌舞与陪酒侍宴

听一位消息灵通的人说，不管何事，上京和下京都不同。夏季服装的浅蓝色的使人感到鲜亮夺目的时候，转眼已是初秋了。用便服花样颜色的面料缝制舞蹈衣裳很合适。我看过小街舞，少女们穿着长袖和服，梳着乡土气息的总角式抓髻，合着鼓点节拍，边走边舞。上京是从第一到第四大街都宽阔安静，很有都市派头。相比之下，以第四大街为界一到南部，过了这个界就市声嘈杂，脚步声啪嗒啪嗒，使人立刻觉得上下京相差很大。击鼓手每打一下鼓似乎也都清楚地掌握了下一拍的调子，人们把身手不凡的鼓手，称之为打鼓名家也并不过分。

万治年间，江户来了一位名叫酒乐的艺人，他是从骏河之国的安倍川一带来的，他是为了慰问武士而来的。这艺人钻进纸帐子里，一个人既奏乐又演八个角色的曲艺。他后来来到京都，广泛传授他的艺术。对风流舞曲他特别下功夫，收了多少少女，让这些好孩当作吃饭的本领学习，这并不是古老的女歌舞伎。让女孩子们娴熟这种舞曲，目的是向上流社会的贵妇们

献艺一个晚上。

服装大体上按规定穿。红里的衬袍翻着下摆，再穿上白色饰有金银箔窄袖和服，然后再挂上黑色衬领。饰带是三色丝线向左捻的丝绳带，在后边打结，插上贴金的木制短刀，手提小药盒和钱袋。至于发型，有的人后面梳成燕尾，有的人中剃一道缝，打扮成年轻人。教她们唱短歌，陪酒，跳舞，最后是端汤。把各诸侯国的武士们或年长者请到东山酒家饮宴的时候，能有六七个这样能歌善舞的女孩在左右服侍，是让人感到最有气魄的。不过，毕竟是些少女，和那些正当盛年的男人打交道时经验有些不足了。一个人的条子钱规定二钱五分银子，简直是太便宜了。

她们，都是十二三的美貌少女，她们都娴熟这个行当。住在都城，招待客人的手法比大坂妓馆中妓女的侍女还高明。等她们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游客也就不老实了，但如果想强行达到目的，那只能妄想。她们会装作喜欢上了某位客人，撒娇，脉脉含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准会手段高明地把客人甩开。这样，把客人弄得晕头转向。或者说：“如果你对我有意，就一个人悄悄到老板那里去。然后趁机，装成醉得不辨南北的样子，等我要睡觉时，给伴奏的年轻人一点好处，乘伴奏的人大为高兴的时候，就有眉目了。”如此这般使客人完全相信，用这种考虑周到的假招子她们从那些远方来客身上捞很多钱。外行肯定不论哪个舞蹈少女都很随便。出了名的女孩子也就是一枚银子的价。

我被从宫中流放回家后，没想靠当舞女生活。但是我喜欢舞女们那装束打扮，特意从位于宇治的老家进城，不辞远途往返的辛苦，学习当时的流行舞曲。因为跳得比别人好，赢得人

们交口称赞，我也更加热中学习，并越来越感兴趣。有人劝我，说这舞蹈不久就过时，但是我没听，结果成了这行当的佼佼者，豪华宴会上我也出现。不过，我无论到哪里去，我母亲总伴我同行，所以就是想和其他舞女放荡一下都不可能。至于客人，因为不能随便行动而更加苦恼，有的甚至急得没有任何办法致病而亡。

有一次，九州方面的一位贵妇在河原町租了一所专供疗养用的别墅。从鸭川水畔纳凉的季节一直住到北山各个山峰都是白雪皑皑。她虽说是位病人，并没有病到非吃药不可的程度。每天她都乘着华丽的轿子出去游玩，有一天在高濑川附近见到了我。结果是一见投缘，托人请我到她那里去。我到了她的别墅，从早到晚受到她们夫妇两人的宠爱。由于我的一举一动，这夫妇就说，最好嫁给他们住在家乡的独生子。我想，如果嫁到这家，将来一定有个高贵的身分，便答应了。

这位夫人的长相奇丑，这种长相在京城里从未见到，即使乡下也未必有这样的女人。可是对比之下，她丈夫的英俊，宫廷里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们以为我还是个孩子，不识风流，便让我睡在他们中间。他们两个人的动作使我心情难以言喻。三年前我就知道男女之间事了，所以只好咬着牙忍耐。静寂之中醒来，原来这位老爷的一只脚正碰我的身体，这时我把一切都忘记了。听了听夫人确实在打鼾，便钻进老爷的睡衣里，恣意地挑逗他，进入了忘我的境界。过了一阵被夫人知道了，她说：“对京城的姑娘可要小心。这个年纪的姑娘在咱们家乡，还在门前骑竹马呢。”说完哈哈大笑，随后就打发我回了家。

三 诸侯的艳妾

在松风不扰枝的太平治世，有一位姑娘来京参观交替。夫人死了没有再娶，所以家臣们都为此担心。府里有四十多名家世不错相貌较好的侍女，便选定有作女官才学的，在诸侯心情愉快的时候，派他们去诸侯寝室左近侍候，以便引起的诸侯欢悦之情。这些都是含苞待放的樱花一般的美女，如经一夜春雨，立刻就会喷芳吐艳，怒放枝头，不管那一个，无不万般风流，动人情怀。但是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位使诸侯满意的，家臣们为此为分苦恼。

说也奇怪，关东地带市井里巷的女子，大多平足，肌肉发僵，脖子粗。心地固然善良，但缺少美丽的颜色。恬淡无欲，胆子也壮，诚实纯朴，这些无疑都是优点，但如果把他们作为恋爱的对象那就没劲了。无论怎么说还是京都的女人最好，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个诸侯国的女人超过京都的。说起京都女子的优点，首先是善于词令，这是最令人喜欢的地方。这倒也不是她们说话时特别注意，而是自古以来在皇帝脚下养成的传统，自然而然地成了习惯了。最好的例子是出云地方的男女说话大多吐字不清，离此稍远一些的隐岐地方的人尽管形象粗鄙，但是说起话来和京城地方的人却没多大差别。而且就风流雅事来说，妇女们大多喜欢奕棋、弹琴、歌道、香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前二宫亲王被流放至此，是他把这些给传播出去了，并且又有所增益，所以当时的风习至至今犹存。

人们都以为“去京寻觅，喜欢的女人”，所以就派了在府里干了很久、而今在内宅当监工的老头子前往。他年届七十，

必须戴花镜才能看清楚东西。前牙稀稀落落，早就嚼不动章色而不知其味了，山莴菜做成的菜泥对他来说是最好吃的，过着他那从早到晚百无聊赖的日月。他对男女之间的事，已经是徒有裆里那东西，但无异于妇女的男人了，充其量不过是张着大嘴说说那些淫猥的话，放泄一下情欲罢了。尽管这样，毕竟还当一名武士，不过虽然仍旧穿武士裙，挂披肩，由于他是在府内活动，却不允许他挎长刀和腰插短刀，干的是和武士本职毫不相干的保管银钱的差事。派这么一位老头子去京都挑选美女，是由于把美女放在他身边不用担心，等于把石头菩萨交给猫一样。他如果还年轻，那就连释迦佛也不敢随便把女人交给他。

老人来到京都室町的筱竹屋绸缎铺老板的家，他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有件事不能让东家手下那帮人知道，想和你们老两口儿悄悄地说说。”在他说明来意之前老板就想，有什么事呢？心里还真有些滴咕。老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为了给老爷相看侍妾而来的。”老板忙说：“这是哪位大人物都有的人事，但不多要求长什么样的。”老人从直木纹的装画长匣里拿出美人图，说：“要求和这画的人物大致差不多就行。”

淡淡的樱花色，肩膀要圆一些。五官端正，眉要浓，两眉不能是细眼老头子。看着那幅画又说：“第一，年纪上在十五到十八的，时下的姑娘们那种脸型。肤色要淡淡的樱色的。五官端正，眉要浓，两眉之间要宽阔，不能是细眼，鼻梁要渐渐地高，嘴要小，牙要白，排列整齐而且小均匀，耳朵长得稍微长一点儿，耳翼薄一些最好，不能又肥又厚，让人乍一看觉得好像和脸不是相连的，而且显得直到耳根都透亮。前额头发没加修饰，得自然。后颈上没有拢上去的短发，脖子挺拔。手指

要细长，指甲得薄，脚最好是八文三分，脚底也不能扁平，脚的大拇指不能翘起来，腰可不能粗，不能显得结实呆板，个头儿得比普通女子高一些。臀部要宽而且丰腴。身段秀气，着装得体。性格温柔。姿态显得气质高雅。凡是女人应该具备的艺术才能必须全会而且精通和出众，全身上不长一颗黑痣。”

老板听罢，回答道：“尽管京城地广人多，女人也不计其数，可是完全合乎这个要求的可能没有。老爷既然有这个要求，况且不惜千金物色，只要大世界上存在，就一定找到她，请老爷过目。”

老板答应下来，于是就悄悄地把这事托付给在筱竹町开鲜花店兼干荐头店生意的角右卫门。

一般说来，以给大官介绍女人为职业的人，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之后，如果交定钱一百两，他要留下手续费十两。这十两之中，要给跑腿的老太婆八钱银子。见面相看那天，如果没有合适衣服，可以随便租来用，租的是：清一白色凸星花纹的黑綾子上衣或白色窄袖和服一件，粉色皱绸的内裙，仿唐代织造的特宽饰带，宫廷染法的带头巾斗篷，再加上铺轿子的坐垫，一天租银二十目。这个女子如果被选中，经纪人就能获得一锭银子的礼金。如果是穷人家的姑娘，那就得先找一家町人，认作临时父母以方门第好，即使这町人是小户人家也无关紧要，再以这家姑娘的身分选天才，这临时父母家可以从雇主那得一份礼金。以后如果这姑娘成了侧室生了小少爷，发禄米的时候，临时父母也可得一份。

参选的女人当然希望自己被选上，所以尽可能作好准备，但召见却是很难的。两个人抬的轿是三目五分，租窄袖服得二十目银子，在京城之内无论哪里都是这个价儿。如果当陪伴的

姑娘是十四五岁的少女，雇一位要花六分银子，二十四五的大姑娘要八五，还得管上两顿伙食。这样，虽然是好不容易相看一次，可是假如选不上，那二十四目九分钱子就白白地给扔了，说起来当个女人也太可悲了。

有时是这样的：在岛原或者四条临河街上大坂和堺的町人们闹着玩儿似的，趁那些游乐场所的人们无生意可做的时候，把帮闲的和尚假扮成九州一带的财主，把前来应选而又愿意作妾的京都姑娘请在一起，悄悄地求茶馆老板给斡旋一下就在那里玩玩。他们对于在这种意外的要求觉得实在令人生气而想回去的姑娘，就千方百计地说服。被下流的欲望驱使，姑娘终于和他们做一次露水夫妻，对方仅仅花费二钱五分银子就能够寻欢做乐，姑娘就把自己零刀切着卖了，这实在是让人深感遗憾。当然，如果不是穷人家的姑娘也不会做这种事的。

那个经纪人花店老板把他事先看中的一百七十多位姑娘一一带来带来让老人相看，可是老人一个也没有看中，他感到十分为难。就在花店老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听到有关的我的传说，就在木幡村的村民的带领下，跑到我栖身之处宇治来了，带我回到京城，也没容我着意打扮一下，就穿着那身上路的衣裳没有做任何打扮去见那老人，结果比他从江户带来的美人图上的人还要漂亮，他决定不再另找别人。对于我的任何要求都一一满足，进府的事通通说定。这样，我立刻成了诸侯的贵妇了。

我被带到遥远的武藏，住进浅草的别墅，夜以继日的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俗话说，从中国传来的花在吉坚开得特别好，我自己就好象那盛开的花安好无损地被移到此处。我欣赏艳丽多姿的樱花，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有时把堀町的艺人叫到别

墅里来，欢声笑语中直到天明。我过的无法想象奢华生活。女人毕竟生来水性杨花，无法忘怀男欢女爱之事。不过武士之家家规很严，在内宅供事的女佣甚至很少看到男人，更别提男人兜裆布的味道了。看到菱川画的精美的春宫图，就面红耳赤神不守舍，不由得拧脚跟或者中指，无法自慰情怀，由衷地希望有个对象满足爱亦的愿望。总而言之，诸侯公务繁忙，自然而然与他身边额前垂着刘海专供自己驱遣的侍童，不知不觉地亲昵相狎，再加上对小妾格外钟情，结果就疏远正室了，这大概也是因为贵族之家的女人不像市井乡里的女人们一样容易忌妒吧。不论身分高低，容易吃醋的女人是最可怕的。

我虽然是薄命之身，但庆幸的是老爷对我很爱恋，所以能够欢快愉悦地同他同衾共枕。但好景不长，尽管他还年轻，可是他已经求助于壮阳补肾的地黄丸了。和他共枕，没有一次有始有终的愉悦。但是这事对他人还难以启齿，苦水只能自己往肚子咽。

这期间他逐渐消瘦，容貌憔悴而丑陋。在情爱上麻木不仁的家令无端地对我进行了怀疑，说全是城市女人贪色无度造成的。家臣们专断独行，突然宣布要打发我回家，结果我被送回家乡，纵观人世，对于女人来说男人生来精力不济，再没比这个更不幸的了。

四 荡妇的丰姿

在清水寺西门有一个弹三弦而歌唱的女人。细听歌词，原来唱的是：

尘世多艰辛，我身复可叹。何惜劳苦命，甘作草上露。

那是一个行乞的女人，她的声音虽然凄凉但是很优美。虽然已是夏天，她依然穿着棉服，入冬好久，却仍旧以单衣御寒：其状真是惨不忍睹。风向不停变向劲吹的山风砭人肌骨，而今天正是个狂风漫卷的天气。问她“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一问才知道，原来她是从前京城那条极具盛名的室町六条的妓馆街迁到岛原之前，曾是名噪一时色艺双绝的头牌名妓“葛城”。而今沦落到如此地步，大概也是人世间荣枯盛衰变幻无常的世态所致吧！

这年樱花的叶子泛红的秋天，我去看红叶。许多女人指手划脚地嘲笑着那行乞的女人，我也夹在其中跟着笑过。可是，再也没有比人的命运难以预卜的了。由于本来自己够伤心的了。偏偏爹娘又碰上了糟心的事。事情的原委是，有人求我爹作生意上的保人，我爹毫不在意地答，可是这位欠债人却一走了之，下落不明，这样，我爹就得替他还债。为了筹办这笔债款，我被五十两黄金的价格送进了上林妓院，从此我就干起了万万没想到的行当。那一年我十六岁，妓院老板说，在这京城里，论风采没有比得上我的，所以他对自己生意的前途极为乐观。

妓女这行当，在伺候妓女的时候，就自然耳濡目染，用不着特意去学它就知道怎么干。但是我没有给妓女当过侍女，一开始就当上妓女。妓女的打扮可不能一切都像城市人家妇女那样两者是不一样的。比如，眉毛经剃光，然后用浓墨勾得黑黑的，头发根上不垫枕形的头发垫，而是梳个大岛田式的髻，再把叠得很细的桑皮细垫在头发根处，簪子要插得从外边看不到。脖子后面的短头发即便不多，由于不好看，也应通通拔光。要穿时下流行的一尺五寸的大袖和服，下摆宽，腰部不垫

棉花，臀部周围要像张开的扇子一样，看起来平滑。只有这样才能合时宜。腰部先随便不松不紧地束上不加芯的大幅宽带子，然后束上足有三幅的罩裙，但束得要比一般妇女高一些。衣服要穿三层，按规矩妓女在路上走的时候是不穿袜子的，走在路上的姿势是上身稍向后仰，脚尖往前踢似的慢走，等快到妓院时，脚步要轻，进了大屋子时脚步平稳不得出声，上楼梯时脚步加快，可以咚咚有声。总之穿草垫木屐必须当时令。对面有人过来时自己不要躲避。向那些不想靠近的人送一个秋波，即使他站在街头欣赏街景也要让他回头顾盼，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让女人爱恋的男人。傍晚，妓女们坐在店前廊下，如遇陌生人，离他老远就频送秋波，自己却好象没有事似的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只要没人看着他，即使是个街面上的帮闲也会握着你的手闲聊，这时你就要抓住机会说说他的头发梳得如何好啦，夸夸他的家徽啦，时下流行的扇子怎样啦等等；不管什么，凡是想到的都要跟到，然后说：“你真是个让女人难以忘怀的男子汉，谁教给你梳得这么漂亮的头发？”说完“啪”地一下打他脊梁一巴掌，马上站起来就走。无论多么正经的人也不会不上套的。这位帮闲准会认真地想：“要是跟这女人好好歹说地谈一下，肯定会满足我。”于是他就摆脱掉必须捞到什么东西才甘心的物欲，用大财主那一套搞得八面玲珑，就是世上有了什么坏的绯闻，他也会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妓女在一起。把没有的信撕碎，团个团儿砸客人，以此类手法讨客人欢心，轻而易举，也不用花什么钱，但是呆头呆脑的妓女就连这种手腕儿也不会使。

那种妓女长相挺好的，规定的节日概不接客，却在妓院里自掏腰包接自己的情人，虽然装作等待熟客前来，可妓院却都

知道这种事，当然冷淡地对待了，于是她就在屋子的一角就着一卤盐的茄子浇酱油吃凉饭，而且连个饭桌也没有，好在没有人管这种事，倒也没啥关系。从妓院回到老板家里，也得先悄悄地看看老板娘的脸色，对使女说“打点洗澡用水来”这样的话也得轻轻声点儿。除此之外全是一言难尽之苦，可是因此把花钱的客人慢待了，过得总是那种游手好闲的日子，也对不住老板。凡是这样的都是不想想自己以后怎么办的傻瓜。

妓女应召到酒宴上陪酒时，把握时机，随机应变地装腔作势摆摆架子，耍耍手腕，不多言多语，让客人看看好象不是那么容易上钩的，这样的态度比较合适。熟客自当别论，初来乍到的客人，可不能毫无戒心地随随便便。这种男人上了床也只顾得喘粗气，偶尔说句话还带颤音，身子也不会动一动，虽然他是花了钱的，给人一种心境凄惶的感觉，仿佛把不懂品花的人当作雅士让到上座街以上宾之礼一样。

当然，并不能心怀厌烦而漫不经心地对待这样的人。如果是一开头就以风流雅士自居的人，我总是故意为难他一下。带子也不解，十分殷勤地招待之后就假装睡着，大多数男人都上来把一只脚搭到人身上。故作不知状，看他以后如何，原来在抓耳挠腮直擦汗。竖起耳朵听一下隔壁房间的动静，不知道是熟客还是头一次见面的，不管怎么说是很会讨女人高兴的那种。只听那妓女说：“你身上比乍看起来要胖一些呢！”于是就听到和那男人纠缠的声音，男人毫不在乎屏风和枕头，随便扔任意撞，动作越来越粗野，女人真的哭出声了，自己扔开枕头，狂放应和，甚至听到用鳖甲做的、装饰头发的拢发插梳折断的声音。二楼的铺位有人说：“啊，到此为止啦！”因此就听到了用手纸擦试的声音。隔壁那铺呢，女人把睡得很香的客人

胳膊醒：“说话就天亮了，来个临别纪念吧！”就听到男人说梦话似的说：“不能再来一个啦，请原谅。”好象在劝酒一样。紧接着就听到男人解服带的声音。那个男人听起来似乎很受那个妓女的喜欢。由衷的爱恋，也是妓女应该有的幸福。

四周都挺快活很融洽。一个男人还没有睡，把他妓女捅醒说：“重阳节快到了，你一定有约在先了吧？”说些讨妓女欢心的话，试探她的心思，可他那幼稚的意图已经被女的看透了，便冷冰冰地答道：“过新年也罢，自然有我愿意我麻烦他的人关照啦。”这样一来，就再也没套近乎的话要说了，过重阳也罢，和别人一样他很遗憾地爬起来，把头发梳成搅茶叶未用的圆竹帚式秃马尾辫，系好衣带，似乎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一次艳福的那副模样，样子很可笑。

这男人对那妓女恨之入骨，下次来他就另打别人，足足玩了六七天，而且尽情尽兴地作乐，也许是让那位漂亮的妓女能对他有个怀念吧，或者也许是恢复了他那野汉子的狂暴本性，也许决心不再踏进这妓院的门槛，总而言之他不顾他带来的那帮伙伴天亮之后正和妓女依依惜别，就急匆匆地把人家喊起来，并且说：“赶快回去，适可而止！”仿佛从此以后决不再嫖妓。他抬腿就走，可挽留他的办法那妓女也有。

当着跟他同来的那伙客人的面，给他理好零乱的鬓发，揪着那汉子的耳朵悄悄说：“连‘解开带子咱们睡吧’，也不说就要回去。真顽固！讨厌的家伙！”然后朝他背上拍一掌便赶快跑到厨房。

看到这副光景和他同来的一伙人就说：“手段够高明的啦！头一回见面就让女人这么倾心动情！”那汉子一听十分高兴，便洋洋得意地说：“咱本来就是让女人一见倾心的能手嘛！”接

着说：“昨晚上她对我的招待就别提多热情啦。我的肩膀这几天一直发酸，她甚至给我揉了好半天。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原因。为什么待我这么亲热。一定是你们跟她说我手里有多少财产啦！”他这么一说，他的同伴忙说：“没有，没有！这人你可别小瞧！只是为了贪你的钱她不会这个样子。”人们这么一煽，后来那汉子终于归妓女所有了。

不精于嫖道的客人被这样的妓女捏在手心里，而男人为那些精明的妓女豁出身心地爱她，都是不足为奇的事。

对于那些各方面并不出众的客人，初次见面是不能不理的。但是常有这样的情况：那客人怯于太夫的名气，常常在关键的时候丢掉时机，觉得被冷淡而扫兴，于是起身道别。妓女并不因为男人风度翩翩而跟他热起来，如果是京城某位知名人士，比如说他是个老人，或者实际上等于不问家事的出家的闲人，这些都毫无关系。其次，不论什么节日，如果是年轻人，应节的礼品到时候必然送到，而且，若相貌俊秀，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好条件不可能一个不缺，完全具备。

现在妓女最喜欢客人这样打扮：里和面用同一材料的细条纹黄色无花的面料做的衣服，外罩黑纺绸带家微下摆略短一些的外衣，带子是稍浅一些的赤黄色，也就是浅蒲棒色绫子带，大衣是八太岛原产、略显红色的茶褐色捻线绸做的，而且是里和面用同一材料做。精编稻草穰垫的无齿木屐，不穿袜子，脚跟往后一些，仿佛在脚趾上随时都能甩出去的一种穿法。进了客室里的举止文雅大方，扇扇子时从袖口往里扇风，腰间短刀稍微往前探出一些，稍过一会儿才站起来洗脸，即使石钵里已经有水也要让侍女换上新的，先把口小声地漱漱，然后告诉侍女，把随从带来的桑皮纸包的烟草拿来开始吸烟在膝盖旁边放

上小杉原生产的上等手纸，随便使用毫不吝惜。把引舟女郎叫到跟前，说一声‘请帮忙’，让她从袖口把手伸进去，挠一挠治肩酸时灸过的地方。让太鼓女郎唱个加贺曲。但是但并不注意弹和唱的内容，歌唱到半途中就和溜须拍马的帮闲们搭话，夸奖道：“昨天《割裙带菜》那戏里的配角，让专演配角的高安一演哪，无人能比，简直是绝了。”紧接着又说：“关于那古歌，最近我请教过大纳言老爷，和鄙人以前想的完全一样，确实是在原歌中的本方之歌。”一开头说上这么两三句聪明而又得体的话，一副对万事一概泰然处之的态度。这才显出沉静凝重，即使阅历很深的太夫，对于这样的客人也被他那气魄镇住，自然产生言谈举止必须谨慎的想法，感到那客人的举止十分高雅，因而有畏惧的感觉。这样，就不再去摆太夫的架子了，而是去争取客人的欢心。

不论等级高或者低，妓女决定是否装腔作势端架子，都是看客人的举止和态度行事，一句话是娇惯所致。江户的花柳街吉原，鼎盛时期，有一名叫坂仓的善于寻花问柳的人，和一个花名千岁的太夫热上了。这个坂仓好喝酒，特别喜欢用盐腌一腌的东边的最上川出产的花蟹作酒肴。有一次，坂仓让画工以狩野派画家笔法在小小的蟹壳上用金粉画出他的家徽——圆形筱竹。一步黄金一个，一年到头不断地往千岁那里送。

在京都，有一位风流人士叫石子，热恋一个名叫野风的太夫，他总是留心时下最流行的东西或者世上稀有之物，比别人早一些时候送给野风。野风最喜欢把秋天穿的绸面薄棉袄的面料染成淡紫色，然后印上山鹿斑纹，用纸捻的火头，在山鹿斑纹的顶端一个一个烤焦变成窟窿，能够看见里面的粉红色絮棉。她以干此事为最大的乐趣的时候。据说这样的一件衣服要

花银子三贯。

这样的人大坂也有。一个名叫二三的男人，热恋如今已经去世的长崎屋妓女出羽，他去九轩町的妓院的时候叫出来作出羽陪客，以此慰藉太夫出羽。院子里一丛都枝子开花了，因为是白天，没有露水，所以让人上水。出门看到留在叶根的小珠，她说：“这花丛才是那思念妻子的公鹿长眠的地方吧！虽然它有角但我感并不可怕，我多么想看到它活着时的那个模样啊！”二三一听这话，立刻说：这很容易办！”当即决定，立即把后院客厅拆掉，栽上许多胡枝子，把院子修成原野，连夜吩咐猎人弄来许多母鹿公鹿，每二天让出羽来看，后来，又修复为原貌。

如果一个人毫不修德积福，徒然过着高贵之人也无法企及的奢侈生活，早晚也是要遭报应的。况且，对于不称心如意的男人，尽管卖身但并不热情对待，使对方感到冷酷无情，不知不觉地被人冷落，在这般虚应故事之中，不论白天夜晚，嫖客渐少，失掉了太夫资格，追忆往日全盛时期的情景，就不能不徒然怀旧了。因此不能说喜欢哪个男人不喜欢哪个男人！只有自己被人捧场捧得红极一时才能谈得上。一旦没有客人光顾，那就没法考虑是敲锣打鼓之徒，公差小吏、甚至是瘸子还是兔唇了，不论谁来，谁来都是客人，都高兴。回想起来，再没有比妓女这行当更可悲的了。

卷 二

一 中等妓女

顺着朱雀新修的小道往前走，就会看到岛原大门口前所未有的美景。一个人牵着来自大津驿站的出租马，马鞍下面挂着装四斗酒的酒桶。这人穿着竖条纹的布面棉袄，头戴竹皮小笠，腰上插着不带护手的短刀，左手提着马鞭，右手牵着缰绳，溜溜达达地牵着马走。不久就到了妓院街上的丸屋七左卫门那里，赶马人上前一步递上书信。那信上说的是：“这位是从越后的村上来京都嫖妓，酒饭饮食上务请多多费心。他本人希望在岛原尽头之后还要前往大坂一游，请派人陪同前往住吉屋或者井筒屋。总而言之，希望让这位贵人像接待我一样玩个痛快。”这信的人是越后当地很有势力的人物，当今少有的大财主，是以前吉野太夫的客人。妓院中院二楼就是他一个人掏腰包给建造的。老板对于他的慷慨施惠，至今难忘。妓院老板说：“这位先生给介绍来的，决不能有半点大意。先请到这边来。”老板牵着马领他看周围的情况。老板通过观察，发现此人并不像嫖妓狂那类人。这位看惯城市风光男子们的老板觉得心里没底，不由得问道：“您打算找个绝色美人尽兴地乐一乐吗？”赶马人皱着眉头说：“我找的就是绝色美人！”说完，扔

出一个皮钱口袋，从中倒出打着桐花穗重量为一步的方形金片，让那些帮闲们每人抓一把，分发了足足三升。帮闲们可没料到倒出来的金片会给他们，而且居然给了一把，连忙道谢。有的望着黄昏时分的寒空说：“当进当铺的东西这下子就能赎出来了。”

请这位财主喝酒的时候，他说：“别处的酒我喝着不顺口，我总是喝家乡酒。所以我才大老远地带了两桶酒来，酒能够使我喝多长时间我就在外边玩到什么时候，可得好好地给我保管着，只能我一个人喝。”他这么一说，老板答道：“要是京城的酒您喝着不顺口，那么，京城的女人过于柔美就未必中您的意啦，什么样的女人您才喜欢呢？请您先看看太夫再说吧！”老板这么一说，财主笑道：“陪着睡觉的事嘛，好坏都无所谓。其次，初次见面，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投缘吧。不管怎么说，用不着我亲自过目，你把这一带独一无二的太夫叫来就行。”

“一定让您满意！”这天傍晚，老板安排财主坐在店前的走廊上，让他欣赏从下处到妓院来的妓女们出门时的美姿。老板用金团扇和银团扇向财主暗示妓女的等级：如果是太夫，就摇金团扇；如果是天神，就摇银团扇。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我称太夫的时候，还以祖先的高贵而自豪过。当然，这已经是这花街柳巷里捡废纸的女儿也罢，公卿之家的千金也罢，历史往事谁都概不计较。我仗着姿色优于别人，对那些搭眼一看没多少本领的客人连话都懒得说。居高临下，同衾后次日早晨分手时我也不送客。我对什么客人都表现出厌烦的神色，名声当然好不了。所以，客人越来越少，因为不够太夫资格，老板也就不再担待一二，他们偷偷商议之后，就把我降为天神了。从那天起，三床被也减为两床，把我的引舟女郎给撤了，

干杂活的女人们见了我也不再弯腰施礼了。排座次呢，再也不让我坐上座。我对别人呢，从前称先生的这回就改称老爷，惹人心烦的事一天究竟有几回，简直记不过来。

我当太夫的时候，一天也不在老板家里呆，客人要定日子的话都得提前二十天妓院的杂役传话，一天的应酬总是跑四四处。老板每到一处，总是派人来催着去另一处，即使从这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迎送的人特别多，显得很热闹。现在降格了，只好带一个小使女，在人群之中脚步轻轻地跟大家一起去。就说从越后来到丸屋的那位客人吧，一见我，便动了心了，说：“那女人挺好！”老板告诉他：“跟您说实话，从今天开始她降为天神了。”客人说：“像我们这样的，纯粹是为了回到家乡向人们夸耀自己见过世面才招妓的，不够太夫姿格的不能嫖。我看过你们这里所有的妓女，她是最漂亮的。降为天神总是因为有新来乍到的人看不出来的缺点吧！”给我背后造谣，实在让我难以对付。

过去我见到连看都不看的男人，我想把他让进冷清的客室把他笼络住，马上就有人拆台。使惯了的酒杯也好久用不上了，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别人总觉不顺耳不顺眼。我的床铺不再被客人视为温柔之乡。无可奈何，我为了讨客人的欢心，尽可能地多费心思，用沉香的时候也动脑筋，梳妆打扮要麻利快当，想法不让它烧完。专在客室伺候的男仆招呼说“床铺在二楼备妥”，他如今只喊一两声我就轻快地上楼。妓院老板娘紧紧跟到门口对客人说：“歌着啦？”然后对我说：“歇着吧！”就这么快嘴老婆似的扔下一句话，边下楼梯边对下女瞪着眼睛说：“换油灯，这儿的蜡吹了！已经告诉过你，那泥金凸花漆食盒的酒菜送到大客室，谁让你送到那里去？”我心里很明白，

她毫不在乎地不管别人是否听见就这么喊，由于我降了价钱，于是找个碴儿就变着法儿地对付我。除此之外让人窝心的事还有的是，权当没听见。刚要睡着却被客人捅醒，我装作很喜欢他似的让他遂心所欲之后，他亲切地问我的家世，出于今后有个照顾的想法，我便无保留地跟他说了。他自然理解。我不客气地向他要了新年用的服饰，他说一定办好，使我很愉快。第二次再叙旧情之后分手时，我送他到门口，目送他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回房，写了足足三张纸的信，求人送到客人那里。

当太夫的时候，经过六七次约会后虽然很熟悉了，我也没给对方写过信，引舟女郎或者鴛子婆注意到这一点，趁我心情很好的时候，拿来砚台研好墨，铺好桑皮纸，要求说：“给那位先生写个信吧。”我只有这时候才信笔写几行陈词滥调官样文章式的话，让人叠起来封好，然后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再写上。收信的客人即使对于这样的信也热情复信说：“来信拜读，不胜感谢之至。希无异于往昔更加厚爱。”复信照例是托引舟女郎转交的，给送信人三枚金币，说是买衣服用的。在那个时候，世人无不盼望得到金银，在我眼从不把它们当作稀有的东西，信手给人，一点都不觉得可惜。身为太夫的自己，把东西给人，那些东西写赌场上下注的钱相同。在为钱所窘的今天，厚着脸皮向客人伸手，经常不能成功。

大体说来，嫖绝色美人的都是身份不高而硬充阔气的人。能毫不踌躇地动用现款至少五百贯银子的嫖太夫，二百贯以上的人嫖天神，五十贯以上的找三等妓女。而且，这对于不动用这些钱就能坐着吃下去的人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看看近来的世情，有的人狂嫖妓女还不到半年，便肆意挥霍，只好去借预扣二成乃至三成利息的钱，最后把财产全花在妓女身上，令家

长或亲属生活上困窘。明明知道后果必然如此却依旧嫖下去，这又何苦呢？

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就在我当天神的期间，可靠的客人有三位：一位是大坂人，他囤积槟榔，结果把财产赔光；另一位是戏班的财东，把钱也挥霍光；第三位是开矿的，他的希望全部落空。这三个人二十四天之内，相继破产，从此再也没来过。他们的消息杳然，我也没有人来光顾了。这还不算，从十一月起，小米粒大的疖子层出不穷，奇痒难挨，令人烦恼，留下疤痕，人自然就丑了，本来这些够我受了，偏偏又染上流感，黑发脱得太多，以致头发也薄了。到了这步田地，再也没人找我，早晚每次梳妆时，最后我连镜子都不看一眼了。

二 花柳街的下等妓女

所以一个町人都可以腰插短刀，所以用不着找碴打架，口角就能解决问题。自从规定世上除武士之外不能携带刀剑以来，大个子总是被小个子耍弄。腰里插一把短刀，别人就得小心点，自己胆子壮了，一个人多么天黑的道也敢走。绝色妓女总是喜欢潇洒男人，所以，对于因为她而引起的争风吃醋洋洋得意，心满意足，即使把命搭上也毫不在乎。虽然我是个妓女，如果有必要为义理而舍身，我会毫不回避的当场赴义，这是日常不忘的思想准备。但是，已经落到这般悲惨境地，没有值得以身相殉的对手，死的机会都很难找到。把我从太夫降为天神，已经使我懊丧已极，现在又把我降到三等妓女围女郎，我在这期间，也改变了以前的习气，什么事也只能以随时随地

的心情对待了。

“有头一回来的客人。”妓院每次来人通知我的时候，我都以为能多见到一位客人而庆幸，至于那男人是什么模样我根本就不去考虑了。如果人家说“不要”而解约，那可能今天就没有客人接了，所以为此而备感惶惶，只有赶快跑去。一进妓院就听妓院跑腿的混帐汉子指桑骂槐地嚷嚷：“三等妓女这号人哪，如果是还得打发人去请，那就不如和她相好一起带来吧。下贱货，光供她梳妆打扮这一项就赔着钱哪！不管怎么打扮，按规矩十八目银子的过夜钱没有一个客人给十九目的。”这些闲言碎语令我的心里实在痛苦。老板娘也不替我声辩几句，装聋作哑。我赶快信步地去了厨房，丹波口兼给妓女院拉皮条的茶馆那个汉子坐在那里。他指了指说：“上那边的二楼！”然后用手去捏捏我的屁股。虽然我有些生气但没理他。进了客室一看，太夫和财主一般多，给财主拍马屁的一伙照例由天神陪着，另外还有四五个捧场的年轻人。因还没说定谁是我的客人，我被叫到他们当中，只好在末座落坐。我伸手摸起一个没人用过的酒杯，就是这样也无人替我倒酒，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欲和我周旋一番的人。我没办法只好把酒杯递给弹三弦的妓女，焦急地等到天黑，钻进为三等妓女准备的唯一一床被里。对方是个衣时时髦得过了头的年轻的男人，我觉他肯定是街上那个梳头的。我看这人也就是只去过细奥町或上八轩那地方的妓院玩过而已，举止很可笑。他把带子解开然后放松，把手纸放在手头，可能是想让我看到他长得好看的地方吧。他把枕旁的灯往近处挪挪，从腰包里拿出重一步的长形金币和三十目小银币，翻来覆去地数而且报出数目来，好象是给我听的。我觉得这是个太瞧不起人的汉子，刚跟他搭话，他立刻就说

“我忽然肚子疼啦”，我转过身去躺下，也不搭碴儿，我根本没有想过这种男人会有什么牢骚话。他过一会儿说：“你的手就是药，准有效。”最后我替他摸肚子一直到天明。不知怎么回事，我反倒同情他了，想凑到他跟前让他高兴一番。我刚朝他翻过身去，就听财主那边说：“你先回去，一会儿天就亮啦，要梳头的人大概等急了吧！”他被毫不客气地招呼起来了。这话我一听心情马上就变了，开头我就觉得他是个梳头匠，果然不错。我想到以后和这种人交往会传出丑闻而觉得讨厌，马上站起来和他辞别。

当太夫人和天神的时候，虽然知道妓女这行当很苦，但没想到如此之苦，现在境遇之惨，又岂是当年之苦可比？粗野的客人很讨厌，中等客人又很难碰上，偶尔碰上一个漂亮客人，情感还没交流马上就说：“姑娘，解带子吧！”我说：“哎呀！太着急啦！你在你老娘肚子里不是老老实实在地呆了十个月吗？”我把话说得诙谐一些但带有挑衅味道，可还没等我说完话他马上反驳道：“能时娘胎也是从这事儿开始的。讨厌这事儿的妓女，从神治时代起最招人恨。”来言去语之后，他说：“我想这事没什么麻烦的，你就不如你让我走，我另找乐子去。”我看他那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气势，也有些怕，再说这夜度资要我自己负担那就更可怕，觉得这人还挺帅，立刻就把话说得温柔可亲了：“为芝麻大的事扯着玩儿，让熟人知道了引起什么纠葛那个不行。”这些话是三等妓女必说的台词。

比三等妓围女郎还低一档的是四等妓女端女郎，说起他们的事来简直没个完，而且也没什么可听的。她们也大致有对客人说的一套话，有一套对付客人的办法。我首先要说的是夜度资只有三目银子的姑娘并不那么贱。来了客人首先大大方方地

把客人领进室内，然后是穿布衣服的使女给铺好被褥。油灯捻子挑得细细的，朝向旁边，放上两个底座有个匣的圆枕头，红花染的红绸子被旁边放上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纸，然后说：“请过来高兴高兴吧。”说罢从旁边的小门退下。同是前面见客的妓女，但是花三目银子的客人却并不全是乡巴佬。有的是把钱花光进不了妓院，只好在妓院前暗处踟蹰、徘徊，有的是富裕町人的伙计。如果是武士，也多半是中下等的。就寝之后妓女暂时不解带，拍手把使女叫来，告诉她：“把这衣服拾到被脚上，没办法，得盖呀。”然后看着客人手持的温柔地问：“扇面上这位公卿用袖子遮着阳光看的是佐野渡口的雪地暮色吗？”这样的问话，往往成了拉近关系的起点。对极了。你这么一举袖子露出雪白的肌肤，来吧，让我抚摸抚摸。”于是两人从此就热恋起来。

有身份的人一般不问姑娘的姓名。让这样的客人对姑娘留恋不忘的手法是，道别的时候要说：“以后请您常来，那就是我们以熟人关系相会的时候。”并站在那里目送他一会儿。不管什么男人都很要面子，如果装作和与他相识的妓女闹翻了，他还和这位姑娘来相会，那男人就成了这姑娘的人了。其次，客人如果看来是受雇于主人的，可以说：“没有伴儿也没带跟班的来您一个往回走，我对您是不放心。”这么一说，没有一个男人能说“我根本就没跟班的”。如果这样预先捧他一番，关系就会更熟。这也是为了今后的打算，如果要求他给买些衣服让他装在跟班的背箱带来时，也肯定没有跟班的。

收二目银子的妓女得自己动手把灯挑细，在枕头上铺上纸枕巾，在嘉太夫小曲的精采之处停止说话，等小曲唱完，便说：“平常您都是和什么样的姑娘相会？您在我这不太可心的

人身边，虽然呆的时间不长也不会怎么舒畅吧？您通常都去那个妓院？”这是任何地方都常见的客套寒暄之词。

收一目银子的妓女，边唱着时下流行小曲边从屏风后面拿出来草编睡席，把带子悄悄地从头解开，不管客人怎么个看法，按老板的吩咐脱下衬裙，换上衣服，不让客人看见悄悄叠好。说道：“我以为前半夜哪，刚才的钟已经打过四点啦，您想回哪儿？”理解客人急躁的心情，完事之后的招呼杂工：“请拿两个天目碗给客人上茶！”快嘴快舌地说也挺逗乐。

收五分银子的妓女得自己关门。一只手把丰岛产的蓑草窄席铺好，拿脚把烟末钵子踢到该摆放的地去，把男人按倒，说道：“我说你呀，虽然那腰带旧了一点儿，可到底还是绸子的呢，你真是个讲究穿戴的人。你是发什么财的？我不猜便罢，一猜准猜着。有月亮的夜晚而且不刮风的时候，肯定您有工夫。是不是值夜班？”“不对，是凉粉经纪人，我做的是大买卖。”妓女就说：“你可真轻巧。这晚的晚上，凉粉可好卖，况且你晚上又是高津神社的夏季祭祀之日，你最少也能挣八十文钱。”妓女等级虽低，但她说的话却很精明的。

在京都我从三等妓女又降下一等，被卖到新町，当了两年下等妓女。在这期间我看透了世间的炎凉，整整熬了十三年。我现在已经是无所依靠的人，只好坐上河船重返故乡了。

三 和尚的姘头

我重新放出长袖服收起来的腰根，恢复从前作姑娘时的装束，因为我生来小巧秀气的缘故，人们称我为女铁拐李。

那时候寺院香火很盛，但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

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并且还明目张目地干。我按男人发式把头顶中间的头发剃去。梳成男青年的发髻，模仿男人的粗声，也大致记住了男人习见的姿势与动作，扎上护裆带，没想到还挺像的。后来我又换上细腰带，插入短刀，但总是上下晃动。戴上斗笠，穿上短外衣，这副打扮，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让给我画假胡须的给我拿着草垫木屐，带着世故圆猾的帮闲，到一所早已打听很有钱的花和尚当住持的寺院，假装去看庙院的樱花。一进中门，帮闲径奔方丈，和无所事事的住持说了几句话，过了一阵就把我叫到客厅去，帮闲向住持介绍我：“这位是流浪武士，在还没有成家期间，要常常出来散散心。一切就请多多关照啦！”和尚却仿佛说梦话似的说：“你不得不用堕胎药的制法，我昨天晚上从一个人那里学到手了！”糊里糊涂他脱口而出，自知说走了嘴，再遮掩已经晚了，着实可笑。

然后是一通大吃大喝，荤腥味一直不断从厨房里飘来。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按这个价码我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无论那一处寺院都可以归于女色之道，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

后来，有一个住持对于我很痴情，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这样，我就成了这寺院住持的姘头，在这一段生活经历中，也就懂得了这个藏污垢的寺院许多可笑的事。从前，同一寺院里只是有交情彼此靠得住的僧人凑在一起，约定必须避诸佛和本宗本派的开山祖师忌日，反倒把每月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逢小建为二十八）和三十（逢小建为二十九）这六个斋日的六天定为破戒的日子，说是“除这六天之外必须谨慎”，并立下誓文。此后在这六天中大吃特吃荤腥之物，晚上又疯狂地玩弄女人，还到三条町的活鲤鱼店去

吃喝游乐。素日里倒像出家人的样子，吃斋念佛，佛事以外，再也没有可干的事情。但是这几年寺院香火很盛，也有钱了，和尚们的行动越来越放纵，白天一本正经的穿着僧衣僧袍，但是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在自己的寺院里，建造专门藏女人的住所。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深挖一个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墙壁一尺多厚，以免听到里面的声音。我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寝室去。

想起这样令人窒息的生活仅仅是为了毫无恋情的荒淫而徒然活下去，就更加心酸了。委身于可憎的和尚，不论白天黑夜的与之同衾共枕，实在乏味至极。虽然我的身体渐渐瘦弱，但是那个和尚却根本不同情，依旧要求与他同欢。想到他曾经说我如果死了他将挖个坑一埋了时的那副表情，真是不寒而栗。不过，习惯之后对生活倒也不厌烦了。早晨出去收殓火葬者遗骨时，想起这是离别，即使不过是刹那之间的凄然，毕竟还是有的。他为办丧事的人家去念殡葬前夜的经文而夜里迟迟不归时，我久等不到也为之着急；而且他那白色窄袖便服上的沉香气味沾到我身上来，也对它渐渐感到亲切了。后来居然把寂寞给忘掉了。过去听来震耳的铜锣、铙钹声，随着渐渐习惯反而感到那是一种慰藉。毫不在乎烧死人的烟味，而且觉得越多死人寺院的进项越多而为之高兴。傍晚卖鱼的来了，我做了带骨野鸭和河豚汤、脱骨野鸡、煎鱼肉。为了不让香味四溢有人闻到，在火盆上加了盖子。小和尚们也自我堕落跟着学活干起来，他们袖子里藏着咸沙丁鱼，用写着佛名的旧纸包上烤好，早晚吃菜。正由于此，脸上才起了亮光，肤色红润，活干起来才麻利痛快。相比之下，那些远离俗世，居于山林野莽之

中，以木实果腹的僧人，或者因贫穷而不得不素食的僧人，他们的面孔形同朽木，很容易看出来。

在这个寺院我从春天住到初秋。和尚，起初怕我逃跑，所以他外出时总把门窗关严而且上锁，现在连方丈他也允许我进出。慢慢地我胆子也大了，就是有施主进来，我也不再慌慌张张地躲避了。

一天傍晚，大风把树梢吹得沙沙作响，芭蕉叶子翻飞飘舞。正是大风肆虐的时候，我看着眼前这自然景色的变化，同时曲肱而枕，迷着眼处于朦朦胧胧之中。这时，我突然看到一个满脸皱纹、头全白、腰弯得不能再弯、手脚瘦得像火筷子一样的老太婆。她像幻影似的从竹廊爬上来，用几乎听不见声音呜咽着说：“我在这个寺院住了好多年，与这个和尚的生父年龄相仿，出身也并不低贱，然而却故意弄得面目丑陋。住持和她尽管相差二十岁，说起来很丢人，为了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同他在夜深人静时共枕。尽管他对我赌咒发誓地说要和我白头偕老，可是到头来自食其言，说我太老了，把我抛在一边，给我吃的只是供过佛撤下来那一点饭。这还不算，对待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总是用怨恨和仇视的面孔。每天每日恼恨的只是你，不论他多么残酷地折腾我，我倒并不怎么恨他。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听到了你同他在被窝里说的那些话。别看我这把年纪这副身板儿，我仍忘不了男欢女爱之事。我下决心把你咬死，雪我心头之恨，我今天晚上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她的话使我震惊。总之，这是没法在这里再呆下去了，便琢磨离开这个寺院的方法，终于我想出来一个奇特的方法。

我在平常穿衣服里塞上棉花，故作痛苦状对和尚说：“我怀孕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告诉你，什么时候生很难说。”我这

么一说，和尚大吃一惊，便说：“赶快回你娘家去，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了之后再回来。”于是便找齐了积存的施主布施的东西，并且叮嘱我生孩子之前应注意的诸多事项。还说，什么地方的孩子夭折了，母亲很悲伤，母亲的泪，衣袖也无法容纳，说是再看见那衣服，就会勾起伤心，就把衣服施舍给寺庙了。他把这些施舍的窄袖服全都找出来，说是作婴儿衣服用。给孩子起名叫石千代，孩子还没生就预先祝贺了。

我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毫无留恋，尽管三年的合同未满，可是，我离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出家人的悲哀之处就在于，这样的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求诸于法律。

四 教礼节与习字的女先生

“多承惠赠美好的菖蒲花，十分高兴，一定细心欣赏。”在信上是常见的，这样的句子，京都有一行当叫女祐笔。因为她们曾在宫里当过差，所以很熟悉上流社会的礼仪规则，这种人退职之后，都有不错的去处，人们都愿学她们教的礼仪规范，很多人都让自己的女孩子去学习。

因为我从前也伺候过贵人，所以我创办了女子习字所。我高兴的是我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这里可以作为我的家。门框贴上写着“女笔指南”的纸条，一间小小的客室收拾得雅致、整齐，我还雇了一位来自山村的姑娘。我觉得家长把心爱的女儿送来学习，把这些女孩教好是我的头等大事，所以每天兢兢业业地看她们的作业，把必修的礼仪规范教给她们，自己过去的不正派行为全都改了，安静的过着日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男士，因为坠入爱河托人请我替他写情书。因为

我深明妓女之道，懂得谈恋爱的关键所在，这对于我来说堪称轻车熟路，所以写来容易得像探囊取物一般。我用投其所好的文字使对方忘情地相恋。那姑娘易为情所动的心已经被我摸透了，即使对老于世故的现代派女人，我也各有把她们说转了的方法。总之，任何女人看了我写的情书，都会上钩。

信是最容易传情达意的东西，即使远在异地他乡，也能托笔遥寄思念。不论信写得多么好，虚言假话多了肯定会使对方没有兴趣，以致毫不可惜地把它扔掉。实心实意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能够打动人心，于是产生和他直接见面的想法。

我生活在花街柳巷的时候，那众多的客人之中有一位我十分喜欢的人。我和那个人见面时就忘了我是一个妓女，以身相许还不算，而且和他无话不谈，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告诉他，他从不小瞧我。由于来得次数过多，结果再也不能前来见我。我十分伤心，只好每天悄悄地写信以慰相思。这样，那人便觉得似乎又和我相会了，几番反复读信之后就把那信贴着皮肤搂在怀里睡着了，似乎进入梦境般朦胧之中。那信化为我的形象在他面前出现，所以他一个晚上梦话不停，睡在同屋的人听了无不大吃一惊。后来他恢复了自由，才把这事从头到尾讲给我听。由此可见，终日相思，那种相思当然能和对方心有灵犀。我以为，写信时忘却一切，精神专一，这种精神一定会与对方相通的。

我对那青年说：“既然托我写信，我觉得不论对方多么冷漠，你肯定会成功的。”但是，就在我认真地替他写信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心猿意马，我居然爱上了求我写情书的男人。有一次我拿着笔沉思了一阵子之后，终于下决心对他说了这样的话：“那个女人让你心烦意乱，冷漠寡情，不能让你如意，这

是因为她根本不懂得感情。与其谈这种无望成功的恋爱，不如改变想法考虑一下我？我这里提出来和你商量的是，长处并不重要，总得性情好；其次是和我谈恋爱马上就能谈成，从现在来说对你有百益而无一害。”我这么一说，那男子很诧异，沉默良久。他对我并不了解，不过对于我这么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特别是被翘起的大拇脚趾，我一头卷发，樱桃小口吸引住了，于是说：“我说老实话，即使是我自己谈成恋爱，我也绝不会为她花钱，若这样我只能拒绝她。对于你也是一样，我绝不会送你一条饰带。等慢慢熟悉之后你如果问我有没有熟识的绸缎店，我也不能答应给你买一匹绢子或半块红绸。开始如果不说清楚，以后免不了麻烦。”

我让他干的是好事，但他这番太随意只对自己有利的口头合同式的话，太叫人厌烦，而且我也觉得他过于浅薄。我想：“这么大的京城，决不会少，除你之外有的是。”正在这么想，这时候下起了黄梅雨，四周安静极了，树丛中一只麻雀飞进窗来，把灯扑灭。屋内黑了，他认为有机可乘，紧紧抱住我。他呼吸急促，取过来小杉原纸放在枕边，拍着我的细腰亲切地说：“愿你长命到百岁。”我说：“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真荒唐可笑，我能让你活到九十九吗？你方才说的话真讨厌。用不了一年我就让你瘦成尖下额，拄拐杖，从这个世上告老还乡。”他的身体由于不分昼夜地缠绵缱绻终于垮了，于是就给他泥鳅汤、芋头、鸡蛋吃。这也不顶用，他渐渐地衰弱下去。到了次年四月，人们都把春装换上了，他却可怜巴巴地穿着两件棉衣。看过几位医生，都说治不了。他指甲老长，胡须蓬蓬。我把手遮在他耳朵上说几句逗乐的关于女人的话，他只是十分怨悔，不停地摇头。

卷 三

一 町人之家的侍女

都说土用为十九天的年份夏天特别热，由于今年就是十九天，因此人们奇热难熬。“难道就没有没有夏天的国家？”“要是有用不着擦汗的地方该多美！”尽管人们七嘴八舌地这么说，但是无计可施，正在此时，敲着锣和铙钹的一队送葬行列走来。棺舆旁边的近亲们并没有悲痛的表情，好象也无儿无女。街道的邻里亲朋只是出于礼节穿着礼服手拿念珠随着队伍走，边走边谈关于稻米行情或者除帐引起的官司，以及秋叶山三尺坊天狗的传说等等。年轻人落在行列的后边，他们谈论的是游山茶馆的菜单，商量葬礼一完就从那里直接奔妓院去，等等。后面跟着的长长的一串人，好象是租房居住的人，他们有的尽管穿着布袜，但腰里没插短刀，有的上身穿着武士常穿的无袖上衣，下身着麻布长裤；且慢，还有人在手织麻布夏衣上罩着絮棉的短褂，那装束更不伦不类。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随处扎堆高声谈笑，说的无非是带谜语的团扇如何如何，鲸鱼油灯是好是坏。哪怕稍微想到死人之家的不幸而收敛一些也显得高尚了许多，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到处是这样，在旁边听一下他们谈的，只能让你感到这是一群冷漠无情的人。

参加葬礼的人大概都相互认识，他们都是御幸町大街誓愿寺上边那条街的人。既然如此，这条街的路西有一家店号桔屋的铺子，那么，死者肯定是那铺子的掌柜了。我这样判断，是因为这老板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人，有人到那铺子买他根本不需要的花纹纸，只是为了看看这位美人。这事说起来滑稽，听起来好笑。祇园町的媒人说：“老婆是一辈子都在一起而且天天看的，但是若是过于美丽的却并不好。”但是当时老板以为“介绍人的嘴嘛，如此说，是丑子不落埋怨”。但是成亲以后作了丈夫，漂亮老婆的确让人操心多了。因为，如果只是自己外出时让她看家，大可不必在容貌上花费心思，过于吹毛求疵。

美女和美景，假如永远看下去也有不爱看的时候，不信，实际体验一下就懂了。有一年我去了松岛，开头不禁拍手叫好，心想：“真该让诗人、歌人看看这样的地方”，但是早晚总是看它，以后就对小岛的腥味有所反应了。再往后，连浪击松山的涛声也听得心烦；金华山映雪的黎明曙光，也在早觉中过去了；盐灶的樱花任凭它自开自谢也没去看；也并不觉得雄岛的月夜有什么奇特之处，最后只好捡来海湾的黑白石子和孩子们下六子儿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有意思。

比如，在难波住久了的人去趟京城偶而去看看东山，肯定会心情愉快。反过来，京城的人觉得海岸挺稀奇，兴致勃勃地没完没了的看看，觉得什么都有趣。与这个道理相同，做老婆的在丈夫跟前衣着修饰和言谈举止都很合适倒还没什么，但是日子长了，上半身光着也满不在乎，连梳头都草草了事，肚子旁边的痣露出来也不管，有时也不顾走路姿势随便举步，后来让人家发现了原来左腿稍长了一点。本来一无是处，却又生了

孩子，那就更令人厌烦了。想想这些，觉得老婆不要也罢，可是，既然要过日子，没老婆还真不行。

我有一次到吉野的深山里去逛，那里连花都没有，除了去大峰走顺向之路的修炼者以外，连个哀我独行的人影也没有。我沿着一条远处紧靠山崖的小径走去，只见一个靠着崖壁搭的屋顶呈一面坡形的小庵，主人晚上静坐看着松明的火焰，白天听杉树枝的涛声，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乐趣。我问他：“这么宽广的世界，你不住城市里，为何在这种地方？？这位山居者笑了笑说：“虽然独自在这个地方很寂寞，可这样也就忘了和老婆相处的烦恼。”可能的确如此吧，难以割舍又难以断绝的，正是男女之情。

一个单身女人的生活过得的确没劲。教孩子们习字的习字所停办了，我就到一家店号大文字屋的绸缎铺当侍女。过去净找十二三或十四五的姑娘，而现在由于出于价钱便宜的原因，就雇年龄略大一些的了。雇十八九乃至二十四五的，既能铺床叠被，带出去的时候在轿前轿后也好欣赏欣赏。

虽然我讨厌土里土气地把带子的结打在背后，但是我必须打扮成和一本正经的姑娘相适宜的模样。穿上枯叶黄颜色细闪电纹的面料做的瘦瘦的衣服，把高髻式中岛田发型改为平髻扎上头绳。总之，不管怎么样，要让主人看来完全是个姑娘。比如说，看到下雪了就问管家老太婆：“那雪是用什么做成的呀？为什么不停地下？”她就说：“你已经不小了，可还孩子气十足，你大概是在你妈怀里长大的吧？”此后她就放心地使用我了。袖子被人碰一下也大吃一惊，被别人捏住手我就脸红，跟我开个玩笑，我就故意大嚷大叫，结果是不再叫我的名字，说我虽长得漂亮可什么都不懂，是个“树尖上蹦来跳去的野猴

子”，于是谁都叫我“野猴子”，我也就变成了个真正情窦未开的姑娘。

说来可笑，世上的确有些很愚蠢的人。已经打过八次胎，内心深处的确觉得害臊，就在主人身旁服侍的过程中，清楚老板娘每夜都要寻欢，特别是男主人品行不端，根本不管别人，把枕头前的矮屏风弄得山响，弄得拉门隔扇直颤动，我的确不能忍受。尽管没事我也去了厨房，但是很遗憾，找不到一个男人。

厨房里，紧挨饭厅的铺木板的一角，在这家干了多年的老头子在那里侧着身子睡。我想，只能先凑合一下子，让他以后想起来永远其乐无穷吧，就故意从他肋骨上踏过去。老头子不停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说，“明明点着灯，非要给我老头子添麻烦。”“把你踩了一下，对不起。如果受不住，就随便处置我吧，都怪我这只脚。”说完，我就扑在他的怀中。老头子大吃一惊，蜷起身子，嘴里连忙念叨：“南无观世音，救苦救难！”看来这露水姻缘实在难结，我就打了他一个嘴巴。欲火难消，垂头丧气地回去，无可奈何地等待天亮。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今天是二十八日，天还未亮，老板就起来了。因为今天是亲鸾的忌辰，所以吩咐我打扫佛坛。老板娘好象昨晚太劳累，还不起床。老板精力旺盛，他打碎冰块洗脸，只穿着一件信徒背心。“佛供还没齐吗？”他手里拿着莲如上人的详解真宗教义的《消息集》问我。我靠近他说：“这是写男欢女爱的书吧！”他有些厌烦不理我。我浅浅地一笑说：“还没人讨厌我哪。”说着就色迷迷地作出要解带子的姿势，让他感觉到我饥渴的样子，尽管老板穿着那件佛教信徒背心却被我完全迷住了。由于动作过于激烈，震得佛像直摇晃，甚至把

立在龟背上的仙鹤蜡台也震倒了。由于女色的贪婪，对佛事一点都不记得了。

从此以后，我就悄悄地引诱老板，自然而然地骄横起来，对老板娘的命令置之不理。我最后竟然要他们离婚，现在想起这事来自己都觉得可怕。

我求一位山僧咒死老板娘，但是没有效果，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干。我妒火中烧，并且越来越强烈，我把牙用五倍子粉染黑，嘴里叼着中国竹子做的牙签诅咒，但是照样毫无效果。不但没有效果，自己反倒遭到报应。因为不知不觉地说走了嘴，就把自己一开始就是伪装等等丢丑的事全都说出来，因此，老板的恶名也就流传开了，结果我这么长时期以来的恶作剧全部败露了。看来，人特别应该注意这贪色之道。

我从此以后就疯了。昨天一副憔悴相去了紫野，今天又去五条大街的桥上耍闹，如梦呓似的喊：“我要男人！我要男人！”把小野小町的狂舞搬到这里表演，边舞边歌，这些歌都是恋爱方面的。于是人们都说：“这是多情的侍女的下场！”我挥着舞扇扇风，风冷森森地沁我肌肤，来到长着阴森森茂密杉树的五谷神神社的牌楼附近，我这时候才发觉自己原来光着身子。这一惊才使我醒悟过来，摒除邪念。不管怎样，都是因为自己卑鄙，结果是“诅咒他人，自遭天谴”。我在神社前忏悔一番之后就回去了。

女人是最靠不住的了，这人世实在是可怕。

二 美女是祸水之源

本来踢球这种游戏是男人玩的，我给某诸侯当内宅与外宅

的联络女官时，有一次陪着夫人去浅草的别墅，恰巧正赶上满院子的雾岛杜鹃刚刚开放，山上山下，原野全是一片粉红色。一群身着红裙的使女举步轻盈，衣袖飘飘，反映着矮矮的球场竹栏，在唱《越过群山》、《樱花重重》等十分动听的蹴球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属于女人的极其新奇的游戏。在京城，宫廷的宫女们那种杨弓游戏连我都认为有些过分，但是，这种游戏据说是中国杨贵妃喜欢玩的，既然如此，现在的女子也去玩它一定也是适宜的。球是圣德太子时开始玩起来的，此后也没有女人玩过的事例，但诸侯夫人让使女玩这个，可见夫人的思想是相当自由和解放的，也可想见她的生活之豪华。

那一天，风相当大，刮得树梢摇摇晃晃，天色将近黄昏，球在风中自然不能得心应手，常常踢偏或者被风刮跑，结果这场球踢得不成样子了。夫人脱下球装，但她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显出愤怒的神色，别人似乎也没法使她变得高兴起来，随从的使女们自然立刻鸦雀无声，不敢弄出一点声响，举止动作特别谨慎。这时，有一个在府里任职多年而今已够单住偏院资格的名叫葛井的女官，边摇动头部和膝部关节边用轻薄的口气进言：“今晚还得请您召开泄忿会吧，一直到长蜡烛烧完。”夫人经她这么一说立刻情绪缓和下来，连说：“对，对！就这么办！”看样子她挺为之高兴。和葛井资格相同的吉冈是使女的头儿，她一拉动挂在廊下的漂亮丝缆，铃声就响了。于是，从干粗活的女人到专管杂项的女人一共三十四五个人，很有秩序地坐成一圈。我也夹杂在其中，静观事情的始末。吉冈向大家宣布：“无论什么都可以，说说自己的遭遇。男人对你忌恨啦，别的女人阻碍你的恋情啦，你不妨狠狠地骂，讲有关爱情破裂的事更好。”我想，无论如何，这也是极其特别的一种安慰，

无论何事都得听从主命，当然不能笑。

然后打开一个画着垂杨柳的罗汉松做的门，拿出一个和真人一样的女偶人。女偶人不知道是出自哪个能工巧匠之手，那面容之姣好，姿势之优雅，即使女人看着也禁不住心猿意马。然后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其中一位名叫岩桥的侍女，她长了一副必遭苦难而且丑陋的面孔，这个人说她自己根本想不到白天还有男欢女爱这事。正如古歌中一句歌词所说“岩桥夜夜姻缘绝”一样，她现在连夜里的姻缘欢乐也好长时间都没有了，已经是个再也没见到男人的女人，所以她抢在别人之前讲。她说：“我出生在大和十市的乡下，虽然结过婚，但是因为春日神社的一位神官的女儿长得太漂亮，所以两人就勾搭上了，我那可恶的丈夫去了奈良城。我大吃一惊，悄悄地跟在丈夫的后面，不顾剧烈的心跳，站在外面偷听。那女人打开小门把我丈夫拉进去，她说：“我今天晚上眉根特别痒，我想这一定是好事到来的前兆。两个人都不知廉耻。那女人的细腰刚往我男人身上一靠，我就闯进去了，我说：‘这是我丈夫！’说着，张开铁浆染黑了牙齿的嘴狠狠地咬了那女人一口。”她抓住女偶人撕咬的动作，使人想到当时的情景就和现在一样，的确很可怕。

这是第一个谈嫉妒的人。下一个女人仿佛十分激动，她也抹下脸来。尽管女人心胸狭窄，可是照她说的情况来看也并不怪她。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住在播磨的明石，给侄女招了个女婿，谁知这个女婿是个成不了事的色鬼，连干粗活的女人也不放过，所以，不论白天黑夜总是关门睡觉。我那侄女不嫉妒，什么事也不管，真不知她是什么心思，让人从旁替她着急。所以我每晚都去查看，关住卧室房门，从外边插上插销，

硬是把侄女和她女婿锁在里面，说一声‘晚啦，睡吧’，加上锁之后便回去。可是不久我那侄女面脸憔悴，看见他丈夫就怨气冲天地说：‘照这样，我就活不下去了。’说完浑身哆嗦。而且，我侄女是丙午年生的，本来是克夫的，然而不但没克她男的，反倒被男人弄病了。我真想让那精力过强的男人魂灵附在这女偶身上，立刻杀了他！”说完就把女偶人推倒，接着是一片喧哗，长久不久。

还有一位老家在伊势的桑名名叫袖垣的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很嫉妒，使女们化妆一下她都反感而且变着法子捣乱，不让她们抹粉，让她们梳头没有镜子。本来长得挺好看的姑娘，她却想办法给打扮丑了才舒心。这种事外面知道了，予以痛斥，她无计可施以一个老大姑娘的身分到江户来了。她说：“反正这样漂亮的娘们儿机灵得过了头，丈夫不归宿妻子心急如焚，她一概不管！”就这样她把无罪的女偶人狠狠地骂了一句。

这些女人们胡说八道了一番，但是，这种程度的嫉妒还远远不能使夫人满意。轮到我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扯倒那女偶人，骑在它身上，咬牙节齿地瞪着它，摆出一副发自肺腑的愤怒的样子说：“你这个小老婆，我告诉你，把老爷哄得言听计从，让他瞧不起他那正室夫人，总是和你随心所欲地寻欢作乐。告诉你，我决不让你的阴谋得逞！”因为我是摸透了夫人朝思暮想的心思，所以话说到点子上了。夫人说：“对！就是这样！这个女偶人本事不小。老爷对我置之不理，从他的管辖地区召来美女，不论白天黑夜和这女人在一起，我含悲忍痛，没处伸冤，只好让工匠按那女人的容貌做了这么个偶人。想好好整整她……”她的话还没说完，奇怪地事发生了。只见那偶人眼睛睁开，伸着两手环视四周。众人看它要站起来，吓得顾

不上看它将要怎样，便摇晃着逃走。那女偶人一把抓住夫人的前襟，我费了很大劲才把它的手扯开，当场总算没出什么事。

可能因为这个，没过几天夫人就病倒了，呓语不断。人们抱想：“估计是那个偶人在作怪吧？以后，那偶人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吧？”于是，大家商量：“先别管其他的事，先把它烧了！”商量的结果就这么定下来，在宅基地的一角将女偶人一烧了之。为了不留痕迹，把灰埋了。但是，人们没过多久，竟将那埋灰的地方看作是一座坟，都很恐惧。随后又说每天傍黑天的时候居然听见女人的哭叫声。此事传扬出去，自然受到世间的嘲弄。

此事传到中院，老爷也很震惊，因为他要把此事弄个究竟，所以就下令传唤负责联系内外院的侍女。因职责所在我没有办法，只好应召前往。现在已经不能再遮遮掩掩，就如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是举座皆惊。老爷也说：“世上最讨的就是女人的记仇心了，到了这个程度，侧室也因为这记仇之心过不多久就会一命呜呼的。对她好好说说这种事，然后送她回她的故乡。”

那位侧室夫人的容貌的确美得很，跪坐着的那种神采，就连那被烧掉的女偶人也远远比不上，而且举止安祥，性情温柔。我本来就以自己姿色秀丽而自豪，可是即使拿我这个女人的眼光来看她，也足以让我目眩神迷。如此一位绝色的美女，正室夫人只是因为争宠之恨就要用泄忿把她咒死。老爷对女人之可怕深有所感，从此以后也就不再进内院，正室夫人也就成了守活寡的女人。

我亲眼目睹了这番情景，感到在此当差的确令人厌恶，便请了长假，甚至想到出家为尼，再次回到上方。

嫉妒之心不可有，这是女人应该永远牢记不忘的。

三 歌船上卖笑

《徒然草》上写道：“杂乱而不堪入目的，就是垃圾堆上的垃圾，堆书车上的书。”在人的住处堆积尘埃或垃圾是最令人厌恶的。

难波津也因为垃圾而堵住了入海口，因而船路上的木桩航标看不见了。海鸥看到的净是陆地，难寻大海。捞蚬子的海滩成了菜田。

此地的情景也不同往日了。新河一带的黄昏景色很有情趣，铁眼禅师的释迦殿也建立起来了，佛法开始如日中天。此时此刻正好是下午的戏散场的时候，带着酒兴，雇一条屋形船，好不容易来到道顿堀西边的七福财神桥。从那里往西任凭船往下漂流，刚走了五十多米船就搁浅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其动起来。本来打算今天好好地乐一乐，这就没劲了。在这里等待涨潮的时候，指望中的饭菜完全落了空，好不容易弄到和人数一致的烧鱼。饭前的醋浸鱼肉末，没有加上煎好的鱼籽就上来了，大家都说：“还不知何时能到达三轩屋，与其坐等，不如干脆就在这儿吃吧！”等凑合着吃完饭，太阳已经西下，这时眼看着船篙相连的几艘无篷小船很快地过去了，有人说：“这就是最近新造的疏通航道运垃圾的船吧？这的确是个好办法，看来人的智慧是无尽的，河道再也不会堵塞了，而且将来还可以拿这船当游船用。”大家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发现一堆垃圾上有一封仿佛写得很仔细的信，幸亏伸手就能从船上够得着，一把扯了过来。一看，真可笑，原来是自京城的借钱

信。很有趣，那信是这么写的：

“我缺八十目银子，难以在短时间内办齐，想请你按信用贷款的办法帮我这个忙，但是，我在偿还之前把早晚拜谒的弘法大师亲手绘制的如来佛像放在你处，权作抵押。世间恋情之苦都是一样的，我长期以来受那妇人的骗，遭到的报应就是而今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钱就是供她把孩子生下来的费用，无论如何也得请您帮这个忙。敬呈平野屋传左卫门先生，加茂屋八兵卫敬上。”附笔是：“这信的邮资十文钱，我已付给鱼货转运人。”

大家读了捧腹大笑。有的说：“那字写得很工整，像诉状一样。把信寄到遥远的大坂来借钱，把心里话全都掏出来。结果如何固然无从知道，但收信人似乎没有借给他，看来京城的人也不是都很有钱哪！”

今天负责接待的镇长助理一边看着前仰后合大笑的人，一边端着铜榴子和汤碗沉思，然后说：“细想某些人，其处境和京城这写信向人借钱的主比起来还危险。有一个人到下月底，就要用他的住房抵债；还有一位是用低价投标包工，结果没有成功；眼下就有一位，在北部沿海买空卖空。他们一年到头胡搅蛮缠，靠撒谎、贪婪这套本事混世界，不停地冶游，而且得意洋洋哪。”听了他那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话，大家都感到很羞愧，便表示决心说：“今后一定刹住和身分不相适应的冶游！”但是，要刹住好色之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却说这个河口有一类出卖色相唱曲的比丘尼，她们的目标是自那些离开老婆来自九州的人。他们把船停泊于此，独寝船上，感到旅途很寂寞。载着出卖色相的女人的船只，在这个十分拥挤的港口进进出出。有的船上，年高的老人坐着掌

舵。比丘尼一般穿浅蓝布衬裙，黑纺绸包头，系着前面打结的中幅龙纹带子，戴大坂深江一带出产的筱竹作骨菅草纺织的加贺斗笠，都穿双层布纳成明线方格的袜子，穿的绸子内裙的下摆稍微有些短。总之，打扮大致相同。手提箱里装着熊野醋贝、牛王、四竹。小比丘尼一定拿一个接钱或接米用的容量为一升的条柄勺子。她们不停地喊着“化缘”。她们唱流行歌以引诱男人，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毫不在意。一般要换乘到停泊中的大船上去，事毕，把百文一串的钱往怀里一揣。有的两个一串的咸青花鱼，用木柴顶嫖资也行。同是出卖色相的人，一想到这些人就觉得她们的谋生之计也未免过于下贱了。但此地对这种事早就很普通了，所以并不觉得奇怪。

人们根本就无法预料自己的将来。我也是不知不觉地干尽了荒唐事，现在只好剃掉一直珍爱的黑发，前往位于高津宫北边的高原镇。走过非常寒酸的、路旁尽是筱竹铺就屋顶的小门小户人家，在这样的道路尽头处找到老于此道的比丘尼头目，求她收留我当一个卖唱的比丘尼。我自己从未想到过，难道我就下贱到如此地步了？当卖唱的比丘尼，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歇工。对这种比丘尼，官家还要税，规定一个人交纳五十文钱，白米一升，年轻的比丘尼也得在交纳五合米。这样，比丘尼也自然低贱。她们从前不是如此，但现在与妓女没有分别了。既然如此，长得漂亮的就去了大坂的妓院街，容貌差的就趁麦收之后和棉花采摘之后去摄津村、河内村转悠，表面上是为了化缘，而实际上是出卖色相。

由于我的一些昔日的风韵犹在，就被人从浅滩的船上叫下来去作露水夫妻，后来就在商人处幽会。嫖客都以为：“一夜的嫖资三目银子，十分便宜，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无休无止

地嫖下去，财产很快就挥霍了。这以后我自然不再理睬他们，哼哼着小曲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觉得难过，痛恨我的无情，我也只是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嫖资多么便宜，只要嫖下去，花钱肯定要很多，还是自己先记住这一点比什么都好。你这好色之徒，记住了！”

四 富贵之家的梳头工

有谁见过并排两面明镜的化妆房间以及装满已经脱落的漆黑头发的匣子那种风采？人们都说，发型对于女人的容貌是最重要的。我也不觉间学着别人的梳妆打扮，把岛田式发髻的根部按时下流行的样式放低，用布把两鬓包起来。我就靠这份手艺给一个富有之家的太太专门梳头，干起了梳头的工作。

发型的变化很快。现在，兵库髻过时了，五段髻也难看了。从前称这种循规蹈矩的发型是正派妇女气质的表现，可是近年来已婚的女人已经不那么循规蹈矩，净学妓女和歌舞伎演员的装束打扮，像讲究穿戴的男人一样，放宽袖口；腰以上不动，像妓女太夫那种步行姿式，脚尖踢着下摆走路。自己的身体不能随着自己的需要而装束，却要以外观为主甚至明明别扭也不在乎，这种风气很盛。脚脖子粗就穿下摆长的衣服挡起来，生来就有的半边脸上的痣要千方百计地遮盖住，本来嘴大，说完话赶紧把嘴缩小，想说的话也不说。总之，只好忍受着意想不到的折磨，这就是目前的女人。与她成亲的男人只要能忍耐下去，即使有不够完美的地方，如果想到这时的时尚如此，也就会心情平静了。假如两个之中任他选一个，我想谁会选择美的。大致可以这样说，脚、手、眼、口、头、鼻、立

姿、肤色、声音等等所谓九容，全属上乘的极少，对于长相一般，外表较好的女人必须有妆奁金才能成亲的事，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这的确是毫无道理。然而，根据女方的容貌如何，由男方给嫁妆费则是对的。

我跟一家雇主订了一年的合同，给的条件是一年工钱八十目银子之外，还给四季衣服。我一大早二月二日头一天上工就到了公馆，太太正在晨浴，等了一会儿，把我叫进里面的藏衣室，这是第一天的试工。夫人的年龄大概过不了二十，对我非常亲切，性格温柔，举止落落大方。我不禁想到：“世间真的会有这么高雅的女人？”看到这少见的人，我感到很羡慕。一番毫无隔阂的谈话之后，她提出要求说：“的确不好说出来，我这里的事不论巨细一概不得泄漏半句，为此，你得向我提供一份写着日本诸神的誓文。”将来如何当然无从知道，但是，既托身于这家，就得按她的意图行事，于是我就拿起笔来。这时我心里念叨：“我还没有矢志不移的男人，所以，偶有轻狂还请神佛多多原谅。”写好后按主人的要求交给她。

这时她说：“索性跟你把我的情况讲明白吧。”讲容貌我是不次于任何人的，就是我这头发稀稀落落，太少，这是最让我伤心不过的了。你看看……”她说就解开头发，假发缕马上掉了下来。“真头发还不足十缕哪！”她满腔哀怨，泪湿衣袖：“和老爷成婚已经四年，他前一次回来得很晚，我有些不高兴，认为这不是件小事，把枕头放得远远的假装睡了，想借此引起夫妇之间的争吵，可是如果那时候把我的头发弄开，我们的爱恋就会马上结束，为此我十分伤心，想起这些真是悲怨不已。我这几年就是这么一直遮掩着不让他知道，整日提心吊胆。你一定不能把此事给传出去，女人嘛，从来就是互相帮助的。”

说罢便从给我她的一件心爱的窄袖便服。

的的确确她以为这是她的难言之耻。我越这么想就越同情她，因此时时刻刻都陪着她，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妥妥贴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缺点也给她遮掩过来。但是，随着日月流逝，这位夫人对我无法明说的嫉妒心产生了。比如，我的头发生来就是又长又好看的，可她却让我剪掉，这的确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但主人发了话又不好违抗，只好剪得短到非常难看的程度，可是她却说：“那很快就会长出来的，干脆把额头那里的拔稀了！”主家虽然发了话，可我觉得这个要求的确太无理了，最后我要辞掉这份差事，但是雇主不同意。一天到晚受她的折磨。我积怨已深，身体日渐衰弱，就琢磨该如何报复了。我想，应该想什么办法让老爷知道他的太太原来是个斑秃，让老爷厌弃她。我想出的办法是养一只猫，训练它一到晚上就抓我的头发，最后是每天晚上都跳到我肩上来抓我的头发了。

一个下雨的夜晚，有些清冷，老爷和夫人在一起兴致蛮好。我趁夫人弹琴时把猫放进去，那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抓挠夫人的头发，结果是簪子、夹在头发里的小垫枕全掉下来。他们夫妇五年的爱恋之情马上烟消云散。夫人抓起晚礼服蒙在头上，低着头沉思不语。此后的夫妻关系十分冷淡，后来老爷以什么借口把夫人打发回娘家了。

从此以后，我就想把老爷弄到手，因此，我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表达情意。一个阴雨连绵的傍晚，四周非常安静，老爷有些寂寞无聊，头枕着木框，躺在寝室的草席边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做他的梦，我想：“此刻正是勾引他时候。”本来他并没有招呼我，我就边回答“是”、“是”，边走近他叫醒他：“您方才招呼我了？有什么吩咐？”他说：“我没招呼你。”他这

么一说，我就说：“可能是我听错了。”但是我不立刻就走，而是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拿来枕头让他枕好，拿被给他盖上脚，这时他问道：“那边有人吗？”我说：“只有我在。”这样，他就抓住了我的手。终于我把老爷弄到手，使之成了我的掌上之物。

卷 四

一 奢侈的嫁娶

现在的婚嫁，连下层的町人、百姓也都照着有钱人家的操办情况，置办嫁娶的服饰家具等等，不顾一切地超过各自的承受能力，把喜事办得越显得奢侈越好。这是如今的世风，可能是一种对自己身份无知的一种表现。一般说来，都是因为作母亲的浅薄无知、鼠目寸光，对于仅仅是十里挑一的长相的女儿就足以感到自豪，刚到十一二岁就千方百计使女儿注意自己的打扮，养得细皮嫩肉，教给她举止如何才显得优美，把她造就成引人注目的女人。

每换演一出戏就要评说如何如何，以狂言中的色情片段为真，深信不疑，世间任何地方的嫁娶无不趋于奢靡、轻佻，这样，自然地把人心引向了邪道。而且专心致志地模仿演员，注意时尚，系一丈二尺长的带子还觉得不够味儿。从前女人的带子一定是六尺五寸，近年来偏爱长的了，因此流行长带，这样一来反觉得长带耐看了。窄袖便服的花样也一样，最近的新式样是樱花色绸料绣上梅花鹿。乍一看仿佛是染上去的，实际上是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绣成的，光这块衣料就花五两金子。另外，人们不知道的费用还不胜枚举，所以世风就渐渐趋于以极

尽奢侈为尚了。

大坂的下寺町最近要重塑奈良东大寺的大佛，公庆上读了重塑的缘起。向大家化缘时，人们不分贵贱联袂参加。其中有一位香消玉衰的女人，长脸、斜眼……一样一样看上去只有耳朵长得和一般人一样，其他的地方都很难看。但是看起来她是生在富贵之家的，打扮得非常时髦。贴身穿的是白綾子衬衣，中层是里子面料一致的紫色梅花鹿花纹的绸衣服，外穿正宗八丈岛产的菖蒲色的绸子面、红绸里的外衣，系着条纹并行的宽幅带子。只要是女人有的小件装饰她都有。恰好这时候一位绸缎店的伙计看见她这身打扮，就以内行人的眼光估价说：“就是按现在的成本计算，她浑身上下也得值一贯三百七十目银子。”许多人都看着她。有的说：“这世道讲排场讲得可真离谱了，我要是有置办这么一身衣服的银子，就在南边置六七间房。真舍得打扮身子，铺摆得可真够大的！”

春末夏初，我的女仆生活结束了，并没有在大坂的横运河一带找个帮工人的下处住下，而是被这里那里雇去伺候新嫁娘。大坂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爱面子讲排场，他们嫁娶上特别喜欢铺张，不考虑以后如何。男青年的家长想找有比他们自己家又大又阔气的深宅大院人家的姑娘作儿媳，姑娘的父母总想找一个身份比他们家高的女婿。亲事一旦说妥，就马上为那些没用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女方是忙着置办服饰，男方是马上大兴土木。因为这些事都是吃饱饭撑的没事干的女人们商量着办的，所以什么事无不被估计错误，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集中在一起，从一百贯银子的财产里拿出婚礼用款十五贯，陪嫁金十贯，这还没完，还有结婚后的花费。一年之内的送礼的钱也不少花，送能登出生的成对的咸青花鱼得选上等货，送丹后的鱼

也要挑大的，总而言之净为这些闲事操心。以后，到了她妹妹该出嫁的时候了，虽然不能像姐姐那样操办，总须体面些。这件事刚完，紧接着就是弟弟娶媳妇，刚把媳妇娶进家门，大女儿头胎又要生。孩子刚一生，就得送去成套成双的婴儿服、护身刀，还得去这家那家走亲戚、会亲家，没完没了。家里的金银不知不觉之间就一天比一天少下去，为了嫁女儿把家底花光的人不在少数。

女婿的母亲也一样，总想不自量力超过身分地摆阔，一辈子总是瞎操心，不厌其烦地絮叨要节俭要节俭，现在也不提了。暖炉上的棉被也撤了，点油灯的地方换上蜡烛。女婿本人呢，把理应白头偕老的老婆看作和妓女相等的临时姻缘，什么事都不告诉老婆，只注意自己养尊处优，摆男子汉的架子，过日子的事情一概不管。在自己老婆面前摆阔耍威风，真是太混蛋。

我去好多地方伺候新嫁娘之后才懂得，且不谈夫妻情爱，我从旁仔细观察，连我都觉得很难为情的虚荣心，各家各户都一样。只有一处，那是我去中之岛一家铺号伺候新嫁娘，只有此家的儿子，对我这新娘的陪送人不够殷勤。本人不修边幅，只是凡事谨慎，重视节俭，即使新婚之夜也不特别修饰。婚礼完毕我也觉得自己未免有些寒酸气。只有这家直到今天家业还很兴盛，其余各家，还在我给他们伺候新嫁娘时就看出衰落的迹象了：外出时那些太太们连一顶小轿也坐不起。

二 画在衣袖上的香艳水墨画

孝谦天皇年代女的衣服的样式就开始规定下来，从那以

后，日本的风俗才得以美化。那时，给贵人缝制窄袖便服得先计算针数，实际针数在缝完以后还要再数一遍。干什么都谨慎小心，还十分重视身体卫生，经期的妇女不得进入缝制衣服屋子。

我的手不知道从何时起变巧了，裁缝女的活我全拿得起来，所以就当了裁缝。我把情恋之事抛之脑后，静心修身，我觉得很有意思，坐在明净的南窗之下做针线活儿。石菖蒲的绿色娱目怡神，姐妹们到饭田町鹤屋老铺吃馒头，凑钱去喝安倍茶。一群女人的生活，既不负疚于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忧思萦绕的事。我想：“这才是佛所说的常乐我净之身哪。”但是，说是要给一位少爷做贴身衣服，男女性交的姿势被画在熟绢隐纹上的料子：男的不胖不瘦，光着身子，那女的也露着美丽的肌肤，脚趾弯着，脚跟高举。不知是出自哪个画师的手笔，看到它我立刻眼晕，简直把他当作真的了。从那并不开合的嘴里仿佛听到情话喁喁，我心旌动摇，晕晕乎乎，扶着针线盒，渴望男人爱怜的心聚然萌动，不去摸线穗、顶针，也忘了缝那窄袖服，每天想着的只有男人。

很奇怪，从这天夜里起，孤枕独寝就觉得寂寞凄凉，回忆起过去的件件往事，倍感悲哀。想到由衷的爱恋，不由得眼泪汪汪，想到冶游之恋就破涕为笑。但是，其恋情不管是真还是假，，哪一个男人都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太爱他们了。有的相许不久，他就被纵欲狂饮弄坏了身体，结束了自己本来漫长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实在寡情少义。因某种关系而足以使我回忆起来的男人难以胜数。本来人世上有许多妇女一生之中只和自己的丈夫相亲相爱，即使姻缘已断夫妇分手，决不再嫁，如丈夫告别人世，她就出家为尼。像这样洁身自好，本来

悟透爱恋与死别之苦的我，为什么总是心地卑鄙下流呢？想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未免过于残忍，便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忍耐下去。”有此决心，所以我黎明即起，叫醒一个挨一个睡在一起的伙伴，自己把卧具叠好收起，等着吃那一餐一盒米的饭，找来昨晚没有燃尽的木片，点上烟粗野地喷云吐雾，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我把满头黑发草草地束起来，扎上旧发绳，忙中出错，把髻梳歪了也毫不介意。

我去倒洗脸水的时候，从窗前淡竹的竹荫里向外窥视，只见一个好像是长排房宿舍的武士们雇的佣人，一只手提着醋瓶和引火用的木柴，另一只手提着早晨买的装在篮子里的小鱼，他也不知道有人在看着他，站在那里撩起那件破旧不堪的蓝袍前襟就地小解，那声音像音羽瀑布一样，它冲刷着沟里的石头，马上变成了水沟，我对男人的渴望又被勾引来了，我想：“这个汉子真可惜，他手里扎枪没有在岛原之乱中发挥作用，没有建什么功，就虚度日月上了年纪。”我总觉得他很可惜，也挺为他遗憾，可是因此我的情欲却被引起来了，再也不想在这里干下去，合同还没有到期我就假装有病辞职不干了。我在本乡区第六胡同里开了个胡同小店，在胡同口的柱子上贴个告白：“口内有万物缝纫店”，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地找到男人，心想：“来个什么男人都算走运”，然而找上门的全部是对我没用的女人，她们前来定做时下流行的服装。虽然不愿意但我又不能不接活，我就给它来个粗针大线，大大咧咧地对付一下，想起来那可是太不应该了。

一天到晚被邪念困扰，但是又不便告诉别人。有一次我突然想出个高招，带着使唤丫头，让她拿个小口袋去我以前在公馆干活时常去、位于日本桥的本町的铺号越后屋绸缎庄。我

说：“我现在是一个人过日子，家里连个猫也没有，东边的邻居家总没人，西邻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太太，并且听不见。对面是五颗树的树墙，连个人影也没有。如果您到那一带大公馆谈生意的时候，务必顺便到我那里歇歇脚。”我赊了一件红叶色的睡衣兼褥单、半匹上等加贺生丝绢、一条龙纹带。虽然说商店绝对不赊账，却架不住我缠住不放。年轻的伙计嘴里虽说不行，但是给我东西的时候却只字不提钱。

不久，快到重阳节时，九月八日绸缎庄开始收帐，十四五年轻伙计都说：“我去要这笔款！”他们争着抢着要到我这个裁缝铺来讨债。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伙计，这人打瞌睡也攥着带套匣的砚台，做梦也不忘算盘，但是对恋情一概不懂，是京都总店老板最可靠的心腹，是被看作顶梁柱的人物。对于人的好与坏他一看便知，聪明无比。他看年轻伙计争来争去很不耐烦，便说：“我去要那女人的帐，她要是不给，我把她的脑袋揪下带回来！”他匆匆赶来，口气粗暴地催我还帐，可是我沉住气：“让您为了这么一点事跑这么远的路，实在对不起。”我不等把话说完，就把用红绢作里子的外褂脱下来，“这是按我的喜好染的，只是穿了昨天和今天两天，带子就是这条！”说着就扔给他。“给您添麻烦了，眼下没钱，请带回去吧！”我眼泪汪汪地说着，身上只剩一条红衬裙了。

他看到我的身体不胖不瘦，白嫩漂亮，油光滑腻，连个艾灸的痕迹也没有，虽古板正经也不由得瑟瑟发抖：“我……我怎么能拿回去呢？我只担心你着凉啊！”他说着就给我披上衣服。到了这个程度，说明他已被我征服了。我靠在他的身上说：“您真是个多情的人。”可是这位老先生却不知所措，他忙招呼进来跑腿的小伙子久六，让他打开旅行箱，自己从里面拿

出小板银五目四五分说：“这个给你，去下谷大街的吉原溜达溜达散散心！”久六有些吃惊，难以相信这是真的，红着一张脸，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心想，他想与女人寻欢作乐，怕我碍事啊。平常这是个小气鬼，这时如果不敲一下怎么行？便说：“不管怎么穷，逛妓院总不能光穿着一条布裤衩去吧。”我说可也是，便拿出一块宽幅的日野绸，随便估计了一下，裁下一段，也没缝边就给了他，他赶快接过去系在腰上，兴冲冲地跑出去了。

久门走了之后，我便插上门销，窗户拿斗笠挡上，与他作了没有媒人的露水夫妻。他从此以后就忘了作生意挣钱的事，只想与我鬼混，决不是因为幼稚无能，江户分店终于被他搞垮了台，他被赶到京城去了。我也借女裁缝这个名义四处寻找性喜渔色之人，每天的嫖资定为一步银子。我虽然带着针线盒去，但只是障人眼目。我就是巧妙地用这种办法过日子，但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没过多久就维持不下去了。

三 好色的老杂工

现在的女人不管多么时兴，把两端全是紫色带梅花鹿花纹的带子结得很低，好象挂在屁股上一样，简直让人厌烦。我年纪一大，也不值钱，索性到一个武士之家去当饭厅侍女，合同期一年。平素的打扮是里面洗过多次的衬裙，外面是布衣服。在主人家厨房边的一间屋子里干活，干的是收拾平常使用的餐具。我吃的是糙米和没加任何东西的大酱汤。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所以皮肤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光泽。自己从未想过会变老，深为姿色消失而悲凉。

不过，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和过新年两次假期还是蛮有意思的。回家与情夫相会时，那心情就像织女一年一度 and 牛郎相会一般，走过宫廷后门附近的板桥时，仿佛踏在织女走的鹊桥上，心情无比畅快。快步走去的形象，与我平时的姿态完全不同。套上一件有条纹的上衣，表里一致全是黄色的内衣，京都西阵出产的蓝地金花织金缎带子在后面打结，再在上面紧紧束上一条紫色布捋成的束腰带。把头发梳为偏下的发髻，束发绳两头翘起，前额的发际修成上窄下宽的瓦灯形，戴上只露两只眼睛的奇特头巾，眉描得重，让干粗活的老仆拿着布块拼接而成的袋子，袋子里装着少量治妇科病用的盐炒鹤骨粉，还有舍不得扔掉而收集起来的双层点心盒。这些东西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是为讨好老妈店老板娘而准备的。我过了樱田门，从袖子里拿出一些零钱给帮我拿东西的这位老爷子作为酬劳：“不多的几个钱，买烟抽吧。”他不接我给他的钱，只说：“没想到您这样关心我，您的心意我领了。主人打发我送你，如果我不来送你，就得去挑水，您就别费心啦。”老爷子是干粗活的所谓下人，这番话让我很感动。

从这里过了丸之内地区的许多大公馆，便进了大街。我走得不快，由于路途很远，心里着实着急，紧迈脚步往前走着，可是这老人不朝我在新桥那个方向的下处领我，而是在同一个地方来回转了五六个圈子。我不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只好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下去。猛抬头只见太阳西下，我吃了一惊，仔细一看，这老爷子皱皱巴巴的鼻子尖儿上似乎要说什么话。我心想，既然如此，索性问问他，便趁路上一时没人的时间，带他到街和街交界的栅栏门背阴处，把嘴凑在他耳朵跟前小声问他：“你想让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他一听满脸高兴，不

说话只是摆弄他那刀鞘已裂的腰刀，过一小会儿才说：“我为了你，不惜这条老命，就是老家的老太婆恨我我也毫不介意。我今年已经七十二了，不会撒谎。你要是以为我是个不要脸的家伙，那我也是迫不得已。我向神起誓，就算我以往念佛白念了，可是我没有想占过别人一根牙签的便宜。”他那长着唇胡的嘴唠唠叨叨的说着。

“既然这样，你早说喜欢我不就行了。”我这么一说，这老爷子眼泪汪汪地说：“老是琢磨别人心情如何的人很多，这种人心术不正。让人家议论来议论去没完没了，那就太不像话了。”即使说了一大串过于认真的怨言，但对谁都没有怨恨。我对这位万分耿直的老人的这份痴情觉得怪可怜的，很为之感动而心旌摇动。本来到了下处也能随心所欲，可是又急不可耐，便顾不得害臊跑进数寄屋桥的河旁一个面条铺里，要了两碗面条，给老板递个眼色，他马上心领神会，一言不发，示意给我楼梯的所在。

一上楼梯老板娘就喊：“脑袋！脑袋！”为什么她喊“脑袋”？原来天棚低，直不起腰来。那地方只有两铺席大小，墙脚用柿子核的水涂在夹层的包装纸围起来，从墙角处的窗户透进亮光，放着两个木枕，看起来这里早就有问题了。

我身在老爷子身旁，胡说了一番令人腻味的话，但他只是把身子缩成一团，满脸通红。等他认为时机已到，把他那系得结结实实的带子角开时，略带冲动地说：“四五天之前洗的，请你别嫌我脏啊。”净说废话，让人觉得滑稽。他拉着我的耳朵，摩娑得我的腰骨直痛。他兴冲冲地开始操作，但毫无效果。这样一来，事情得不到解决也着实令人遗憾，所以我就说：“太阳老高哪，别着急。”我把手伸到他的腋下，老爷子却

马上起来，我急等着“善始善终”呢，他倒来了一句谚语：“昔日宝剑今菜刀，徒入宝山空手归。”边唠叨边把带子系起来，要打退堂鼓。正在谈话时，面条馆掌柜站在楼梯上喊：“喂，喂，好不容易做好的面条可要放朽啦！”楼下一催，老爷子的念头更被打消了。

朝楼下望去，只见进来一个把头剃成半月形带着一个留着头发帘的二十四五岁的跟班的武士。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喜欢男色的家伙，他知道这楼上有人占着，说了一声“赶快催催”，从包袱里拿出一些散碎银子放在圆托盘的角上说：“谢谢啦”。说罢就向外走去。还没走出门，他又说：“那老爷子现在像做了好梦一般幸福，到底是大地面的江户城啊。”说罢大笑。

我心想：“虽然肚子不疼却让他摸了那么长时间，真有些遗憾。什么事都得趁年轻，上了年纪就不行了，对这老爷子没什么可责备的。”我深切地感叹这离坟墓不远的老人不知什么时间就会死去，不知不觉地到了新桥的下处，我问老板娘：“没有什么变化吗？”她说：“你知疼知热地关心我家的阿龟呀，去年冬刚得病两三天便去世了，直到咽气还一直大婶大婶地招呼你哪！”说完就哭了。我说：“他还是个没成人的孩子，什么结果都无所谓。好不容易歇几天假，我也不是专为打听这些事来的，我想问有没有比上次碰到的那个下级武士更年轻的。”

四 愿来世托生男人的老姬

对于女人来说，最有趣的是常换地方当女仆。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江户、京城、大坂这三处换着地方给人家当女仆。秋天历来是佣工合同期满有进有出的季节，我就趁此时去了大

坂堺市，我想：“在这儿住下去，说不定还会碰上什么新鲜事。”堺市锦町的中浜西侧有一个专干介绍女佣营生的善九郎，一天的饭钱、住宿钱要共花六分银子。住了些日子之后，说是住在堺市大道的某位大老板隐居在家，他府上想雇佣一个人，侍女待遇，只在寝室收拾卧具。来人一看见我就说：“这个人年纪正合适，举止不错，长相也漂亮，没有一处不好。用她，东家一定满意。”预付款概不打折扣。这个人好象是在那家干过很多年的奶妈，是她把我带了回去，她半路上给我讲了马上就用得上的注意事项。

这人虽然长相不讨人喜欢，可心地善良，正应了那句老实：“普天之下没有鬼。”我很高兴，便真心真意地洗耳恭听。她说：“第一，老隐居很嫉妒。女佣人和店里的伙计一说话他就觉得讨厌。因此，谁跟谁之间谈情说爱的话一概不能谈，就连看见鸡交尾也得装作没看见。他希望别人最好不念佛，因为他信法华宗。脖子上戴脖圈的白猫是他的心爱之物，就让它叼走了鱼，也不能追它。上房的太太说话蛮不讲礼，自高自大，这时候你便不要理她。这位太太本来是以前的太太带来的名叫阿俊的丫鬟，太太得了流感去世之后，老板因为喜欢她就把她扶正了。如果她要是长得真漂亮，那倒也凑合着说得过去，但长得很丑，现在一步登天，十分任性，坐轿子硬要铺两层垫子，腰骨没弯倒让人觉得奇怪。”老太婆一边走一边向我灌输了一大堆太太的坏话。俗话说，要眼睛是为了看，要耳朵是为了听。我当然仔细地听了，但越听越觉可笑。

她老人家越说越兴奋，干脆把知道的全说出来了，她说：“早晚的饭，别处都吃红米饭，这儿吃的是大酱汤和播州的天守米，用多少就到她姑爷的酒厂去取。每天都烧澡塘，都能洗

上蒸汽浴，但她很懒不愿去洗，觉得有些不合算。大年三十各家亲戚送来的鱼啦，年糕啦，简直多得不得了。虽然堺市地面大，从东西大街到它的南面，都到这家借钱。从这儿往前走两町的路，东北角上那大宅门，就是这家的老伙计用这家老字号开设铺子发了家后盖的两面临街大公馆。大概你没有看见过住吉神社的大祭，虽然还有很长时间才开始，打前一天晚上的宵祭开始，全家人就去了。从那以后不久，就是去看藤花了。那时候，多层的大食盒里铺的是南天竹的叶子，装的是小山似的红小豆饭。既然要当佣人，还是住这种人家能享点儿福。你最好想办法和这家攀上家属关系。只要你讨得老太爷一个人满意就行。不论什么事，你可别违背他说的话，而且秘密的事决不要漏出去。老年人本来都性情急躁，不过那像水壶里的水一样，说完就算了，立刻就光了，照旧如初。你一定要让他很喜欢你。外人不知道，反正老太爷的财产很多，他如果第二天就两眼一闭，你也许会碰上什么好运气。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身上满是皱纹。已经快入土的老年人，无论怎么说也只是有心而无力。咱们还不太熟，因为我喜欢你才跟你说。”

她这话一说，我便马上清楚了。我心里想：“像那么老年纪的老年人，我对付的办法有。如果有缘，能在此年复一年地干下去，趁机再找个男的，要是怀了孩子，我就硬推到老头身上，让老头在遗嘱上写明遗产归我，那样，我就可以衣食无忧了。”我正在想着，老太婆说：“好，就这儿，进来吧！”她先进去了。

在中庭门处脱下草垫木屐，绕过厨房里饭厅铺木板处，刚一坐下，就看到一位年届七十身板确实结实的老太太过来。她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着，然后说：“哪儿都没毛病，我喜欢。”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后悔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伺候老太太，不来就好了。”可是她那富有人情味的话把我给打动了，觉得“半年的合同转眼就到期，在这里干活也并不坏。”想到这里就决心干下去了。从表面上看，好像和京城人家一样从从容容，其实日子过得并不宽松，整天忙忙碌碌：女工忙着绣袜子，打杂的男工踏臼捣米。大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规矩很严的人家。

这家有六七个女佣人，都各忙各的，只有我没事可做，到处遛达。到了晚上，老太太让我铺好被褥，我只好听命，可是她让我和她共枕我就难以理解了。不过这也是主人命令，不能拒绝。我以为她准是让我给她按摩腰部，其实不然，而是她当男人，让我当她的女人，整晚上没完没了地折腾，我可倒霉透了。

大千世界，宽广无比，我也到许多地方干过活。这里的老太太说：“希望来世变成男子，干我希望干的事。”

卷 五

一 石垣町茶馆里身价大跌

我已经是厌烦透出卖色相，但是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的时候，没办法，只好再当一次木阿弥，先跟胡桃屋的茶馆女招待们学习，我学会之后就当了都城的茶馆女招待。现在当然不愿意重新穿上开根の长袖服，但是我这小个子女人还是沾了它的便宜，因为年纪尽管大了一些，穿上它总算恢复了几分往日的风采。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同样都喜欢妙龄少女，所以连苏东坡也写下了“二八佳人巧样妆，洞房夜夜换新郎。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的诗。的确是“一双玉臂千人枕”，我没白没黑地忙于和别人作露水夫妻。这对于好色的女人来说，也许是一个有趣的行当。我接的客人中，有的是手艺人、伙计、演员，或者出家人，客人虽然不断变化，却无半点欢乐。其次，和各种各样的人熟识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想一想，心上不曾留过痕迹的人也罢，喜欢的人也罢，都像到达对岸之前的渡船一样。对于讨厌的男人，就背过脸去，满足他一次要求之前，边数天棚上的椽子边想别的事；自己中意的还有话说说，但也不是敞开心地说。在这人世间拖着龌龊之身，过着浮萍一般的生活。在石垣町干着这下流行当的过程中，有一

位风度翩翩、皮肤白净的人避着人们的耳目来玩，找的是优雅的房间，肌肤被檀香薰过，确有难以言喻的数不尽的风情。后来从一位信息比较灵的人那里才知道，原来他是都城一位身份颇高的大财主，这样，自己反倒有点自卑感了。此后，姿态优美的高雅客人还有来的，他们全是有名气的人物。

虽说是茶馆，可是这石垣町的茶馆每一家都有七八个出卖色相的女人，她们都是猎取那些衣着讲究、身分高的客人。我记下了岛原妓院那些规矩，自己在交杯换盏方面很娴熟，所以上京有财有势的客人都说我“是个乖巧伶俐很有趣的家伙”。我那时候受过京城里帮闲人物中号称“四大天王”的愿西弥七的精心训练，跟神乐庄左卫门学过主持宴席的方法，跟鸚鹉吉兵卫学会了应酬场面上如何讲小故事、笑话、风趣幽默话，跟乱酒与左卫门学过酌酒警盏等规矩。总之，我在茶馆女招待这行当上成了拔尖人物。

但是，我的容貌不知不觉之间变丑了，结果被老板辞退。同是茶馆女招待，也一样不可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去了祇园町和八坂，那里的妓女隔着帘子用娇滴滴的声音喊客人：“客官，请进来坐坐吧！”即使我现在的处境也觉得难以张口。那么，来此地的嫖客又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从清水到高坡之下，上坡又下坡，来来回回跑六七次，反复比较妓女的丑俊，累得两条腿都弯不了的那种人。其中有下雨天干不了活的修理房顶的工匠，有为了出来散心的银匠。他们从家里出来之前就商量好，决定一个人顶多花两目银子。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得出来游玩的，正如谚语所说“枯树开花”一般，是少有的壮举。

两个妓女招待五个客人，刚一落座就马上抽签决定先后次

序。酒还没端上来就把下酒菜盐腌贝吃个精光。本来眼前就有废品桶，却非要向烟末钵里扔榧子皮。梳子沾上花瓶里的水拢鬓角。喝酒的时候，把酒杯递过去，以新年饮酒的仪式，他又把酒杯送到原来的地方。这些不懂礼节的人坐在长形的客室里，打哈欠声时不时的传来。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候，另一间屋子又来了客人。只听得老板娘喊道：“里面的客人马上就走，先到这边坐吧！”还有一伙人坐在过厅的茶灶旁说：“老板娘，生意可够好的啦！”老板娘说：“好，请到这边吧，那都是用不着客气的客人。”这回把他们让到二楼。又有两三个人过门而入，说：“我们去参拜灵山，回过来再到这里。”打个招呼就走了。

这简直是匆匆忙忙的冶游。房间的一角放着箱形枕头两个，用廉价的印花纸装饰的屏风，妓女站着解带子，再是随便一扔，又快嘴快舌地哼哼了一句“虽然苦啊可还得干”，似乎只有那曲子还能听得清。她揪着那个有点装模作样好摆架子的嫖客耳朵说：“把这些地方洗洗，也不让你掏钱！跟我到这儿来！那么凉的手脚，真讨人厌！”草草了事。嫖客刚一起身，就从下边传来喊声：“不论是谁，好歹也来一个嘛！”女人已经差不多睡着了，正打着鼾就给捅醒，被叫去接客。刚洗把脸，又被迎去对付客人，事情一完，二楼又把手拍得山响叫人，而且气乎乎地嚷道：“如果没有女人，这酒没喝头儿。要么，就说你走吧，要么，就来一个人。我在哪儿都是花钱，这么瞧不起让人可难以忍受。这一溜儿一百一十九家茶馆，不论到哪儿，也没有净给我蚬子汤和拌海蜇下酒的。我从来没有借了伞不还，也没有扔下孬钱抬脚就走过。看穿戴差就瞧不起人未免太差劲儿啦！别看我穿的是布棉袍，带补丁的衣服我可从来就

没有穿过。”

他说完就炫耀他那时下流行的八寸五分的袖口。茶馆的人只好劝慰他，让他不要生气。这时楼下又有人喊：“阿龟，晒的围裙掉下去啦！”紧接着又有人喊：“给客人的鲫鱼被猫给叼走了！”那位客人方才从里边出来，撂下一包银子就走。老板接过来赶紧掂了又掂，然后没等客人离开就用戥子称分量，眼睛往上翻着看戥子星，而且还让邻居鉴别其成色。

这一行当是最糟践自己的身体，最冷酷无情的。尽管给的银子从三百目渐渐增加到五百目、八百目，但是饰带、衣服、手纸、衬裙、插梳、梳头油、牙签等等，全得自己花钱买，所以根本攒不下钱。不仅有这些花销，还要给父母寄钱，没有客人的晚上伙伴们还要凑钱吃吃喝喝，花钱的地方多得是。不论怎么节省，也给自己置备不了嫁妆，多年来就是从早到晚地陪酒喝酒，结局如何，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容貌显得苍老之后，客人很多的这家茶馆因为年轻的老板娘生病，又和我续了一个月的合同。即使梳妆打扮一番，也难以掩盖形销骨立。皮肤老得像鸡皮一样，净是疙瘩，接触过我的客人被人问到的时候竟说：“那女人哪，听说她们在赚钱我都十分厌恶。”我知道之后既气愤又伤心，心想，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生活之路了吗？我不由得恨起爱染明王。

容貌渐渐衰老，越来越偏离爱恋之缘。但是人各有所好，有的客人偏偏喜欢上了我，而且情深义重，给我做了琥珀色精纺薄绸服，真是喜从天降。而且还要我辞退此处的差事，住进知恩院门前町的别墅里作他的妾，他时常来此与我相会。

这位人士是偌大的京城人人皆知的真正大财主。目前，他和岛原的一个名叫高桥的太夫来往，总让她给他捶肩膀，两人

甚是相恋。他即使这样，仍然眷恋于我，使我非常高兴。我想：“我什么地方值得他那么钟情？京都是极容易找女人的地方，像我这样少人眷顾的人他竟如此厚爱，可能是他判断上的错误吧，”就像他家错出高价把新作的画和茶叶筒当作古董买下来一样。但是我托他的福，在这个家里受到葆爱。到手之前必须仔细斟酌的，就是要用钱买进来的女人。

二 搓澡女

一晚上度资六目银子的女人被称之为“布谷鸟”，也叫“传授女”，一开始我不谙其意，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在澡塘里给客人搓澡的女人。搓澡的女人是为客人搓泥垢的，因此她们又被称为狱子。“古今传授”上也说布谷鸟是狱子，所以才有这么个名称。任何地方的澡塘搓澡女在服饰、气质上，都是一样，她们善于打扮，每天洗澡，在梳得很低的大岛田发髻上再梳一个平扁、宽阔的菱形髻，端部略弯，并在其上插上厚达五分等于切菜板厚的大梳子。为了傍晚胡弄客人，多施白粉，甚至把脸上的一切疤痕都能埋起来，恣意地涂口红。系浅灰色加贺绸的绸裙，但系得下摆看起来很短，穿的浴衣上用扎染法在袖子上染上不同颜色相间的方格花纹，或者在杨柳的图案上染上五个球形，总之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来穿，但最短也得勉强达到脚跟。袖子要短，一分为二的龙纹带在后面打结。她们进入澡塘交替地给客人搓背。

她们快嘴快舌地招呼前来洗澡的客人，频频地说：“欢迎”、“欢迎”。每天晚上都使劲地卖弄风骚。客人从池子里出来一坐上布垫，不论熟不熟，脱衣场的女人们就走上前来：

“您今天是去看戏啦，还是刚从妓院回来？”故意声音弄得很大，好让其他人听到，表示多么亲切，等看出不起什么作用时，就从腰间的手纸夹子里拿出一张写了字的纸说：“太夫的文章的确不同一般”，大肆炫耀一番。她们所说的太夫有：吉田、荻野、井筒、藤山、通路、武藏、长桥、三笠、三舟、巴、丰等、住江、歌仙、大和、玉鬘、清原、八重雾、小紫、清桥、志费等人。纸上的文字一般都不知说了些什么，实际上是下等妓女吉野的“杰作”，给这些人看，是对牛弹琴，谁也不懂。这帮搓澡女们也没见过太夫和天神级的妓女，拿着有她们徽号的梳子等，这样做的确不象话，但是年轻时不能随便花钱，现在为了装潢门面，任何人都这样做。还有，客人中不带随从的那些年轻人，有的置备下自己专用的浴衣存放在这里，到时候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取送，作为一种炫耀，有的炫耀新买的围腰，不过还算是与自己身分相符的自我欣赏。这些都还不是很俗的风习。

客人从浴池一上来，搓澡女就一只手端着烟草钵一只手端着炒面碗过来，站在水边上伺候，以示对客人的体贴入微，然后转到客人身后给换上针灸的遮盖布，或者用仿友禅画法的扇子扇一扇，把翘起的鬓发抚平等等。似乎只有第一次来的客人才对此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这只是一会儿。被这么一捧心里也感到挺舒畅，结果是定好幽会的住处，然后招呼搓澡女陪宿。女人们等澡塘到了关门的时候洗澡，洗完澡，茶泡饭也就准备好了，吃完饭后马上穿上租赁来的衣服，打杂的点上灯笼，就从门口吧嗒吧嗒地跑出去。天刚擦黑就戴上棉帽子，天黑了就不戴了。夜间行路，脚步一定轻，进了约会的房间，一屁股坐下来，一点儿害臊的神色也没有就说：“穿了三套衣服，

穿多了，请原谅。”于是脱得只剩下贴身的衣服，露出脖颈，一点也不客气地说：“把那茶碗洗一洗给我来杯水喝，今晚闷死人了，房顶上没有天窗的地方热得受不了。”随随便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举手投足一概大大咧咧，虽然搓澡女也只能是这副神态，可也未免太过分了。对于点心之类的东西概不伸手，酒杯总是歪斜地拿着，酒也不多喝，下酒菜虽然有生贝和煎鸡蛋，但是不怎么伸筷子。吃卤煮大豆时拿筷子把豆皮和花椒皮夹出来，使人觉得这是从妓院学来的。把酒杯递过去让她斟酒时，每递一次杯她都说：“我给您斟满，您多喝一点儿。”如此这般固定不变的套话，不管是哪个女人都是这样。

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凑合一时的职业，所以才不得不忍耐下去。想起来，就像在难波久住，吃惯了前海鲷鱼，到了熊野深山，九月吃上盂兰盆节时腌的成对的、背部开口的青花鱼也感到珍奇一样，在这里应该忘掉看高级妓女的眼光才对。让搓澡女给搓掉烦恼的污垢使之随流水而去，毕竟是很轻松的。

我们在各自兴高采烈地谈着现在流行的新词儿时，夜半钟声不知不觉之间传来，有人说：“各位，该睡觉啦。每天晚上干活，我们身子骨儿也不是铁打的。”这时就听有人说：“荞麦面条！这太美了。”于是就摆好小饭桌。吃完面条就钻进被窝，三个人女只有两件棉睡袍，一床经纬线不同颜色的布面棉被，连木枕都不够用，完全是一副穷人家的寒酸相。谈的是开凿新运河啦，自己的家乡如何如何啦，没人谈食色的事，最后谈的一定是不改旧例谈一通演员的传闻。碰到身旁伙伴的肌肤，没想到她手脚是凉的，可是人却在鼾声中睡去了。自己的身子任人捉弄，所谓“男女淫乐，互抱臭骸”大概就是指这种杂乱无章的睡相吧。到了搓澡女这一步，原本是一泓清水的心灵现在

也浑浊不堪了。

三 一段扇子铺的姻缘

四条大街新町下边，一位门前挂着眼科招牌的女医生住在那里。外面是竹格子栅栏，进了门，里面显得很深很暗，盆景里撒着那智山产的石子。让患眼病的女人们望着盘根错节的石菖蒲那长得又多又绿的叶子养眼睛，不让她们舒舒服服地躺着，让她禁酒禁色，靠在墙上保养双目。医生告诉她们，学着低吟角佐夜之助和太夫小曲的短歌，说是还要起居动作不慌不忙，发火、不生气，一切都要心平气静。

众人百无聊赖的时候，就各自讲起自己的情况了。一个人说她是在室町贩卖绸缎的，干这行当就要到来自各地的游山客和装病者逗留的住处去，把各种颜色的绸子卖给他们。无论结婚与否，都不化妆得十分显眼，要根据对方的情况，设法讨他欢心。看准了对方是个轻浮的男人，那就陪他喝酒，以后，如果关系能够更进一层的话，就和他同宿。因为这是谋生之道，所以一切都要打算好。比如，一条前面打结的妇人腰带，本来卖九目五分银子，找到这样的买主，要他十五目他也买下。

还有一个是某一线铺吸引顾客的招牌店员，老板让她招待武士顾客，根据买者的情况，必要时让她把货物送到买者的住处。有时不仅仅是为了卖钱，而且还能卖出细线编的刀鞘丝绦，或者名古屋织的腰带，做成意料之外的买卖。

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位扎染女工。她从不大大方方的出卖自己的色相，而是打扮得相当妖艳，身穿红色或紫色衣服，装得温柔和顺，像个很懂风情的已婚少妇。有的男人就觉得别有风

韵因而喜欢上她，给她钱或者给她做衣服，很多人都和她悄悄的幽会。

另一种情况是这种女人为了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以致身染恶疾，只好用土茯苓等药压着。但是每到三伏和八专的日子就犯病，十分痛苦。随着年龄增长，病情恶化，就会得湿气眼的病。大家只好交谈过去引以为羞的往事，聊以互慰。

因为我也得了这种病，穿着早川面料的衣服，加上衬领，头发往上卷个髻，脸也不施粉，用黄色绸帕擦着并不难看的泪眼。稍微低着头擦泪的姿态，反而会使男人注意我。

五条桥一带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家大扇子铺。老板非常乖僻，他不娶带着大笔妆奁费的姑娘，京城这么大地方美女如云，他也不理不睬。他说“金银是该来必来无须强”的东西。猎色是他唯一的嗜好。就在沉溺女色之中，很快就五十多岁了。这位老板对我真是名副其实的一见钟情。他与我仅仅一面之交，就神魂颠倒，朝思暮想，说：“哪怕连一只木梳盒子、一只装衣服的藤条箱也没有，就是一丝不挂也没关系，反正我娶她作老婆是定不可移的啦！于是就托了媒人。没过多久，就送来了作为聘礼的酒。

这对于我来说，是从来没有想到的福分。人们现在都称我“扇子铺的老板娘”。我和许多折叠扇面的女人们出现在店里。我很自信自己的长相，所以客人都奔我来，就是把五骨扇面当成三骨扇面卖也没人还价，依旧买下。即使和尚也说为了送礼而定购扇子，来顺便看我一眼。客人络绎不绝，因此生意兴旺。因此，御影堂的扇子卖不出了，很少有人问津，宫崎反禅斋画的人物花鸟扇面也不再盛行。本店新设计的品种是最适合当前世风的画中藏画式春宫画扇子，买主迎着亮光一看就能看

见女人美的所在，铺声誉因而大增。

客人起初一个阶段，摸摸我的手，拍拍我的腰这类小动作，丈夫看见了故作不知状。就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位男人，他每天来买一把价格高达一步银子的扇子，此人可真是风流倜傥。开头是随便闲聊几句，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地我们便热恋上了，从此，夫妇关系也疏远了，丈夫从早到晚限制我，他最后看不下去把我赶出家门。我去找那个男人，始终也没找到他的家，深为自己的轻浮而悲伤。

此后，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御池大街一带进行流浪，卖掉我所有带出来的衣物权充生活费用。我想找个好的差事干，可是京城不缺的就是寺院和女人，始终没有找到可心的地方。为了吃饭，只好到西阵当了一名纺线工，也有了每月六个斋日能够幽会的男人，然而一点劲儿也没有。

上长者町有一位身入禅门在家修行的隐居者，他的房产租出去七八处，租金就作为一年之内买日常生活用品直到游乐的经费，每项都有定数。从早到晚的菜肴只有干鱼，没有一点好吃的东西。游乐就是他的工作，过着有一只猫、一个女人就足矣的生活。我跟他谈定，我一身二任，既给他当女仆又给他当妾。晚上给他搓脚，白天打水烧茶做饭。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可忙的，什么烦恼也没有，除了老头子之外，无需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不过，作为一个女人，我常常想：“如果这位隐居老兄假如再年轻些，四十岁左右年纪的话，夜里不再寂寞就好了。”这种郁闷，它始终缠绕我的心头，真是无可奈何的烦恼。

这位老先生不论冬夏都戴着浅沙锅式的头巾，总是在衣襟上挂一个棉帽子。他行动不便，从楼梯口下来要花一段时间。我想：“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我有些可怜他，便适可而止地

取笑道：“别感冒了，要是感到头晕什么的就叫醒我，我在这儿睡。”我已经把男欢女爱的念头打消了，只想着九月五日佣工合同期满后的去留，可这位老先生精力非常旺盛，整夜不睡，而且还说：“现在年轻人的精力都比不了我！”白天晚上贪欲无度，怎么说都不听。结果不到二十天，早上就起不来了，脸色铁青，头上缠着毛巾。好不容易请他准了我的假。我很害怕，只想“千万在他死之前……”虽然有负于人，但我只好回到佣工下处。这件如果告诉吃地黄丸的年轻人，他一定悔恨得咬牙切齿。

四 藏污纳垢的批发店

大坂是日本难波海滨的第一大港，据文献记载，此地出售各种商品，各地商贾云集。以上游地区为交易对象的批发店和以下游地区为对象的批发店，数不胜数。批发店为了招待客商雇用了“莲叶女”，她们比做饭的女人外表要好看一些，上身穿蓝色没有花纹的衣服，下身穿薄棉布衬裙，扎红色围裙，系宽幅里带子；梳着两鬓膨涨的发型，用沉香油使头发不致紊乱，插着京式簪子，脚穿细带子的竹皮草屐。上等擦鼻涕的纸掖在衣襟处，但这些只是给人看的装饰品而已。总之，让人一看便知，她们的身份。这行当的人脸皮挺厚，有许多人在面前也不怩头，臀部挺起，用小碎步走路，故意装出娇柔的样子，举止妖冶、轻浮。这就是为什么管她们叫“莲叶女”的原因。这和我们习惯上把不好的东西称之为莲叶，其道理是一样的。

比起妓女来，她们更加自甘堕落地放荡。那才是真正的“半点朱唇万客尝”，她们在浮世胡同的佣工下处，轻意地出卖

着自己的身体。面对的男人，既有答应过盂兰盆节给做件麻布夏衣的人，也有给做一件过新年穿的衣服的人；既有一年到头送给扎头绳和胭脂的人，也有给过零钱花的人。她们对于同辈的伙计，会死乞白赖地索要一条绸子衬裙，如果碰上打杂的久三郎也不白白地放过他，硬是没收他那用黑斑竹做的能伸长也能缩短的旱烟袋杆儿，夺走他那桐油纸做的烟荷包。“能白捞到的东西如果不捞到手，那就吃亏了！”她们就是这样只为了满足欲望而强取豪夺，而并非为自己的以后贪取金钱。

佣工下处的上工下工交替时候的游乐，虽然说都是女工，可是很讲究。吃什么川口屋的蒸荞麦面条、鹤屋老号的馒头、天满号的大佛年糕、小浜屋的药酒、日本桥吊桶饭卷、檀桥的外送盒饭、碗屋的鱼肉羹，或者包租游船。看戏还要轿子抬去，而且还付现款坐楼座。回来后便恋上演员，把岚三右卫门四角中间有“小”字的徽纹，和大屋甚后卫的日香图徽纹、荒木与次兵卫的舞鹤徽纹……，总而言之，把演员徽纹缝在自己的衣服上，或者用它打扮身子，让自己的一生葬送在梦幻之中。崇拜演员崇拜的连父母的忌日都忘了；因沉溺于游乐，连兄弟将死都不愿去见最后一面：所以说，她们都是没心没肺。

春天到了，连人心也显得恬静。在漫步走过长长的淀屋桥时，举目眺望中之岛周围的景色，但见一丝儿的风也没有，云在空中静止不动，连福岛川的蛙声也显得那么悠闲。细雨濛濛，无声地下着，甚至不用打伞，这是个难得的好天气。米市的人也不多，百货行情稳定，伙计们认为今天等于放假，于是拿算盘当枕头，背靠着砚台箱，躺下来，打开《小竹集》，敲打着屁股，唱上一段。于是，禁不住感叹道：“再也没有比写风流韵事的这个段子好的啦。”伙计们说着说，就把话题转到

对各批发店干活的莲叶女的评定上来，而且为每一个莲叶女都找一个相类似的东西配成对，两相对照地大肆挖苦。他们说：“一看那张脸就让人受不了的，是八桥的阿吉这个莲叶女和河边小戏院演的歌舞伎中的千岁翁。素日老是睡不醒的，是京下的阿玉和南御堂的海棠。一见就得躲开的，是活像歌舞伎《金平》主角坂田金平那样勇猛无敌的阿初的梅毒和高津神社院内的纳凉台。世上稀有的夜间发光的，是绰号“小猫”的阿玲那双眼珠和手杖式提。一看还可以，但马上便没味的，是久米那头卷发和座间神社举行夏季祓除时的敬神行列及其游行彩车。最善于哭叫但无论谁都对之厌恶的，是绰号酒壶的阿满和今宫戌神社院里松树上的乌鸦。臭不可闻的，是绰号鳄鱼口的大嘴丫头小吉的口臭和靠近火葬场的那条长街路西一带的气味……”

这些人一点也不嫌麻烦，把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批发店里干活的几百个莲叶女一一数过。这些女人也真够可怜，年纪一大，就被人弃掉，就像扔掉穿旧了的桐木木屐一样，死在何方也无人知道。

我从京城的扇子铺出来之后，夜夜独身，确实感到冷清。而来到大坂之后就同这些莲叶女为伍了。

善于讨客人的欢心，马屁拍得好，这里的行话称之为“会烧人”。我精于此道，被称之为“火葬场的琉璃”，意思是能把人活活烧死却八面玲珑。起初我还小心谨慎，尊重老板，端酒时加倍小心，不洒一滴酒，但是我看别的莲叶女都吊儿郎当，便跟着学，从此以后，就是蜡烛台倒在被子上也不理，有时居然在榻榻米的木框上砸胡桃吃，弄坏了碗和托盘也不管。本来是该忙活的时间，我却撕下隔扇上的纸搓纸捻儿，水湿了的地

方爬起蚊帐就擦。至于铺子要受多大损失，我根本不去管。总而言之，我对任何事都漫不经心。如此一来，批发店就被作践得很厉害。一般都认为批发店很富裕，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冒的风险相当大。我想，无论如何也得为这家批发店招有修养的女婿。

我在这儿干了一二年，我在这期间选中了一位来自秋田的我认为是最合适的客人。我对于他，不论白天夜晚都讨他的欢心，我总能把他说得舒舒服服的，结果他送给我许许多多的衣服和铺的盖的。我趁他喝醉酒的节骨眼儿上，拿来纸笔墨砚，研好墨，让他给我写下“终生不相弃”的保证书。我一拿到这个保证书，就吓唬这个傻乎乎的乡下佬说：“无论如何，您回老家的时候都得带着我，和您一起化作北国的土。”我这么一说，这汉子担心对家里不好交代，只好求我谅解，连连道歉。根本没有怀孕，我就硬说：“我怀上您的孩子了！”脸上显示出喜气洋洋的神情，“肯定是个儿子，名字嘛，就借您新左卫门这名字头前一个新字，就叫他新太郎先生。过几天男孩节到的时候，我就挂上鲤鱼幡，插上菖蒲刀。”他听了一言不发。他后来悄悄地请了一位精明的心腹老伙计，为了不留日后的麻烦，让他在结帐时拨给我两贯银子，并且跪到地上向我道歉。

卷 六

一 白昼的怪物——暗娼

秋分前后，夕阳就要沉入大海，红光映在波峰上，从上町眺望过去，景色尽收眼底。被赏花者视为名花的藤萝，已经凋零。在这足以引起人们悲秋之情的露冷风寒的秋景之中，传来令人产生无常之感的佛前钲声。钲响之后便又传来敲鼓念佛之声。据说弥勒菩萨出现的那一天，人才会摆脱迷蒙的状态。念佛的人们就像雨夜的月亮一样，虽然暗云低垂，但月亮在云之上依旧西行。念佛能使人们进入极乐净土，所以人们才有感恩尊佛之念。伴着念佛节奏而敲响的鼓钲声很有趣，听佛的人如潮海涌动。住在附近长排租房的女人们都喜欢看热闹，都走出小胡同，那形象并不龌龊卑微。尽管不怎么漂亮，但是各人脸上都抹着白粉，画着眉，梳着扁平发髻，头发抹着梅花香油，挂着宽幅的拢发纸，髻上插着装饰性的象牙大梳子。总之，面部和发形都是经过一番细心梳妆过的。但是，那身衣着打扮，和头脸的梳妆相比就显得过于草率了，就像只顾装点头部其余、只求象形即可的玩具木偶一般。“她们是干什么的？”我这样打听了一下，说都是暗娼。

尽管听到这个名称使人不是很舒服，但是我实在无容身之

地，所以就去私娼馆当了和老板对半分成的私娼。这种私娼是在她的家接客，不在外面打野食。所谓对半分成就是把客人给的嫖资分给私娼馆主一半。按月付嫖资的客人，向私娼和馆主各付一步银子，然而临时客人嫖资的多少由娼女和客人双方商定，如果超过嫖资定价，多余部分自然归娼女所有。

还有一种被人叫到住处的私娼，这样的要付两目银子。长得漂亮的，稍微抬高一点价码，有的客人给买漂亮衣服，给一两银子。叫这种私娼的，大多属于把治家业之权交给了儿子，自己去过隐居的生活，借口朝拜寺庙，出来嫖娼者；或者给人家当养子，感到在家受约束，有些顾虑，便偷着溜出的。总而言之，明目张胆大模大样到私娼这里来的没有一个。在嫖女人非常自由的大坂，明明知道嫖私娼也并不自由，却都愿意干这种事，我想可能是因为想省一点钱吧。

这私娼馆的铺面是临街的，一间门面装着两扇拉窗，竹帘上边钉着半新的镢，以及铸铁加工的价钱便宜的铸铁穿钉，挂的是短外褂前面的丝绦。古式扇子的扇子纸，还有狮子坠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些东西也不值二百文钱。在帘子上挂这些东西纯粹是为了充门面。夫妻二人穿着没有补丁的衣服，一家五六口，生活满宽绰的。到了五月，把冬天的铺盖放在大躺柜上。初一或初二一律结清，五月节前该付的款，包两挂三挂粽子的浮余钱还是不愁的。鲤鱼幡接上纸，上面求外行人给画上弁庆力斩千人的像。不过牛若丸画得可怕，弁庆的眼睛画小了。不该画上去的硬加上，许多地方画错了，弄得不伦不类。但是，手够得着的搁板上面摆着酒杯托盘和烫酒的壶，盖碗里是卤煮豆，堀江瓷钵里是干文鳐鱼。总有这些常备的下酒菜，能喝上一两杯酒的客人肯定高兴。

到这儿来逛的客人，都是一个调门，他们总是站在进门处的那块地上问：“老板娘，能不能找到长得俊俏一点的？”“有啊，京城石垣町茶馆女招待从那儿下来了。还有，在新町当过天神级妓女、流浪武士的姑娘，如今已经落魄，只要想找，肯定能找到包你满意的。”她说的全是自己编的谎话。其实那客人也深知她的一套。尽管如此，可是他被勾起了兴头，就说：“那流浪武士的姑娘多大啦！脖梗儿白不白？让你找个俊俏的年轻媳妇，那是强你所难。这么着吧，只要漂亮的，你就叫她来。”老板娘说：“如果这个您要是再看不上眼，我赔您一两银子！”她大包大揽了下来，于是对自己那十一二岁的女儿就快嘴快舌地悄声说：“让阿花收拾打扮一下立刻就来。如果屋子里有别人，你就说，我妈裁麻布衣裳，请你帮帮忙。你这么一说她就明白了。等一下，回来的时候顺便把醋打来！”

她掌柜的抱着啼哭的孩子到隔壁去赌四文钱、八文钱的陞官图去了。她马上收拾一下内室，拉过旧皇历糊的粗粗拉拉的屏风，拿出两个新木枕，把用小仓条纹布做的褥子被子放好。她之所以特别安排一番，是因为这么一会儿工夫她就可以从一两银子里拿到一目五分的提成。

工夫不大，竹皮草屐声从后门传来，老板娘对那人以目示意，立刻起身迎接，让那女人在后门门厅匆匆打扮一下。那女人身上穿的是浅蓝带绿色袖长中等的布衣服，手里抱着个包袱，打开来，里面是一件红地绣着宫乐图案的长袖服，白色麻布内衣，金线织着牡丹、蔓草花纹的饰带。她正要在前面打结，老板娘提醒她：“我已经说你是流浪武士的女儿了。”于是那女人便把结打在了后面。由此可见，那老板娘精明得的确可笑。让她穿好纳成方格的有绸带的布袜，手纸叠成两折夹在胸

前饰带上，让她拿上扇面贴一层黄铜箔的黑骨扇子，这么一打扮，外表就整个变了。在客人面前一站，口音也变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学的，像武士家的姑娘那样，坐下来敞着衣摆，故意让客人看见白纺绸内裙，这的确是一种下流的举动。

接酒杯的时候要侧一下身子，喝的时候装作初学乍练似的喝，在床上干脆听任男人摆布。她始终没有忘记此时自己是武士的女儿：“我把小樱花皮铠甲送到京城重新染了一下。”客人没问，她就瞎说这种话，听来实在可笑。客人也不能一句话也不问她，于是问道：“你姓什么？”回答道：“净土宗。”她穿上长袖的时候，年龄看上去已经二十四五了。这些事她是应该知道的，可她并不在意，也怪可怜的。之所以她没有急着进寝室，是因为她想到只挣四目银子的缘故吧？看来柔顺得可怜。

还有收两目银子供客人片刻之欢的女人，这种价格的女人大多是这样的：带条纹的漂白布内裙宽松地系浅黄色带子，一进下处马上就扭着身体表现很难受之状说：“今热得受不了，我想洗个澡，先让打杂儿的把澡锅的火点着。我先出去一会儿，等消了汗再来。”说着就脱去上身衣服。这种女人也没有多大意思，据说，这两目银子之中有八分还要交给下处。

还有收钱百文的一见面就在原地交欢的女人，其中的四分银子得给下处，自己只剩八分。这样的女人更低贱，衬裙上的补丁得千方百计不让客人看见。不过这类女人一见面就不客气，十分坦率地说：“干的是手工活，是纺奈良麻，很没意思。没有客人，吃不上饭就饿得慌。”看见放研钵的地方，便说：“现在夏葱可别吃，坏肚子。啊，越瓜，越瓜！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见，一个还卖五文钱哪。”这些话听起来实在烦人。这种女人接客人时，根本没什么悲伤，就哭给客人看。事毕之后

还没等男人系好带子就站起来说：“如果有缘，下次再见”，临走一定催房主付给嫖资，总是一副着急的嘴脸。

二 敲旅客的竹杠

旅行是辛苦的，在旅店住下后就想找一个女人。细想一下，尽管是影响从容酣睡的急就之欢，它也能忘掉故园之思，消除白天奔波劳。

任何出卖色相的行当我都统统做过，神佛已经抛弃了我，于是我来到了神风、伊势的古市和中地藏这些地方，我落脚于此处的游山旅馆。我对外，自称是游山姑娘，但悄悄地以当地的客人为对手，向他们出卖色相。把当年我在岛原当太夫时不屑一试、久已不穿的那种老式服装给穿上了。我根据不同的地点，也唱一唱间山曲：“浮生真若梦，来往过客知我名。”这小曲不论谁唱都是这个调子，的确滑稽的很。在表演方面，仲春季节定有巡回演出的戏班前来，我向来自京都、大阪等地演员学习那些比较高雅的戏，以便有个宴会什么的可以周旋应付。在此落脚后，我便使用从前学的甜言蜜语，连哄带骗，把此地土里土气的乡下佬儿们当成风流雅士好一通地捧，捧得他们晕头转向、云深雾罩。但是，我眼角的皱纹还是被人家发现了。干这一行只有年青的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招呼我的客人就少了。我越来越挂不住客，境况每况愈下。

虽然是土里土气无异于乡野佬儿，但涉足嫖道的也越来越聪明，上了年纪的女人是瞒不了人的。明野原的茶馆女招待的习俗是很特别的，在假紫颜料染的底子上，再反复染上各种各样花纹的面料做的衣服上，挂上茜草染的红色衬领，自己认为

很漂亮，其实旁观者却觉得很可笑的。但是即使如此，就是因为那衣服开了衩，是姑娘穿的服装，便引来了各地的参拜伊势神宫的虔诚者。

后来我退出古市，还是老本行，去了松坂，当了给轿子铺拉客的女人。白天上午尽情酣睡，一过下午两点，我就梳妆打扮，把当地产的伊势白粉搽在脸上。俗话说“神住的脑袋里”，既然这样，头发上肯定要抹油，我仿佛是从高仓山之颠神仙所居的石室走出来的仙女一般，有一副白白的面孔，把骑马过来的参拜伊势神宫的人们拉进院子，然后就向老板介绍：“这位是播磨的老板，那位是备磨来的同伴，我道出他们的家乡，绝无差错，然后我就用他们的家乡话与他们聊天，使他们大为高兴；再来些甜言蜜语，对方就住宿的价钱说完了，再也不想离开这里。我不过是适可而止地调侃几句，他们似乎就觉得这女人对自己喜欢得不得了。我紧紧缠住他们，于是他们立刻搬进行装来。等客人住进来，我那股热情就随风而去，什么也不闻不问，冷冷淡淡，几乎什么都不答应。“请给我拿个火来，我要吸烟！”我就说：“座灯就在鼻子底下哪！”“洗澡水可太慢啦！”我就笑着说：“你在娘胎里不是老老实实呆了十个月么？”

“请帮一下忙。”一位客人叫我进他的客房说，“对不起，请给我换一换贴针灸的膏药。”他脱下衣服露出肩膀。我说：“我的手这几天一直很痛。”我连看都没看。他的浴衣袖子绽线了，说：“把针线借我用用。”我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不管我们干的活多么下贱，也不至于老是带着针线吧。您把我当成什么女人了？”说完我就往外走。客人把我拦住：“天色已晚，干脆在这儿喝两杯吧。”说完就把他家乡的名产盐味鱼等等拿出来。一时之间，气氛融洽。我装作醉了的样子，允许他把手

伸进我的怀里。我说：“尽管旅途劳顿，可你还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子。”说着话就揉他被草鞋磨了的脚后跟，抚摸他脸颊上被草笠带子勒下的痕迹。不论什么样的男人，到了这时候，他都把白天精打细算力求撙节的那一套全都忘了，把钱串拉过来，用纸包上一百文钱，放在我的袖子。可是，有时为了三文钱讨价还价而不能成交，尤其是那些不骑返程马的人，在这方面另有一套的。

一般来说，接客的女人都从不从老板那里领工钱。老板只供饭，但是这些女人要给他留住客人。一个晚上她们只接一个客人时，老板不要钱，如果接两个，第二个嫖资他就要提成了。老板日常生活方面，除供给四季衣服之外再没有别的。她们都有相好的，从相好的那里接些东西，这已经是公开的老规矩了。做饭的女人看着眼红便跟着学，客人一多她们就到里间给客人解闷儿，她们被称之为“兼营女”。

岁月如流，在这里我干了好长一段时间。年华已逝，容颜步入黄昏时分，相貌变丑，因而被辞退了。我去了同一地区的海边小镇桑名，在码头人多的地方卖些针头线脑胭脂香粉之类女人用的东西。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这就不能用在轿子店拉客的那套办法了，而是进入菅草铺顶的停泊船上，有时甚至不用打开包袱和小口袋就作成生意，由此看来世上男女恋情沟通的手段是不少的。

三 路旁拉客的暗娼

我现在已经把一个女人能干的行当都干了，因而脸上的皱纹特别显眼，也上了年纪。我四处飘泊之后，不得不又回到堪

称情场之海的摄津的大坂，在花柳之街的新町一家妓院我找到一个栖身之处。这里是我从前呆过的地方，对街道等地方情况早就了如指掌，依靠以前的关系，当上了妓女管理人。和过去当太夫的时候相比，现在确实有些难为情。

管理人的服装是规定好了的，容易辨别出来。扎着黄褐色围裙，中幅宽的带子在左肋打结，一大串钥匙，挂在身上，从怀里伸进手去把后面的下摆往上稍微提一提，经常是把一条叠好的手巾放在头顶上，总是皱着眉头，走路悄声举步，不能有脚步声，担心会出什么意外的事，认真地训练妓女们。即使那些生来头脑简单的女人，不久也变得聪明起来，讨得客人的欢心。来客不断，总也闲不着，因而给老板带来巨大的进项。但是，由于我过于了解妓女的内情，她们和情夫偷偷相会的事情被我发现了，于是对他们大加申斥。太夫怕我，客人也觉得难堪，节日没到每人就送给我两步银子，好象是给我走上冥途时用的六道轮四钱。

由于我干了对她们不利的事，遭到了她们的痛恨，我不能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也难以在新町住下去，我就搬到名叫玉造的近郊小街。这里没有一家像样的铺子，全是小户人家，显得荒凉。我悄悄住进了陋巷里的长排出租房，这里就是白天蝙蝠也到处飞。没有积蓄可供我坐着不动地吃下去，东西卖的只剩下身上的衣服，破柜橱也拆了做明天的烧柴，晚上这顿饭只好喝开水嚼炒豆，别无它法。

晚上下雨的雷声十分可怕，雷神如果知道我如此可怜，就请殛死我吧，我这命也没什么值得珍惜的了。此时此刻，对这人世我已经厌烦透了。我年纪大了，已经六十有五，可是乍一看人们说还是四十岁多一点的样子，可能是因为皮肤比较细嫩

的原因吧，再加上身材娇小的缘故。这话过去听了很高兴，如今再听到这样的赞扬一点心情都没了。

回想起我这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放荡生活，不由得沉思起来。从窗户蓦然向外望去，仿佛看到顶着莲叶形斗笠似的胞衣的婴儿，九十五个婴儿并排站着，从腰部以下都是鲜血，他们吐字不清地哭叫：“抱我！抱我！”我心想：“大概这就是听说过的那些死于难产的孕妇胎儿的亡灵吧？”我屏住气看着看着，便听到他们一齐怨恨地说：“绝情的母亲！”原来他们是“被堕胎的无父母的孩子”，不禁悲伤之至，想到：“若全部养大，比有九十三口的和田义盛家里的人还多呢！”我总难忘却以前的事，没过多久，幻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了这样的幻觉，我就下定决心：“活在人世上，就此结束吧。”可是第二天天一亮，不想死了。

我了解了隔壁的情况，那里有三个五十岁左右女人住在一起。她们白天一直睡大觉，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我觉得很奇怪，就注意观察她们的行动，于是发现，一天到晚她们吃的是和她的身分不相称的美味佳肴。堺市的海产小贩常来这里，她们常买他的新鲜鱼虾，或者大大方方地买上一升四分之一的酒喝。那些哀叹度日艰辛的话从来不谈，说的是：“这回过年的新衣服，我要做淡黄色的，隐纹面料染上中国团扇图案和扬帆的船。为了夜间引人注目，带子灰地的底色上染五色的向左旋转的圆圈。”现在离新年还早吧，现在就谈这类问题，一定很有钱吧。

晚饭过后，她们就开始梳妆。廉价的香粉反来复去涂几次，口红涂得光而且亮，用研的墨画出前额的头发边缘，脖子修饰得很美，从胸部到乳房周围，把皱纹聚集的地方都用粉盖

住。头发稀的地方要掺上几绺假发，在扎紧的岛田式发髻上，扎上三条从外边看不出来的发绳，把叠得宽些的桑皮纸加在上面。藏青的超长袖衬子，束上后面打结的白布带。穿细营草梗作垫的薄底木屐，脚上套粗线纳成方格的袜子。废纸加工而成的手纸斜插在怀里，把兼作衬裙带子的腹带束直。这样梳妆打扮完了，在家就坐等还能模糊地看出人们面孔的黄昏时分来临。此时三个健壮的年轻人来了。他们头上缠着手巾，穿短外褂，或者把头巾一直拉到眼角，或者用手巾束住脸部，让对方几乎看不到眼睛。穿细筒短裤，手拿一根粗竹杖，打裹腿穿草鞋，带着一块卷起来的草席，说一声“时候正合适”，便领走了三个女人。

一家靠加工雨衣上的插扣为生的夫妻住在南邻。男的让老婆打扮齐整，为差不多五岁的女儿买来年糕：“爸爸和妈出去一趟就回来，在家好好看着。”把大的哄好之后，父亲抱起两岁的小孩。这时母亲把一件旧的麻布单衣罩在外面，好象怕被邻居们发现似的匆匆离家而去。这夫妻去干什么呢？我很迷惑。

黎明时分隔壁的三个女人回来，那神态和外表同晚上不大一样了。头发零乱，衣着不整，身子像瘫了一样，似乎连坐都坐不稳，出气既粗且急。先喝碗盐开水，然后赶快喝白粥，喝完就洗澡，此时才舒服一点。领她们走的男人从袖子里掏出零零散散的钱来，大致算一算，给她们一半，作为佣金自己拿走另一半。

男人走了之后，女人们就凑在一起谈各自的遭遇。一个人说：“昨晚上运气真糟，一个带手纸的男人也没碰上。”另一个人说：“我碰上的全是血气方刚的年轻汉子，到第四十六个时，

已经是快要死了，心想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欲望却没有边界，完事之后还以为客人不断才是好运气，所以又接了七八个客才回来。”

另一个人只是嗤嗤地笑，由于她说，所以别人问她怎么了。她说：“像昨天晚上那么麻烦的事我从来没遇见过，我刚出门时，站在天满的菜市那里，我想拉的客就是那些从大坂东郊往城里运菜的船上的农民。一个头发帘还没有留鬓角、大概十六七岁、在乡下人看来还算漂亮的小伙子，一举一动很讨人很喜欢。可能感到女人非常稀奇，就被同村的老乡给带出来了。他的老乡替他挑三捡四地挑女人，对他说：‘既然你豁出十文钱，说不定就能挑上个好看的。’那小伙儿急不可耐，就说：‘我就喜欢上她了。’挑上我之后就带我上了无篷的小船，当然是以浪花为枕青天为帐，几度缱绻之后，他用柔嫩的手摩娑我的侧腹，使我感到很舒畅。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不想跟他说实话，便用假嗓说：‘十七。”他很高兴地说：‘和我年纪一样大！’天越是黑下来，就越能掩盖我的本来姿色。本来是五十九，却说十七，少说了四十二，真是弥天大谎。若有来生，肯定让鬼折磨，把我的舌头给拔掉。不过，我这是为生活所迫，应该原谅吧。我从那里又去了长町浪荡了一阵子，结果被叫进了朝山拜佛人住的客栈。四五个朝山拜佛人犹如念佛一样，并排端坐。因为灯火通明，我背过脸去坐在一角。大家都感到没趣，没人搭话。尽管是乡下人，他们也不大可能看上眼我副样子，我这时候很难过，我只好说话了。我说：‘我伺候哪位？要是留我住下那当然好的，不然我得快点赶路。’我这么一说，他们听后更吓得畏畏缩缩。其中一个神色肃穆的老者恭恭敬敬地用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手指拄地跪拜着说：

‘姑娘，年轻人这样害怕，请千万别介意。说实话，方才我们讲了晚上猫妖变成老太婆的事，正在害怕着呢。大家为了求来世之福，要去三十三处烧香拜佛，可是由于年轻，想女人想得几乎疯了，所以才把您叫来了，这也是观音菩萨给的惩罚。我们对您，既没爱恋，也没有遗憾，求您赶快走吧。’我一听就生气了，心想，就这么一走，太便宜他们了。我环顾院子，谚语说，家有万贯，不如一顶斗笠，我这十文钱的买卖没作成也不能白搭工，就把他们的一顶加贺斗笠拿来了。嗨，无论是谁，年轻的时候是花，是酷似天仙一般风采绝佳的女人。不论如何，当了这种女人是很不幸的，没有上中下的区别，全都是十文钱的价格，这样，如果长得漂亮一些得肯定会吃亏。当这种路旁拉客的暗娼，衷心所愿的只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不要遇上家乡人。”

她把她的经历说了个淋漓尽致，这本身是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仔细地听着这个故事，心想，这些人原来就是传说的路旁拉客的暗娼。我笑这些女人们：“虽说是迫不得已以此谋生，但是那把年纪那么干也的确确可怕的了。何必那样，还不如死了呢！”不过我又想到，虽命不足惜，但是到了舍命一死的时候就万分艰难了。

一位年届七十的老太婆住在同一栋出租房的后院，贫穷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一天到晚为她的脚和腰病不能随便行动而叹息。她劝我说：“你有这样的姿色，过着这份窝囊日子，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你务必听我劝，和她们一样晚上出去挣钱吧。”我说：“我这把年纪，还有谁搭理？”她红着脸说：“如果我不是让这脚和腰病所累，也要在白头发上罩上假发套，打扮

成寡妇，出去骗一下。行动不方便，实在窝心。你可千万听劝。”经她这么一说，我终于动了心，心想：“再苦也比饿死好受一点儿吧。”于是跟她说：“那我就出去试试看，你看我的衣服如何才能凑合过去呢？”我这么一说，她马上说：“我有办法办到。”说完，立刻出门，一会儿带来一个长相并不坏的人，那人把我打量了一番后，显出十分满意的神情说：“不错，傍黑天还能挣钱！”说完，他就回去了，他过了一会儿送来一把伞、一个包袱和一双漆木屐。

包袱里的东西是长袖服一套，衬裙一件，饰带一条，布袜一双。这些衣物都是租给我的，租费是长袖服一夜三分银子，衬裙一分，带子一分五厘，袜子一分，漆木屐五文，雨天打的伞十二文钱。这样，干这行必不可少的东西全齐了。片刻之间我就变成了路旁拉客的暗娼了。我早就对这一行当有所耳闻，试唱一段“您的睡衣”小曲，声音不对头，只好让给我拉客的跟班用假嗓唱着小曲走过霜夜的长桥。虽然为了生活才被迫干这个，但也实在凄惨。

现在的人也变得精明了，就是花十文钱在路旁找个暗娼，也比大财主在妓院里找太夫那类的妓女挑捡得厉害，看得仔细，或者带到自己住处在座灯下再看，或者等待过往的灯笼明亮了细看。人们为这类的片刻之欢如此之认真，这和从前大不相同，丑女人和上年纪的很难抓到客人。俗话说，世上贤愚各半，可现在愚蠢的人却一个都没有。

天渐渐亮了，响彻天空的钟声响了七八下，我禁不住着急起来。这时，有赶驮子的人上路了，豆腐房、铁匠炉也开了门，我边走边看。在别人眼里也许我怎么也不像个暗娼，因此搭理我的男人没有一个。这是我在这个俗世上最后一次干娼妓

这个行当，从此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干这个了。

四 五百罗汉的启示

山上万木休眠，雪花已经挂上了樱花树梢，又到了冬季。不过季节更迭之后转瞬仍旧万木复苏，早春又来了。唯独人，一旦上了年纪，一点意思都没了。特别回首往事，耻辱满身，无可哀告。“但求来生诚实做人”，只此一念，我重新回到京都，特别向往参拜堪称现世极乐净土的大云寺。值得庆幸的是正赶上忏悔罪障的佛名法会，我边口诵佛名，边向大殿外走，此刻却蓦然看见了五百罗汉堂。我往里一瞧，不知是哪位雕刻师雕的，只见这些罗汉形象、各个姿势都不一样。据说，“这么多的罗汉，其中必有和你所熟悉的人面孔相似的”。

我想，“也许如此”，就仔细地往下看，果然发现其中有风华正茂时代与我共枕的男人面孔，而且活灵活现。再注意看下去，还有一位罗汉象在我当妓女的时候曾经对我倾吐肺腑，并且在手腕上刺了字的长者町的阿吉，这使我情思绵绵地把当时的情景回忆起来。刚想起这些，又发现坐在岩石一片背阴处的那尊罗汉活像我在上京当侍女的那家老爷，我俩曾有过很多情结，至今难以忘怀。

往对面一看，那罗汉和我曾经正式结为夫妇的五兵卫极其相似，连鼻梁的高低都差不多。因为我和他是多年心心相印，忆往事，感到情殷意浓。往这边一看，但见一尊上身袒露一半、身材矮胖、着浅黄色衣服的罗汉，总感到，它像一个熟人，但一时却说不出那人的名字。后来我忽然想起，啊，是他，是他！没错，就是在江户时每月与我幽会六次的团平。

再往里走，有一位坐在岩石群立之处的白面佛颜的罗汉，根据它的漂亮长相，我想起它就是四条河原的演员，此人出师之后很有起色，我在茶馆时，他接触的第一个女人就是我。他从那以后，享尽了闺房之欢，不久便卧床不起，二十四岁的他终于油尽灯灭、呜呼哀哉，被送往乌边野的墓地去了。想当初他那深深的眼窝、尖尖的下颏，和这罗汉竟毫无二致。

还有一位红脸秃头、留着唇胡的罗汉，它很像我给他作姘妇时并受他虐待的那个和尚，如果没有胡子我会误以为就是他。我怎么折腾都没事，但是这和尚不分昼夜只图贪欢，结果得了痨病。人不论干什么事都必须把握一个度，这个曾经是精力绝伦的人，如今已经化作一缕轻烟了。

还有一个在枯树下边的罗汉，那面孔显得聪明机灵，大镢头脑袋好像是自己剃的。手脚即将开始活动，那表情似乎要说什么，我越看它越像一个熟人。我当卖唱比丘尼的时候，每天都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位在九州某高官公馆供职的小吏，他舍生忘死地恋着我，我迄今对其间的悲悲喜喜仍不能忘记。他把人们珍视的钱毫不吝惜地给我，把东西送到我的下处托管理人转交，对我进行无微不至地关怀……

我平心静气地看着五百罗汉，感到每一个都象我从前非常熟悉的人。回头想想自己成年累月的卖笑生涯中的件件往事，感到再也没有比自己这样沉沦为娼的人更可怕的了。这一辈子我遇到的男人总在万人以上，但是我自己只有一个身子，老而未死一直活到今天，既觉得羞愧，又感到自己的无耻下流。此时此刻，我泪水像沸腾的水流汨汨喷涌，脑袋像地狱的火焰在轰轰作响，立刻如进入梦魂迷离之境一般茫然自失，忘记了自己身在寺院，伏地不起。许多法师走过来说：“眼看太阳就落

了。”说话之间，入定的钟声响了，我大吃一惊，这才逐渐恢复过来。一位法师非常亲切地问我：“这位老太太为什么悲叹？是不是因为这些罗汉之中有的像你早逝的儿子或者老伴，因而落泪？”他这么一问，我更加羞愧难当。

对他的话我没有回答，快步走出门外，这时候我想到了自身的一件大事。《九相诗》中说“名留貌无松丘下，骨化为灰草泽边”，实际情况的确应该这样。我好不容易来到鸣泷山的山麓，我现在要进菩提之山已经是没有任何羁绊了。所以我要渡过烦恼之海进入省悟之道，把佛法之舟的缆绳解开并扔掉，为了投身于广泽之池而迅跑。但是，我被情谊深厚的人拉了一把，为我安排了一个筱竹铺顶的小庵，劝我说：“把死的事让时间去安排吧，抛却以往的妄念，复归本来之心，进入佛道。”我想这是很值得感谢不已的。于是我从早到晚排除杂念专心念佛，以此来消磨时光。这个板门迎接了稀客，我才借此机会和大家举杯。不过酒是乱性的，尽管现在我虽然省悟到现世的短暂，但我还是陈述了这么多毫无益处的陈年旧事。

啊！如果你们把我说的这些当作是我对自己罪恶的忏悔之举，反倒使我的执迷之身由阴霾而转晴，感到心灵的月亮清澈澄明。你们造访小庵极为不易，在这春天的夜晚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我没有给我规定该走哪条道路的丈夫和子女，对于我这样一个孤身女人来说，我感到隐瞒什么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我把自已内心清纯的莲花从它盛开直到枯萎的这一生一世的所经所历，直言相告，毫无遗漏。即使有人指责我一生只是浪迹江湖的娼妓，也不会使已经清澄之心再起波澜因之浑浊不堪了。

好色五人女

[日] 井原西鶴 著

卷 一 姬 路 的 美 男 子 清 十 郎 的 故 事

一 爱 恋 变 暗 夜 为 白 昼

春天的大海风平浪静，满载货物的船只停泊的播州室津，这是一个繁华的大海港。这里有一位以酿酒为业的商人，名叫和泉清左卫门。家境富有，一切顺心，而且儿子清十郎，生来就风度翩翩，相貌英俊，比著名的人物花鸟画家所绘美男子在原业平的画像还要漂亮，可以说光彩照人，丽质天成，难怪无数女人为之倾倒。从十四岁起就涉足花柳界，室津有妓女八十七人之多，都曾经与他同欢共枕过。妓女愿和他同偕百年之好的起誓文积成捆，为了向他表白自己愿意始终如一爱恋他而剪下的指甲装满了首饰盒，剪下来的黑发足够打成一条拴住大象的缆绳。它不仅能拴住大象，而且不论多么嫉妒的女人都能被捆住。女人每天写来的信放在信堆里，日久天长成了小山。作为礼品馈赠给他的带徽纹的窄袖便服，他随便地被扔在那类衣服堆上，连摸都不摸。幽冥之途的三途河上那夺衣婆要是看到这种情况也会为之一震，夺衣的欲望也会消失。高丽桥那里的估衣铺也因为数量太大而无法给价。东西多了，清十郎索性找间屋子把它们往里边一放，仅在门上写一张“俗世之仓”的条子了事。有的人说：“这浑小子之所以这么做，是打算等有朝

一日发一笔财呀。瞧着吧，过不多久他爹就得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他的名字就上了官家的记录簿。”尽管人们都替他担忧，但是，在好色这条道上他依旧没有止步。

清十郎这期间，对一个名叫皆川的妓女情有独钟，热恋得不知东西南北，好像搭上命也在所不惜，对于别人的嘲讽，世俗的议论，从左耳朵进去又从右耳朵出去。古代有一句形容奢侈浪费的谚语——“月明之夜打灯笼”，清十郎居然就这么干，他大白天偏要点灯，关严拉窗，在人为的夜世界里纵情玩乐。他请来专给他出馊主意的帮闲们，让他们模仿巡夜人敲着梆子打更，或者学蝙蝠夜啼，让干杂活的烧供养茶，向过往的行人施舍。给他家干活的杂工根本没死，就硬是搭起盂兰盆节的供棚，为他设灵牌，摆上供品祭奠之灵，并唱佛经。送灵之火烧的不是麻杆而是长牙签。凡是夜里的活动，什么都要做个遍，什么都不能漏。然后模仿世界地图上裸人岛的人那样，让在场的人全部都脱掉衣服。妓女们不愿脱，他不管她们是否觉得难堪，便令人强拉硬扯。其中有一个名叫吉崎的端女郎，长年累月瞒着她那腰骨上的白癍，人们以为她是“活的辩才天”而对她很敬仰，细看原来是白癍，感到很扫兴。除她之外如果仔细看下去，越看越觉得裸体的人实在难看，最后在场的人都感到无聊，没有人觉得有趣。

对于儿子的这种胡作非为清十郎的父亲已忍无可忍，找上前来。对于父亲的突然造访，清十郎猝不及防，整个屋子乱成一片，他来不及收拾，连忙哀告：“请您原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尽管他反复认错，但是父亲不听劝告，只是说：“不要给我解释，你马上给我走！去哪里我不管。其他人也一齐请吧，再见！”说完立刻拂袖而去。皆川一伙妓女们都哭了，那

时的情景的确很惨。帮闲之中有一个绰号为“漆黑之夜”名叫治介的，这小了什么也不在乎。他说：“俗话说‘真正男子汉，身无分文也值万贯’，哪怕身上只剩一个裤衩，照样能混出个模样来。清十郎，你千万不着急！”在这凄凉的场面下，这话听起来很滑稽。人们把他这话当成酒菜又喝起来，实际上只是为了借酒浇愁，想忘掉这件不愉快的事。

清十郎被赶出家门的事，很快就传到妓院了，所以清十郎再拍手叫人，妓院的人一概装聋作哑。该上汤了也不往上端，餐桌上显得冷冷清清。说想喝杯茶，这才有人没好气两手各拿一个天目茶碗送上来，回去的时候顺便往小里压一压油灯的灯芯。把去了客厅的妓女们一个个地叫出来不许她们再去。一切都以金钱为轴心而变化，这是妓馆的老规矩，人情之有无和受人尊敬与否，全以金钱为标准。

只有皆川一个人留下来了，她仍在哭。清十郎只叨咕：“真后悔！”此外便沉默了。他想以死了之，但当他想到这女人一定说“我愿和你一起去死”时，十分悲痛。他正在为这个那个烦恼，从他的脸色皆川看透了他的想法，她说：“看来您似乎是想一死了之，但这的确很愚蠢。我本来想跟您说愿意伴君同行，但我对这人世依然情犹未了。做妓女的是因客人之不同而改变心情的，所以，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咱们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吧。”说完起身而去。皆川此番表现大大出乎清十郎的意料，他感到很失望，心想：“即使一个妓女，把过去那样的深厚情谊说扔掉便扔掉，也未免心胸过浅了吧。她未必下得了这份决心。”他想到这里不免流下了伤心之泪，正想离此地时，皆川一身白色装束跑了进来，她紧紧拉住清十郎说：“如果不死又能干什么呢？好啦，要死，现在正是时候！”说完拿出两

把剃刀。清十郎又是为之一惊，正为此高兴的时候，妓馆的人们出来把他俩拉开，皆川被带回老板家，清十郎被人们围住。人们为了以后让他向父亲道歉，把他送到菩提寺的永兴院。当时的清十郎才十九岁，他希望就此出家一了百了，的确叫令可怜。

二 暗缝带子里的情书

“喂，刚才发生的事……快把外科医生请来，带上催醒药！”看到人们忙得人仰马翻，便有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打听才知道皆川自杀了，于是无不扼腕叹息。就在大家都说“难道没救了吗”的时候，皆川停止了呼吸。大家无不慨叹这人世无常。这事被掩盖了十多天，所以清十郎才没跟皆川去自杀。想死但终究不能一死的就是人的生命，因为母亲传话过来，清十郎死不足惜的命才活了下来。他逃出永兴院，由在他在姬路有熟人，就悄悄离开室津，到那里打听消息。那人看在过去的情份上对他热情接待。没过多久，但马屋九卫门这家店铺要找一位足以把铺子交给他经管的比较值得信任的伙计，他寄居的那位朋友大力帮忙，他本人也觉得“将来可能有个发展”，便开始了自己的佣工生活。

清十郎素质很好，精明能干，秉性谦和，很能讨得别人喜欢，特别是风度翩翩更受女人青睐。但是他已经对自己的服务打扮不再关心，恋情的事早就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从早到晚一心扑到商务上，所以主人把什么事都交给他经管。主人由于他为商号挣了不少金银而很高兴，便把清十郎看作极其可靠的人。

这位店主九卫门有个年方十六的妹妹名叫阿夏，这姑娘非常计较男人的长相，所以姻缘一直未定。姑娘本人是个乡下、城市里都少有的绝色美人。京城的人都说：“从前，京城的岛原有一个以张开翅膀的蝴蝶为自己徽号的太夫，而阿夏却远比你漂亮。”她到底如何的美用不着一一列举，只要按这个标准思考，就不难想象出她的美了。她对爱情的态度也一定深沉而高雅。

有一次，清十郎求女佣人阿龟为他修理一下常用的龙纹衣带，他说：“这条带子太宽了，有些不适合，你给我适当地重新缝一缝。”阿龟拆开衣带的时候发现，里面装着他当年耽于冶游时期收到的情书，她匆忙看了一遍，发现有十四五份情书，收信者写的全是“阿清先生”，寄信者就不同了，署的名是浮舟、花鸟、小太夫、卯之叶、明石、千寿、筑前、市之丞、长州、小苇、小左卫门、松山、神葭、出羽等等，这都是室津的妓女的名字。可以看出，不论哪一篇都是叙述对他的一片痴情，朝思暮想，他甚至成了妓女生命的寄托。从文字上看，满怀纯真感情，丝毫也没有妓女那份轻浮。阿夏看到这些情书，心想：“这些女人心地如此洁白，即使身为妓女也让人不会感到可恶。再者，就这个男人来说，他和这些妓女交往也有交往的价值。由此可见，在这个男人身上肯定有不为人所知的独特魅力。受到那么多女人的思恋，这事情本身就说明这个人是值得思慕的。”于是不知不觉地阿夏爱上了清十郎。她从此以后，一天到晚被恋情困扰，魂离身躯投进清十郎的怀抱。说话时结结巴巴的，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仰观秋月，错以为这是在白天；看着春天的花，以为此刻是在夜里。日暮黄昏的子规啼声充耳不闻，霜晨雪早的清辉视而不见。分辨不

出此刻是盂兰盆节还是正月新春，终日丧魂失魄一般，在言谈举止的细微之处相思之情已经表现出来。她身边的女佣人们想：“这样的事以前也是有的，得想个什么办法成全这桩好事。”尽管她们都这么怜惜她，但不知不觉之中每个人却在爱上了清十郎，并且陷于苦恋之中。干杂活的阿龟托人写了出自男人手笔的情书，悄悄地扔进清十郎的袖筒里；做针线活的女工用针刺破手指挤出血来，把倾吐肺腑之言的血书交给他；侍女特意把茶给清十郎端到店里来，本来是没有必要这样的；看孩子的奶妈拿婴儿作幌子，抱着孩子凑上前来，让清十郎抱抱孩子，有意让孩子在清十郎膝上撒尿，故作娇态，以甜蜜的腔调说：“赶快结婚生个孩子吧，但愿你也有生这么个孩子的好福气，我生了个漂亮孩子之后就到这家当奶妈来了。我丈夫是个窝囊废，现在到肥后的熊本当伙计去了，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妥妥当当地办了离婚手续。现在，我可是个单身女子啊。我是天生就这么胖的，头发还有点儿卷，不过我嘴小。”她仿佛是在自言自语，真有些可笑。至于那些干粗活的女人们也各用各的方法表达对清十郎的爱，有的人给他盛萝卜炖金枪鱼的时候躲开头和刺，光给他盛肉，简直令人厌恶。

各种各样的关心使清十郎为之高兴，同时也令他颇感烦恼。忙着应付追求他的女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店务疏于管理，到最后不但不管而且简至是厌恶了。虽然睁着眼睛，但和作梦一样茫然。尽管如此，阿夏却不断求人送来情书，因此清十郎也就晕晕乎乎地顺了阿夏，但是在这人口众多之家，好事非常难成。他俩被烦恼之火所困，相互恋情所苦，渐渐消瘦，出众的容貌也憔悴下去，在无可奈何之中空耗日月，甚至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声音都是一种难得的慰藉。他们想：“不论什么事，

只要能活下去就有一切，这爱情之树迟早必成连理之枝。”他们就是这样心灵彼此相通，但是阿夏的嫂子对此早有防范，前店通向后院的门她是每天晚上必定认真关好，而且特别注意防火。关门时把两扇门拉在一起的滑轮声，他俩听起来比打雷还可怕。

三 大鼓声中的舞狮

尾上町住吉神社的樱花一开，不用提，少妇们要乘此机会炫耀自己的美貌，甚至漂亮的姑娘也由母亲带着前往展示风采。目的并不是为了赏花，根本就没有人好好地看花，而是去让别人看自己漂亮的容姿。这就是现世的女人们的虚荣。女人是很奇怪的，穿上合适的服饰，一番化妆，风貌立刻就变了。传说女人凡是被狐狸数过眉毛的，便会变美。而现在却正好倒过来了，於佐贺部狐狸还得请妇女给它数一数眉毛呢。

但马屋一家出来春游，妇女坐的轿子排成一列，行列的后面是清十郎，这次春游的总管是清十郎。高砂和曾根的松树抽出新芽，一片青翠，沙滩的景色绝妙极了。乡村儿童用竹耙扒开地面积存的落叶，采头茬松蘑。年轻的妇女们有的抽白茅花穗，有的采紫花地丁，各自采摘自己喜欢的草花。在各种嫩草稀疏的地方铺上编花的席子或毛毯。这恰好是风平浪静，夕阳的红光映在大海上，和女人们衣袖红里子的红色争奇斗艳。许多赏花人对那藤萝或棠棣不感兴趣，对于用美丽的窄袖服挂成围幕的这边倒是特别注目，透过缝隙往里窥视，以致恋恋不舍。他们打开酒桶口，以为一醉方休才是人间至乐，其他一切全部不管，把这些女人们当作今天的酒肴，畅怀痛饮。至于这

边，喝酒的全是妇女，男人只有清十郎一个。抬轿的轿夫们，用天目茶碗盛酒，一番痛饮，日后回想起来也是一番美好的回忆，个个醉得陶陶然活像梦中化为蝴蝶的庄子一般，把旷野当作自己所独有的，四仰八叉地躺下大睡，睡得昏天黑地。

这时候，人群围成一圈，踏着鼓点儿，舞狮的过来了。那狮子对着赏花的人群，摇头摆尾，狂舞不已。因为舞技高超，所以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看热闹。女人们尤其好奇，忘记了一切，只是一个劲儿地喝彩，狂呼“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唯恐马上就演完。舞狮子的一个曲子也不漏，都要给大家演一遍。

阿夏她一个人留在围幕里，不去看舞狮。她说虫牙有些疼，因而显出稍微心烦的神态，曲肱而枕，不管袖子是否零乱，带子松开了也毫不在意。许多换下来的窄袖服摞在一起，她就在那高高摞起的衣服背阴处假寐，这的确是看起来很有风韵的神态。她忽然想：“如果这时候迅速果断地见上一面……”她能想到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位城里的良家姑娘是一位少见的精明人。

清十郎发现唯独阿夏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从枝繁叶茂的松树后面的那条道上绕过去。阿夏发现了他，也顾不得头发凌乱，便招手叫他进去。两人什么也不说，只是心跳加速，鼻息急促，他们的眼睛不敢离开那围幕的缝子，唯恐被她嫂子发现，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后面。当清十郎爬起来的时候，只见一个樵夫放下一担柴，手握着镰刀，弄平兜裆布，好象歇了口气，高兴地眺望着远处，原来他并没有看见清十郎和阿夏，真是顾头不顾腚。

玩狮子舞的人看到清十郎从围幕里出来了，于是，一个很

驰名的曲子——“太神乐”恰到高潮时突然停止了，看热闹的人十分惋惜，大失所望。这时，夕阳西下，晚霞染遍群山，但马屋一家收拾好东西回了姬路。可能是好事已成，阿夏的臀部也变得扁平了。清十郎留下来，向舞狮子的演员道谢：“今天，多亏帮忙，多亏帮忙啦！”由此可见，这太神乐是他有意安排的，是与阿夏相会而玩的手段。这个方法就连无所不知的神仙也未必知道，更不用提阿夏那头脑简单的嫂子了。

四 把信匣忘在驿站的信差

谚语说：开出港口的船不能回头。清十郎把阿夏叫出来，说是天黑之前从饰磨津上船，他们决定到京都一带生活。以为尽管贫寒，俩人凑合着过日子也还是可以的，所以作好上路的准备，在河边的一个小屋里等待上船。同上这条船的人各自作登船前的准备，其中有大坂的卖小工具的，有参拜伊势神宫的人，有醍醐三宝院的山僧，有奈良的卖甲冑的，有丹波的卖蚊帐的，有大和高山的制造茶刷的匠人，有鹿岛神宫占卜一年吉凶的下级神官，有京城的绸缎店的……真像俗话说的十个人往往来自十个地方，乘这种班船确实很有意思。

船老大高声喊道：“好，就要开船啦。诸位对住吉大神献上一点儿心意吧！”说完就把接受捐钱的长柄勺子伸过来伸过去，并且还点乘客的人数。不论喝酒的还是不会喝的，每个人出几文钱的份子，没有烫酒锅就用喝汤碗从酒桶里舀凉酒喝，撕干文鳊鱼下酒，喝酒喝得很痛快，大家三杯下肚就变得兴奋起来。船老大说：“各位的运气真不错，是顺风！”他扯上八成帆，船往海里行，刚刚走出一里多，从备前来的信差拍手打掌

地说：“糟透了！我全忘了！捆在刀上的信匣子被我忘在旅店
里了。”他望着海滩上的礁石大喊道：“对，对！就靠在我自己的
佛龕旁边呢。”有人问：“你在这里喊，人家能听见吗？你带着
辜丸了吗？”这汉子还真的认真地摸了一下裤裆，然后说：
“不错，确实有两个！”逗得众人大笑。人们说：“这家伙什么
事都是这么吊儿郎当，没办法，只好调回去船头吧！”“大家这
么一说，船老大只好调转船头朝码头开去。”今天出去，真是太
背运！”就在大家发泄牢骚时，船靠上了码头。这时，从姬
路来的追捕者吵吵嚷嚷地到处找人，有人说：“可能是在这条
船上！”于是查点乘客。阿夏和清十郎自知难以躲藏，徒然悲
叹，不知底的乘客根本不管。阿夏被押上一辆戒备森严的车
子，清十郎也被五花大绑。同船的人看到他俩如此悲惨的境
遇，都感到他们甚为不幸。

清十郎被关进要犯大牢，悲苦的日子从此开始，但他已经
想通了，置自己生死于肚外，只是不停地念叨“阿夏”“阿夏”
……他想：“那汉子如果不把信匣子忘了，此刻我们已经到了
大坂。雇一个年纪大的女佣人，在高津一带租一间后院房子，
暂且睡上五十天，连身都不翻，这本来是和阿夏说好了的。遗
憾的是这只能是一场梦，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狠一狠心杀掉自
己。现在在这里度日如年……这人世实在可憎！”他咬着舌头
闭着眼睛，动过好几次死的念头，但是对阿夏依旧怀念不已。
他想：“哪怕只见一次面也好，最后告别这个人世的时候，真
想再看一看那如花似玉的面孔。”他不顾羞耻，竟然号啕大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这句话真是应验了。值班的
狱卒也不忍看下去，想尽办法鼓励他，开导他，日子一天一天
地就这样过去了。

阿夏同样也陷入哀叹之中，绝食七天未死，写下向室津明神为清十郎乞命的许愿文。那天半夜，朦胧中，她觉着有一位老翁站在她的枕旁，告诫她说：“你好好地听我跟你说，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到了危难之时对神提出无理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连神仙也无法满足他们。比如说，让我得到他人之妻啦，赶快让我成大财主啦，别下雨，改成风和日丽的天气啦，把我痛恨的家伙赶快杀掉啦，让我这天生的矮鼻子高起来吧……总而言之提出种种一厢情愿的要求。这些无理要求根本没办法做到，却偏偏多此一举地祈求，这对神或佛是硬添麻烦。最近的五月祭礼，参拜的人有一万八千零十六人之多，都是欲壑难填地祈求自己幸福的人。听起来都觉得很滑稽，他们以为把供钱一扔进钱箱，一定会让神高兴，以为神就一定尽职尽责地听他们那些祈求并且记在心中。这些参拜者之中高砂炭铺的女佣人是唯一真信神佛的人，她没有任何欲望，她说：‘让我手足无灾地过日子吧，那时候我再来参拜。’拜罢站起来就走，还没走出几步便返回来，说：‘请神保佑让我找个好男人！’神的回答挺干脆：‘我不管这种事，这事你求出云大社的神去。’可是她也没有仔细听就回去了。你如果听从父兄的话找个婆家，就不会发生任何事，可是因为好色，结果遭到这样的不幸。你为清十郎乞命，可他过不了多久就要一命归西，你不惜自己生命可是却能生长。”因为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不禁悲从中来。她醒后十分痛苦悲伤，心惊胆颤，直哭到天亮。

果然，清十郎被带到白沙上，受到难以想象的审讯，原因是但马屋藏在内库房钱柜里的一两一个的小银镞子七百两不翼而飞。硬说是清十郎指使阿夏偷走的，然后两个人一起逃走。清十郎尽管百般申辩，昏官硬是不听，四月十八日，二十五岁

的清十郎被处死了。虽然这个世界变幻无常，但是目睹这种惨状的人，无不为他惨遭屠戮而悲痛，为他叹惜，人们那被眼泪浸湿的衣袖仿佛被傍晚的阵雨淋过一般。后来到了六月上旬，每年一次晾晒衣物之时，发现那七百两小银铤子存放的地方变了，原来就在带轱辘的大躺柜里。但马屋的老头子只是表情深沉地说了一句：“存放东西可一定要小心。”

五 人头落地后才知银未失

不管何事是“眼不见心不烦”。阿夏根本不知道清十郎怀着一腔愤懑离开了这个人世，正在她心绪无比紊乱的对往事进行回忆的时候，一群街巷儿童高唱着顺口溜式的儿歌走来，他们唱道：“既然杀了清十郎，阿夏为何不该杀。”阿夏听了大吃一惊，她询问哺育自己的奶妈到底出了什么事，奶妈难以回答，只是泪流满面。她想清十郎果然已死，马上疯掉了，她大喊：“与其活着永远揪心，不如一死了之！”于是加入孩子们的队伍，而且带头领唱，边唱边走。人们看她这副样子，感到她的确很可怜，想方设法地制止她，但始终无效。阿夏泪如雨下，唱道：“对面走的是清十郎，那菅草斗笠就很像，哎呀呀！”歌声未落马上又破涕为笑，而且哈哈大笑不止，往日那美好的形体而今已经粗鄙不堪。她四处乱跑，四处乱唱。有时进了深山，日暮不归，枕着草就睡着了，和她一起的女人们由于她的疯癫也都神经错乱，最后她们也差不多全成了疯人。

与清十郎年纪差不多并且友情很深的人们商议再三，认为无论如何也该为死去的好友做点什么事，就清洗干净被血染过的刑场上的草，掩埋好尸体，在他的埋骨处立上墓标，栽上松

柏，定名为“清十郎冢”。此名一定，很快就成了习惯称呼，这的确是人世间的一件很可悲的事。阿夏每夜都来此凭吊，每夜这样，她一定会看到清十郎栩栩如生的形象吧。

时光如梭。百日这一天，阿夏坐在墓前露珠犹存的草地上。她拔出护身短刀欲自尽，被随从的人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夺了下来。她们说：“现在自杀，一点都不值得，如果你确有这番心意，干脆削发为尼吧，那才是对死者的绝好悼念，老实说我们也想出家为尼。”一番话说得阿夏的心平静下来，她对人们的这番好意表示理解，便说：“一切就按你们说的办吧。”不久，她进了正觉寺，拜托上人把她十六岁的夏衣当天就染成黑色。从此以后，她每天清晨去山谷打水，傍晚去山峰折花献佛。按佛教传统，从阴历四月十六到七月十五的独居修行期间，每夜用手灯照明勤诵大经，成了一位受人尊崇的比丘尼。

人们见她修行如此之真诚，都很激动，一致认为“传闻中的中将君又来了！”但马屋老板也油然而生佛心，捐出以前误以为丢失的钱以作佛事，用以追悼清十郎。那时，京城方面把这一事件编成歌舞伎剧，还把她演到了偏僻之乡野，使阿夏和清十郎的名字家喻户晓。一首短歌唱道：“做一只小舟载阿夏，俊俏的清十郎把橹摇。”人们一边唱着，一边以为他俩真的做了一条小船，摇着船沿着新挖的运河远去了。这其实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

卷二 有情有义的桶匠

一 桶匠为情所困

每个人都有生有死，寿命已尽人就死亡，但是恋情是无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身体虽然死亡，然而恋情却常留。人世间的变幻莫测，是从人亲手制作的棺材领悟到的。有这么一个男人，他的职业是做桶工人，用的工具无非是钻、锯、刨等，用这些工具不停地工作，烧刨花的灶烟袅袅，这和大坂的天满这块地方倒是相适应的，所以他就租了这里一间简陋的房子住下。

他老婆是城郊人，叫阿泉，长得漂亮，脖子很白，脚已不再下地干活，因此端正的很。总而言之，全身上下一点也不土气。她十四岁那年除夕之日，因为她家凑不上税银，就在镇里的一家富户做侍女，干了好长时间。因为天生伶俐，很得那家老头和太太的欢心，而且全部的佣人都喜欢她，所以终于让她做了掌管内库房重要东西的出纳。好些人都这样讲，这个家离开阿泉可不成。由此可见，她受到极大的信任。当然，这也是缘于她秉性诚实。

但是这阿泉不怎么明白男女之事，一直是一个枕头自己独睡，让多少个好时光溜走。偶而有人挑逗她一下，拉拉她的衣

襟，她便不顾一切地大喊，弄得那男的深感丢脸，垂头丧气，结果没男人和她搭话了。对于这一点难免有人说三道四，闲言碎语，不过，性格刚强的姑娘有此表现倒很难能可贵。

光阴似箭，时序到了秋初的七夕节，按传统习惯要借给织女星窄袖便服，富贵人家的女子要穿七层衣服，而且这衣服或者新做，或者就是现成的但从未上过身的，还得不同样式的才行。穿的时候，一定要右下左上，也就是右边的衣襟在下，把左边的衣襟盖住右衣襟。在楮树叶上写下固定的歌献给牛郎织女。普通百姓人家也都供上与其身分相当的东西，比如黄瓜、带枝叶的柿子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习俗。

其次，在这一天里，从住在小胡同直到住在出租的长排房的人家，每一户都出人帮助大户人家淘井。所以，这一天特别热闹而且稀罕。井底的浑水淘出来，泛起沙子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不知何时丢失而怀疑被人偷去的薄片菜刀，或者插着针的海带。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和怎么到井里来的，令人费解。再找一找看看的话，还有更多的东西：有牵马钱、有缺鼻子少眼睛的光身子玩偶、有铜钉帽（显而易见那是卖给乡下而粗制滥造的货色）、有满是补丁的小孩儿围嘴等等，里面的东西多种多样。没盖子的井就是这样让人不舒服。

慢慢地靠近涌水底部，等最下部的井筒框露出来的时候一看，原来的框的双头钉掉了下来，框也破了，就把那个做桶的工人叫来，让他换个新框。这时打上来的水已经用堰围起来，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妇人正在看一个什么虫子在水泡子里游。桶匠看了看她便问：“这是什么东西呀？”老太太说：“这是刚才淘上来的蝶螈，看来你不知道它的用途。把虫子放在竹筒里烤焦，撒在你心爱的人的头发上，她就跟你热上了。”说得煞有

介事。

这老妇人叫小三，是夫妻池的人，本来专干打胎的买卖，因官家严加取缔这个行当，她只好另找出路，现在以磨做挂面的面粉糊口。尽管她过得不如意，做了些坏事，但是仍对寺院的日暮钟声充耳不闻，丝毫不悟人世无常。她唠唠叨叨地向桶匠说，当年干的那些下贱缺德的事，现在遭到了因果报应，以后的事情还不知道怎样，一想起来毛骨悚然等等。但是桶匠对她这些话根本没听，却一个劲儿地问把蝾螈烤焦就能把女人搞到手的办法。老妇人为他的说的话感动了，便说：“我决不给你泄露出去，那个让你这么挂念的人是谁呀？”此时的桶匠已经到了忘我的境地。但这也有情可原，忘我归忘我，对于朝思暮想的人是难于忘却的，便一边敲打着桶底，顺嘴就一五一十地把实情说了。他说：“这人不在远处，她便是在这家做侍女的阿泉，我给她写了一百封信，可是全没个回音儿。”他说起来挺伤心，说着就流下泪来。那老妇人点着头说：“既然这样，那就用不着用蝾螈啦。牵线搭桥的事儿交给我，我来成全这桩好事，用不多久就让你遂心如意。”老妇人轻松地大包大揽，这让桶匠有点惊讶。他说：“如今做什么没钱不行，尽管我想求您帮这个大忙，可对于钱，我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要有，哪有不愿意的呢？就先说正月吧，总得送一套布衣服吧，染哪种颜色就得由她喜欢了。到了中元节呢，还得送中等的漂白麻布衣料。不动声色地把礼送去，最好花多么个数就算完事最好。”桶匠把这话说完，老妇人却说：“那就是贪慕财利才喜欢你了。我答应给你办的可不是对方贪图你什么，我有绝窍让女人先喜欢你。这么多年，我成全了几千人的好事，向来都成功的。九月重阳节之前一定让你们见面。”听了这一席话，可

把桶匠胸中本来就有的对阿泉的恋情之火烧得更烈了。于是桶匠说：“大娘，你这辈子烧茶的木柴我全包了，一定随叫随到。”

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无人可以知道，只要为了爱情而到了发狂的时候，再没谱儿的事儿也敢包下来，实在可笑之至。

二 老妇人的谎言——遇到了怪物

在天满这地方，有七种妖怪：大镜寺前的伞火、神明宫的无手婴儿、倒立在曾根崎的妇人、第十一条街的上吊绳子、川崎的爱哭的和尚、会笑的池田町猫、莺冢的自己出火的空石血。这都是历经磨难的狐狸使的坏。但是相比之下，人才是世上最可怕的，因为人能化为怪物来索命。

实际上，人心本来就是由弄不清的阴暗所构成的。说起阴暗来，七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很暗，尤其是到子夜时分，屋檐下的灯笼已经熄灭，参加盂兰盆节集体舞的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说：“这节还剩今明两天。”唱得嗓子已经沙哑而仍在舞蹈的人们，逐渐一个两个地少了，各回各家去了，就连在十字路口卧着的狗也睡了。就在这时候，那个答应为桶匠找对象的荒唐可笑的妇人，看到阿泉所在那家人的大门未关，便闯了进去，然后粗暴地关上大门，不顾一切地往里去。她在厨房的饭厅铺地板处跌倒，喘着大气说：“真可怕，快给我水喝！”看起来仿佛快要断气的样子，然而就是断不了气，于是大家赶紧照顾她，结果，她又莫名其妙地活过来了。

主妇和隐居老太太以下一大群人都来了，问她“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老妇人说：“年龄老了的的关系，

一到晚上就想出去走走，反正晚上躺下也睡不着，这不，我去盂兰盆节看舞蹈去了。在锅岛大人府邸前边，见到一个人在唱盂兰盆节的颂佛歌《山颂》和《松明颂》，从调门上听，他唱的和京城专唱颂佛歌的名人仁兵卫一样。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听了一会儿，于是就挤进许多男人们中间，用团扇遮着光看大家一边舞一边唱。即使气氛昏暗，人们也不糊涂，没有一个人错把我这老太太当成年轻女人。虽然在我的白色夏布服上用黑色带子系了个流行的结，可是没人拧我的屁股。总而言之，女人还是年轻时候好，于是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年轻时的情景，心里有些懊恼。往回走的时候，走到您府上的门口近处，一个二十四五的美男子把我缠住，他说：‘我为情所困，那个人让我日思夜想，也就是这一两天，我的命肯定一命呜呼。那个侍女阿泉真是薄情！我是不会移情别恋的。我在七天之内要把这家人杀个精光，一个活口也不留！’听他说到这里，我看了看他的脸，刹那间，这人就变了，高高的鼻梁，脸是红的，双眼迥迥放光，就跟六月底住吉神社驱邪大祭时走在行列前头的猿田彦大神那个模样差不多，把我吓得丢了魂，所以就立刻跑进你们家来了。”

听老妇人这么一说，这家人大为吃惊，隐居老太太流着泪说：“背着人偷偷地爱上一个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何况阿泉也到了婚嫁年纪。那男人要是有个正当营生，不赌不嫖，心性刚强，和他成个家也行。只是不知道那人是谁，唉，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那男人也挺可怜的。”她说完之后好长时间没人搭腔。

这老妇人这么做确实表示她深谙恋情之情。已经到了半夜，这家人打发几个人扶她回家了。正当她琢磨下一步该怎么

办时，天空已露鱼肚白。她听到邻家敲打燧石生火的声音，还夹杂着婴孩子哭闹的声音，早晨起来便恨得不行，那“啪啪”的声音便是在追着蚊子打时发出的。老妇人一只手去捉衬裙上的虱子，另一只手拿出佛龕上的零钱想去买间苗时拔下来的菜。虽然生活忙碌，而且贫困，这夫妇两人却仍很开心，自得其乐。睡觉的细篾草席零乱，那是因为男人不顾昨夜甲子之日不许房事的规矩而做了什么事。

旭日开始普照大地，但秋天里天气仍有寒气。老妇人头缠布手巾，好像生了病，她请冈岛道斋医生瞧了病，尽管药钱没指望还得上，还是把药放在药壶上煎了。头遍药刚开锅，那侍女阿泉就从后门小道来看望她了，她亲切地问她：“您觉得好一点了吗？”从左边袖筒里拿出荷叶包着的半个奈良酱瓜，放在木柴捆上。接着说道：“如果要酱油汁的话……”说完抬脚要走，老妇人把她叫住说：“以前都是为了你，没想到差点把命丢了。我无儿无女，所以我死之后请你悼念悼念我。”说着就从装麻纸的桶底拿出一双有红色织带的紫皮袜子，拿出一个碎布拼的念珠袋，把里边的离婚判决书掏出来搁在一边，随后交给阿泉这两样东西。阿泉还很单纯，以为老妇人出于至诚，所以感动得哭了。她说：“既然那男人很想和我好，为什么不求您这深懂男女之情的人帮忙呢。假如您能把他怎么喜欢我说给我听，我是不会让他的心白费的。”

老妇人这时觉得是时候了，便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她，并且说：“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瞒着的呢？他早就让我为他牵线，那恳切的心情，深厚的情义，说他可悲也好可怜也好，总而言之是难以细说的，如果这个人你看不上眼，连我也要打抱不平呀。”

这老妇人不由地有点心动，对那男人有了好感，她感情冲动地说：“什么时候都行，让你和他见个面吧。”老妇人非常高兴，贴在阿泉的耳边说，“我想起一个最好的见面之处。八月十一你就偷偷地去拜伊势神宫，在路上你们可以私订婚事，睡觉的时候好好说说，互相保证白头偕老，终生相爱相恋，不弃不嫌，况且那男人长得不赖哟。”老妇人把话说得足够引起阿泉的冲动，于是阿泉尽管没和那男人见面，就已经喜欢上他了。她也问过，“他会写字吗？头发是不是像现在时兴的往后一拢扎起来的？既然是做工匠这行的，是不是腰有些弯？”老妇人叮嘱道：“从这儿走的时候，别等天黑就在守口或者枚方找个店住下来，租好被褥早点儿睡。”老妇人和阿泉正说得开心之时，东家的管家婆久米来喊：“阿泉姑娘，太太找你有事！”于是阿泉说：“那就十一那天再讲吧……”撂下这么一句就回去了。

三 京都拜神是借口，私订终身结情缘

“一大早起来看盛开的牵牛花，一定更觉得凉爽。”头一天晚上太太就吩咐下来。于是在离房较远的墙根处摆好凳子，铺上花毯。太太说：“把炒饭放在多层点心盒里，配上削尖的牙签，别忘了煮茶的瓷瓶。明天早晨卯刻不到，我就去洗澡，头发就给我梳成三折式的吧。先找到那件宽袖粉色里子的麻布夏装，带子要灰缎子、圆圈里有花草图案的，饰带要白色散花的。我为什么要这么注意服饰呢？因为要来些邻镇的客人呀。下人们嘛，只要不穿打补丁的麻布服就可以。天神桥我妹妹那里，平常早晨起来的时候派轿子去接就行。”总而言之，她向

阿泉布置了任务，然后进了宽宽大大的蚊帐。一动蚊帐，那四角的小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她睡着之前，佣人用团扇一个接一个地为她扇风。看看房后的草花，就晓得他们家是多么铺张了。

从总体上讲，世间的女人最喜欢摆阔气、讲排场。这家的太太就是这样的女人，可她的丈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岛原名妓野风，新町的名妓荻野，这两个名妓轮流服侍他。说是去津村的本愿寺拜神，让佣人给他拿着武士穿的无袖衣服随他前往，可一出门就往妓院去，大清早就一头扎进去。

八月十一日，天还没亮，一个人悄声地敲胡同里老妇人的板门，那人说：“喂，您在吗，阿泉来了！”话音未落就“刷”地一下扔进一个捆好的包袱转身而去。老妇人心里想到，可不能把东西放在外边，便把包袱拿进来。把灯点亮后一看，包袱里有顶一目银子的成串铜钱五串，小粒银子十八目，此外有白米三升五合左右，还带上松鱼干一根，护身符口袋里装着一对插在头上作装饰用的宽背梳子，分色印染的整幅布做的宽腰带，黑红地加上银斑点的夹衣，水上漂着团扇图案的半新单衣，底部的里子已将掉下来的布袜。此外，还有草鞋一双，加贺头笠一个，草鞋带子不齐整，加贺斗笠上写着“天满堀川”，这简直就是浪费笔墨。老妇人想，这几个字不写的话，斗笠还好一点，以免把别的什么弄脏。正要把它洗掉时，突然听一个男人在窗外说道：“大婶，我先走啦！”撂下一句话就走了。

那男人刚走，阿泉就来了，她直发抖，说：“东家那边现在正合适。”老妇人提着包袱，走一条不为人知的小道赶了上来。她对阿泉说：“虽然我懒得动，但是因为参拜神宫，我送你到伊势吧。”她这么一说，就见阿泉一脸不高兴。她说：“您

年纪大了走长途，怎么行呢？您把那位介绍给我之后就从伏见坐夜船回去吧。”显然她是想甩开老妇人。她们急着赶路，便快步走去。正要走上京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和她共事的人——主人家跑腿的。他是为了看早晨大坂的值勤高官隔年换班的热闹而出来的。一见到他，阿泉吓了一跳跳：被此人看见，对此行肯定不利。

那跑腿的人早就垂涎阿泉了，所以此刻一见阿泉就特别亲切、殷勤。他说：“很早以前，我就想去参拜神宫，碰见你正好搭伴，行李给我吧。正好我带足了路费，决不能让你有半点儿为难之处。”

老妇人突然大怒：“女人出门男人硬要作伴儿，简直不像话，别人看见，一定会误会的。尤其是我们参拜的这个神很厌恶不清不白的男女关系。我看见过世上为这类事丢人现眼的人，耳闻的这类事也不少，请你无论如何别跟着吧。”

但那跑腿的却固执地说：“你这是拿让我想都想不到的事责备我，我一点儿也没对阿泉姐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想法，我只是出于对神的信仰才想起这么做。话说回来，男女相恋这种事即使不求神拜佛，神也不会袖手旁观不帮忙的，只要按着正道走，即使是明之神都会为之所动的，所以，只要阿泉愿意，她去哪里我都陪她。回头到京城停一停，好好在那儿休养一下。那时候，有高尾的红叶，有嵯峨的松蘑，正是最有意思的季节。我们老爷在河原町有住处，如果住那儿，有点让人觉得别扭，所以还是在三条街的桥西边租个小而精致的房间。这位大婶尽管去参拜本愿寺好了。”他竟这样说话，就好像他已经占有了阿泉，这是他迷恋阿泉造成的错觉。

秋天的太阳朝山崎一带的山顶倾斜，路程已经过半。他们

来到淀川大堤松林的时候，在白杨树树下坐着一位漂漂亮亮的男人，像在等人。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事先约定在此坐等的桶匠。老妇人向他暗示，情况有变，于是他们就拉开距离先后而行。这纯粹是出乎意料的麻烦。老妇人瞅个空隙，和桶匠说道：“你也装着去参拜伊势神宫，而且还要装作没有旅伴，你看起来还很正派，住店时要和我们住在一起。”

桶匠说：“老话说的好，在外靠人情。一切请您多费心了。”跑腿的一脸的不高兴，他说：“那男人叫什么，哪儿人都一概不知道，就轻易同意他跟女人搭伴儿一起走，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儿。”老妇人却用情深义重的语气说：“一切神都知道。况且阿泉有你这么一位身强力壮的人跟着，哪有什么值得顾虑的。”

动身的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家客店住下，老妇人早就想设法让桶匠和阿泉有个互吐衷肠的机会，但有跑腿的在中间作梗。他把两个房间的中间纸隔扇卸下来变成一个房间。阿泉去洗澡时，他也探头看一看。天黑了睡觉时，四个人的枕头也一字排开。

跑腿的躺进被窝之前就把灯碗弄歪，这样灯碗里的油可以烧灭灯芯的火。桶匠把自己枕旁那朝外开的窗户打开，想：“虽说秋天了，可天这么热，还是开窗吧。”凑巧的是，当空的皓月照得四人的面孔清晰可辨。阿泉假装睡着，还轻轻地打起了鼾，跑腿的把他的腿往阿泉这边靠过来。桶匠看在眼里，就拿折扇打着拍子唱起《子曾我》中的那句唱词：“谈恋爱的全是怪人哪。”他这么一唱，阿泉睁开眼睛就和老妇人聊天。阿泉说：“这人世上再没有比女人生孩子最可怕的了。一直我都在想，等合同一满我就到北野的尼姑庵出家，希望当一个佛门

弟子。”老妇人闭着眼睛说：“这样也好，反正这个俗世上总也没有遂心的事。”她睁眼扫视四周，只见睡下时头朝西的跑腿的现在头朝南了，就连兜裆布都掉下来了。去参拜神宫的人，这副样子实在够粗心的。至于桶匠，手里拿着蛤蜊壳装的丁香油和手纸，那表情看上去好像很感遗憾。

夜间他们在恋情这桩事上互相干扰，天亮后，他们就在逢坂山租了大津的驿马，马上不是鞍子而是可以坐三个人的长靠背椅子，马上坐着两男一女，旁人看着有些滑稽。但是一则是他们都累了，二则是各有心思，所以就管不了别人怎么看了。阿泉坐在中间，桶匠和跑腿的坐在两旁。跑腿的捏捏阿泉的脚趾，桶匠就悄悄把手伸进阿泉的侧腰摩娑。他们心里的想法很可笑。

他们一行人都不是为了参拜神宫，所以，到了那里之后，连内宫和二见浦的御盐殿这些著名的地方他们也不愿去，只在外宫拜了拜。他们特地买了消灾的神符和裙带菜以表明他们去过一趟。他们在路上互相紧盯着，一路无事来到京城。跑腿的寻了一间客店落脚。一住进客店，桶匠就估算了一下跑腿的给垫付的钱，如数结帐，并向他道谢：“这一路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跑腿的现在以为阿泉已经属于他的，所以一块石头落地，就按阿泉和老妇人的喜好买了礼物。

跑腿的急不可耐地等到太阳落山，便去拜访住乌丸附近的一位熟人。老妇人借机说要到清水寺参拜，便带着阿泉急忙离开客店。

在祇园街，她们在一家送外卖盒饭的饭铺看到一张贴在布帘上的纸，那上面画着锥子和锯的记号，阿泉便走进去。上了低矮的二楼，桶匠马上朝她走来，她和桶匠在这里喝了决定终

身的交杯酒。老妇人顺着那下面可堆放东西的梯子下来，一个劲儿地说，“这儿的水可太好喝了”，便不停地拿起煮茶喝。桶匠和阿泉成就了百年之好，桶匠便搭乘白天的船到大坂去了。

老妇人和阿泉回到客店就对跑腿的说：“我们现在就去大坂！”跑腿的挽留再三，说要在京城再玩两三天，老妇人就一个劲地阻止：“不行，不行！如果她东家奶奶说她是溜出来跟相好的男人瞎混，那就不好办了！”不听挽留便动身了，要离开时说：“这包袱就请你老哥帮忙带回去吧！”但是跑腿的说他肩膀疼，不愿帮着带去。至于给大佛和五谷神前上供的供钱、在藤森茶馆歇脚时喝茶的茶钱，她们俩的那份也各付各的，然后就去了大坂。

四 桶匠终圆美梦

“要是参拜神宫，事先和家里人打个招呼，满可以坐包租的轿子或者坐带长靠背椅子的马去，可却非要背着人去参拜。是从哪里弄的钱买的这礼物？就是两口子也不能偷偷地去呀！你们可倒好，两个人偷偷地走，居然再偷偷地回来。为了庆祝阿泉回来，跑腿的，你快给她铺好窝吧。这事女人想不到这么干，都是你这个跑腿的唆使的。给那个没脑子的家伙出馊主意，都是为了让她们尝尝男人味儿。”

东家太太大发雷霆，根本听不进去跑腿的极力申辩。他无罪而被怀疑，九月五日合同还没有到期就被打发了。后来，曾在大坂船场北部一个叫备前屋批发店货栈当过几年女招待的阿长给他作了老婆，现在柳树小街建了一个铺子，以卖饭卷为生。他把阿泉忘了个一干二净，男人全是见异思迁的东西。

阿泉还在东家那里干活，没有出什么事，但是，她却沒有忘怀，和桶匠的短暂聚首之情，所以精神老是恍恍惚惚，简直到了分不出白天黑夜的程度，好像丢了魂一般。她不修边幅，女人必须的修饰整饬都懒得动手，相貌变得越来越难看，渐渐憔悴下去。

这几天东家的鸡偏巧也犯了糊涂，没到半夜就打鸣；紧接着，不知什么时候大锅烂掉了底，里面装好的，早晚必用的大酱变了味儿；雷落在内院库房的房檐上……如此不吉利的事接二连三。这些本属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东家心里很生气。正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传出了口风：“都是因为对阿泉一片痴心的那位苦恋男人作的怪，因为那个人正是一名桶匠。”东家听到这种传闻，立刻想到：“应该想办法把阿泉给那桶匠。”于是便叫来胡同里的老妇人商量。老妇人说：“阿泉常说，即使找，人家也不愿意嫁给工匠。但这话是真是假我也拿不准。”东家说：“这都是瞎挑拣，只要学好谋生的手艺，不管哪一行，什么时候都错不了。”并且摆了许多看法证明他的话不错，决定向桶匠提亲，并把亲事给定下。不久，就让阿泉穿起了缝衽的衣服，用黑铁浆涂牙黑，择吉日打发她出嫁了。东家的陪送物品是：小藤箱一对、没上漆的大柜子一个、太太不穿的窄袖便服两件、随身带的提箱一个、紫红布镶边的蚊帐、带睡衣的被褥、带头巾的大衣……光东西总共二十三种，再加上陪嫁银子二百目。

男女投缘，生活幸福。女人学会了用五倍子铁浆染的线织成条纹布的手艺，丈夫一心一意地干他的手艺活。两人白天黑夜总干活，日子过得蛮好，从来不担心中元节、年底还要躲帐那类事。

阿泉很体贴丈夫，碰上下雪或刮风天，总是把饭桶捂起来，免得丈夫吃凉饭，夏天坐在他枕旁给他打扇。丈夫不在家时，天刚擦黑就关好门，对别的男人连看都不看一眼。三句话有两句话提到“我家的那位”、“我家的那位”，显得特别高兴。这对美满的夫妻几年之后有了两个孩子，阿泉对丈夫更加体贴。

可是世间女人大多见异思迁，对卿卿我我、甜甜蜜蜜那一套往往不视为真实，而把道顿堀戏园子上演的胡编滥造的戏居然信以为真，不知不觉地意乱神迷。在天王寺盛开的樱花之前，和胜寺的藤萝花架之下，她们看到风度翩翩的男人就魂不守舍，回到家里就看不惯相依为命的丈夫。世上再也没有比这弄虚作假更不讲道理的了。从此以后，对于居家过日子的每件事概无俭省之心：女佣人往灶里多填了多少木柴也不留心过问，无用之处也点着灯，盐化成水了，如此等等概不计算，企盼着丈夫身体跨掉好离婚。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夫妻关系更危险的了。丈夫死后不到七天就寻找后夫，离婚之后再婚六次七次的也有。这类女人的心地之卑鄙下流，的确令人寒心。上流家就决无此事。这种人家的女人一生之中只委身于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白头偕老，就是风华正茂也要到河州的道明寺、奈良的法华寺出家为尼。可是，身为人妻而别有情夫的女人，这世间却也很多。于是，做丈夫的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只好遮盖起来这事而打发老婆回她娘家了事；有的当场遇到老婆与情夫的暧昧之事，但是出于贪财的下流欲望而私了做罢。因为过于宽容，所以这类乌七八糟的男女私通之事也就层出不穷。人世上有神，对犯罪也有惩罚。坏事总是掩不住的，总有一天必露马脚。由此可见，人最可怕的就是色情之道。

五 醋海狂澜致使两人负罪身亡

“订于本月十六日略备薄斋，敬请光临。如能驾临，甚感荣幸。此致本街各位。店长左卫门谨具。”

这是一张传阅请柬。

日月如梭，就象梦一样的一天天的过去了，长左卫门的父亲逝世以来，到今年已是整整五十周年。自己到了这般年龄也算是长寿了，还能够祭悼先人亡灵，理当引为庆幸。按老辈传下来的规矩，若举办五十周年忌辰法事，早晨吃素，晚斋吃鱼，可豪饮，可唱歌，此后法事就不再作。

这是最后一次法事，所以也不在乎多花些钱，都按计划作好了准备。因此，左邻右舍以及常到这家出出进进的妇女都来帮忙，拿出碗盏盆碟壶杯等所有家什来，挨个洗擦之后再摆回橱里。

桶匠老婆阿泉素来多承这家关照，两家关系甚好，理所当然地也赶来帮忙。她主动要求：“是不是派我干些厨房里的活？”东家早就知道她是个机灵女人，就说：“你就把储藏室里的各种点心装到高边木盘里吧！”于是阿泉就按现有的种类、数量，把那些奈良柿饼、小包子、米花麦芽豆粉糖、糖核桃仁、榧子仁等，适量搭配着装进许多木盘，并且在每个盘上放上牙签。快弄好的时候，这家主人长左卫门进来想从架子上取下成套的木钵，一失手，套钵掉在阿泉的头上，把阿泉梳得很漂亮的发髻给弄散了。长左卫门十分遗憾，连声道歉，阿泉却说：“不要紧！”说完三把两把头发卷起来束上，立刻去了厨

房。店的老板娘看到阿泉的头发变了样，马上产生了怀疑，指责道：“你的头发刚才还梳得那么漂亮，去了趟储藏室怎么就忽然散了？出什么事了？”阿泉没有想到这么一点小事却引起了怀疑，便大大方方如实地说：“老板从架子上拿家什，失手掉在我头上，把头发弄乱了。”尽管她实话实说，但老板娘却根本不信：“说得跟真的一样，大白天从架子上拿套钵，它怎么会掉下来？这邪气十足的七个套钵！不枕枕头匆忙干那事儿，头发当然要散啦。好年份给老爹办法事的日子居然有这种事儿！”她大发雷霆，把人们煞费苦心好不容易摆成各种形状的生鱼片乱摔乱扔，找各种理由足足大吵大闹了一天，最后人们只好任其吵嚷，不予理睬。

找了这么一个醋劲十足的老婆，真是老板的不幸。阿泉挨了一整天的骂，心想：“这婆娘让人越想越觉得可恨，反正已经遭了不白之冤，别的办法没有，索性移情老板。对于这种女人只有来个先下手为强！”这么一想她心地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很快她就对长左卫门有了好感。他们开始偷偷地交谈，后来阿泉就一心向往好机会到来。

贞亨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之夜，是许多人都爱玩的名叫拉彩绳的一种游戏给他们创造了机会。这是最适合妇女春天消闲的娱乐，许多的人吵吵嚷嚷玩到深夜，赢者乘兴继续玩下去，输了的退下来回家，有的玩困了坐下来居然鼾声大作。

桶匠的家已经熄了灯，桶匠在家里看门，由于白天因干活累的很，睡得捏他鼻子都醒不过来。阿泉玩够了拉彩绳便说要回家，长左卫门便跟着来了。阿泉对他说：“我们悄悄说过的事莫如现在就……”长左卫门没拒绝，阿泉就把他领进家来。这是她们两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热。内衣的纽袢还没有解

开，桶匠醒来，见状大喝一声：“你跑不了！我看见啦！”长左卫门吓得魂飞魄散，光着身子撒脚就跑。幸亏藤棚有他的一位熟人，逃到那里，才临时逃过一劫。

阿泉知道命该如此，她使用丈夫的扁铲刺透胸部自杀。后来，女人和她的奸夫的尸骸一起被曝尸于兔饿野刑场。她们的丑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人们把他们的劣迹编成各种流行歌曲，传到远方。

做坏事必遭报应，人间俗世的确是最可怕的。

卷三 历书铺子的故事

一 评点美人

在天和二年的历书上写着：正月初一，开笔大吉，万事如意；初二，夫妻相交大吉。从古老的神代鹄鸲教给伊诺尊和伊冉尊二神男女相爱之事一直到现在，男女之间的淫乱便从没停止过。

有一位大经师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她的艳名远播，都城里的许多男人都为之动心。她的眼眉酷似京城祇园节抬神輿游行时，仪仗队高举的月牙儿矛头，美得无与伦比；唇如高雄的盛时红叶，色泽艳丽迷人。那姿色和春雨润泽过而初绽的樱花一般。这女人住在室町大街，她特别喜欢时兴的衣着，她的衣着在当代妇人中，最能体现时尚，在广阔的京城里再也找不出像她这样的第二个美人。

诱人心旌摇荡的晚春时节，安井的藤花此刻盛开，如逶迤氤氲的大片紫云，以致把松树的翠绿衬得失去了本色。时近傍晚，来观赏藤花的人更多，东山上简直美人如云。那时，京城有一伙耽于冶游、人人皆知的号称“四大天王”的汉子，他们个个都风采超凡，光彩夺目。他们靠父母交给的财产，从大年初一到大年三十，天天沉溺于花街柳巷。昨天的岛原在唐土、

花崎、董、高桥等地与太夫们厮混一夜，今天又和四条河原的唐松歌仙、竹中吉三郎、光赖左近、藤田吉三郎等人玩游戏。既无论白昼黑夜，也不分男色女色，极尽淫乐。戏园子散戏之后，他们一伙来到一个叫松屋的茶馆，并排而坐，声称：“今天的确太热闹了，城市妇女相率出游了，说不定我们会碰上我们都公认的美女。”他们选定一位当演员而且精明的人作鉴定美人的头儿，等着赏花归来从此路过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另外一种娱乐。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女人是坐轿回来的，无法看见她们的容姿。凡是溜溜达达徒步而行的女人们，虽然不是个个都丑，却没有一个耐看的女子。“不管怎么说，先画下来好看的吧！”于是他们把砚台和纸拉到跟前开始画美人像。这时有一妇人走来，看年纪也就是三十四五岁，鼻子似乎略高一些，后颈的头发长长的，但还算说得过去，前额的发型自然且漂亮，眼睛大而神；贴身的表里同一的白色的薄而光的丝绸内衣，中间穿的也是表里同一的浅黄色绸服，外面的是红黄色的薄而有光的表里一致的红黄色绸服，衣服上画的是日本正统的画，左袖上画的是吉田兼好法师在灯下翻阅古书的那个场景，其情趣看来确实别具一格，饰带是天鹅绒质地织出不同颜色相间的方格花纹。带头巾的斗篷是宫廷染法染出来的，白底上染着色彩鲜艳的花草、果实、风景等等，式样相宜，尺寸合适，别具风采。脚穿淡紫色绸袜，足踏一双三色袈带的竹皮草屐。走路轻盈无声，腰部的扭动极其自然。他们想，有这样妻子的男人真是幸福无比。这时候，这女人同其随从一开口说话，他们发现她缺一颗下牙，于是恋慕之感不禁大减。

一会儿，一个十五六岁，未必有十七岁的姑娘和一位比丘

尼一同走来。姑娘左边的比丘尼，她身穿一身黑色衣服，好象是姑娘的母亲。这母女竟有许多女佣和轿夫陪着，那些随从们对她们十分恭谨。刚才还把她当作未婚女子，可是立刻发现她那牙齿已用铁浆染黑，眼眉也已剃去。那年轻少妇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很漂亮，眼睛透着一股灵气，显得聪明，耳朵也合适，轮廓分明，手脚都肉墩墩的，皮肤细腻白净。至于衣着的质地和尺寸样式就更非同一般：内衣是黄色无花纹表里一致的绸衣，中层是扎染紫地白点的，外面是灰色缎子缝上去的百鸟补花长袖服；各色交叉而条纹宽窄相等的整幅带子，胸部略微敞开，显得无比风骚艳丽；涂漆斗笠裱着里子，细线多股捻带。仔细看，那形象十分优美，但是，她的半边脸上有一块七分大小的伤疤，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那是生来就有的胎记。“没错，她现在仍然怨恨那时抱她的奶妈吧。”那女人在人们的说笑声中就过去了。

过了一阵，走来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女人，穿着手织的条纹布衣服，那里子补了又补，被风一吹卷了起来，显得十分寒酸。带子窄得让人看着怪可怜，是用做外褂的剩料凑合而成的。穿一双旧的紫色皮袜、一双不配对的奈良草履，戴一顶旧布帽。头发蓬蓬乱乱的头发只是马马虎虎地挽了挽，大概是老早以前梳过，一点也儿不顾像不像样子，但是却一个人愉快地走着。细看面孔，五官端正而且都很漂亮。人们都惊奇地注视着她，认为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生来就如此妩媚姣好的女人了。人们都说：“假如用华丽的服饰打扮起她来，准是一位令人销魂的美人。看来，贫富都不是人们所能控制的。”“四大天王”也深为她的命运不济而遗憾。于是派人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把她的情况给摸清了：这女人家住誓愿寺大街尽头的近

郊，是烟草工厂的女工。

在她之后，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走了过来。这女人的衣着十分华丽：三层窄袖衬衣全是黑纺绸的，红绢里子色的下摆上，配上金线缝的象征性的家徽；饰带料子是重叠花纹的大幅织金缎，而且在前面打结；梳的是大髻在头顶、尾部下垂、髻头上翘的发型，并且插梳成对，以上等纸作垫，发髻上搭一块两端垂于左右涂成花纹、仿佛用刷子刷色的手帕，戴一顶吉弥式斗笠，那斗笠带子是四色相间分段染色的。她为了显示自己的容颜，故意把斗笠戴得相当浅，走路姿势是轻抬腿慢落脚，腰部款款摇摆。人们都说：“看这个！看这个！”其中一个人却说：“好好看着，先别说话！”于是大家都等着那女人走过来。等她走近一看，只见三个随行的女仆每人抱着一个孩子。人们这才明白，她挨肩儿生了三个孩子。这时她后面又一个孩子有喊妈妈的，但她故作不知状走过去了。“像她那样爱装模作样的人，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也觉厌烦吧，生孩子之前女人的风采是最好的！”人们说罢哈哈大笑。那女人如果听见了，一定会心烦。

后面又来了一顶轿子。那轿子走得很慢，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坐在里面。头发梳成长发型，前边折个弯再梳向后边，额上的头发像男孩子一样弯曲，红绢叠成束扎住头发，再用金色发绳扎起，插着一把漂亮的背部厚达五分的梳子。姑娘的美丽不用再提了，单说服饰就别具一格：内衣是白绸子面料，画上水墨画一般的花样，上面是彩虹色闪光绸上缀着孔雀补花，罩着从中国进口的丝编织的网，这张网可并不简单，而是匠心独具的窄袖便服，透过这网似乎能看到孔雀补花的衣服；腰束一条十二色的、无衬芯的绸带：素足穿着高级纸带的草屐。流

行式样的斗笠上面簪着许多藤花花蕾，让随从拿着，仿佛是为了给未去观赏藤花的人们鉴赏所用。

从今天早晨开始看过的许许多多美人，她和她们比起来一点也不输给她们。向一位过路的悄声打听这位姑娘的名字，据回答称：“她是室町某家的女儿，素有当今的小野小町之誉。”那人讲完没有停下就走了。“四大天王”认为她是今天所见最为美丽的。后来他们才意识到，干这种事纯粹是恶作剧。

二 代笔写情书酿成大错

光棍的生活似乎是简单而轻松，但是丧失老婆的人的夜晚就远比别人寂寞冷清，前面提过的大经师就曾经过了多年的鳏夫日子。因为是住在都城，美女如云，但是他总希望找一个品貌出众的做老婆，但是这样的女子的确难找。正如小野小町的诗所说：“凄凉之身如浮萍”，鳏夫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使他对于素有当代小町之称的那位姑娘念念不忘，于是求人帮忙前往看看姑娘的相貌。恰好这年春天被人称为“四大天王”的一伙人在四条大街茶馆设“关”，专门鉴别赏花归来的妇女容貌。举办这项活动的人同样也认为斗笠上簪着藤花、温文尔雅的姑娘最美。大经师根据这个鉴定，便选定了这姑娘，于是想方设法地摆脱麻烦，专心致志的加倍努力，急于成就这门亲事。那时，有个地方叫下立卖乌丸上町，那里有个人人都知、绰号叫“真响”、特别能说会道的以说媒为营生的妇人。大经师千托万托地求她说媒，并送去定亲的酒桶。那姑娘名叫阿珊，经过几番周折，亲事说成后，择定吉日，便结婚了。

从此以后，不论晓月将没的清晨，也不论是鲜花盛开的夜

晚，大经师别无所恋，夫妻和和睦睦地过了三年。不论白天晚上，阿珊总是勤勤恳恳，亲自动手搓捻绸线，和女佣人们一起动手织绸，并很注意打扮自己的丈夫。她最讲节俭，认真地记居家过日子的开销帐，无用的开销一概省去，灶里从不多添一块木柴。商人家庭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精于持家的妇女。

因此，他们的家业日渐兴盛。就在全家都为之庆幸的时候，家主遇到一件事，他必须前往江户跑一趟。他虽然不放心京城的家，但是总比不上世事之路的艰难。他决定必须去一趟江户不可，便去了室町的岳父家，详细叙说情况，也请岳父考虑女儿看家期间的寂寞冷清，他说：“看看能不能找一个精明并且可以信得过的人？如果有，我不在家的时候铺面上的事让他给经管一下。如果家里有什么事，阿珊也有个遇事可以商量的人。”天下父母之心相同，做父母的爱儿女之情殷切，岳父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曾在他家干过多年的年轻伙计茂右卫门去帮一下女婿。

正如俗谚所说“正直的脑袋里有神佛”一样，这个年轻人非常正直，他的头发任人随便梳理，理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就是额前头发不整齐也不在意。袖口还不足五寸。从三岁蓄发以来，从来都是戴过去在妓院时为避人耳目的斗笠，腰插装潢得很漂亮的短刀，那就更别提了。他做梦都想着经商赚钱，全部生活就是拨弄算盘。

秋末的夜风劲吹，让人感到寒冬快到了。茂右卫门想到，为了冬天无病应该先灸一次。侍女阿铃正好精于此道，手又不重，所以就请她帮助，自己先揉搓好许多艾叶放着，把条纹棉被搭在阿铃的梳妆台上。茂右卫门扶着梳妆台，于是灸起来。开头一两处就热得难受，店员、奶妈、使女阿竹都来帮忙，把

艾灸穴位的四周给按住。人们看他呲牙咧嘴那副样子全笑了。越往后烟越多，并且闷热难当，简直等不到最后的盐灸了。这时，阿铃一失手弄掉了带火的艾绒，火绒顺着茂右卫门的脊梁骨往下滑，烧得肉皮起皱，痛得他紧皱眉头，但是生怕阿铃难为情，只好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挺下去。阿铃也觉得过意不去，便弄灭艾绒，摩娑他的皮肤。她第一次抚摸男人的肌肤，渐渐对茂右卫门产生了爱恋之情，自己甘受不为人知的相思之苦，终于这事传开来，当然也传到阿珊的耳朵里。虽然这样，却无法制止阿铃思念茂右卫门。

阿铃家境贫寒，目不识丁，所以哀叹自己不能用书信表达心意。她十分羡慕店伙计久七，因为尽管他识字不多，但能够笨笨拙拙地把要说的话用笔写出来。她于是悄悄地求久七代笔，但是久七想的是想抛却茂右卫门，抢先把阿铃弄到手，所以拒绝代笔。

阿铃无奈，只好等待将来，这样，一天天地日子慢慢过去了。秋雨潇潇的十月上旬，阿珊给在江户的丈夫写信的时候心想趁此机会就替阿铃写一封情书吧，于是刷刷一挥而就。最后又写上“致茂兄，亲笔”。她把这封信给了阿铃，阿铃甚为高兴。她想找个适当机会趁机把信交给茂右卫门。有次茂右卫门在店里喊：“拿点烟的火来！”厨房里正好没有其他人，阿铃趁此机会就把那封情书亲自交给了他。

茂右卫门以为阿铃亲笔所写，根本不知道这封长长的情书是阿珊写的，就给了阿铃写了一封滑稽的回信。因为阿铃不识字无法读这封信，所以就趁女主人高兴的时候托她给念念。那信写的是：“承你关心，约人写信，我的确没有预料到。我也是年轻人，因此我很愿意，但是如果睡了觉，那可就得求接生

婆帮忙了，实在麻烦。不过，外褂、衣服、化妆品钱、洗澡钱等等你全包了的话，我尽管不大愿意，还是满足你的要求吧。”茂右卫门的确下流得露骨。

阿珊读完信，非常生气，她说：“这实在可气，世界上男子有的是，阿铃生来就不比一般人差，像茂右卫门这样混帐男人我要教训教训他！”于是她又写了一封信，斥责了茂右卫门，消灭他的威风，反复忠告。茂右卫门看了这封信很难过，感到很后悔，便写了一封很有情义的回信。那信上说定：“五月十四日晚是每年例行‘待日’的日子，到时我一定去与你约会。”看了这信的阿珊和女佣们无不纵声大笑，有的说：“准是借此机会办好事啦！”阿珊想了个办法，她去替代阿铃。阿珊到了那天晚上在身上盖上一条布单，躺在阿铃的铺盖上等待天明，但是却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女佣们都按阿珊的吩咐，只要阿珊一声喊便一齐出动。她们人人不空手，有拿手杖的，有拿木棍的，有的拿带把儿的蜡台的，事先在各处埋伏好。但是，因为从傍晚开始就闹腾，都感到很困，她们也不觉全都酣然入梦了。

天亮的钟声响过之后，茂右卫门脱掉下身衣服，只剩下一件睡衣，钻进暗夜，悄悄溜进阿铃的房间。他急不可耐，一声不出就完成了男欢女爱之事。他只知道女人衣袖的香气让他感到十分温馨，为女人盖好后就偷偷的溜了出来。他心想：“真可恶！本来以为阿铃还是个处女呢，原来早失身了！”于是觉得非常可怕，决心不再和她幽会。

阿珊从梦中醒来，大吃一惊。带子解开了不在手边，枕头已经移位，手纸散落一地。她明白自己是在梦中失身的，感到很羞耻，她想：“这事不可能不传开，一旦传开，就不如坏事

走尽，走和茂右卫门私奔这条唯一的路。”她觉得事已至此，欲罢不能，便向茂右卫门讲了心事。然而茂右卫门认为这是大出意外的事，他已经跨上了阿铃这匹马，如今不能换上阿珊。尽管如此，两人仍然夜夜幽会，不顾别人的责难，在逆情悖理这条路上沉沦下去。他们过不多久，就必须作出生与死的选择，这的确是一场很危险的人生赌博。

三 假装投海自尽

人的理智对情的思考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源氏物语》上就是这么写的。紫式部曾在自己写《源氏物语》的地点石山寺举行过启禊活动，所以，都城的人们现在不去东山赏樱花，而是三五成群的往石山寺走。这样，来的人和回去的人都要经过逢坂关。看那些女人们，几乎每个人都穿的都很时兴，看不出哪一个是为祈祷来世幸福而前来拜佛的。因为大家仿佛是为了比赛服饰而神气活现地招摇，对于这些人的心态观音菩萨一定也觉得滑稽可笑吧。

阿珊和茂右卫门此刻也来到这里拜佛。她们的想法是：“花可以比作人的无常生命，谁也难说什么时候就凋谢了。我们是否能够再次看到这里的海湾和山岭，同样无法预料，所以今天想来就来了，既来了就玩个痛快。”于是，她们从田那里雇了一条双橹小船。阿珊想：“长桥虽然长，但自己和茂右卫门欢乐却长不了。”他们便在船上作乐。然而，阿珊抑郁寡欢的愁容和那凌乱的头发，大概连镜山也为之怆然欲哭吧。多行不义，肯定难逃法网，迟早一定受到惩处。在坚田的海滨他们听到有人喊渡船，也疑为可能是从京城追来抓他们的公差，差

点给吓死。阿珊希望自己的寿命能像长柄山的名字一样长久，但是自己的寿限可能到此为止，和富士山、比叡山不足二十个山峰一样，还不足二十岁，就要像雪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想到这些，她几次泪湿衣袖，想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和那化为乌有的志贺古城一样消失，就更加悲痛。掌灯时分，他们来到保佑人益寿延年的白髭大明神神社，向神祈祷时，便更加深感自己的命运无常。

阿珊说：“在这世上活的日子越长，痛苦就越多，不如投湖自尽，我们在极乐净土结为夫妻吧。”茂右卫门却说：“这命虽然并不足惜，但是谁也不知道人死了之后究竟怎样。我想了个主意，我们给京城方面写个留言，谎称我们投湖自尽。先让别人知道，然后，我们远走高飞，悄悄地离开这里，找个地方过我们的日子。”阿珊大喜，她说：“离开家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打算，所以就在衣箱里装了五百两金子。”茂右卫门说：“这才是活下去的老本钱哪，我们快偷偷离开此地吧。”于是他俩各自写下留言，内容大致是：“我们起了歹心，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已无法逃过惩罚，目前已没有立足之地了，本月今日告别人世……”阿珊掏出来护身的一个一寸八分的如来佛像，配上事先剪下来的头发，茂右卫门把经常带着的那口由著名刀工关和泉守兼定锻打、蟠龙铁锏、红铜穿钉、长一尺七寸的大腰刀解下来，让人们看见东西就认为是他们两人的遗物。此外，两人又分别脱下外衣、足履，把这些东西全都扔在岸边的柳树下。又悄悄雇了两位精于水性并善于悬崖跳水的本地渔民，向他们施以重金，并向他们说明装死的计划。对方欣然同意，只等深夜行事。

阿珊和茂右卫门装束停当，然后推开给随从们租住的渔家

柴扉，叫醒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想马上自杀，结束生命！”说完立刻跑了出去。这时，浪涛汹涌的海边隐隐传来诵经的声音，紧接着就传来两个人的跳水声。就在随从们的哭声与喊声之中，茂右卫门背起阿珊，穿过山麓小道，偷偷退进杉树林的深处。水性极佳的两个渔民潜水于浪涛之下，在没有人知道的浅滩上岸。

他们的随从唯有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求渔夫想尽办法寻找。这当然是徒劳的。天已大亮，随从们只好流着泪收集起茂右卫门和阿珊的遗物回京城报告家主。主人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悄悄商量，决定不去声张此事，消息不得外泄。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此事立刻被传了出去，成了人们游春时的话题。当然，这都是那家中特别喜欢传播闲言碎语的人那里泄露出来的。

四 途中遇险，梦中神示仍不悟

如今阿珊和茂右卫门已是私奔而逃出京城的人了。茂右卫门拉着阿珊的手踏着山径荒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一座山峰，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足迹感到可怕。想一想，觉得虽然活着，然而现在却成为已去世之人，尽管纯粹是心甘情愿，但毕竟是万分凄惶的。而且再往前走连个樵夫的脚步也看不到，如今体会到了荒山云中迷失方向者的痛苦了。阿珊那女人羸弱之身已经再也走不动路了，她无比痛苦，脸色铁青，几乎上气不接下气。茂右卫门很难过，他用树叶接住从石缝中滴下的水，给阿珊喝，极力救助，但渐渐失去希望，他感到阿珊似乎快要死了。没有可以当药的东西，茂右卫门坐等阿珊生命结束的时

候，凑近她耳畔说：“前面不远就到熟人住的村庄了，如果能到了那里，那就好了。你会忘掉这时的痛苦，痛痛快快地躺下来和我聊天……”他这么反复开导，这话让阿珊听得入耳，她说：“真让人高兴，你是可肯为我卖命的好男子！”因而打起了精神。茂右卫门觉得这是爱怜之情使他的灵魂去而复返，以感情为重的女人实实在在惹人怜爱，所以就又背起阿珊继续向前走，不久就到了一个小村庄，他打了一户人家的墙根把阿珊放下。

悬崖侧有一条窄得只过得去一匹马的路，直通京城。稻草铺的屋檐下杉树叶子捆成的酒幌子迎风飘动，招牌写着“粮上等精工酿造”。茂右卫门扶阿珊走进铺子。铺子橱窗里的年糕不知是什么时候打出来的，反正满是灰尘，已经成灰色的了。整个铺子分两个部分，一边摆着茶刷、土偶、拨郎鼓等，这些东西还透出些城里的味道，阿珊也因此而恢复了元气。他们在铺前喝茶，稍事休息。俩人兴致很高就赏了老汉一两金子。出乎意料，那老汉看见金子却并未大喜过望，而是愣了一愣，好像不太乐意地说：“给茶钱吧！”“哎呀，京城离此地只有十五里，可是这儿的乡民竟然连金子都不认识。”

他们从这里去了柏原，拜访好久没有联系的茂右卫门的姨母。一谈起过去，毕竟是姨母与外甥有血缘关系，姨母对他们十分热情。他们谈起茂右卫门父亲茂介的事，动情地谈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姨母又看到了漂亮的阿珊，就暗地里问外甥：“这位是……”茂右卫门一时愣住了，因为他事前没有想到姨母要问，便搪塞说：“这是我妹妹，在宫里干了好几年，近来身体不适。她觉得宫中拘谨的生活令她不堪忍受，要是有个安静的山村，有个可心的人，不妨下嫁，即使干乡下粗活也

不在乎，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她自己积攒了二百两银子。”他说这些话时并没细想，只打算应付一时就这么编造了一通。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听到钱没有不眼红心跳的，他姨母一听居然带来了二百两银子自然兴奋起来，她说：“这可太好了！我儿子还没有娶呢。咱们是亲戚，所以嫁给我儿子最合适不过！”她当场提亲，茂右卫门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阿珊气得眼泪直落：“这样一来，如何得了啊！”大家正僵持着，老妇人的儿子深更半夜回来了。看他那样子实在吓人：又高又壮，头发卷曲像狮子的毛，胡髭蓬蓬，充血的眼睛凶光毕露，手脚粗壮得像松树树干；身衫褴褛，用撕成布条编织的一条藤绳束腰，一手拎着放火枪用的引火绳，另一只手撑着一袋装着兔子、狸子的草袋，一看就知道是个打猎的。一问名字，他说名叫太郎，他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听他妈说要给他娶个城里的美人儿，这个浑身脏得要命的汉子万分高兴：“好事就得抓，今晚上就成亲！”说完就拿来小镜子整理头发，显出一副迫不及待的天真的神态。他妈立刻忙着预备办喜事，找出咸鲔鱼和酒壶，壶嘴已经被碰破了，用草编的屏风围出两铺草席的地方，摆上两个木枕头，用两条镶边的草席做褥子，放上一床织着横纹的被子，火盆里点上松树明子当灯……总之，这个夜晚无法安生了。

阿珊简直痛不欲生。茂右卫门也愁眉苦脸，他说：“我只是随便一说，没想到弄到这个地步，真是前世的报应，以后的烦恼定更多了。我本来应该投湖而死，虽然苟活了下来，可是老天爷不容我再活下去了！”就完就手握短刀往外走。阿珊连忙按住他的手说：“未免太沉不住气了，一定有别的法子，天一亮我们就离开这儿，这件事我来处理。”她先把茂右卫门稳

住，当天晚上高高兴兴地和那汉子喝了交杯酒，然后对他说：“我是丙午年生的女人是克夫命。”是太郎却说：“我不管什么丙猫年丙狼年的，我一概不在乎。我喜欢吃青蜥蜴，而且常吃，我的命很硬，死不了。今年已经二十八了，从来没有肚子疼过，茂右卫门老兄他最好跟我学学。老婆这号人，凡是城市长大的都娇气，我并不乐意要的。听说你们家遭了灾难，所以看在亲戚的情分上把你收留。”说完就枕着阿珊的膝盖躺下了。悲惨的遭遇中居然还能遇到如此不可思议的事。她焦急地等待着太郎睡沉。下半夜，她从那汉子身边溜走，与茂右卫门立刻逃走，先去丹波的偏僻之处落脚。

几天之后，丹后路已经到了，他们在切户这个地方的文殊堂祈祷了一整夜。半夜时分，两人再也撑不住了，眼睛粘在一起。茂右卫门做了一个梦，梦中文殊菩萨对他说：“你们在人世上做孽，因此在劫难逃，这样说是因为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但是，如果今后远离世俗，剃去乌发，遁入空门，断绝尘世之缘，各自念佛诵经，一心向善，入菩提之道，也许能挽救你们的尘世性命。”这是他在梦幻之中听到的菩萨救苦救难的忠告，但是他的回答却是：“您不用为我的结果担忧，我们不惜性命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文殊菩萨，从您法号上就可以知道您光知道男色，对于女色您大概一无所知。”刚说到这里，就从这可憎的梦中醒来。天之桥传来的松风，细听仿佛有吟诗声：“人生似浮尘，风吹渺无痕。俗世本如此，无常是本真。”然而他们充耳不闻，依旧沉湎在悖理弃义的淫乐中。

五 身分已露罪有应得

人做坏事，他自己心里明白，口中却不透风声。赌博输了的，默然无声；嫖妓而被骗光了钱，却装作若无其事；爱打架的人打败了，对外，只字不提；投机商人赔了钱，必定想方设法遮掩过去……这都和“踩了暗处的狗屎”那句谚语一样，背着人遭到失败，自己装作若无其事，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可是，如果一个男人娶了水性杨花女人，隐瞒妻子与人私通，未免太痛苦了。大经师说：“阿珊这婆娘已经死了，不要再提了，没办法。”在邻里亲朋面前就这样支吾过去，尽管恨她，忆起旧日的温存，但仍旧招请和尚为她追荐亡灵。可悲的是，阿珊的窄袖便服如今已成了菩提寺的幡和华盖，虽然依然散着余香，此时却一任无常之风吹拂。睹物思情，大经师不胜哀愁。

但是，造化中，人的胆子大得可以包天。茂右卫门本来是小心谨慎的人，一到晚上就闭门人户，如今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忘记了自己身处的境地。他怀念起都城的一切，意欲独身前往。他托了村中一位乡民，把阿珊安顿好，一身下人装扮，把斗笠压得低低的，漠无目的就往城中走。他非常害怕碰上熟人，一路上心惊胆颤，没用多大工夫就到了广泽池畔。此刻，天色渐暗，月色初升，水中的两重月影让他想起阿珊，不禁泪湿衣袖。走过响瀑山高悬的瀑布琮琤而下，飞花溅玉，美丽壮观，经过御室、北野等地，顺着自己熟知的路往前赶，过不了多久就到了京城的大街。随着人流越来越多，他心中也越来越怕。进了老板所住的那条街，悄悄地趑进去，只见好多人正在老板家闲谈。有的说江户应该汇来的银子早就该到，然而仍没

有消息；年轻的伙计则凑在一起谈论和色情有关的话题，比如谁的头发梳得好，谁的布衣服做得好……

再继续听他们还要谈什么，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有人说：“说起茂右卫门这小子，他把一个绝世美人儿偷到手，不惜搭上性命，像他这样的家伙，死了才是报应呢！”另一个说：“没错，这事说一辈子也说不完。”还有一位较老成地说：“茂右卫门这小子根本就不能算人，他骗取了老板夫妻的信任，可做了那等下流的事，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恶人。”人们头头是道地把他大骂一通。茂右卫门一边偷听，一边心里嘀咕：“方才说话的准是大文字屋的那个喜介，这小子没一点儿人情味，来了兴致就口不择言。他向我借了八十目银子，立有借据，凭他方才这番话就该掐住他的脖子拧掉他的头！”他恨得牙痒痒，恨恨地站起来，却抑住了自己的冲动。如今自己已是偷生于世之人，奈何他不得，只得忍气吞声。这时有一人接着说：“据说茂右卫门并没有死，和阿珊老板娘甜甜蜜蜜地住在伊势一带！”他听了这些话吓得浑身冰冷，赶快溜了出来。他在三条街的马车客栈里住下，没去带灶的木槽式澡堂。这时正是对月祈福期间，有专门代人祈福供钱的人前来，他便包了十二文钱作为佛前灯油费让那人带走。他让地藏菩萨保佑人们不再知道他的秘密和今后的去向，但是菩萨怎么能保佑一个作恶的人呢？

天一亮他就起来，想好好地把京城看个够，便避人耳目从东山看起，又从那里经奔四条河原。这时戏园把门的直喊：“藤田小平次的歌舞伎，连演三出戏，第一场开演啦！”他想，什么戏呢？不妨看看，回去说给阿珊解解闷儿，便租了一张草垫坐在最后面。因为怕碰上熟人，心中便忐忑不安。这戏说的

是一个人把人家的姑娘拐走，戏的内容让他倍觉尴尬。他往前边一看，阿珊的丈夫正坐在那里，他简直被吓飞了魂，那感觉就象那句俗语“一只脚已经跨进地狱之门”。实在太惊险了，他连忙逃出戏园，回到丹后的乡下以后，他决定再也不去京城了。

菊花盛开时值九九重阳节，大经师家里每年都有贩运票子的商人从丹波来。闲聊中，来客问道：“太太呢？”家人都不作声。沉默良久之后大经师才忧愁地说：“她死了！”票子商人立刻说：“说来奇怪，世上真有长得一样的人，丹后的切户一带就住着一位和这儿的太太分毫不差的人，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也象极了你们那伙计。”他说完就告辞了。大经师听后，一心想查个水落石出，便打发人去看个究竟。回来的人说，那两人果然是阿珊和茂右卫门，于是大经师便邀了一帮亲朋前去抓人。

他俩难逃罪责。多次审讯之后，当初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的女人阿玉也被判处同罪，三个人一起在票田口刑场被处死，九月二十三日凌晨的梦果然应验。他俩临刑前神色平静，人们谈起来，乐此不疲。直到现在，阿珊受刑前身着浅黄色窄袖便服和美丽容颜以及她的芳名，依旧长留人间。

卷 四 青 菜 店 老 板 家 的 佚 事

一 事发除夕之夜

寒风呼啸，腊月底的天空云匆匆地流着，人们都忙着置办年货。有的人家捣年糕，有的人家用竹叶帚扫尘。只有用小锤敲一下指针孔才能知道，秤银子的天平是否分量准确，这种敲打金属的声音特别清脆。每到年终岁尾，一年中的来往帐目必然结算，这是一个惯例，为这而忙得无可非议。店铺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叫化子走过来，边走边喊：“给这个小瞎子一文钱吧！”那叫声真让人心烦。他们刚刚过去，就来了替人跑腿的人，他们管给人到复寺院神社送还当年的护身符，并领取明年新护身符。卖木制上供用具的，卖榧子、干栗子仁儿、镰仓虾的，络绎不绝。至于通町大街上，卖玩具驱邪弓的，卖新做的成衣、袜子、竹皮屐的摊位密密匝匝，正如吉田兼好法师描写除夕之夜的人们“两脚不沾地”这句话。即使现在，有家有业的人家到了年底依旧忙得脚不沾地。

将近除夕的二十八日半夜发生了大火，人声噪杂，乱作一团。遭灾的人家往外拉带轱辘的大躺柜，声音响成一片。有的扛着藤条箱、帐簿文具箱往外跑，有的先去把地窖打开把绸缎等分量轻的东西扔进去，但是那也用不了多久就被烧得灰飞烟

灭。仿佛在烧过的荒野上雉鸡寻找它的幼子一样，幸存者面对废墟痛苦葬身火海的妻子、父母，便去投靠相知的亲朋旧友。场面真是惨绝人寰。

江户的本乡一带有一位八兵卫，他是开青菜店的，可是出身却相当高贵。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阿七，年方十六，她如同盛开于上野的花；她好比隅田川上映出清影的月亮。她美得简直不像是人世间的人。生不逢时，不能把阿七引荐给曾吟咏出著名诗句“决不负其名，竭诚问都鸟。我有钟情人，而今仍在否”的在原业平，确属遗憾。没有一个男人不为她倾倒。因为大火逼近她家，她就扶母亲去了她家皈依多年的菩提寺即驹入区的吉祥寺避难。很多人家来吉祥寺避难，一时间长老的寺里也有了婴儿的啼声，妇女们把内衣乱扔在佛前，或者从丈夫身上跨过去枕着母亲睡觉，横七竖八地躺成一片，乱糟糟地过了一夜。天亮了，有的人拿供佛奏乐用的铙钹或钲当洗脸盆，有的人把佛前上茶的茶碗吃饭。遭此百年不遇的灾难，释迦对人们这些过分的举动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阿七细心照料母亲，和尚们也知道如今的世道万不可粗心大意，所以对任何事都加倍注意。糟糕的是夜间起了大风，避难的人们难耐寒夜，住持僧人心中不忍，把他们拿出所有的衣物供给人们御寒。阿七领到的是一件黑纺绸的长袖衣服，上面有桐叶和银杏叶的比翼徽。红色的里子，下摆镶着山形的起伏曲折的边，可以嗅到上面薰的香。至于剪裁，完全是按照窄袖便服样式裁的，制做相当精细讲究。阿七的心被这衣服深深打动，她想：“这是哪位年轻而早逝的妇女穿的呢？一定是她家的人怕睹物思人而伤怀，所以才送到寺里来保存的吧？”她想到自己和物主的年龄相仿，不禁物伤其类起来，为本来无从谋

面的人不幸早逝而感怀人生无常。她想：“人的一生如同一场春梦，对于人世已无所求，只有祈求来世才是该做的事。”所以她无精打采，神色黯然。打开母亲的念珠袋，提着念珠丝绦，一心暗诵佛经。恰巧这时候，一个相貌美好、气质高雅的青年男子闯入她的眼帘站在院子里，一只手拿着银镊子挑左手食指上似有似无的刺。天色渐暗，她真想拉开那拉窗式的门走出去帮他一把，但实在难为情。正在为难，她母亲却心生怜爱走过去，说：“我给你拔出来吧！”说着接过镊子，认认真真地费了一阵力，但终因老眼昏花无能为力，根本连那刺扎在哪里也没弄清楚，因而面有难色。阿七觉得自己眼力好，准能把刺拔出来，便往跟前凑了凑，不过仍然羞于主动开口，仍站在旁边观望。她母亲终于说“你给他拔出来吧”，她才高兴地接过镊子。

阿七捏着那青年的手终于将刺拔了出来。因为阿七也被那青年紧紧地捏着她的手，她禁不住心旌摇曳，觉得有些难舍难分，但因为母亲就在身边，无法搭话，不得已，只好在道别的时候故意没还他镊子，装作送还那把镊子再随后追了上去，热情地同他握手。从此以后，两人彼此朝思暮想。

阿七渐渐坠入爱河，心中思量：“这人是干什么的呢？”于是她向寺院管理施主捐献钱物的僧人打听，得到的回答是：“他叫小野川吉三郎，他的家室显赫，他本人现在是个流浪武士，为人厚道，通情达理。”和尚这么一说，阿七更加思恋他，便悄悄写了信找人捎给他。但是没等送到，却接连不断地收到了吉三郎送来表明深切怀念的情书。既然两人都明确表示爱慕之情，那就是双方出自内心地相爱了。两人很有默契，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对对方的思恋中。他们在等待幽会机会的过程中，

深感煎熬。

除夕之夜就在万般思念之中熬过去了，第二天新的一年到来了，大门两侧用红松、黑松装饰起迎春松，一翻新皇历，那上面写的是“初二宜于男欢女爱”，真令人啼笑皆非。但是没有好机会，终于难成巫山之约。按古诗所说“为君赴春郊，细摘新菜芽”，初七这一天，要做七种菜的菜粥，以庆祝春光来临，可是初七也白白地过去了。过了初九、初十，不知不觉十一、十二、十三也过去了，到了十四的傍晚，说话就到十五，人们撤下了迎春松，但俩人彼此相思却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

二 情深义重不怕春雷

正如古诗所说“鹅黄柳梢细如丝，穿起露珠更好看”，在润物无声的春雨悄悄下着的夜晚，也就是十五日半夜前后，有一个人自称是从柳原来的，一声比一声紧地猛叩寺院的山门。这一下可惊醒了和尚们，出来一问，对方说：“米店老板八左卫门长年患病，今晚去世了。因为死者早就留下遗言，必须今晚就把他送到坟地安葬好。”因为出家人有此责任，必须都去，所以许多和尚都来不及换衣服，各打一把雨伞就动身前往。留在寺院的只有在厨房干活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十二三岁刚出家的小和尚，此外就是一条红毛狗了。松涛阵阵，特别凄凉，正在此时响彻了第一声春雷，谁听了都觉得怪可怕的。那老太太便把过节炒好的驱邪用的黄豆拿出来作驱雷之用，躲进了一个有天花板的小房间。

阿七的母亲疼女儿，安慰她，把她拉进自己的被窝，提醒她：“雷响得厉害的时候要捂住耳朵。”阿七本来是怕打雷的，

但是她想到，如果想和吉三郎见面，今晚上可是个最好的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她说：“人干么那么怕雷呢？大不了让它殛死罢咧，我可不怕！”女人家根本用不着逞这个强，这都是些没用的话，所以连那些避难的妇女也背后嘲讽她。

夜渐渐深了，人们都进入梦乡，鼾声和檐头滴水比赛似的响。四周一片沉静，月光从套窗的缝里照进来，这时，阿七从寺院的客房悄悄溜出来。她脚步不稳，浑身打颤，一不小心踩了一位睡梦正酣的人的腰，吓得她头晕脑胀，心惊肉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有双手合十一拜再拜地道歉。对方根本没在意，她觉得奇怪，细看那人，原来是自家做饭的女工阿梅。

阿七想从她身上跨过去，但是阿梅却拉住了她的衣摆，阿七又吃了一惊，心想：“难道她不让我走？”原来不是，她把一方叠起来的手纸交给阿七。阿七很高兴，心想：“这顽皮的姑娘在这匆忙中还想到这些。”

阿七去了方丈一看，那里没有吉三郎，她心里很不痛快，便去了厨房。老太太已经起来，叨咕了一声“今晚上这老鼠”，使用一只手归拢酱油煮的炸面筋、松菇、淀粉口袋等。这老太太端详了一阵阿七。“吉三郎和小和尚在那三铺席的小间睡。”她敲敲阿七的肩膀，悄悄告诉她。真没想到，这原来是个很懂事的老太太，觉得让她在庙里做饭实在屈才。觉着她为人也挺讨人喜欢，阿七便把身上的紫色白斑点的带子解下来送给她，往她指点的地方去了。这时，大概已到丑时，夜更深了，常香盘上的铃铛掉下来，几声清脆的响声传了出来。

大概是小和尚负责常香盘的香，他起来给香盘挂上线，点上香，然而却在那里磨蹭着不走。阿七有些不耐烦，等他回寝室等得直着急，因此就想了个馊办法，把头发弄散，装出可怕

的鬼脸，从暗处吓唬小和尚。没料到这小和尚还真有佛心，根本不怕，他二目圆睁地说：“你原来是个不系带子、吊儿郎当的捣蛋鬼，你马上给我滚。你要是愿意给和尚当老婆，那你就老老实实等和尚回来！”阿七羞涩地走过去说：“我是想找你睡觉！”小和尚笑笑说：“你是找吉三郎的吧？他一直和我一颠一倒盖一床被睡在一起，这就是证据！”说着他就把他的棉僧衣的袖子往她脸上蒙。果然，那上面有白菊牌香木薰过的香气。阿七说：“这可受不了！”立刻显出很痛苦的样子跑进寝室，小和尚喊她道：“啊，阿七，干好事啦！”阿七吃了一惊，连忙说：“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买什么，不要乱喊！”小和尚说：“那样的话，你就给我八十六文钱，浅草的大米面豆沙包五个，松叶屋出的一副纸牌，除此之外再不要别的啦！”阿七说：“这没什么难的，明天早晨就给你！”得到承诺的小和尚便躺了下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明天就一定拿到三样东西，一定拿到！”一会便朦朦胧胧的睡了。

阿七进了吉三郎的寝室就再也不怕什么，她凑到吉三郎跟前，一声不吭，随随便便地靠在他身上。吉三郎醒来，他身体发抖，把棉睡袍袖子蒙在头上。阿七拉开她的睡袍，说：“你别弄乱我的头发！”吉三郎窘极了，只说：“我刚十六！”阿七说：“我也刚十六！”吉三郎说：“我怕长老！”阿七说：“我也怕长老！”不管如何，初谈恋爱一定很不自然。最后两人流着眼泪，一直僵着。这时，雷声更响了，雨又下起来，阿七说一声“我害怕”，便搂住吉三郎。吉三郎当然把持不住自己，说：“手脚为什么这么凉啊？”把她揽进怀里时，阿七颇感委屈地说：“正因为你也爱我，所以才写了一封那样的信给我，现在你对我这么冷淡，这是谁在其中搞鬼？”说着就搂住了他的脖

子，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成就了好事。因为第一次做爱感觉很美，就如胶似漆难舍难离，山盟海誓此生永远相爱。

天色很快就要亮了，感应寺的钟声频频传来，从奥州古镇的朴树林刮来的晨风很大。阿七说：“太可气了，刚刚睡着，身子还没暖和就要分手。世界真大，要是有个没有白天只有黑夜的地方该多好。”异想天开的愿望理所当然没有用处，正在她空烦恼的时候，她母亲找她来了。母亲看到这种情景，连忙把她带走。

吉三郎想起从前的故事中说一个男人带着女人雨夜出走，结果，鬼把那个女人给吃掉了，伤心至极。

小和尚还想着阿七答应的事，就对她说：“那三种东西不给我，我就把昨晚上的事说出去。”阿七母亲返身回来，对他说：“我不懂何事，反正阿七说一定给你的东西我担保一定给。”撂下这话就回去了。

在阿七母亲眼里，自己已成了淫奔姑娘的母亲，事情的内容即使不问她也知道，所以她比阿七还上心。据说第二天一早她就置办齐全哄孩子的东西给小和尚送去了。

三 情侣雪夜相会

不能粗心大意的俗世间，特别不能让人随便看到的有三项：一是旅途中贴身带的金银不能让人看见，二是短刀不能让喝醉了的人看见，三是姑娘身旁有和尚不能让人看到。阿七的母亲从吉祥寺回到家以后，就把阿七看管得很严，决心把两人的情丝给割断。但是，由于女仆的帮助，还能互通书信，彼此的心还是相知的。

有一天傍晚，板桥一带一个农村的少年提着篮子来卖麦菇和笔头菜，阿七家里买下来。傍晚，虽然已经进入春季，然而还在下雪，所以那少年直发愁不能回家。菜店老板觉得他挺可怜，无意中忽然想起：“为什么不让他坐在堂屋一角睡一夜，等天亮以后再让他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少年，少年一听非常高兴，就在萝卜的草包片、堆牛蒡上躺下来，把短蓑衣盖在身上，笋皮斗笠盖在脸上，打算熬过这寒冷的一夜。

夜间的大风掠过少年的枕头，堂屋里很冷，那少年简直要冻死。阿七惦记着那少年，她说：“刚才那个乡下少年太可怜了，就是让他喝点热水也好。”做饭的阿梅用干粗活的人用的饭碗舀了一碗开水交给店伙计，伙计接过来给那少年，让少年喝了，少年连声道谢。伙计趁着黑摸弄他的前发说：“要是你住在江户，你这年纪肯定有喜欢你的哥们儿，真替你可惜呀。”少年说：“我家穷，我除了牵马、锄地、割柴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伙计摸摸他的脚，说：“脚上一点儿皸裂也没有，真让人佩服。这样的话，让我亲一个嘴。”说着就把嘴凑过来。那少年很悔恨，很伤心，咬着牙关直流眼泪。伙计只好打消念头说：“啊，我还以为你吃过蒜和葱呢。”幸亏伙计不再纠缠，他才放了心。

该睡觉的时辰到了，伙计们顺着钉在吊铺上的梯子上吊铺，拨小了那里的灯火。老板娘反复叨咕要注意防火，检查柜子是否锁好，她还得上为自己女儿操心，为了切断女儿和那人之间赖以交往的途径，把中门锁得严严实实，可谓用心良苦。

半夜时分，丑时的报时钟刚刚响过，有人敲打大门，门外有男人和女人一齐不住声地喊：“大婶，大喜啦！是个男孩。老爷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起来了，异口同声地说：“这可真是

大喜！”简直是一出被窝就大队人马地一起上了路。当然，临走时，还记得把鹌鹑菜和甘草带上，不过忙中出错，有人竟穿了鸳鸯履。他们告诉阿七关好门，便匆匆而去。

阿七关上门，回房时想到傍晚来的那个乡下少年，就对女仆说：“给我蜡台。”她拿着蜡台去了堂屋，只见那少年睡得很沉，感到他很可怜。女仆说：“就这样让他睡吧，他睡得挺香。”但是阿七没听她的话，走近一看，只见他贴身带着兵部卿牌香荷包，那种香气令人倍感高雅，把盖在脸上的斗笠揭开，见他那气质高尚的长相显得很安详，鬓发也不散乱。阿七看了一阵，觉得他和自己的恋人年纪一样大，便把手伸进他的袖子里，发现他穿着浅黄色纺绸内衣。阿七马上感到很惊讶，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吉三郎。阿七此刻也顾不得别人是否听见，拉住吉三郎声音呜咽地问：“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是怎么回事？”

吉三郎和阿七面对面地看着，相视好久才说话，过了一阵才说：“我之所以打扮成这副模样，只是为了看你一眼，请你体谅我每天夜晚对你的思念的痛苦。”于是他就向她讲了一遍事情的始末原委。阿七说：“那就先进来吧，我要好好听听你这番苦情。”她想把吉三郎拉起来，但是由于他已被冻了半夜，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实在可怜。好不容易借助女仆帮忙，阿七才把他弄到手推车上，把他安顿到自己常住的卧室，费尽心思为他按摩，又让他服了各种药，这时他才有了笑容，显得高兴。他说：“喝上两杯酒，今夜痛痛快快的倾诉一下吧。”正在他们很高兴的时候，阿七的父亲回来，结果又免去了一场麻烦。

阿七把吉三郎藏在衣架后面，好象没有什么事似的问父

亲：“阿发真的母子平安？”父亲兴奋地说：“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为她也操过心，这回我的重担子就算卸下肩了。”他兴高采烈，甚至与女儿商议该给婴儿做什么样的服装：“大喜的事，用金银箔做龟鹤松竹贴在衣服上怎么样？”阿七说：“这个还用不着急，等到明天再慢慢订也不迟。”女仆也这么说，但他仍旧说：“不，不，还是早定下的为好。”于是立刻用木松作台，叠手纸剪出雏形，阿七也的确没有办法。

等父亲好不容易剪完，阿七想方设法骗他去睡觉。本想和吉三郎好好叙叙久别之后的情怀，但是只隔一层隔扇，生怕透露出一点声音，只好拿来纸笔墨砚，两人在灯下把心里想的话都写出来。细想起来，这真是一对哑鸳鸯。两人足足写了一夜，次日天亮分手，但是，叫人万分伤心的相思之情却还没说完。

四 樱花的天折

阿七对吉三郎的满腔思恋，总是闷在心里，只是从早到晚苦苦相思不已，女人的这种心思的确难以琢磨。阿七根本没办法和吉三郎相会。一天傍晚风刮得很大，阿七想起以前是因为起火她才同母亲去寺院躲灾避难的，当时那乱糟糟的场面，她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如果再有火灾，一定又是和吉三郎见面的好机会吧。”恶念注定要产生恶事。刚刚冒了一点烟人们立刻吵嚷起来，起火的原因十分可疑，经仔细一检查，发现阿七居然在那烟火里。一经盘问，纸包不住火，阿七全都说了。于是按放火罪对她判刑，阿七便成了世间可悲的话题。

首先是游街示众，今天带到神田的昌平桥，以后又带到四

谷、浅草桥、东海道道口、日本桥等处，让众人围观。由于被带来带去的，所以样子很惨，看见的人无不为之惋惜。由此可见，人千万不能干坏事，不然，上天是不容的。

这女孩子早就知道自己早晚要死，所以入狱以后并没有消瘦，被带着游街的时候也和平常一样，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面貌依然很亮丽。非常可惜，年仅十七的青春之花即将惨然凋谢，连杜鹃都悲鸣不已。四月初旬，她就要告别人世。但是她却毫不神慌气馁，头脑冷静，她想的是“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梦”，唯一的愿望便是转生极乐净土，这也正是她痛心的所在。人们让她拿上一枝迟开的樱花，女子在死后与之相伴。她拿着那花注视良久，随口吟道：“此人世悲哉，春风留我名。晚樱今凋谢，我身即落英。”听到她吟咏这辞世之诗的人都为她哀痛，凝望着她一步步走上刑场。人世上这极其短暂的生命，就在晚钟声中，于品川古镇之旁的刑场上，被处以世上罕见的火刑，终于一片轻烟带走了这如花似玉之身。人不论走的什么道路终不免化为荼毗之烟，然而，昨天的事今天早晨再来看，既无灰也无烟，唯有阴森的阵阵松涛而已。旅行之人听到此事后也驻足不去，停下来为死者祈求冥福，凭吊遗迹。那天阿七穿的丝织条纹窄袖便服的零碎片段也被人们倍加珍贵的收藏起来，都想把它作为后世佳话的实物。

就是陌生人，每逢她的忌辰都折来木密祭悼她。但是为什么和她结缘的年轻人在她走上刑场时既未来生祭，以后也未露面？人们始终迷惑不解，便纷纷议论不已，便被传扬出去。其实那时候的吉三郎因过分思念阿七而身染重病，正处于昏迷之中。人们都以为他已经快就要告别人世，已经活不了了。他周围的人说：“把阿七被处死的事如果告诉他，那就难保他不死。

从他以前说过的话可以看出，他是横下一条心打算一死了之的，一切后事都作了安排，只等最后咽那口气了。可是细想起来，命运无常，偶然的几句话便成了他的救命草。其实连照料他的人对他说了些可信的谎话：‘她今天或者明天，就来这里从从容容地和你见面。’因此他精神好了一些，然而他还是不吃药，只是说胡话：‘我喜欢她，她还没来？’在这个过程中，阿七被处死，我们不晓得当然很遗憾，算来到今天已经是三十五天了，我们偷偷地去祭悼了阿七吧。”

阿七死后，过了四十九天，阿七的亲属们带上供品去寺院拜佛，哭着要求住持：“让我们见见阿七的恋人吧！”僧人把吉三郎的病情给他们讲了，并且恳切地讲清楚不见面为好的道理，主要一点便是：“一见面肯定会出事，所以最好暂时这样瞒下去。”阿七的父母说：“听起来对方的确是一位品质极佳的人，现在若让他知道阿七已死，未必能活下去。莫如守口如瓶，等他的病完全好了之后，再告诉他阿七的遗言，这对他也是一点安慰吧。现在，为了纪念死去的孩子，先立个佛塔式灵牌吧，以寄托哀悼之情。”当场写下灵牌并竖立在墓前，祭灵的水和泪淋湿的那石头灵牌，就象阿七站在那里一样。满怀失女之痛的双亲，不仅为人世无常伤怀，更为白发人送黑发人而哀痛。

五 风流少年顿成和尚

其实世上人的生命最为变幻无常的了，但是想死而又难遂心愿。

吉三郎曾经想过，不如死了算了，那样，既没有怨愤，连

苦恋也烟消云散。阿七去世百日那天他才下了病床，在寺院里拄着竹仗慢慢走动。无意中他看到寺院里新立了一幢灵牌，上前一看上面写的居然是日思夜想的阿七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他想：“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世人却不知我对此事是真的毫无所知。如果众口嘲讽我完全出于胆怯，那就太遗憾了。”他伸手去摸腰刀，法师们拉住他的手，百般阻拦，劝道：“如果你一定要死，也该和你的同辈好友告别，对长老说明原委，然后再死不迟。这样说，是因为你情同手足的人把你托付给本寺了，我们无法向他交待。请你反复斟酌双方的立场，千万不要造成不良的议论。”他觉得言之有理，就不再想自杀了，但也不打算总是这样苟活下去。

他后来向长老说了这件事，长老大吃一惊地说：“和你亲密无间的弟兄向本寺千叮万嘱咐，本寺才答应把你留下来的。你那弟兄去了松前，最近还来了信，而且还提到今年秋天一定来看你。你在他回来之前出了什么事，第一个为难的就是我。你等你的弟兄回来之后，再处理自己也不算晚。”此外，长老还谈了许多意见。吉三郎想到平时长老对自己的确有很多恩情，就满口答应：“什么事决不违背您的嘱咐。”但是长老仍不放心，收存了他的腰刀，并派了很多人关注观察他的行动。所以，他万般无奈，就只好总是呆在屋子里。和别人谈起来就说：“我空有此身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遗憾的是还受到世间的讽刺。原本走上男色之道成了和女人不能建立关系的人，可是偶然地遇到了钟情于我而又难舍难离的人，又让对方遭到灾难。这的确是可悲之极的呀！男色之神和神佛菩萨把我抛弃了吗？”愤懑至极而流下眼泪。他说：“特别是一想到哥们儿回来之后的事，感到的确很丢人，真想死在他面前。可是，

上吊也罢，咬断舌头也罢，世间的名声就更不好听了。请讲讲情义给一把刀吧，我即使再活下去就没劲了。”他边说边哭，在座的人无不泪湿衣袖，很同情他。

阿七的父母听说了这事，劝他说：“你的哀叹确实令人同情，但阿七在死前曾经反复说：吉三郎如果真心爱我，他就该跳出红尘，想尽办法出家。这样追悼我，我不会忘记他的情义。夫妇之缘岂能仅仅止于来生？”虽极力规劝，然而吉三郎根本听不进去。看他似乎下了决心要咬断舌头的时候，阿七的母亲凑近他的耳旁和他小声地说了一阵，谁也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但是吉三郎却频频点头，然后说：“不管怎样就按您的话行事好啦！”

后来吉三郎的那位哥们儿回来了，他把道理讲清楚并讲了自己的意见，吉三郎终于出了家。剃度的僧人看到他那额发蓬散的容貌，禁不住扔下剃刀，不忍心动手去剃。仿佛盛开的鲜花被突然袭来的狂风吹败一样，把剃度前后的吉三郎试作比较，虽然活下一命，但比走向刑场的阿七更加可悲。人们看到这古今少见的美僧那潇洒的风采，都为它叹惜不已。因情缘不遂而出家的人，大都是出于至诚的。据说吉三郎那位弟兄返回他的家乡松前之后也出家为僧了。

这是男色女色纠缠在一起的爱情，是令人悲叹的故事。人世间男男女女相恋之情就是如此变幻无常，似乎既是梦中的现实，也是现实中的梦境。

卷 五 源 五 兵 卫 的 故 事

一 悲切的合奏竹笛声

世间的流行歌曲中所唱的源五兵卫是萨摩国鹿儿岛人士，他在如此偏僻的乡村中，堪称少有的好色之人。按当地习惯，男人的头发应向后梳，把髻扎得很小，一口长腰刀要比一般人的出色，并且非常引人注目，虽说有些怪里怪气，但由于如此打扮而属于本地的风俗，所以，并没人挑剔。源五兵卫没日没夜地沉缅于男色，至今为止仍不懂得如何挑逗体态婀娜的长发女郎。他今年已二十六岁，在他长年喜爱的美少年之中，有一位名叫中村八十郎的，从相识之初，他就情深意切、舍生忘死地与之结下了因缘。应该说八十郎的确是一位少有的美男子，若打比方说，他宛如最先绽开花蕾的单瓣樱花，然而这花又是很善解人意的花。

某个寂寞的风雨潇潇的夜晚，只有他们两个人闷坐在源五兵卫的小房间里，两个共同吹笛。然而，今宵格外冷清，那合奏的笛声也因景生情，便显得特别凄凉。夜风透窗而入掠过梅花送来的香气染于美少年的长袖上。淡竹随风摇曳惊起了巢中的鸟儿，那拍打翅膀的声音听来令人感到十分忧伤。灯光自然地变得暗淡，摆出一切听其自然的样子。他们尽情的诉说内心

的爱恋，句句脉脉含情，因此，源五兵卫备觉八十郎可爱可亲，于是，一种在人间无论如何不能实现的愿望便萌生了：

“但愿八十郎的媚姿永远不变，永远是留着前发的未成年人。”

他们在床上尽情的嬉耍。天亮之后，源五兵卫不知何时打起盹来。八十郎感到身体不适，就把源五兵卫唤醒，说：“值得珍惜的这一夜，你难道能睡得着吗？”

在梦境中源五兵卫听到八十郎的话，难以理解其含义。这时，他又听到八十郎接着说：“我们的交谈也只有今夜了，难道对于我辞别人世，你没有别的想法吗？”源五兵卫尽管睡得迷迷糊糊，耳闻此言也觉得无限悲伤，说道：“你这样说，我感到很不放心。哪怕一日不见，我也会见到你的幻影，然而，不管你如何地想让我忧虑，‘只有今夜’这话也是不该说的。”说着，他们相互拉起手。

八十郎微笑着说：“人力难以定夺的就是生命，所不能及的就是人世。”话音未落，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了脉搏，他真的死去了。

源五兵卫不知原因，大惊失色，他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在偷偷相会，便纵声大哭。人们聚集到这里来，给八十郎灌了各种药，但毫无效果。八十郎已与世长辞，万事皆休了，实在可怜。八十郎的双亲知道此事后感到很伤心，他们对源五兵卫说：“多年以来，您与他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所以，八十郎的死是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因为他命尽寿终，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父母为他送了葬，把尸体装在一缸里，埋在了春草刚刚发芽的背阴处。

源五兵卫伏在坟前，感到悲伤至极。他左思右想，觉得只有死去才能更好的悼念八十郎的。但是，他又想：“啊！人的

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呀！我至少祭奠他三年，在三年之后的同月同日同时辰我必定到此，以了却这如朝露般短暂的生命。”说着，在八十郎的坟墓前他剪掉发髻，原原本本向西园寺的住持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表示诚心落发为僧。他整整一个夏季内，每天采来鲜花献给八十郎，他为了给八十郎祈求冥福，让坟前的香火长燃不灭。如在梦境中一般，他迎来了这年的秋天。

篱笆墙上的牵牛花初绽，这脆弱的花让人再次想到变幻无常的人生。源五兵卫回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往昔，叹道：“若与人的生命相比，草叶之上那短暂潮露在消失前尚有一段存在的时间，可是……”那天晚上正好是盂兰盆节，这是向归来的亡灵进行祭奠的日子。源五兵卫折来千屈菜铺于地上，摆上各种瓜和茄子，也把一些折来的毛豆给摆上。他在盂兰盆会的灯笼的暗淡光亮之下，忙不迭地念起招魂经。迎灵火所烧的麻秆火光已经消失，这是十四日的傍晚，寺院所欠的款不再被宽限，讨债声喧嚣一片，加上寺院门前庆祝盂兰盆会的大鼓声响彻四方，他觉得就连这远离尘世的寺院也让人讨厌，便下决心要去参拜一次高野山。第二天是七月十五日，源五兵卫从故乡出发了。他被墨染黑的僧衣被泪水弄湿而褪了颜色，衣袖也几乎破旧不堪了。

二 短命的捕鸟少年

山村人家已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先把当柴烧的胡枝子砍来，降雪之前用它做好防雪墙，把朝北的窗子堵起来；捶打衣服的声音嘈杂响成一片。到野外一看，在红叶满枝的树林里，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在捕捉争巢的鸟儿。他身穿带里

子淡蓝色的麻布衣服，腰系紫色的中幅带子，挎一把漂亮的铜护手腰刀，头发随随便便地扎成圆筒竹刷状。他的身姿如同女人一般丰满。他手握粘鸟竹竿中部，曾多次瞄准了各种各样的小鸟，却一只也没有捉住，有些很懊丧的样子。源五兵卫一时看得入了迷，心中暗想：“哎呀，难道世上有这么漂亮的少年吗？年龄与死去的八十郎一样，比八十郎还要美貌。”于是，他把祈求来世幸福的信道之心也忘记了，远远地凝望着少年，一直到傍晚。

他走到少年身旁说：“我虽然是位法师，但是，善于粘小鸟儿，给我竹竿让我试试吧！”他脱掉了一只袖子，自言自语地说：“各种各样的鸟儿们落到少年的手上就会没命的，但这没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哎哟哟，真是个不懂青年人情趣的人。”源五兵卫不大一会儿工夫，就给少年捉了无数只小鸟。这位少年无比喜悦，问道：“为什么您要出家？”源五兵卫忘我地把事情的全部经过给讲了。这时候，少年那眼中噙着伤心的泪水，说道：“您为此而修行，实在令人钦佩。无论如何，请您到寒舍住一夜。”于是，两人便亲亲热热地一起往少年住处走。一座豪华住宅住在一片森林，并传来阵阵马的长嘶。穿过装饰着盔甲刀剑等武器的大厅，从走廊延伸出一条长长的游廊，便出现在眼前。庭院内一丛丛茂密的山白竹丛中，有一个很大的鸟笼，中国鸽子、白鹇和锦鸡等发出各种各样的鸣叫声。稍靠左侧有一座比普通两层楼稍低的二层楼房，从此处可以一览周围的景色。室内的书架也令人感到文雅，据说这里是常用的书房。在书房就座之后，少年便把各方面的佣人给叫了过来，吩咐说：“这位客僧是教我朗读的老师，你们要盛情款待。”佣人们端出许许多多的美味佳肴。到了晚上，他们亲切愉快地相互

交谈，不知不觉充满了爱恋之情。他们以千夜之情度过一夜之时，互相深切地相爱了。

天亮以后，少年依依惜别地说：“难得您要去参拜高野山，因此还是不要留您在这儿，您回来时一定再来。”他们约定之后，相互深情地落泪了。源五兵卫偷偷地离开了这座宅邸。他向村民们打听，人们说：“那是此地的代官。”并向他讲述了种种详情。源五兵卫想，那么他肯定侯门弟子了。少年的真情使他高兴。一路缓缓而行，他想起死去的八十郎，又一心挂念着那位少年，早就把佛道修行之事放在不那么重要的地位了。好不容易来到弘法大师为开山祖的高野山，却仅在南谷的斋馆逗留一天，连深山的寺院也不参拜就回了自己的寺院，然后直奔早已有约的少年的家。少年带着不久前相见时的容颜出来迎接。把他让进一间屋子里，两人互相倾诉分手后积在心中的话。因旅途劳累源五兵卫沉沉地睡着了。天一亮，少年的父亲觉得这僧人可疑，想进行盘问，便把源五兵卫叫了起来。他大吃一惊，便原原本本地把自己落发为僧的前后经过及这次与其子相遇的全部过程说了出来。没想到这位一家之主竟拍手说道：“哎哟哟，这事真是不可思议。他是我的孩子，他容貌美丽，我感到很自豪。只因人生短暂无常，就在二十多天之前他不幸夭折了。他在临终之际曾念叨：‘那位法师，法师！’我原以为他是因发烧说胡话，可是……原来他念叨的是您！”闻听此言，源五兵卫不禁连声哀叹。回想昨夜那出来迎接并与自己互诉衷肠的少年，原来是一个幻影，更觉伤心至极。

源五兵卫现在是与两个心上人死别，他终于不再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了，就想一死了之。尽管如此，人的生命仍是很难结束的。两位心爱的少年在短时间内，相继死去，源五兵卫受到

很大刺激，连自己都感到在世上活着的确可叹，但他也感到，这两个人让自己感受到如此忧伤，可能有非同寻常、令人悲痛的前世因果。

三 爱男色者顿失两位美少年

世上人是最为卑鄙而浅薄的了。如果留心观察世间，有的本来是能白头偕老的年轻妻子或丈夫突然死去，或者丧失了正在青春时期的十分可爱的孩子，当人遭到如此不幸时，都会想以死相殉，别人也理解这种心情，但是，在悲痛的泪水之中，也会有人生出急不可待的欲望。

被偶发的邪念，或者因为被形形色色的财富吸引，重病的丈夫还没有断气，女人就已经倾听后夫的情况介绍了。她们对从同族中招一名合适的入赘后夫，或者立刻让死者的弟弟改做丈夫之类的话题上颇感兴趣，对于亡夫的事早已忘之脑后。为了顾及一点情面，她们也会念一遍佛，为亡夫献一束鲜花，但这不过是当着人们的面装样子。她们连亡夫的“五七”都等不到，便偷偷地在脸上抹上一层薄薄的白粉，恰到好处地在头发上涂些头油（但故意不梳发髻，让人看到头发蓬乱的样子），外面穿着素色窄袖便服，里面穿着色彩诱人的衬衣，样子虽不引人注目，却别具魅力。她们偶尔也装出看破红尘的样子，谈论一下人世的变幻无常，并说想要落发为尼，抛弃尘世而到山野寺院中去生活。她们把用染有凸起白圆圈花纹或金银线绣的和服弄得乱七八糟，说：“已经不需要这些衣服了，所以还是把它们献给寺院做宝盖、幡和铺吧。”她们实际上是为这些和服的袖子稍显窄小而伤心。世上最可怕的就是女人了，她们认

为无论什么事都必定会对她们加以劝阻的人面前，她们的眼中假惺惺的泪水也会流出来，说些好像左思右想也想不开的话借以吓人。因此，人世间如没有妖魔鬼怪，守寡到底的女人也就没有了。更不用说男人了，即使死了三五个老婆，再续弦大概也不以为过吧。

源五兵卫的出家，与此不同的是因遭到两个美少年相继死去的沉痛打击而致，他是出于真正的菩提之心。他在偏远的深山背后结草为庵，专心祈求来生的幸福，断然告别色道，的确令人钦佩。

在萨摩国的滨町，这时候，有位琉球屋某人的女儿名叫阿万，她年方十六，生有一副闭月羞花之貌，令十六日晚上的皎月也感到嫉妒。她正值风姿绰约少女怀春之季，又为人心地善良，凡是见到她的人没有不生恋慕之心的。从去年春天这位少女迷上了正当盛年的男子源五兵卫，用书信倾诉了爱慕之情，把信偷偷地托人送给源五兵卫，但是，源五兵卫一生不近女色，连一封简单的回信都未给阿万，此事令她很伤心，朝朝暮暮思念着心上人，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着日子。她对前来提亲的人感到很厌恶，索性装起了疯病，好像真的疯了一样，满口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

她根本不知道源五兵卫早已出家，有时当她听到其他人谈到这件事，不等别人说完，心里就自言自语说：“那真是太无情了。原来我一直高兴地等着，以为只要时机一到必能如愿以偿，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太可惜了，居然出家了，他让人空等也太可恨了。我一定去找他，要对他倾诉我这满腔愤懑！”这意味着她将告别现世。她背着人们，把自己的头发给剪掉了，衣服好像事先早已备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的模

样，偷偷地走了。她为了恋爱，闯进了陌生的山路，惊掉了小竹子上的寒霜。此时正值秋冬之交的阴历十月，阴雨纷纷，她虽然改扮成男装，但是，仍有女人的恐惧之感。按照人们指给她的路，走了好久的山道，她进入了一片远离村庄的杉树林。面前是一条山谷，身后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峻岭，山谷中流着湍急的水。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很忧郁，只好找来三四根糟朽的原木搭起一座十分危险的“渡桥”，“渡桥”下的湍流拍击着岩石，叫人胆颤心惊。在仅有的一小块平地上，有一间简陋的单坡屋顶的草舍，各种各样的蔓草爬在檐端，自然滴下的露珠可能被称为仅降在此地的私雨吧！

有一个透亮的窗在那间小房的南侧，从窗子向里窥视，里面一个小炉子，炉中烧着绿色的松叶，此外除了两个天目茶碗之外，连一把勺子也没有。阿万想：“看起来，主人的生活也的确太穷了。大概住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一心向佛吧。”她边想边巡视四周，但是，遗憾的是草舍的主人不在，她想探听一下主人到那个地方去了，但四周除了松树以外什么也没有，只得等待。幸而门开着，进去一看，一本书放在小书桌上。是什么书呢？她仔细一看，书名为《待宵的双袖》，这是一本探讨男色根源的书。阿万想：“啊，这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弃男色。”正在她不耐烦地等待主人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灯火无法点，书上的字也看不清了，所以渐渐感到孤独寂寞起来，但是，阿万想一个人熬到天明，这也只是因为爱情才能甘愿这样吧！

僧人源五兵卫大概是半夜时分，借着微弱的松明光亮走过了长长的山道之后，来到草舍旁。阿万听到脚步声，感到很兴奋，隔着枝叶枯黄而茂密的胡枝子仔细一看，原来是源五兵卫

和两位美少年一齐向草舍走来。两位美少年年龄相仿，或如红叶或如鲜花，他们具有可与任何人媲美的美貌，一人悲叹，一人怨恨，显示出男色的热情。源五兵卫一个人拥有两位情人，因为他同时热恋着两个人而受到两个人的感情折磨。见到他那痛苦地扭动身体的样子阿万感到十分可怜，同时又觉得扫兴。她感叹：“这实在未免太多情了！”油然而生一点厌恶之情。

但是，因为她深深地迷恋着源五兵卫，当然不能说就此把他丢下。她想：“我要把自身的烦恼向他坦率地说个明白。”她这样想着，刚走出草舍，那两个少年便被阿万惊得马上消失了。阿万觉得莫名其妙，源五兵卫问道：“您是哪家少年？”阿万没等他说完说：“像您所见到的一样，我是一个正在逐渐使自己成为相公的人。我早对法师的事情有所了解，我舍生忘死偷偷来到此地，但是，我却根本不知道，您如此爱情不专，苦苦相思也是枉费心机，我看错人了！”源五兵卫法师鼓掌赞叹说：“这情意实在难得！”他为之动情，于是向她讲述了两个美少年是早已死去之人，方才出现的是他们的幻影。两个人一起流下了泪水。于是，阿万说道：“我来代替那两个人，您绝对不能抛弃我！”源五兵卫也流泪说：“如今我虽已成为僧人，但唯一不能丢掉的就是此道！”说着，立刻与阿万亲近狎闹起来。佛不知阿万是女人，所以对于他可能会原谅吧！

四 感情彼此截然不同

“我出家的时候，原来早就对佛祖发过保证，决不接近女色。但是，无论如何我心里不能忘掉对留有前发的美少年的爱慕。我从那时起，就已向诸神讲明，只有这一点还请他们多多

宽恕，所以，当然现在不会有人怨我。你既然觉得我可怜，来此处找我，就永远也别抛弃我。源五兵卫说着，又与阿万戏闹起来。阿万被胳肢得直想发笑，只有自己摩挲胸部、拧大腿忍耐着。阿万说：“请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我对您的风采恋慕过，如今看您身为法师的模样就更觉可爱了。我为此才这样痛苦，为了恋情而置生死于度外，所以请您今后断绝与其他美少年的关系。即便我的话不合您的心意，在得到您的表明决不背叛我的誓文之后，我决心和您结成二世之缘。”源五兵卫写了一份漫不经心的誓文，内容是：“即使以后还俗，也不背弃你！”写完便激动得气不能喘，把手伸进阿万的袖口。他发现阿万没有兜裆布，因此感到很迷惑。

之后，阿万见源五兵卫从手纸袋里拿出一些东西放在嘴里嚼碎，便说：“您在做什么？”这和尚羞红了脸，避而不答。大概这是男色之道用的“碎木末”吧！阿万感到可笑，甩开袖子躺下去，源五兵卫也把衣服脱掉，用脚把阿万推到一个角落里，和她开始嬉闹起来。双方都热中于调情，源五兵卫一边解着阿万背后打结的带子，一边说：“此处与村庄不一样，夜里的风很大，所以……”他把一件肥大的棉布袍盖在了身上，又说：“枕这个……”他让阿万枕着他的手臂，怀里拥着个美少年，似睡非睡的源五兵卫早就急不可耐。

源五兵卫畏畏缩缩地把手转到阿万的背上，说道：“还没灸过，身上很漂亮。”因为他把手从阿万的腰部伸向她下身的那些地方，所以让阿万感到很害怕。阿万看他那副神态便假装睡着了，源五兵卫有些急不可耐地摆弄她的耳朵。阿万把一条腿搭在他身上，于是把红色绉绸的贴身裙露了出来。源五兵卫吓了一跳，便留心观察，越觉得阿万脸形像个女人，所以，他

惊呆了，甚为扫兴，便一声不吱，想爬起身来。阿万拉住他说：“难道你忘记了方才我们说定的事吗？你曾说过，只要是我说的，不管什么你都不能反对，我是琉球屋的阿万。从去年就多次给您写信，您却没回连一封信。我虽然怨恨您，但是，对您的恋慕之情却无法控制。我这样打扮，到这里来找您，您不至于因此而厌恶我吧？”阿万倾诉了自己真挚的恋情，于是，源五兵卫马上认真地说道：“男色与女色不应该有区别吧？”说着，便粗暴起来。俗世中人最容易改变主意了，可是信道之心反复无常的也有吧，不仅限于源五兵卫，很多人都如此。想来，女人就像使人不能逃脱的陷阱一样，即使释迦牟尼也会陷进去一只脚吧！

五 钱多了反倒为难

过了一年，头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脱去僧衣，便与出家前没什么两样。源五兵卫又恢复了从前的形貌，他从今年开始，结束了以山中梅花代替历书、正月依然吃斋、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的修行。二月初他来到鹿儿岛市郊，靠昔日的熟人租到一间简陋的木板铺顶的小屋，两个人过起了俭朴的日子。他设法寻找能够谋生的工作，然而却并不容易。到父母家一看，房子已经转手，住的人早就变了，过去兑换银钱的天平响声已经没有了，如今，门口已挂上了酱铺的招牌。源五兵卫无限遗憾地望着自家的房子走了过去。碰到一个陌生人，问道：“曾住在这里的源五兵卫家的人呢？”那人便把他听到的传说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最初，源五兵卫门家是很富有的家庭，他家的子女中有个叫源五兵卫的，是我们这个地区最美的男

子，也是个绝无仅有的好色狂。据说他在八年之间，挥霍了近一贯银子的家产。可惜呀，他的父母已谢世，他本人也因恋爱受挫而当了和尚。世上还真有这样的傻瓜！此事已成为后世的笑柄，我实在想看一眼他那副尊容。”对方这么一说，源五兵卫心里说“那副尊容就在这里”，所以羞得抬不起头，把头草笠拉下盖住眉头回到自己的家。早晨烧饭的木柴也断了档，夜晚连灯也不点，生活极其悲惨。人们的恋爱和一些风流韵事，归根结底只能是生活富裕之后的事。

现在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即使与阿万同床共衾，也全无卿卿我我的情话了。明天就是三月三日偶人节，每家每户都吃艾叶年糕，还玩斗鸡等多种多样的游戏，与此相比，自己家竟如此寒酸：折来的桃花只好插在没有酒的空酒壶里，佛龕中虽有上供的木盘，却没有鱼。到了四日那天就更可怜了。因此，源五兵卫和阿万为了凑合着活下去，便模仿在城里看过的戏剧中的场面，三笔两笔画好脸谱，挂好胡子，学着《恋情俘虏》那类戏中的人物，唱道：“你这浑球儿！你这浑球儿！”虽然，他的扮相与岚三右卫门一模一样，却没有人家的演技出神入化。他以粗鲁的声音唱道：“源五兵卫哪里去了？去了萨摩山！虽带两文钱，刀鞘三文钱，刀身却是柏木棍子不值一文钱！”就这样走街串巷赚孩子们几个小钱。阿万则模仿歌舞伎中的漂布舞。

为了恋情而穷困潦倒，甚至连一身之耻也顾不得了，两个人一天天消瘦憔悴下去，昔日的风采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世冷酷无情，所以，没有一个人怜悯他们，他们就这样憔悴下去，犹如自然枯萎下去的紫藤花。正当他们痛恨亲戚故旧无人顾怜，叹息悲哀自身的不幸，甚至要一死了之的时候，寻找女儿

下落的阿万父母终于找到了阿万，他们欣喜若狂。阿万的父母说：“因为女儿喜欢，不管怎么说，就让你们结为夫妻，把家产也都转让给你们！”很多佣人来到这里，接两人回家去，大家都喜出望外。阿万的父母将三百八十三把各种各样的钥匙交给了源五兵卫。

选择吉日开仓一看，写有“内装大判二百个”标签的箱子有六百五十个，有八百个内装小判每箱千两的箱子，装十贯银的箱子都发了霉，从底下发出的银币的呻吟声听起来叫人感到毛骨悚然。在东北角放有七个罐子，新铸的一步金装得满满的，都盖不上盖子了。铜钱像成堆的沙子那样放着，叫人觉得又脏又乱。再看院内的仓库中，从中国传来的纺织品堆积如山，沉香多得像木柴。从一目五分到一百三十目的无瑕珊瑚珠有一千二百三十五颗，美浓金华山窑出品的瓷荷叶筒之类名贵物品到处都是，即使破损了也无人管理。缠刀柄的鲨鱼皮和青瓷用具无数，带梁玛瑙水桶、盐腌人鱼肉、浦岛太郎的菜刀盒、邯郸的捣米杵、福禄寿三神的剃头刀、弁才女神挂在腰前的钱包、厨房神的选米筛子、毗沙门天王的短矛、财神爷的零用钱帐本等等，特别多，无法一一记住。总而言之，只要世上有的宝物，此处应有尽有。

源五兵卫悲喜交加，心情十分复杂，无法用语言表达。细想起来，即使将京都、江户、大阪的太夫们全都买出来，或者向戏剧界大量地投资，今生今世自己这些财富无论如何也用不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花完这些钱的办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